

列國志

四

原
书
缺
页

1-12缺页

臺上羣臣大悅而笑，惟句踐面無喜色；范蠡私嘆曰：「越王不欲功歸臣下，疑忌之端已見矣！」次日，入辭越王曰：「臣聞：『主辱臣死。』向者，大王辱於會稽，臣所以不死者，欲隱忍成越之功也；今吳已滅矣，大王倘免臣會稽之誅，願乞骸骨，老於江湖。」越王惻然，泣下沾衣，言曰：「寡人賴子之力，以有今日；方思圖報，奈何棄寡人而去乎？留則與子共國，去則妻子爲戮！」蠡曰：「臣則宜死，妻子何罪？死生惟王，臣不顧矣！」是夜，乘扁舟出齊女門，涉三江入五湖。——至今齊門外有地名蠡口，卽范蠡涉三江之道也——

次日，越王使人召范蠡，蠡已行矣；越王愀然變色，謂文種曰：「蠡可追乎？」文種曰：「蠡有鬼神不測之機，不可追也。」種既出，有人持書一封投之；種啓視，乃范蠡親筆。其書曰：

「子不記吳王之言也！『狡兔死，走狗烹；敵國破，謀臣亡。』越王爲人，長頸烏喙，忍辱妬功；可與共患難，不可與共安樂。子今不去，禍必不免！」

文種看罷，欲召送書之人，已不知何往矣。種快快不樂，然猶未深信其言，嘆曰：「

少伯何變之過乎？」

過數日，句踐班師回越，攜西施以歸；越夫人潛使人引出，負以大石，沉於江中。曰：「此亡國之物，留之何爲？」——後人不知其事，訛傳范蠡載入五湖，遂有：「載去西施豈無意，恐留傾國誤君王」之句。按范蠡扁舟獨往，妻子且棄之，况吳宮寵妃，何敢私載乎？又有言范蠡恐越王復迷其色，乃以計沉之於江，此亦謬也。羅隱有詩辨西施之冤云：

「家國興亡自有時，時人何苦咎西施？西施若解亡吳國，越國亡來又是誰？」

再說：越王念范蠡之功，收其妻子，封以百里之地；復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，置之座側，如蠡之生也。

却說：范蠡自五湖入海，忽一日使人取妻子去，遂入齊；改名曰鴟夷之皮，仕齊爲上卿。未幾，棄官隱於陶山，畜五牝，生息獲利千金，自號曰陶朱公。——人所傳致富奇書，云是陶朱公之遺術也——其後吳人祀范蠡於吳江，與晉張翰唐陸龜蒙爲「三高祠。」宋人劉寅有詩云：

「人謂吳癡信不虛，建崇越相果何如？千年亡國無窮恨，只合江邊祀子胥。」

句踐不行滅吳之賞，無尺寸地分授；與舊臣疎遠，相見益稀。計倪佯狂辭職，曳庸；等亦多告老；文種心念范蠡之言，稱疾不朝。越王左右有不悅文種者，譖於王曰：『種自以功大賞薄，心懷怨望，故不朝耳。』越王素知文種之才能，以爲滅吳之後，無所用之；恐其一旦爲亂，無人可制。欲除之，又無其名。其時魯哀公與季孟仲三家有隙，欲借越兵伐魯，以除去三家，乃借朝越爲名，來至越國，句踐心虞文種，故不爲發兵，哀公遂死於越。

再說：越王忽一日往視文種之疾，種爲病狀，強迎王入；王乃解劍而坐，謂曰：『寡人聞之：』志士不憂其身之死，而憂其道之不行。』子有七術，寡人行其三，而吳已破滅；尙餘四術，安所用之？』種對曰：『臣不知所用也。』越王曰：『願以四術爲我謀吳之前人於地下可乎！』言畢，卽升輿而去；遺下佩劍於坐，種取視之，劍室有「屬鏤」二字，卽夫差賜子胥自剄之劍也。種仰天嘆曰：『古人云：』大德不報。』吾不聽范少伯之言，乃爲越王所戮，豈非愚哉！』復自笑曰：『百世而下，論者必以吾配子胥；亦復何恨？』遂伏劍而死。越王知種死，乃大喜，葬種於臥龍山；後人因名其山曰種山。葬一年，海

水大發，穿山脅，冢忽崩裂；有人見子胥同文種前後逐浪而去。今錢塘江上海潮重疊，前爲子胥，後乃文種也。髯翁有文種贊曰：

「忠哉文種，

治國之傑！

三術亡吳，

一身殉越。

不共蠶行，

甯同胥滅；

千載生氣，

海潮疊疊。」

句踐在位二十七年而薨，周元王之七年也。其後子孫，世稱爲羈。

話分兩頭。却說：晉國六卿，自范，中行，二氏滅後，止存智趙魏韓四卿；智氏荀氏因與范氏同出於荀，欲別其族，乃循智瑩之舊，改稱智氏。時智瑤爲政，號爲智伯；四家聞田氏弒君專國，諸侯莫討，於是私自立議，各擇便據地以爲封邑。晉出公之地，反少於四卿；無可奈何！

就中單表趙簡子名鞅，有子數人；長子名伯魯，其最幼者，名無卹，乃賤婢所生。有善相人者，姓姑布，名子卿，至於晉；鞅召諸子使相之，子卿曰：「無爲將軍者。」鞅嘆曰：「趙氏其滅矣！」子卿曰：「吾來時遇一少年在途，相從者皆君府中人，此得非君子耶？」鞅曰：「此吾幼子無卹；所出甚賤，豈足道哉？」子卿曰：「天之所廢雖貴必賤。」

；天之所興，雖賤必貴。此子骨相，似異諸公子；吾未得詳視也，君可召之。』鞅使人召無邴至，子卿望見遽起，拱立曰：『此真將軍矣！』鞅笑而不答。

他日悉召諸子，叩其學問；無邴有問必答，條理分明。鞅始知其賢，乃廢伯魯，而立無邴爲適子。

一日，智伯怒鄭之不朝，欲同趙鞅伐鄭，鞅偶患疾，使無邴代將以往；智伯以酒灌無邴，無邴不能飲，智伯醉而怒，以酒罈投無邴之面，面傷出血。趙氏將士俱怒，欲攻智伯；無邴曰：『此小恥，吾姑忍之。』智伯班師回晉，反言無邴之過，欲鞅廢之，鞅不從。

無邴自此與智伯有隙。趙鞅病篤，謂無邴曰：『異日晉國有難，惟晉陽可恃，汝可識之。』言畢遂卒。無邴代立，是爲趙襄子——此乃周貞定王，十一年之事——時晉出公憤四卿之專，密使人乞兵於齊魯，請伐四卿。齊田氏，魯三家，反以其謀告於智伯，智伯大怒，同韓康子虎，魏桓子駒，趙襄子無邴，同四家之衆，又伐出公；出公出奔於齊，智伯立昭公之曾孫驕爲晉君，是爲哀公。自此晉之大權，盡歸於智伯瑤；瑤遂有代晉之志，召集家臣商議。

畢竟智伯成敗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第八十四回

智伯決水灌晉陽……豫讓擊衣報襄子

話說：智伯名瑤，乃智武子躒之孫，智宣子徐吾之子；徐吾欲建嗣，謀於族人曰：「吾欲立瑤何如？」智果曰：「不如宵也。」徐吾曰：「宵才智皆遜於瑤，不如立瑤。」智果曰：「瑤有五長過人，惟一短耳；美鬚長大過人，善射御過人，多技藝過人，強毅果敢過人，智巧便給過人——然而貪殘不仁，是其一短。以五長凌人，而濟之以不仁，誰能容之？若果立瑤，智宗必滅！」徐吾不以爲然，竟立瑤爲適子。智果嘆曰：「吾不別族，懼其隨波而溺也！」乃私謁太史，求改氏譜，自稱輔氏。

及徐吾卒，瑤嗣位，獨專晉政；內有智開，智國……等肺腑之親，外有絺疵，豫讓……等忠謀之士。權尊勢重，遂有代晉之志；召諸臣密議其事。謀士絺疵進曰：「四卿位均力敵，一家先發，三家拒之；今欲謀晉室，先削三家之勢。」智伯曰：「削之何道？」絺

疵曰：『今越國方盛，晉失主盟；主公托言興兵，與越爭霸。假傳晉侯之命，令韓趙魏三家各獻地百里，率其賦以爲軍資；三家若從命割地，我坐而增三百里之封，智氏益強，而三家日削矣。有不從者，矯晉侯之命，率大軍先除滅之——此「食果去皮」之法也。』智伯曰：『此計甚妙——但三家先從那家割起？』絺疵曰：『智氏陸於韓魏而與趙有隙，宜先韓次魏；韓魏既從，趙不能獨異也。』智伯卽遣智開至韓虎府中，虎延入中堂，叩其來意；智開曰：『吾兄奉晉侯之命，治兵伐越；令三家各割采地百里，入於公家，取其賦以充公用。吾兄命某致意，願乞地界回復。』韓虎曰：『子且暫回，某來日卽當報命。』智開去，韓庶子虎召集羣下謀曰：『智瑤欲挾晉侯以弱三家，故請割地爲名；吾欲與兵先除此賊，卿等以爲何如？』謀士段規曰：『智伯貪而無厭，假君命以削吾地；若用兵，是抗君也。彼將借以罪我，不如與之；彼得吾地，必又求之於趙魏。趙魏不從，必相攻擊，吾得安坐而觀其勝負。』韓虎然之。

次日，令段規畫出地界百里之圖，親自進於智伯；智伯大喜，設宴於藍臺之上，以款韓虎。飲酒中間，智伯命左右取畫一軸，置於几上，同虎觀之；乃魯卞莊子刺三虎之圖。

上有題贊云。

「三虎啖羊，勢在必爭；其鬪可俟，其倦可乘。一舉兼收，卞莊之能！」

智伯戲謂韓虎曰：「某嘗稽諸史冊，列國中與足下同名者；齊有高虎，鄭有罕虎，今與足下而三矣！」時段規侍側，進曰：「禮，不呼名，懼觸諱也；君之戲吾主，毋乃甚乎？」段規生得身材矮小，立於智伯之傍，纔及乳下；智伯以手拍其頂曰：「小兒何知，亦來饒舌！三虎所啖之餘，得非汝耶？」言畢，拍手大笑。段規不敢對，以目視韓虎，虎佯醉閉目應曰：「智伯之言是也。」卽時辭去。

智國聞之，諫曰：「主公戲其君而侮其臣，韓氏之恨必深；若不備之，禍且至矣！」智伯噴目大言曰：「我不禍人足矣，誰敢與禍於我？」智國曰：「蚋蟻蜂蠆，猶能害人，况君相乎？主公不備，異日悔之何及？」智伯曰：「吾將效卞莊子一舉刺三虎，蚋蟻蜂蠆，我何患哉！」智國嘆息而出。史臣有詩云：

智伯分明井底蛙，眼中不復置三家；宗英空進興亡計，避害誰如輔果嘉！」

次日，智伯再遣智開求地於魏桓子駒；駒欲拒之，謀臣任章曰：「若求地而與之，失

地者必懼，得地者必驕；驕則輕敵，懼則相親。以相親之衆，待輕敵之人，智氏之亡可待矣。」魏駒曰：「善。亦以萬家之邑獻之。」智伯乃遣其兄智宵，求蔡臯狼之地於趙氏，趙襄子無卹，銜其舊恨，怒曰：「土地乃先世所傳，安敢棄之？韓魏有地自予，吾不能媚人也！」智宵回報，智伯大怒，盡出智氏之甲，使人邀韓魏二家，共攻趙氏；約以滅趙氏之日，三分其地。韓虎，魏駒，一來懼智伯之強，二來貪趙氏之地，各引一軍，從智伯征進。智伯自將中軍，韓軍在右，魏軍在左，殺奔趙府中，欲擒趙無卹。趙氏謀臣張孟談預知兵到，奔告無卹，曰：「寡不敵衆，主公速宜逃難！」無卹曰：「逃在何處方好？」張孟談曰：「莫如晉陽。昔董安于曾築公宮於城內，又經尹鐸經理一番；百姓受尹鐸數十年寬恤之恩，必能效死。先君臨終有言：「異日國家有變，必往晉陽。」主公宜速行，不可遲疑！」無卹即率家臣張孟談高赫等，望晉陽疾走；智伯勒二家之兵，以追無卹。

却說：無卹有家臣原過，行遲落後，於中途遇一神人；半雲半霧，惟見上截金冠錦袍，面貌亦不甚分明。以青竹二節授之，囑曰：「爲我致趙無卹。」原過追上無卹，告以所見，以竹管呈之；無卹親剖其竹，竹中有朱書二行：「告趙無卹，余霍山之神也；奉上帝

命三月丙戌，使汝滅智氏。』無卹令祕其事，行至晉陽，晉陽百姓感尹鐸仁德，攜老扶幼，迎接入城，駐扎公宮；無卹見百姓親附，又見晉陽城堞高固，倉廩充實，心中稍安。卽時曉諭百姓，登城守望；點閱軍器，戈戟鈍敝，箭不滿千。愀然不樂，謂張孟談曰：『守城之器，莫利於矢；今箭不過數百，不勾分給，奈何！』孟談曰：『吾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，公宮皆牆垣皆以荻蒿，楛楚，聚而築之；主公何不發其牆垣以驗虛實？』無卹使人發其牆垣，果然都是箭幹之料。無卹曰：『箭已足矣！奈無金以鑄兵器何？』孟談曰：『聞董安于建宮之時，堂室皆練精銅爲柱，瀉而用之，鑄兵有餘也。』無卹再發其柱，純是練過的精銅；卽使冶工碎柱，鑄爲劍戟刀槍，無不精利。人情益安。無卹嘆曰：『甚哉，治國之需賢臣也！得董安于而器用備，得尹鐸而民心歸；天祚趙氏，其未艾乎！』

再說：智趙魏三家兵到，分作三大營，連絡而居；把晉陽圍得鐵桶相似。晉陽百姓，情願出戰者甚衆；齊赴公宮請令。無卹召張孟談商之，孟談曰：『彼衆我寡，戰未必勝；不如深溝高壘，堅閉不出，以待其變。』韓魏無仇於趙，特爲智伯所迫耳；兩家割地，亦非心願。雖同兵而實不同心，不出數月，必有自相疑猜之事。安能久乎？』無卹納其言，親

自撫諭百姓，示以協力固守之意；軍民互相勸勉，雖婦女童稚，亦皆欣然，願効死力。有敵兵近城，輒以強弩射之。

三家圍困歲餘，不能取勝；智伯乘小車周行城外，嘆曰：『此城堅如鐵甕，安可破哉？』正懷悶間，行至一山，見山下泉流萬道，滾滾望東而逝，招土人問之；答曰：『此山名曰龍山，山腹有巨石如甕，故又名懸甕山；晉水東流，與汾水合，此山乃發源之處也。』智伯曰：『離城幾何里？』土人曰：『自此至城西門可十里之遙。』智伯登山以望晉水，復遶城東北，相度了良久；忽然省悟曰：『吾得破城之策矣！』卽時回寨，請韓魏二家計議，欲引水灌城。韓虎曰：『晉水東流，安能決之使西乎？』智伯曰：『吾非引晉水也。晉水發源於龍山，其流如注；若於龍山高阜處掘成大渠，預爲蓄水之地，然後將晉水上流壩斷，使水不歸於晉川，勢必盡注新渠。方今春雨將降，山水必大發；俟水至之日，決隄灌城，城中之人，皆爲魚鼈矣。』韓魏齊聲贊曰：『此計妙哉！』智伯曰：『今日便須派定路數，各司其事；韓公把守東路，魏公把守南路；須早夜用心，以防奔突。某將大營

移屯龍山，兼守西北二路，專督開渠築隄之事。』韓魏領命辭去。

智伯傳下號令，多備鐵插，鑿渠於晉水之北；次將各處泉流下瀉之道，盡皆壅斷。後於渠之左右，築起高隄，凡山坳洩水之處，都有隄壩；那泉源泛溢，奔激無歸，只得望北而走，盡注新渠。却將鐵枋闌板，漸次增添，截住水口；其水便有留而無去，有增而無減了。——今晉水北流一支名智伯渠，即當日所鑿也——一月之後，果然春雨大降，山水驟漲，渠高頓與隄平；智伯使人決開北面，其水從北溢出，竟灌入晉陽城來。有詩爲證：

「向聞洪水汨山陵，復見壅泉灌晉城；能令陽侯添膽大，便教神禹也心驚。」

時城中雖被圍困，百姓向來富庶，不苦凍餒；况城基築得十分堅厚，雖經水浸，並無剝損。過數日，水勢愈高，漸漸灌入城中；房屋不是倒塌，便是淹沒。百姓無地可棲，無竈可爨，皆構巢而居，懸釜而炊；公宮雖有高臺，無郵不敢安居，與張孟談不時乘竹筏，周視城垣。但見城外水聲淙淙，一望江湖，有排山倒峽之勢；再加四五尺，便冒過城頭了。無郵心下暗暗驚恐；且喜守城軍民，晝夜巡警，未嘗疏忽，百姓皆以死自誓，更無二心。無郵嘆曰：「今日方知尹鐸之功矣！」乃私謂張孟談曰：「民心雖未變，而水勢不退；

倘山水再漲，圍城皆爲魚鼈。將若之何？」霍山神其欺我乎？」孟談曰：「韓魏獻地，未必甘心；今日從兵迫於勢耳。臣請今夜潛出城外，說韓魏之君，反攻智伯，方脫此患。」無郵曰：「兵圍水困，雖插翅亦不能飛出也！」孟談曰：「臣自有計，吾主不必憂慮。主公但令諸將多造船筏，利兵器；倘微天之幸，臣說得行，智伯之頭，指日可取矣！」無郵許之。

孟談知韓康子屯兵於東門，乃假扮智伯軍士，於昏夜越城而出；逕奔韓家大寨，只說：「智元帥有機密事，差某面稟。」韓虎正坐帳中，使人召入；其時軍中嚴緊，凡進見之人，俱搜檢乾淨，方纔放進。張孟談既與軍士一般打扮，身邊又無夾帶，並不疑心。孟談既見韓虎，乞屏左右；虎命從人閃開，叩其所以。孟談曰：「某非軍士，實乃趙氏之臣，張孟談也。吾主被圍日久，亡在旦夕；恐一旦身死家滅，無由布其腹心。故特遣臣假作軍士，潛夜至此，求見將軍，有言相告；將軍容臣進言，臣敢開口，如不然，臣請死於將軍之前！」韓虎曰：「汝有話但說，有理則從。」孟談曰：「昔日六卿和睦，同執晉政；自范氏中行氏，不得衆心，自取覆滅。今存者，惟智，韓，魏，趙，四家耳；智伯無故欲奪

趙氏蔡臯狼之地，吾主念先世之遺，不忍遽割，未有得罪於智伯也。智伯自恃其強，糾合韓魏，欲攻滅趙氏；趙氏亡，則禍必次及於韓魏矣。韓虎沉吟未答。孟談又曰：『今日韓魏所以從智伯而攻趙者，指望城下之日，三分趙氏之地耳。夫韓魏不嘗割萬家之邑，以獻智伯乎？世傳疆宇，彼尙垂涎而奪之；未聞韓魏敢出一語相抗也，况他人之地哉？趙氏滅則智氏益強；韓魏能引今日之勞，與之爭厚薄乎？即使今日三分趙地，能保智氏，異日之不復請乎？將軍請細思之。』韓虎曰：『子之意欲如何？』孟談曰：『依臣愚見，莫若與吾主私和，反攻智伯；均之得地，而智氏之地，多倍於趙，且以除異日之患，世爲唇齒。豈不美哉？豈不美哉？』韓虎曰：『子言亦似有理，俟吾與魏家計議；子且去，三日後來取回復。』孟談曰：『臣萬死一生，此來非同容易；軍中耳目，難保不洩。願留麾下三日，以待尊命。』

韓虎使人密召段規，告以孟談所言；段規受智伯之侮，懷恨未忘，遂深贊孟談之謀。韓虎使孟談與段規相見，段規留孟談同幕而居，二人深相結納。

次日，段規奉韓虎之命，親往魏桓子營中，密告以：『趙氏有人，到軍中講話。如此

憊般……吾主不敢擅便，請將軍裁決。」魏駒曰：「狂賊悖慢，吾亦恨之——但恐縛虎不成，反爲所噬耳。」段規曰：「智伯不能相容，勢所必然；與其悔於後日，不如斷與今日。趙氏將亡，韓魏存之，其德我必深；不猶愈與兇人共事乎？」魏駒曰：「此事當熟思而行，不可造次。」段規辭去。

到第二日，智伯親自行水，遂治酒於懸壺山，邀請韓魏二將軍，同視水勢；飲酒中間，智伯喜形於色，遙指着晉陽城，謂韓魏曰：「城不沒者僅三版矣！吾今日始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！晉國之盛，表裏山河；汾澮晉絳，皆號巨川，以吾觀之，水不足恃，適足速亡耳。」魏駒私以肘撐韓虎，韓虎躡魏駒之足，二人相視，皆有懼色；須臾席散，辭別而去。絺疵謂智伯曰：「韓魏二家，必反矣！」智伯曰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絺疵曰：「臣未察其言，已觀其色。主公與二家約滅趙之日，三分其地；今趙城旦夕必破，二家無得地之喜，而有慮患之色，是以知必反也。」智伯曰：「吾與二氏方歡然同事，彼何慮焉？」絺疵曰：「主公言：『水不足恃，適速其亡。』夫晉水可以灌晉陽，汾水可以灌安邑，降水可以灌平陽；主公言及晉陽之水，二君安得不慮乎？」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。』智伯從其言，遂與智國棹小舟轉出山背，誰知趙襄子，也料智伯逃奔秦國，却遣張孟談從韓魏二家追逐智軍，自引一隊伏於龍山之後，湊巧相遇。無卹親縛智伯，數其罪，斬之，智國投水溺死。

豫讓鼓勵殘兵，奮勇迎戰；爭奈寡不敵衆，手下漸漸解散。及聞智伯已擒，遂變服逃往石室山中，智氏一軍盡沒，無卹查是日；天神所賜竹書，其言驗矣。

三家收兵在於一處，將各路壩圍，盡行拆毀；水復東行，歸於晉川。晉陽城中之水方纔盡退。無卹安撫居民已畢，謂韓魏曰：『某賴二公之力，保全殘城，實出望外；然智伯雖死其族尙存，斬草留根，終爲後患。』韓魏曰：『當盡滅其宗，以洩吾等之恨！』無卹卽同韓魏回至絳州，誣智氏以叛逆之罪，圍其家；無男女少長，盡行屠戮。宗族俱盡，惟智果已出姓爲輔氏，得免於難，到此方知果之先見矣。

韓魏所獻地，各自收回；又將智氏食邑，三分均分，無一民尺土入於公家。此周貞定王，十六年事也。

無卹論晉陽之功，左右皆推張孟談爲首，無卹獨以高赫爲第一；孟談曰：『高赫在圍

城之中，不聞晝一策効一勞，而乃居首功，受上賞，臣竊不解！」無卹曰：「吾在厄困中，衆俱慌錯；惟高赫舉動敬謹，不失君臣之禮。夫功在一時，禮垂萬世；受上賞不亦宜乎？」孟談愧腴。無卹感山神之靈，爲之立祠於霍山，使原過世守其祀；又憾智伯不已，漆其頭顱爲洩便之器。

豫讓在石室山中，聞知其事，涕泣曰：「士爲知己者死。」吾受智氏厚恩，今國亡族滅，辱及遺骸；吾偷生於世，何以爲人？」乃更姓名，詐爲囚徒服役者，挾利匕首，潛入趙氏內廁之中；欲候無卹如廁，乘間刺之。無卹到廁，忽然心動；使左右搜廁中，牽豫讓出見無卹。無卹乃問曰：「子身藏利器，欲行刺於吾耶？」豫讓正色答曰：「吾智氏亡臣，欲爲智伯報仇耳！」左右曰：「此人無禮，請殺之！」無卹止之曰：「智伯身死無後，而豫讓欲爲之報仇，真義士也！殺義士者不祥。」令放豫讓還家；臨去，復召問曰：「吾今縱子，能釋前仇否？」豫讓曰：「釋臣者，主之私恩；報仇者，臣之大義。」左右曰：「此人無禮，縱之必爲後患。」無卹曰：「吾已許之，可失信乎？今後但謹避之可耳！」即日歸治晉陽，以避豫讓之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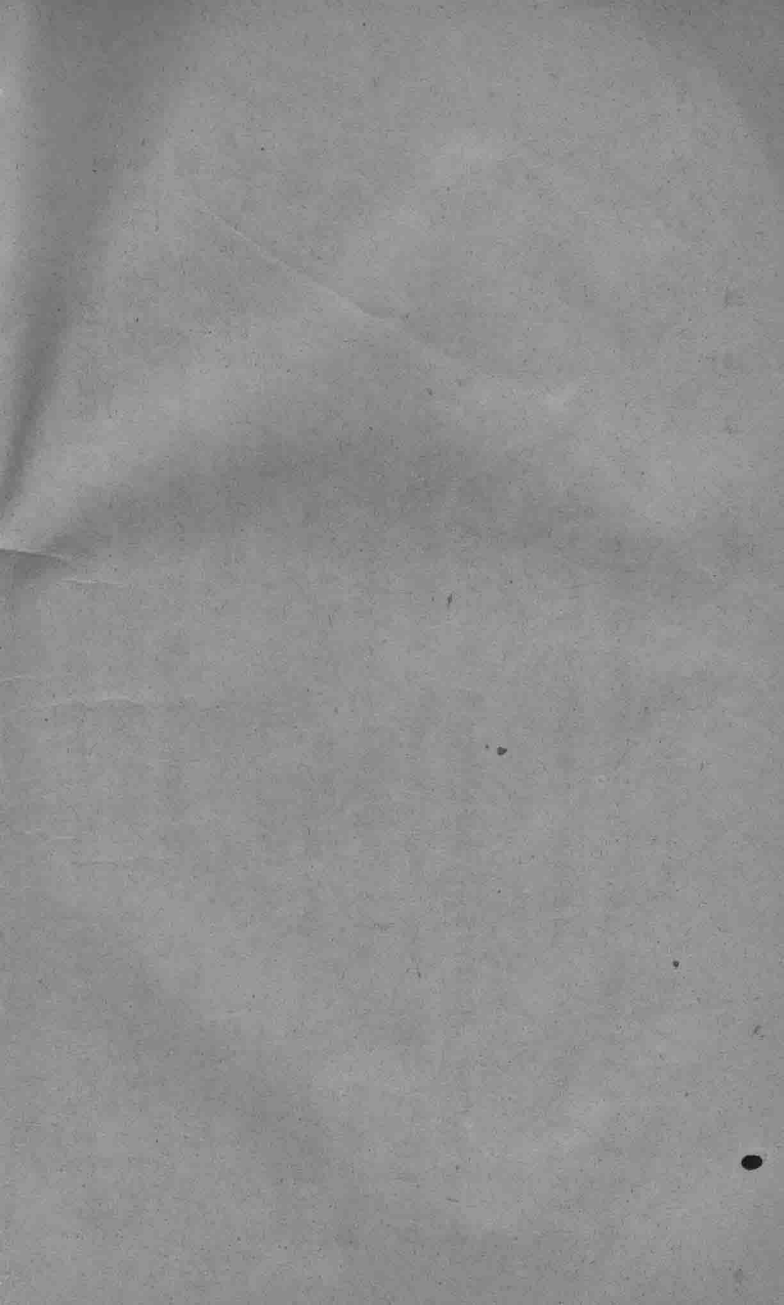
却說：豫讓回至家中，終日思報君仇，未能就計；其妻勸其再仕韓魏，以求富貴。豫讓怒，拂衣而出；思欲再入晉陽，恐其識認不便，乃削髮去眉，漆其身爲癩子之狀，乞丐於市中。妻往市跟尋，聞呼乞聲，驚曰：『此吾夫之聲也！』趨視見豫讓曰：『其聲似而其人非。』遂舍去。豫讓嫌其聲音尚在，復吞炭變爲啞喉再乞於市；妻雖聞聲，亦不復訝。有友人素知豫讓之志，見乞者行動，心疑爲讓，潛呼其名，果是也。乃邀至家中進飲食，謂曰：『子報仇之志決矣，然未得報之術也；以子之才，若詐投趙氏，必得重用。此時乘隙行事，唾手而得，何苦毀形滅性，以求濟其事乎？』豫讓謝曰：『吾旣臣趙氏，而復行刺，是二心也；今吾漆身吞炭爲智伯報仇，正欲使人臣懷二心者，聞吾風而知愧耳。請與子訣，勿復相見！』遂奔晉陽地來，行乞如故，更無人識之者。

趙無卹在晉陽觀智伯新渠已成之業，不可復廢；乃使人建橋於渠上，以便來往，名曰赤橋。——赤乃火色，火能尅水，因晉水之患故以赤橋厭之——橋旣成，無卹駕車出觀；豫讓預知無卹觀橋，復懷利刃，詐爲死人，伏於橋梁之下。無卹之車將近赤橋，其馬忽悲嘶却步；御者連鞭數策，亦不前進。張孟談進曰：『臣聞：「良驥不陷其主。」今此馬不

渡赤橋，必有奸人藏伏，不可不察。」無卹停車，命左右搜檢。回報：「橋下並無奸細，只有一死人僵臥。」無卹曰：「新築橋梁，安得便有死屍？必豫讓也。」命曳出視之；形容雖變，無卹尙能識認。罵曰：「吾前已曲法赦之，今又來謀刺，皇天豈佑汝哉！」命牽去斬之。豫讓呼天而號，淚與血下；左右曰：「子畏死耶。」讓曰：「某非畏死，痛某死之後，別無報仇之人耳！」無卹召回問曰：「子先事范氏，范氏爲智伯所滅；子忍恥偷生，反事智伯；不爲智氏報仇。今智伯之死，子獨報之甚切。何也？」豫讓曰：「夫君臣以義合；君待臣如手足，則臣待君如腹心；君待臣如犬馬，則臣待君如路人。某向事范氏，止以衆人相待，吾亦以衆人報之；及事智伯，蒙其解衣推食，以國士相待，吾當以國士報之。豈可一例而觀耶？」無卹曰：「子心如鐵石不轉，吾不復赦子矣！」遂解佩劍，責命自裁。豫讓曰：「臣聞：『忠臣不憂身之死，明主不掩人之義。』蒙君赦宥，於臣已足；今日臣豈望再活？——但兩計不成，憤無所洩；請君脫衣與臣擊之，以寓報仇之意，臣死亦瞑目矣。」無卹憐其志，脫下錦袍，使左右遞與豫讓；讓擊劍在手，怒目視袍，如對無卹之狀，三躍而三砍之，曰：「吾今可以報智伯於地下矣！」遂伏劍而死。至今此橋尙

存，後人改名爲豫讓橋；無卹見豫讓自刎，心甚悲之，卽命收葬其屍。軍士提起錦袍，呈與無卹；無卹視所砍之處，皆有鮮血點污，此乃精誠之所感也。無卹心中驚駭，自是染病。

不知性命何如？且看下同分解：



第八十五回

樂羊子怒餒中山羹……西門豹喬送河伯婦

話說：趙無卹被豫讓三擊其衣，連打三個寒噤；豫讓死後，無卹視衣所砍處，皆有血迹。自此患病，逾年不痊。無卹生有五子，因其兄伯魯爲己而廢，欲以伯魯之子周爲嗣；而周先死，立周之子浣爲世子。無卹臨終，謂世子趙浣曰：『三卿滅智氏，地土寬饒，百姓悅服；宜乘此時，約韓魏三分晉國，各立廟社，傳之子孫。若遲疑數載，晉或出英主，攬權勤政，收拾民心，則趙氏之祀不保矣。』言訖而瞑。趙浣治喪已畢，卽以遺言告於韓虎。

時周考王之四年，晉哀公薨，子柳立，是爲幽公；韓虎與魏趙合謀，只以絳州曲沃二邑，爲幽公俸食，餘地皆三分入於三家，號曰：『三晉。』幽公微弱，反往三家朝見，君臣之分倒置矣！

再說：齊相國田盤，聞三晉盡分公家之地；亦使其兄弟宗人，盡爲齊郡邑大夫，遣使致賀於三晉，與之通好。自是列國交際，田，趙，韓，魏，四家，自出名往來；齊晉之君，拱手如木偶而已。

時周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城，以續周公之官職；揭少子班，別封於鞏。因鞏在王城之東，號曰東周公，而稱河南曰西周公。——此東西二周之始——考王薨，子午立，是爲威烈王；威烈王之始，趙浣卒，子趙籍代立。而韓虔嗣韓，魏斯嗣魏，田和嗣田；四家相結益深，約定彼此互相推援，共成大事。

威烈王二十三年，有雷電擊周之九鼎，鼎俱搖動；三晉之君，聞此私議曰：『九鼎乃三代傳國之重器，今忽震動，周運其將終矣！吾等立國已久，未正名號；乘此周室衰微之際，各遣使請命於周王，求爲諸侯。彼畏吾之強，不敢不許；如此則名正言順，有富貴之實，而無篡奪之名，豈不美哉？』於是各遣心腹之使，魏遣田文，趙遣公仲連，韓遣俠累，各齎金帛及土產之物，貢獻於威烈王，乞其册命；威烈王問於使者曰：『晉地皆入於三家乎？』魏使田文對曰：『晉失其政，外離內叛；三家自以兵力征討叛臣，而有其地，非

攘之於公家也。』威烈王又曰：『三晉既欲爲諸侯，何不自立？乃復告於朕乎？』趙使公仲連對曰：『以三晉累世之強，自立誠有餘；所以必欲稟命者，不敢忘天子之尊耳。王者册封三晉之君，俾世篤忠貞，爲周藩屏，於王室何不利焉？』威烈王大悅，卽命內史作策命；賜籍爲趙侯，虔爲韓侯，斯爲魏侯；各賜黼冕，圭璧，全副。田文等回報，於是趙韓魏三家，各以王命宣布國中。趙都中牟，韓都平陽，魏都安邑；立宗廟社稷，復遣使遍告列國，列國亦多致賀。惟秦國自棄晉附楚之後，不通中國；中國亦以夷狄待之，故獨不遣賀。未幾，三家廢晉靖公爲庶人，遷於純留，而復分其餘地。——晉自唐叔傳至靖公，凡二十九世，其祀遂絕——髡翁有詩嘆云：

「六卿歸四四歸三，南面稱侯自不慚；利器莫教輕授柄，許多昏主導奸貪。」
又有詩譏周王：『不當從三晉之命，導人叛逆。』詩云：

「王室單微似贅瘤，怎禁三晉不稱侯？若無册命終成竊，只怪三侯不怪周。」
却說：三晉之中，惟魏文侯斯最賢，能虛心下士；時孔子高弟卜商，字子夏，教授於

西河。文侯從之受經，魏成薦田子方之賢，文侯與之爲友；成又言西河人段干木，有德行

，隱居不仕。文侯卽命駕車往見，干木聞車駕至門，乃踰後垣而避之；文侯嘆曰：『高士也！』遂留西河一月，日日造門請見；將近其廬，卽憑軾起立，不敢倨坐。干木知其誠，不得已而見之；文侯以安車載歸，與田子方同爲上卿。四方賢士，聞風來歸；又有李克，翟璜，田文，任座，一班謀士，濟濟在朝。當時人才之盛，無出魏右；秦人屢次欲加兵於魏，畏其多賢，爲之寢兵。

文侯嘗與虞人期定午時，獵於郊外；其日早朝，值天雨寒甚，賜羣臣酒。君臣各飲，方在浹洽之際，文侯問左右曰：『時及午乎？』答曰：『時午矣。』文侯遽命撤酒，促與人速速駕車適野；左右曰：『雨，不可獵矣，何必虛此一出乎？』文侯曰：『吾與虞人有約，彼必相候於郊；雖不獵，敢不親往，以踐約哉？』國人見文侯冒雨而出，咸以爲怪；及聞赴虞人之約，皆相顧語曰：『我君之不信於人如此！』於是凡有政教，朝令夕行，無敢違者。

却說：晉之東，有國名中山，姬姓子爵，乃白狄之別種，亦號鮮虞。自晉昭公之世，

叛服不常，屢次征討；趙簡子率師圍之，始請和，奉朝貢。及三晉分國，無所專屬；中山子姬窟，好爲長夜之飲，以日爲夜，以夜爲日。疎遠大臣，狎昵羣小；黎民失業，災異屢見。文侯謀欲伐之，魏成進曰：『中山西近趙，而南遠於魏；若攻而得之，未易守也。』文侯曰：『若趙得中山，則北方之勢愈重矣。』翟璜奏曰：『臣舉一人，姓樂名羊，本國穀邱人也；此人文武全才，可充大將之任。』文侯曰：『何以見之？』翟璜對曰：『樂羊嘗行路，得遺金取之以歸；其妻唾之曰：『志士不飲盜泉之水，廉者不受嗟來之食，』此金不知來歷，奈何取之，以污素行乎？』樂羊感妻之言，乃拋金於野；別其妻而出，遊學於魯衛。過一年來歸，其妻方織機，問夫：『所學成否？』樂羊曰：『尙未也。』妻取刀斷其機絲。樂羊驚問其故，妻曰：『學成而後可行，猶帛成而後可服；今子學尙未成，中道而歸，何異於此機之斷乎？』樂羊感悟，復往就學，七年不反。今此人見在本國，高自期許，不屑小仕。何不用之？』

文侯卽命翟璜以輅車召樂羊，左右阻之曰：『臣聞：樂羊長子樂舒，見仕中山，豈可任哉？』翟璜曰：『樂羊，功名之士也，子在中山，曾爲其君招樂羊，羊以中山君無道不

往。主公若寄以斧鉞之任，何患不能成功乎？」文侯從之，樂羊隨翟璜入朝見文侯；文侯曰：「寡人欲以中山之事相委，奈卿子在彼國何？」樂羊曰：「丈夫建功立業，各爲其主；豈以私情廢公事哉？臣若不能破滅中山，甘當軍令！」文侯大喜曰：「子能自信，寡人無不信子。」遂拜爲元帥，使西門豹爲先鋒，率兵五萬，往伐中山。

姬窟遣大將鼓須屯兵楸山，以拒魏師，樂羊屯兵於文山；相持月餘，未分勝負。樂羊謂西門豹曰：「吾在主公面前，任軍令狀而來；今出兵月餘，未有寸功，豈不自愧？吾觀楸山多楸樹，誠得一膽勇之士，潛師而往，縱火焚林；彼兵必亂，亂而乘之，無不勝矣。」

西門豹願往。

其時八月中旬，中山子姬窟，遣使齎羊酒到楸山，以勞鼓須；鼓須對月暢飲，樂而忘懷。約定三更，西門豹率兵壯銜枚突至；每人各持長炬一根——俱枯枝扎成，內灌有引火藥物——四下將楸木焚燒。鼓須見軍中多起，延及營寨，帶醉率軍士救火；只見唵唵唵，遍山皆着，沒一頭救處，軍中大亂。鼓須知前營有魏兵，急往山後奔走；正遇樂羊，親自引兵從山後襲來。中山兵大敗，鼓須死戰得脫；奔至白羊關，魏兵緊追在後，鼓須棄關

而走。

樂羊長驅直入，所向皆破；鼓須引敗兵見姬窟，言樂羊勇智難敵。須臾，樂羊引兵圍了中山，姬窟大怒；大夫公孫焦進曰：『樂羊者，樂舒之父；舒仕於本國，君令舒於城上說退父兵，此爲上策。』姬窟依計，謂樂舒曰：『爾父爲魏將攻城，如說得退兵，當封汝大邑。』樂舒曰：『臣父前不肯仕中山而仕於魏；今各爲其主，豈臣說之可行哉？』姬窟強之，樂舒不得已，只得登城大呼，請其父相見；樂羊披掛登於轎車，一見樂舒，不第開口，遽責曰：『「君子不居危國，不事亂朝。」汝貪於富貴，不識去就；吾奉君命弔民伐罪，可勸汝君速降，尙可相見。』樂舒曰：『降不降在君，非男所得專也。但求父暫緩其攻，容我君臣從容計議。』樂羊曰：『吾且休兵一月，以全父子之情；汝君臣可早早定議，勿誤大事。樂羊果然出令，只教軟困，不去攻城；姬窟恃着樂羊愛子之心，決不急攻，且圖延緩，全無主意。

過了一月，樂羊使人討取降信，姬窟又叫樂舒求寬，樂羊又寬一月——如此三次，西門豹進曰：『元帥不欲下中山乎？何以久而不攻也？』樂羊曰：『中山君不恤百姓，吾故

伐之；若攻之太急，傷民益甚，吾之三從其請，不獨爲父子之情，亦所以收民心也。」

却說：魏文侯左右見樂羊新進，驟得大用，俱有不平之意；及聞其三次輟攻，遂譖於文侯曰：『樂羊乘屢勝之威，勢如破竹；特因樂舒一語，三月不攻，父子情深，亦可知矣。主公若不召回，恐勞師傷財，無益於事。』文侯不應，問於翟璜；璜曰：『此必有計，主公勿疑。』自此羣臣紛紛上書，有言中山將分國之半與樂羊者；有言樂羊謀於中山共攻魏國者；文侯俱封置篋內，但時時遣使勞苦，預爲治府第於都中，以待其歸。樂羊心甚感激，見中山不降，遂率將士儘力攻擊；中山城堅厚，且積糧甚多。鼓須與公孫焦晝夜巡警，拆城中木石爲捍禦之備；攻至數月，尙不能破。惱得樂羊性起，與西門豹親立於矢石之下，督令四門急攻；鼓須方指揮軍士，腦門中箭而死。

城中房屋牆垣，漸已拆盡。公孫焦言於姬窟曰：『事已急矣！今日止有一計，可退魏兵。』窟問：『何計？』公孫焦曰：『樂舒三次求寬，羊俱聽之，足見其愛子之情矣；今攻擊至急，可將樂舒綁縛，置於高竿，若不退師，當殺其子。使樂舒哀呼乞命，樂羊之攻，必然又緩。』姬窟從其言，樂舒在高竿上，大呼：『父親救命！』樂羊見之，大罵曰：

「不肖子！汝仕於人國，上不能出奇運策，使其主有戰勝之功；下不能見危委命，使君決行成之計；尙敢如含乳小兒，以哀號乞憐乎？」言畢，架弓搭矢，欲射樂舒，舒叫苦下城，見姬窟曰：「吾父志在爲國，不念父子之情；主公自謀戰守，臣請死於君前，以明不能退兵之罪。」公孫焦曰：「其父攻城，其子不能無罪，合當賜死。」姬窟曰：「非樂舒之過也。」公孫焦曰：「樂舒死，臣便有退兵之計。」姬窟遂以劍受舒，舒自剄而亡。公孫焦曰：「人情莫親父子，今將樂舒烹羹以遺樂羊，羊見羹必然不忍；乘寒哀泣之際，無心攻戰，主公引一軍殺出，大戰一場。幸而得勝，再作計較。」姬窟不得已而從之，命將樂舒之肉烹羹，并其首送於樂羊曰：「寡君以小將軍不能退師，已殺而烹之，謹獻其羹；小將軍尙有妻子，元帥若再攻城，卽當盡行誅戮。」樂羊認得是其子首，大罵曰：「不肖子！事無道昏君，固宜取死！」卽取羹對使者食之，盡一器。謂使者曰：「蒙汝君饋羹，破城日面謝；吾軍中亦有鼎鑊，以待汝君也！」使者還報。

姬窟見樂羊全無痛子之心，攻城愈急；恐城破見辱，遂入後宮自縊。公孫焦開門出降，樂羊數其讒諂敗國之罪斬之。撫慰居民已畢，留兵五千，使西門豹居守；盡收中山府藏

寶玉，班師回魏。魏文侯聞樂羊成功，親自出城迎勞，曰：「將軍爲國喪子，實孤之過也。」樂羊頓首曰：「臣義不敢顧私情，以負主公斧鉞之寄。」樂羊朝見畢，呈上中山地圖，及寶貨之數。羣臣稱賀，文侯設宴於內臺之上，親捧觴以賜樂羊；羊受觴飲之，足高氣揚，大有矜功之色。宴畢，文侯命左右挈二篋，封識甚固，送樂羊歸第；左右將二篋交割，樂羊想道：「篋內必是珍珠金玉之類；主公恐羣臣相妬，故封識贈我。」命家人抬到中堂，啓篋視之，俱是羣臣奏本；本內盡說樂羊反叛之事。樂羊大驚曰：「原來朝中如此造謗！若非吾君相信之深，不爲所惑，怎得成功？」

次日，入朝謝恩；文侯議加上賞，樂羊再拜辭曰：「中山之滅，全賴主公力持於內；臣在外稍効犬馬，何力之有？」文侯曰：「非寡人不能任卿，非卿亦不能副寡人之任也，然將軍勞矣，盍就封安食乎？」卽以靈壽封羊，稱爲靈壽君，罷其兵權。翟璜進曰：「君既知樂羊之能，奈何不使將兵備邊，而縱其安閒乎？」文侯笑而不答。璜出朝以問李克，克曰：「樂羊不愛其子，况他人哉？此管仲所以疑易牙也。」翟璜乃悟。

* * * * *

文侯思中山地遠，必得親信之人爲守，乃保無虞；乃使其世子擊爲中山君。擊受命而出，遇田子方乘敝車而來；擊慌忙下車，拱立道傍致敬。田子方驅車直過，傲然不顧；擊心懷不平，乃使人牽其車索。上前曰：『擊有問於子：富貴者驕人乎？貧賤者驕人乎？』子方笑曰：『自古以來，只有貧賤驕人，那有富貴驕人之理？——國君而驕人，則不保社稷；大夫而驕人，則不保宗廟；楚靈王以驕亡其國，智伯瑤以驕亡其家，富貴之不足恃明矣！若夫貧賤之士，食不過藜藿，衣不過布褐，無求於人，無欲於世；惟好士之主，自樂而就之；言聽計合，勉爲之留，不然，則浩然長往，誰能禁之？武王能誅萬乘之紂，而不能屈首陽之二士，蓋貧賤之足貴如此！』太子擊大慚，謝罪而去。文侯聞子方不屈於世子，益加敬禮。

時鄴都缺守，翟璜曰：『鄴介於上黨邯鄲之間，與韓趙爲隣，必得強明之士以守之

非西門豹不可。』文侯卽用西門豹爲鄴都守。豹至鄴郡，見閭里蕭條，人民稀少；召父老至前，問其所苦。父老皆曰：『苦爲河伯娶婦。』豹曰：『怪事！怪事！河伯如何娶婦？汝爲我詳言之。』父老曰：『漳水自漳嶺而來，由沙城而東，經於鄴，爲漳河；河伯卽清漳之神也。其神好美婦，歲納一夫人。若擇婦嫁之，常保年豐歲稔，雨水調均；不然神怒，致水波泛溢，漂溺人家。』豹曰：『此事誰人倡始？』父老曰：『此邑之巫覡所言也。俗畏水患，不敢不從。每年，里豪及廷掾與巫覡共計，賦民錢數百萬；用二三十萬，爲河伯娶婦之費，其餘則其分用之。』豹問曰：『百姓任其瓜分，甯無一言乎？』父老曰：『巫覡主祝禱之事；至於三老廷掾，有科斂奔走之勞，公用公費，固所甘心。更有至苦，當春初布種，巫覡遍訪人家女子，有幾分顏色者，卽云：「此女當爲河伯夫人。」不願者多將財帛買免，別覓他女；有貧民不能買免，只得將女與之。巫覡治齋宮於河上，絳帷床席，鋪設一新；將此女沐浴更衣，居於齋宮之內。卜一吉日，編葦爲舟，使女登之，浮於河，流數十里乃滅。人家苦此煩費，又有愛女者，恐爲河伯所娶，攜女遠竄，所以城中益空。』豹曰：『汝邑曾受漂溺之患否？』父老曰：『賴歲歲娶婦，不曾觸河神之怒；但漂溺』

雖免。奈本邑土高路遠，河水難達，每逢歲旱，又有乾枯之患。」豹曰：「神既有靈，當媿女時，吾亦欲往送，當爲汝禱之。」

及期，父老果然來稟；西門豹具衣冠親往河上，凡邑中官屬，三老豪戶里長父老，莫不畢集，百姓遠近皆會，聚觀者數千人。三老里長等引大巫來見，其貌甚倨。豹顧之，乃一老女子也；小巫女弟子，二十餘人，衣冠楚楚，悉持巾櫛爐香之類，隨侍其後。豹曰：「勞苦大巫，煩呼河伯婦來，我欲視之。」老巫顧弟子使喚至；豹視女子，鮮衣素襪，顏色中等。豹謂巫媼及三老衆人曰：「河伯貴神，女必有殊色，方纔相稱；此女不佳，煩大巫爲我入報河伯，但傳太守之語：『更當別求好女子，後日送之。』」即使吏卒數人，共抱老巫，投之於河，左右莫不驚惶失色；豹靜立俟之，良久曰：「媼年老不幹事，去河中許久，尙不同話，弟子爲我催之。」復使吏卒抱弟子一人，投於河中。少頃，又曰：「弟子去何久也？」復使弟子一人催之，又嫌其遲；更投一人——凡投弟子三人，入水卽沒。豹曰：「是皆女子之流，傳話不明；煩三老入河，明白言之。」三老方欲辭，豹喝：「快去！卽取回復。」吏卒左牽右拽，不由分說，又推河中，逐波而去；傍觀者皆爲吐舌，豹

響纓鞠躬，向河恭敬以待。約莫又一個時辰，又曰：「三老年高，亦復不濟，須得廷掾豪長者往告。」那廷掾里豪，嚇得面如土色，流汗浹背，一齊皆叩頭求哀；流血滿面，堅不肯起。西門豹曰：「且俟須臾。」衆人戰戰兢兢，又過一刻，西門豹曰：「河水滔滔，去而不返，河伯安在？枉殺民間女子，汝曹罪當償命！」衆人復叩頭謝曰：「從來都被巫嫗所欺，非某等之罪也！」豹曰：「巫嫗已死，今後再有言河伯娶婦者，即令其人爲媒，往報河伯！」於是廷掾里豪三老，乾沒財賦，悉追出散還民間；又使父老，即於百姓中，詢其年長無妻者，以女弟子嫁之。巫風遂絕。百姓逃避者，復還鄉里。有詩爲證：

「河伯何曾見娶妻？愚民無識被巫欺；一從賢令除疑網，女子安眠不受虧。」

豹又相度地形，視漳水可通處，發民鑿渠；各十二處，引漳水入渠。既殺河勢，又腹內田畝，得渠水浸灌，無旱乾之患禾稼倍收，百姓樂業。——今臨漳縣有西門渠，即豹所鑿也——文侯謂翟璜曰：「寡人聽子之言，使樂羊伐中山，使西門豹治鄴，皆勝其任，寡人賴之；今西河在魏西部，爲秦人犯魏之道，卿思何人可以爲守？」翟璜沉思半晌，答曰：「臣舉一人，姓吳名起，此人大有將才；今自魯奔魏，主公速召而用之，若遲則又他適。」

矣。』文侯曰：『起非殺妻以求爲魯將者乎？聞此人貪財好色，性復殘忍，豈可托以重任哉？』翟璜曰：『臣所舉者，取其能爲君成一日之功，若素行不足計也。』文侯曰：『試爲寡人召之。』

不知吳起如何在魏立功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

第八十六回

吳起殺妻求將……… 韜忌鼓琴取相

話說：吳起，衛國人，少居里中，以擊劍無賴，爲母所責；起自嚙其臂出血，與母誓曰：『起今辭母，遊學他方；不爲卿相，擁節旄，乘高車，不入衛城，與母相見！』母泣而留之。起竟出北門不顧，往魯國受業於孔門高弟曾參，晝研夜誦，不辭勞若；有齊國大夫田居至魯，嘉其好學，與之談論，淵淵不竭，乃以女妻子。起在曾參之門歲餘，參知其家中尚有老母，一日，問曰：『子遊學六載，不歸看親，人子之心安乎？』起對曰：『起曾有誓詞在前：「不爲卿相，不入衛城。」』參曰：『他人可誓，母安可誓也？』由是心惡其人。

未幾，衛國有信至，言起母已死；起仰天三號，旋即收淚，誦讀如故。參怒曰：『吳起不奔母喪，忘本之人！夫水無本則竭，木無本則折；人而無本，能令終乎？起非吾徒矣！』

！』命弟子絕之，不許相見。起遂棄儒學兵法，三年學成，求仕於魯，魯相公儀休，常與論兵，知其才能，言於穆公，任爲大夫。起祿入既豐，遂多買妾婢，以自娛樂。

* * * * *

時齊相國田和謀篡其國，恐魯與晉世姻，或討其罪；乃修艾陵之怨，興師伐魯，欲以威力脅而服之。魯相國公儀休進曰：『欲却齊兵，非吳起不可。』穆公口雖答應，終不肯用；及聞齊師，已拔成邑，休復請曰：『臣言吳起可用，君何不行？』穆公曰：『吾固知起有將才，但其所娶乃田宗之女；夫至愛莫如夫妻，能保無觀望之意乎？』吾是以躊躇而不決也。』公儀休出朝，吳起已先在相府候見，問曰：『齊寇已深，主公已得良將否？今日不是某誇口自薦，若用某爲將，必使齊兵隻輪不返。』公儀休曰：『吾言之再三，主公以子婚於田宗，以此持疑未決。』吳起曰：『欲釋主公之疑，此特易耳。』乃歸家，問其妻田氏曰：『人之所貴有妻者何也？』田氏曰：『有外有內，家道始立；所貴有妻以成家耳。』吳起曰：『夫位爲卿相，食祿萬鍾，功垂於竹帛，名留於千古；其成家也大矣，豈非婦之所望於夫者乎？』田氏曰：『然。』起曰：『吾有求於子，子當爲我成之。』田氏

曰：『妾婦人安得助君成其功？』吳起曰：『今齊師伐魯，魯侯欲用吾爲將；以我娶於田宗，疑而不用。誠得子之頭以謁見魯侯，則魯侯之疑釋，而吾之功名可就也。』田氏大驚，方欲開口答話；起拔劍一揮，田氏頭已落地。史臣有詩云：

「一夜夫妻百夜恩，無辜忍使作冤魂；母喪不顧人倫絕，妻子區區無足論？」

於是以帛裹田氏頭，往見穆公，奏曰：『臣報國有志，而君以妻故見疑；臣今斬妻之頭，以明臣之爲魯不爲齊也。』穆公慘然不樂曰：『大夫休矣！』

少頃，公儀休入見，穆公謂曰：『吳起殺妻以求將，此殘忍之極，其心不可測也！』公儀休曰：『起不愛其妻，而愛功名；君若棄之不用，必反而爲齊矣。』穆公乃從休言，卽拜吳起爲大將，使泄柳申詳副之；率兵二萬，以拒齊師。

起受命之後，在軍中與士卒同衣食，臥不設席，行不騎乘；見士卒裹糧負重，分而荷之。有卒病疽，起親爲調藥，以口吮其膿血；士卒感起之恩，如同父子，咸摩拳擦掌，願爲一戰。

却說：田和引大將田忌段明，長驅而入，直犯南鄙；聞吳起爲魯將，笑曰：『此田氏

之婿，好色之徒，安知軍旅事耶？魯國合敗，故用此人也！」及兩軍對壘，不見吳起挑戰，陰使人覘其作爲；見起方與軍士中之最賤者，席地而坐，分羹同食。使者還報，田和笑曰：「將軍則士畏，士畏則戰力；起舉動如此，安能用衆？吾無慮矣！」再遣愛將張丘，假稱願與講和；特至魯軍探起戰守之意；起將精銳之士，藏於後軍，悉以老弱見容，謬爲恭敬，延入禮待。丑曰：「軍中傳有將軍殺妻求將，果有之乎？」起覘而對曰：「某雖不肖，曾受學於聖門，安敢爲此不情之事？吾妻自因病亡，與軍旅之命適會其時；君之所聞，殆非其實。」丑曰：「將軍若不棄田宗之好，願與將軍結盟通和。」起曰：「某書生，豈敢與田氏戰乎？若獲結成，此乃某之至願也。」起留張丑於軍中，歡飲三日，方纔遣歸，絕不談及兵事。臨行時，再三致意，求其申好；丑辭去，起卽暗調兵將，分作三路，望其後而行。

田和得張丑回報，以起兵旣弱，又無戰志，全不掛意；忽然轅門外鼓聲大振，魯兵突然殺至。田和大驚，馬不及軍，車不及駕，軍中大亂；田忌引步兵出迎，段朋忘命軍士整頓車乘接應。不提防泄柳申詳二軍分爲左右，一齊殺入，乘亂夾攻；齊軍大敗，殺得僵尸

滿野，直追過平陸方回。魯穆公大悅，進起上卿。

田和責張丑誤事之罪，丑曰：「某所見如此，豈知起之詐謀哉？」田和乃嘆曰：「起之用兵，孫武穰苴之流也；若終爲魯用，齊必不安。吾欲遣一人至魯，暗與通和，各無相犯，子能去乎？」丑曰：「願捨命一行，將功折罪。」田和乃購求美女二人，加以黃金千鎰，令張丑詐爲賈客，攜至魯，私餽吳起；起貪財好色，見卽受之。謂丑曰：「致意齊相國：『使齊不侵魯，魯何敢加齊哉？』」張丑旣出魯城，故意洩其事於行人；遂沸沸揚揚，傳說吳起受賄通齊之事。穆公曰：「吾固知起心不可測也！」欲削起爵究罪，起聞而懼，棄家逃奔魏國，主於翟璜之家。

適文侯與璜謀及守西河之人，璜遂薦吳起可用；文侯召起見之，謂起曰：「聞將軍爲魯將有功，何以見辱敝邑？」起對曰：「魯侯聽信讒言，信任不終，故臣逃死於此；慕君侯折節下士，豪傑歸心，願執鞭馬前。倘蒙驅使，雖肝腦塗地，亦無所恨！」文侯乃拜起爲西河守。起至西河，修城治池，練兵訓武；其愛郵士卒，一如爲魯將之時。築城以拒秦，名曰吳城。

時秦惠公薨，太子名出子嗣位——惠公乃簡公之子，簡公乃靈公之季父——方靈公之薨，其子師隰年幼，羣臣乃奉簡公而立之，至是三傳。及於出子而師隰年長，謂大臣曰：『國，吾父之國也；吾何罪而見廢？』大臣無辭以對，乃相與殺出子而立師隰，是爲獻公。

吳起乘秦國多事之日，與兵襲秦，取河西五城，韓趙皆來稱賀；文侯以翟璜薦賢有功，欲爲相國，謀於李克。克曰：『不如魏成。』文侯點頭。克出朝，翟璜迎而問曰：『聞主公欲卜相，取決於子；今已定乎？何人也？』克曰：『已定魏成。』翟璜忿然曰：『君欲伐中山，吾進樂羊；君憂鄴，吾進西門豹；君憂西河，吳進吳起；吾何以不若魏成哉？』李克曰：『成所舉卜子夏，田子方，段干木，非師即友；子所進者，君皆臣之。成食祿千鍾，什九在外，以代賢士；子祿食皆以自贍，子安得比於魏成哉？』璜再拜曰：『鄙人失言，請待門下爲弟子！』——自此魏國將相得人，邊鄙安集。

三晉之中，惟魏最強；齊相國田和見魏之強，又文侯賢名重於天下，乃深結魏好；遂遷其君康公，貸於海上，以一城給其食，餘皆自取。使人於魏文侯處，求其轉請於周，欲

援三晉之例，列於諸侯。周威烈王已崩，子安王名驕立，勢愈微弱。——時乃安王之十三年。——遂從文侯之請，賜田和爲齊侯，是爲田太公，自陳公子完奔齊，事齊桓公爲大夫，凡傳十世；至和而代齊有國，姜氏之祀遂絕。不在話下。

時三晉皆以擇相得人爲尙，於是相國之權最重；趙相公仲連，韓相俠累。就中單說：俠累微時，與濮陽人嚴仲子名遂，爲八拜之交；累貧而遂富，資其日用，復以千金助其遊費。俠累因此得達於韓，位至相國。俠累既執政，領著威重，門絕私謁；嚴遂至韓，謁累，冀其引進。候月餘，不得見；遂自以家財賂君左右，得見烈侯。烈侯大喜，欲貴重之；俠累復於烈侯前言嚴遂之短，阻其進用。嚴遂聞之大恨，遂去韓，遍遊列國；欲求勇士刺殺俠累，以雪其恨。行至齊國，見屠牛肆中，一人舉巨斧砍牛；斧下之處，筋骨立解，而全不費力，視其斧可重三十餘斤。嚴遂異之，細看其人，身長八尺，環眼虬鬚，顴骨特聳，聲音不似齊人；遂邀與相見，問其姓名來歷。答曰：『姓聶名政，某魏人也，家在軹之深井里；因賦性粗直，得罪於鄉里，移老母及姊，避居此地，屠牛以供朝夕。』亦詢嚴遂姓字，遂告之，匆匆別去。

次早，嚴遂具衣冠往好，邀至酒肆，具賓主之禮；酒至三酌，遂出黃金百鎰爲贈。政怪其厚，遂曰：「聞子有老母在堂，故私進不腆，代吾子爲一日之養。」政曰：「仲子爲老母謀養，必有用政之處；若不言，政決不受！」嚴遂將俠累負恩之事，備細說知，今欲殺之報仇。政曰：「昔專諸有言：『老母在此身未敢許人。』仲子之事難卽行，不敢虛尊賜。」遂曰：「某慕君之高義，願結弟兄之好；豈敢捨君養母之孝，而求遂其私哉？」聶政被強不過，只得受之；以其半嫁其姊瑩，餘金日具肥甘奉母。歲餘，老母病卒，嚴遂復往哭弔，代爲治喪；喪葬既畢，聶政曰：「今日之身，乃足下之身也；惟所用之，不復自惜！」仲子乃問報仇之策，欲爲具車騎壯士。政曰：「相國至貴，出入兵衛，衆盛無比，當以奇取，不可以力勝也。願得利七首懷之，伺隙圖事；今日別仲子前行，更不相見矣！仲子亦勿問吾事。」

政至衛，宿於郊外，靜息三日；早起入城，值俠累自朝中出，高車駟馬，甲士執戈，前後擁衛，其行如飛。政尾至相府，累下車復坐府決事；自大門至於堂階，皆有兵仗。政遙望堂上，累重席憑案而坐，左右持牒稟決者甚衆；俄頃，事畢將退，政乘其懈，口稱：

『有急事告相國。』從門外攘臂直趨，甲士攔之者，皆縱橫顛仆。政搶至公座，抽匕首以刺累；累驚走，未及離席，中心而死。堂上大亂，共呼：『有賊！』閉門來擒聶政；政，擊殺數人，度不能自脫，恐人識之，急以匕首自削其面，抉出雙眼，還自刺其喉而死。早有人報知韓烈侯，烈侯問：『賊何人？』衆莫能識。乃暴其屍於市中；懸千金之賞，購人告首，欲得賊人姓名來歷，爲相國報仇。如此七日，行人往來如蟻，絕無識者。

此事直傳至魏國軹邑，聶姊罄聞之，卽痛哭曰：『必吾弟也！』便以素帛裹頭，竟至韓國；見政橫屍市上，撫而哭之，甚哀。市吏拘而問曰：『汝於死者何人也？』歸人曰：『死者爲吾弟聶政，妾乃其姊罄也。聶政居軹之深井里，以勇聞；彼知刺相國罪重，恐累及賤妾，故抉目破面，以自晦其名。妾奈何惜一身之死，忍使吾弟終泯沒於世人乎？』市吏曰：『死者既是汝弟，必知作賊之故，何人主使？汝若明言，吾請於主公，貸汝一死。』罄曰：『妾如愛死，不至此矣！吾弟不惜身軀，誅千乘之國相，代人報仇，妾不言其名，是沒吾弟之名也。妾復洩其故，是沒吾弟之義也。』遂觸井亭石柱而死。市吏報之韓烈侯，烈侯嘆息，令收葬之；以韓山堅爲相國，代俠累之任。

烈侯傳子文侯，文侯傳哀侯；韓山堅素與哀侯不睦，乘閒弑哀侯，諸大臣共誅殺山堅，而立哀侯子若山，是爲懿侯。懿侯子昭侯，用申不害爲相；不害精於刑名之學，國以大治。此是後話。

再說：周安王十五年，魏文侯斯病篤，召太子擊於中山；趙聞魏太子離了中山，乃引兵襲而取之。——自此魏與趙有隙——太子擊歸，魏文侯已薨，乃主喪嗣位，是爲武侯，拜田文爲相國。

吳起自西河入朝，自以功大，滿望拜相；及聞已相田文，忿然不悅。朝退，遇田文於門，迎而謂曰：『子知起之功乎？今日請與子論之。』田文拱手曰：『願聞。』起曰：『將三軍之衆，使士卒聞鼓而忘死，爲國立功，子孰與起？』文曰：『不如。』起曰：『治百官，親萬民，使府庫充實，子孰與起？』文曰：『不如。』起又曰：『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犯，韓趙資服，子孰與起？』文又曰：『不如。』起曰：『此三者，子皆出我之下，而位加吾上，何也？』文曰：『某叨竊上位，誠然可愧——然今日故君嗣統，主少國疾，百姓不親，大臣未附，某特以先世勳舊，承之肺腑，或者非論功之日也。』吳起俯首沉思

，良久曰：『子言亦是。——然此位終當屬我。』

有內侍聞二人論功之語，傳報武侯；武侯疑吳起有怨望之心，遂留起不遣，欲另擇人爲西河守。吳起懼見誅於武侯，出奔楚國；楚悼王熊疑，素聞吳起之才，一見卽以相印授之。起感恩無已。慨然以富國強兵自任；乃請於悼王曰：『楚國地方數千里，帶甲百餘萬，固宜雄壓諸侯，世爲盟主；所以不能加於列國者，養兵之道失也。夫養兵之道，先阜其財，後用其力。今不急之官，布滿朝署；疎遠之族，靡費公廩；而戰士僅食升斗之餘，欲使捐軀殉國，不亦難乎？大王誠聽臣計，汰冗官，斥疎族，盡儲廩祿，以待敢戰之士；如是而國威不振，則臣請伏妄言之誅！』悼王從其計，羣臣多謂：『起言不可用。』悼王不聽。於是使吳起詳定官制，凡削去冗官數百員；大臣子弟，不得夤緣竊祿。又公族五世以上者，令自食其力，比於編氓；五世以下，酌其遠近，以次裁之，所省國賦數萬。選國中精銳之士，朝夕訓練，閱其材器，以上下其廩食——有加厚至數倍者——士卒莫爲說勸，楚遂以兵強，雄視天下。三晉，齊，秦，咸畏之，終悼王之世，不敢加兵。

及悼王薨，未及殯殮，楚貴戚大臣子弟失祿者，乘喪作亂，欲殺吳起，起奔入宮寢，

衆持弓矢追之；起知力不能敵，抱王屍而伏。衆攢箭射起，連王屍也中了數箭，起大叫曰：「某死不足惜，諸臣銜恨於王，僂及其屍，大逆不道，豈能逃楚國之法哉？」言畢而絕。衆聞吳起之言，懼而散走；太子熊臧嗣位，是爲肅王。月餘，追理射屍之罪；吏其弟熊良夫率兵，收爲亂者，次第誅之，凡滅七十餘家。髯翁有詩嘆云：

「滿望終身作大臣，殺妻叛母絕人倫；誰知魯韓成流水，到底身軀喪楚人。」

又有一詩，說：「吳起伏王屍以求報其仇，死尙有餘智也。」詩云：

「爲國忘身死不辭，巧將賊矢集王屍；雖然王法應誅滅，不報公仇却報私。」

話分兩頭，却說：田和自爲齊侯，凡二年而薨；和傳子午，午傳子因齊。——當因齊之立，乃周安王之二十三年也——因齊自恃國富兵強，見吳越俱稱王，便命往來，俱用王號；不甘爲下，僭稱齊王，是爲齊威王。魏侯薨聞齊稱王曰：「魏何以不如齊？」於是亦稱魏王——卽孟子所見梁惠王也——

* * * * *

再說：齊威王既立，日事酒色，聽音樂，不修國政；九年之間，韓，魏，魯，趙，悉起兵來伐，邊將屢敗；忽一日，有一士人，叩關求見，自稱：「姓騶名忌，本國人；知琴，聞王好音，特來求見。」威王召而見之，賜之坐；使左右置几，進琴於前。忌撫弦而不彈，威王問曰：「聞先生善琴，寡人願聞佳音；今撫弦而不彈，豈琴不佳乎？抑有不足於寡人耶？」騶忌舍琴正容而對曰：「臣所知者琴理也；若夫絲桐之聲，樂工之事，臣雖知之，不足以辱王之聽也。」威王曰：「琴理如何，可得聞乎？」騶忌對曰：「琴者，禁也；所以禁止淫邪，使歸於正。昔伏羲作琴，長三尺六寸六分，象三百六十六日也；廣六寸，象六合也；前廣後狹，象尊卑也；上圓下方，法天地也；五弦，象五行也；大弦爲君，小弦爲臣，其音以緩急爲清濁，濁者寬而不弛，君道也；清者廉而不亂，臣道也；一弦爲宮，次弦爲商，次爲角，次爲徵，次爲羽，文王武王各加一弦，「文弦」爲少宮，「武弦」爲少商，以合君臣之恩也；君臣相得，步令和諧，治國之道，不過如此。」威王曰：「善哉！先生既知琴理，必審琴音，願先生試爲彈之。」騶忌對曰：「臣以琴爲事，則審於爲琴，大王以國爲事，豈不審於爲國哉？今大王撫國而不治，何異臣之撫琴而不彈乎？」

臣撫琴而不彈，無以暢大王之意；大王撫國不治，恐無以暢萬民之意也！」威王愕然曰：「先生以琴諫寡人，寡人聞命矣！」遂留之右室。

明日，沐浴而召之，與之談論國事；騶忌勸威王節飲遠色，核名實，別忠佞，息民教戰，經營霸王之業。威王大悅，卽拜騶忌爲相國。時有辯士淳于髡，見騶忌唾手取相印，心中不服；率其徒往見騶忌，忌接之甚恭。髡有傲色，直入踞上坐，謂忌曰：「髡有愚志，願陳於相國之前，不識可否？」忌曰：「願聞。」淳于髡曰：「子不離母，婦不離夫。」忌曰：「謹受教。不敢遠於君側。」髡又曰：「棘木爲輪，塗以脂油，至滑也；投於方孔，則不能運轉。」忌曰：「謹受教，不敢不順人情。」髡又曰：「弓幹雖膠，有時而解；衆流赴海，自然而合。」忌曰：「謹受教，不敢不親附萬民。」髡又曰：「狐裘雖敝，不可補以黃狗之皮！」忌曰：「謹受教。請選擇賢者，毋雜不肖於其間。」髡又曰：「輻轂不較分寸，不脛成車；琴瑟不較緩急，不能成律。」忌曰：「謹受教。請修法令而督奸吏。」

淳于髡默然，再拜而退；旣出門，其徒曰：「夫子始見國相，何其倨？今再拜而退，

又何屈也？」淳于髡曰：「吾示以微言凡五，相國隨口而應，悉解吾意；此誠大才，吾所不及！」於是遊說之士，聞騶忌之名，無敢入齊者；騶忌亦用淳于髡之言，盡心圖治。常訪問：「邑守中誰賢誰不肖？」同朝之人，無不極口稱阿大夫之賢，而貶卽墨大夫者；忌述於威王，威王於不意中，時時問及左右，所對大略皆同。乃陰使人往察二邑治狀，從實回報，因降旨召阿卽墨二守入朝。卽墨大夫先到，朝見威王，並無一言發放，左右皆驚訝，不解其故；未幾，阿邑大夫亦到，威王大集羣臣，欲行賞罰。左右私心揣度，都道：「阿大夫今番必有重賞，卽墨大夫禍事到矣！」

衆文武朝見已畢，威王召卽墨大夫至前，謂曰：「自子之官卽墨也，毀言日至；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開闢，人民富饒，官無留事，東方以甯。繇子專意治邑，不肯媚吾左右，故蒙毀耳，子誠賢令！」乃加封萬家之邑。又召阿大夫謂曰：「自子守阿，譽言日至；吾使人視阿，田野荒蕪，人民凍餒。昔日趙兵近境，子不往救，但以厚幣精金，賄吾左右，以求美譽；守之不肖，無過於汝！」阿大夫頓首謝罪，願改過；威王不聽，呼力士使具鼎鑊。須臾，火猛湯沸，縛阿大夫投鼎中；復召左右平日常譽阿大夫毀卽墨者，凡數十人，責

之曰：『汝在寡人左右，寡人以耳目寄汝；乃私受賄賂，顛倒是非，以欺寡人。有臣如此，要他何用？可俱就烹！』衆皆泣拜哀求。威王怒猶未息，擇其平日尤所親信者十餘人，次第烹之；衆皆股慄。有詩爲證：

「權歸左右主人依，毀譽繇來倒是非；誰似烹阿封卽墨，竟將公道誦齊威。」

於是選賢才，改易郡守；使檀子守南城以拒楚，田○守高唐以拒趙，黔夫守徐州以拒燕；種首爲司寇，田忌爲司馬，國內大治，諸侯畏服。

威王以下邳封騶忌曰：『成寡人之志者，吾子也。』號曰成侯。騶忌謝恩畢，復奏曰：

『昔齊桓，晉文，五霸中爲最盛；所以然者，以尊周爲名也。今周室雖衰，九鼎猶在；

大王何不如周，行朝覲之禮？因假王寵，以臨諸侯；桓文之業，不足道矣！』威王曰：

『寡人已僭號爲王，今以王朝王可乎？』騶忌對曰：『夫稱王者，所以雄長乎諸侯，非

所以壓天子也。若朝王之際，暫稱齊侯；天子必喜大王之謙德，而寵命有加矣。』威王大

悅，卽命駕往成周，朝見天子——時周烈王之六年——王室微弱，諸侯久不行朝禮；獨有

齊侯來朝，上下皆鼓舞相慶，烈王大搜寶藏爲贈。威王自周反齊，一路頌聲載道，皆稱其

賢。

且說：當時天下大國凡七：齊，楚，魏，趙，韓，燕，秦。那七國地廣兵強，大略相等；餘國如越，雖則稱王，日就衰弱。至於宋，魯，衛，鄭，益不足道矣。自齊威王稱霸，楚，魏，韓，趙，燕，五國，皆爲齊下；會聚之間，推爲盟主。惟秦僻在西戎，中國擯棄，不與通好。秦獻公之世，上天雨金三日。周太史儋私嘆曰：『秦之地，周所分也；分五百餘歲，當復合。有霸王之君出焉，以金德王天下；今雨金於秦，殆其瑞乎！』及獻公薨，子孝公代立，以不得列於中國爲恥；於是下令招賢。令曰：『賓客羣臣、有能出奇計疆秦者，授以尊官，封之大邑。』

不知有甚賢臣應詔而來？且聽下回分解：



第八十七回

說秦君衛鞅變法……辭鬼谷孫賓下山

說說：衛人公孫鞅原是衛侯之支庶，素好刑名之學；因見衛國微弱，不足展其才能，乃入魏國，欲求事相國田文。田文已卒，公叔痤代爲相國，鞅遂委身於痤之門；痤亦鞅之才，薦爲中庶子。每有大事，必與計議；鞅謀無不中，痤深愛之，欲引居大位，未及而痤病。惠王親往問疾，見痤病勢已重，奄奄一息，乃垂淚而問曰：「公孫恙萬一不起，寡人將托國於何人？」痤對曰：「中庶子衛鞅，其年雖少，實當世之奇才也；君舉國而聽之，勝痤十倍矣。」惠王默然。痤又曰：「君如不用鞅，必殺之，勿令出境；恐見用於他國，必爲魏害。」惠王曰：「諾。」既上車，嘆曰：「甚矣，公叔之病也！乃使我托國於衛鞅？」又曰：「不用則殺之。」夫鞅何能爲？豈非昏憤之語哉？」惠王既去，公叔痤召衛鞅至床頭謂曰：「吾適言於君如此，欲君用子，君不許；吾又言若不用，當殺之。君曰：「諾

「吾向者，先君而後臣，故先以告君，後以告子；子必速行，毋及禍也。」鞅曰：「君既不能用相國之言而用臣，又安能用相國之言而殺臣乎？」竟不去。大夫公子卬與鞅善，復薦於惠王，惠王竟不能用。

至是，聞秦孝公下令招賢，鞅遂去魏入秦，求見孝公之嬖臣景監；監與論國事，知其才能，言於孝公。公召見，問以治國之道；衛鞅歷舉義，農，堯，舜，爲對。語未及終，孝公已睡去矣。明日，景監入見，孝公責之曰：「子之客，妄人耳！其言迂闊無用，子何爲薦之？」景監退朝，謂衛鞅曰：「吾薦先生於君，欲投君之好，庶幾重子；奈何以迂闊無用之談，瀆君之聽邪？」鞅曰：「吾望君行帝道，君不悟也；願更一見而說之。」景監曰：「君意不懌，非五日之後，不可言也。」

過五日，景監復言於孝公曰：「臣之客，語尙未盡，自請復見，願君許之。」孝公復召鞅，鞅備陳夏禹畫土定賦，及湯武順天應人之事。孝公曰：「客誠博聞強記！然古今事異，所言尙未適於用。」乃麾之使退。景監先候於門，見衛鞅從公宮出，迎而問曰：「今日之說何如？」鞅曰：「吾說君以王道，猶未當君意也。」景監對曰：「人主得士而用

，如弋人治繳，且暮望獲禽耳；豈能舍目前之效，而遠法帝王哉？先生休矣！」鞅曰：「善向者未察君意，恐其志高，而吾之言卑，故且探之；今得之矣，若使我更得見君，不憂不入。」景監曰：「先生兩進言，而兩拂吾君，吾尙敢饒吾以干君之怒哉？」

明日，景監入朝謝罪，不敢復言衛鞅；景監歸舍，鞅問曰：「子曾爲我復言於君否？」

「景監曰：『未曾。』」鞅曰：「惜乎！君徒下求賢之令，而不能用才，鞅將去矣。」監曰：「先生何往？」鞅曰：「六王擾擾，豈無好賢之主，勝於秦君者哉？——卽不然，豈無委曲進賢，勝於吾子者哉？鞅將求之。」景監曰：「先生且從容更待五日，吾當復言。」

又過五日，景監入侍孝公，孝公方飲酒，忽見飛鴻過前，停盃而嘆；景監進曰：「君目視飛鴻而嘆何也？」孝公曰：「昔齊桓公有言：『吾得仲父，猶飛鴻之有羽翼也。』寡人下令求賢，且數月矣，而無一奇才至者；譬如鴻雁，徒有冲天之志，而無羽翼之資，是以嘆耳。」景監答曰：「臣客衛鞅，自言有「帝」「王」「伯」「三術」。向者述帝王之事，君以爲迂遠難用；今更有伯術欲獻，願君省須臾之暇，請畢其詞。」孝公聞「伯術」二字，正中其懷，命景監卽召衛鞅入。孝公問曰：「聞子有伯道，何不早賜教於寡人乎？」鞅

對曰：『臣非不欲言也——但伯者之術，與帝王異；帝王之道，在順民情，伯者之道，必逆民情。』孝公勃然按劍變色曰：『夫伯者之道，安在其必逆人情哉？』鞅對曰：『夫琴瑟不調，必改弦而更張之；政不更張，不可爲治。小民狃於目前之安，不顧百世之利；可與樂成，難於慮始。如仲父相齊，作內政而寄軍令；制國爲二十五鄉，使四民各守其業，盡改齊國之舊；此豈小民之所樂從哉？及乎政成於內，敵服於外，君享其名，而民亦受其利，然後知仲父爲天下才也。』孝公曰：『子誠有仲父之術，寡人敢不委國而聽子；但不知其術安在？』衛鞅對曰：『夫國不富不可以用兵，兵不強不可以摧敵；欲富國莫如力田，欲強兵莫如勸戰。誘之以重賞，而後民知所趨；勸之以重罰，而後民知所畏。賞罰必信，政令必行，而國不富強者，未之有也。』孝公曰：『善哉！此術寡人能行之。』鞅對曰：『夫富強之術，不得其人不行；得其人而任之不專不行；任之專而惑於人言，三其意又不行。』孝公又曰：『善。』

衛鞅請退，孝公曰：『寡人正欲悉子之術，奈何遽退？』鞅對曰：『願君熟思三日，以定可否，然後臣敢盡言。』鞅出朝，景監又咎之曰：『賴君再三稱善，不乘此罄吐其所

懷；又欲君熟思三日，無乃爲要君耶？」鞅曰：「君意未堅，不如此恐中變耳。」

至明日，孝公使人來召衛鞅，鞅謝曰：「臣與君言之矣，非三日後不敢見也。」景監又勸令勿辭，鞅曰：「吾始與君約而遂自失信，異日何以取信於君哉？」景監乃服。

至第三日，孝公使人以車來迎，衛鞅復入見；孝公賜坐請教，其意甚切。鞅乃備述秦政所當更張之事，彼此問答；一連三日三夜，孝公全無倦色。遂拜衛鞅爲左庶長，賜第一區黃金五百鎰，諭羣臣：「今後國政悉聽左庶長施行；有違抗者，與逆旨同！」羣臣肅然。衛鞅於是定變法之令，將條款呈上；孝公商議停當，未及張掛。恐民不信，不卽奉行；乃取三丈之木，立於咸陽市之南門，使吏守之，令曰：「有能徙此木於北門者，予以千金。」百姓觀者甚衆，皆中懷疑怪，莫測其意，無敢徙者。鞅曰：「民莫肯徙，豈嫌金少耶？」復改令添至五十金，衆人愈疑；有一人獨出曰：「秦法素無重賞；今忽有此令，必有計議。縱不能得五十金，豈無薄賞？」遂荷其木，竟至北門立之，百姓從而觀者如堵。吏奔告衛鞅，鞅召其人至，獎之曰：「爾真良民也！能從吾令。」隨取五十金與之，曰：「

吾終不失信於爾民矣。』市人互相傳說，皆言：『左庶長令出必行。』預相誠諭。

次日，將新令頒布，市人聚觀，無不吐舌。——此周顯王十年事也——只見新令上

云：

一：定都；秦地最勝，無如咸陽，被山帶河，金城千里。今當遷都咸陽，永定王業。

一：建縣；凡境內村鎮，悉并爲縣。每縣設令丞各一人，督行新法，不遵者，輕重議罪。

一：闢土；凡郊外曠土，非車馬必由之途，及田間阡陌，責令附近居民開墾成田。俟成熟之後，計步爲畝，照常輸租——六尺爲一步，二百四十步爲一畝——步過六尺爲欺，沒田入官。

一：定賦；凡賦租悉照畝起科，不用井田什一之制。凡田皆屬於官，百姓不得私尺寸。

一：本富；男耕女織，粟帛多者，謂之良民，免其一家之役。惰而貧者，沒爲官家奴僕，棄灰於道，以惰農論。工商則重征之，民有二男，即令分異，各出丁錢；不分異者，一人出兩課。

一：勸戰；官爵以軍功爲敘，能斬一敵首，即賞爵一級，退一步者即斬。功多者受上爵，車服任其華美不禁；無功者，雖富室，止許布褐乘犢。宗室以軍功多寡爲親疎，戰而無功

削其屬籍，比於庶民；凡有私下爭鬪者，不論曲直，並皆處斬。一：禁奸，五家爲保，十家相連，互相覺察。一家有過，九家同舉，不舉者，十家連坐，俱腰斬。——能首奸者，與克敵同賞。告一奸，得爵一級；私匿罪人者，與罪人同。客舍宿人，務取文憑辨驗，無驗者不許容留；凡民一人有罪，并其室家沒官。一：重令；政令既出，不問貴賤，一體遵行。有不遵者，戮以徇。

新令既出，百姓議論紛紛，或言不便，或言便；鞅悉令拘至府中，責之曰：『汝曹聞令，但當奉而行之。言不便者，梗令之民也，言便者，亦媚令之民也；此皆非良民！』悉籍其姓名，徙於邊境爲戍卒。大夫甘龍杜摯私議新法，斥爲庶人。於是道路以目相視，不敢有言。

衛鞅乃大發徒卒，築宮闕於咸陽城中，擇日遷都；太子驪不願遷，且言變法之非。衛鞅曰：『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太子君嗣，不可加刑；若赦之，則又非法。』乃言於孝公，坐其罪於師傅；將太傅公子虔劓鼻，太師公孫賈黥面。百姓相謂曰：『太子違令，且不免刑其所傳，何況他人乎？』鞅知人心已定，擇日遷都。雍州大姓徙居咸陽者，凡數千

家。分秦國爲三十一縣，墾田百畝，增稅至百餘萬。衛鞅常親至渭水閱囚，一日誅殺七百餘人，渭水爲之盡赤，哭聲遍野。百姓夜臥，夢中皆戰。於是道不拾遺，國無盜賊，倉廩充足，勇於公戰，而不敢私鬪。秦國富強，天下莫比。於是興師伐楚，取商於之地；武關之外，拓地六百餘里。周顯王遣使册命秦爲方伯，於是諸侯畢賀。

是時，三晉惟魏稱王，有吞併韓趙之意；聞衛鞅用於秦國，嘆曰：「悔不聽公叔痤之言也！」時卜子夏，田子方，魏成，李克……等俱卒，乃捐厚幣，招來四方豪傑。鄒人孟軻字子輿，乃子思門下高弟；子思姓孔名伋，孔子嫡孫。孟軻得聖賢之傳於子思，有濟世安民之志；聞魏惠王好士，自鄒至魏。惠王郊迎，禮爲上賓，問以利國之道；孟軻曰：「臣遊於聖門，但知有仁義，不知有利。」惠王迂其言不用，軻遂適齊。潛淵有詩云：「仁義非同功利謀，紛爭誰肯用儒流？子輿空挾圖王術，歷盡諸侯話不投。」

却說：周之陽城有一處地面，名曰鬼谷；以其山深樹密，幽不可測，似非人之所居，

故云鬼谷。內中有一隱者，但自號曰鬼谷子，相傳姓王名栩，晉平公時人；在雲夢山與宋人墨翟，一同採藥修道。那墨翟不畜妻子，發願雲遊天下，專一濟人利物，拔其苦厄，救其危難；惟王栩潛居鬼谷，人但稱爲鬼谷先生。其人通天徹地，有幾家學問，人不能及。那幾家學問；一曰，數學。日星象緯，在其掌中；占往察來，言無不驗。二曰，兵學。六韜三略，變化無窮；布陣行兵，鬼神不測。三曰，遊學。廣記多聞，明理審勢；出詞吐辯，萬口莫當。四曰，出世學。修真養性，服食引導；却病延年，冲舉可俟。

那先生既知仙家冲舉之術，爲何屈身世間？只爲要度幾個聰明弟子，同歸仙境，所以借這個鬼谷棲身。初時，偶然入市，爲人占卜，所言吉凶休咎，應驗如神。漸漸有人慕學其術，先生只看來學者資性，近着那一家學問，便以其術授之；一來成就些人才，爲七國之用，二來就訪求仙骨，共理出世之事。他住鬼谷，也不計年數，弟子就學者不知多少。先生來者不拒，去者不追。就中單說同時幾個有名的弟子：齊人孫賓，魏人龐涓，張儀，洛陽人蘇秦。賓與涓，結爲兄弟，同學兵法；秦與儀，結爲兄弟，同學遊說。各爲一家之學。

單表：龐涓，學兵法三年有餘，自以爲能。忽一日，爲汲水，偶然行至山下，聽見路人傳說：「魏國厚幣招賢，訪求將相。」龐涓心動，欲辭先生下山，往魏國應聘；又恐先生不放，心下躊躇，欲言不言。先生見貌察情，早知其意，笑謂龐涓曰：「汝時運已至，何不下山，求取富貴？」龐涓聞先生之言，正中其懷，跪而請曰：「弟子正有此意，未知此行可得意否？」先生曰：「汝往摘山花一枝，吾爲汝占之。」龐涓下山，尋取山花——此時正是六月炎天，百花開過沒有山花——龐涓左盤右轉尋了多時，止覓得草花一莖，連根拔起；欲待呈與師父，忽想道此花質弱身微，不爲大器，棄擲於地。又去尋覓了一回，可怪絕無他花，只得轉身將先前所取草花，藏於袖中，回復先生曰：「山中沒有花。」先生曰：「既沒有花，汝袖中何物？」涓不能隱，只得取出呈上；其花離土，又先經日色，已半萎矣。先生曰：「汝知此花之名乎？乃『馬兜鈴』也。一開十二朵，爲汝榮盛之年數。採於鬼谷，見日而萎；鬼傍着委，汝之出身，必於魏國。」龐涓暗暗稱奇。先生又曰：「但汝不合見欺，他日必以欺人之事，還被人欺，不可不戒。吾有八字，汝當記取：『遇羊而榮，遇馬而瘁。』」

龐涓再拜曰：「吾師大教，敢不書紳？」臨行，孫賓送至下山；龐涓曰：「某與兄有八拜之交，誓同富貴；此行倘有進身之階，必當舉薦吾兄，同立功業。」孫賓曰：「吾弟此言果實否？」涓曰：「弟若謬言，當死於萬箭之下！」賓曰：「多謝厚情！何須重誓？」兩下流淚而別。

孫賓還山，先生見其淚容，問曰：「汝惜龐涓之去乎？」賓曰：「同學之情，何能不惜？」先生曰：「汝謂龐涓之才，堪爲大將否？」賓曰：「承師教訓已久，何爲不可？」先生曰：「全未！全未！」賓大驚，請問其故，先生不言。

至次日，謂弟子曰：「我夜間惡聞鼠聲，汝等輪流直宿，爲我驅鼠。」衆弟子如命。其夜，輪孫賓直宿；先生於枕下，取出文書一卷，謂賓曰：「此乃汝祖孫武子兵法十三篇；昔汝祖獻於吳王闔閭，闔閭用其策，大破楚師。後闔閭惜此書，不欲廣傳於人，乃置以鐵櫃，藏於姑蘇臺屋楹之內；自越兵焚臺，此書不傳。吾向與汝祖有交，求得其書，親爲注解，行兵祕密，盡在其中，未嘗輕授一人。今見子心存忠厚，特以付子。」賓曰：「弟子少失父母，遭國家多故，宗族離散；雖知祖父有此書，竇未傳領。吾師既有注解，何不

并傳之龐涓，而獨授於賓也？」先生曰：「得此書者，善用之爲天下利，不善用之爲天下害；涓非佳士，豈可輕付哉？」賓乃攜歸臥室，晝夜研誦。

三日之後，先生遽向孫賓，索其原書；賓出諸袖中，繳還先生。先生逐篇盤問，賓對答如流，一字不遺。先生喜曰：「子用心如此，汝祖爲不死矣！」

* * * * *

再說：龐涓別了孫賓，一逕入魏國，以兵法干相國王錯，錯薦於惠王。龐涓入朝之時，正值庖人進蒸羊於惠王之前；惠王方舉着，涓私喜曰：「吾師言：『遇羊而榮。』」斯不謬矣！」惠王見龐涓一表人物，放箸而起，迎而禮之；龐涓再拜，惠王扶住，問其所學。涓對曰：「臣學於鬼谷先生之門，用兵之道，頗得其精。」因指畫敷陳，傾倒胸中，惟恐不盡。惠王問曰：「吾國東有齊，西有秦，南有楚，北有韓趙燕；皆勢均力敵。而趙人奪我中山，此仇未報，先生何以策之？」龐涓曰：「大王不用微臣則已，如用微臣爲將，管教戰必勝，攻必取；可以兼并天下，何憂六國哉？」惠王曰：「先生大言，得無難踐乎？」涓對曰：「臣自揣所長，實可操六國於掌中；若委任不效，甘當伏罪。」惠王大悅，拜

爲元帥，兼軍師之職。涓子龐英，姪龐葱，龐茅，俱爲列將。涓練兵訓武，先侵衛宋諸小國，屢屢得勝；宋，魯，衛，鄭，諸君，相約聯翩來朝。適齊兵侵境，涓復禦却之；遂自以爲不世之功，不勝誇詡。

時墨翟遨遊名山，偶過鬼谷探友；一見孫賓，與之談論，深相契合。遂謂賓曰：「子學業已成，何不出就功名，而久淹山澤耶？」賓曰：「吾有同學龐涓，出仕於魏；相約：『得志之日，必相援引。』吾是以待之。」墨翟曰：「涓見爲魏將，吾爲子入魏以察涓之意。」墨翟辭去，逕至魏國；聞龐涓自恃其能大言不慚，知其無援引孫賓之意，乃自以野服求見魏惠王。惠王素聞墨翟之名，降階迎入，叩以兵法；墨翟指說大略，惠王大喜，欲留任官職。墨翟固辭曰：「臣山野之性，不習衣冠；所知有孫武子之孫，名賓者，真大將之才，臣萬分不及；見今隱於鬼谷，大王何不召之？」惠王曰：「孫賓學於鬼谷，乃是龐涓同門；卿謂二人所學孰勝？」墨翟曰：「賓與涓，雖則同學；然賓獨得乃祖祕傳，雖天下無其對手。况龐涓乎？」墨翟辭去，惠王卽召龐涓問曰：「聞卿之同學有孫賓者，獨得孫武子祕傳，其才天下無比；將軍何不爲寡人召之？」龐涓對曰：「臣非不知孫賓之才；

但賓是齊人，宗族皆在於齊，今若仕魏，必先齊而後魏。臣是以不敢進言。」惠王曰：「士爲知己者死。」豈必本國之人，方可用乎？」龐涓對曰：「大王旣欲召孫賓，臣卽當作書致去。」

龐涓口雖不語，心下躊躇：「魏國兵權，只在我一人之手；若孫賓到來，必然奪寵。旣魏王有命，不敢不依，且待來時，生計害他，阻其進用之路，却不是好？」遂面修書一封，呈上惠王；惠王用駟馬高車，黃金白璧，遣人帶了龐涓之書，一逕望鬼谷來聘取。孫賓拆書看之，略曰：

「涓託兄之庇，一見魏王，卽蒙重用。臨岐援引之言，銘心不忘；今特薦於魏王，求卽驅馳赴召，共圖功業。」

孫賓將書呈與鬼谷先生，先生知龐涓已得時大用，今番有書取用孫賓，竟無一字問候其師；此乃刻薄忘本之人，不足計較。但龐涓生性驕妬，孫賓若去，豈能兩立？欲待不容他去，又見魏王使命鄭重，孫賓已自行色忽忽，不好阻當。亦使賓取山花一枝，卜其休咎。——此時九月天氣——賓見先生几案之上，瓶中供有黃菊一枝，遂拔以呈上，卽時復歸。

瓶中，先生乃斷曰：「此花見被殘折，不爲完好；但性耐歲寒，經霜不落，雖有殘害，不爲大凶。且喜供養瓶中，爲人愛重；瓶乃範金而成，鐘鼎之屬，終當威行霜雪，名勒鼎鑑矣。」——但此花再經提拔，恐一時未能得意，仍舊歸瓶，汝之功名，終在故土。吾爲汝增改其名，可圖進取。」遂將孫賓賓字，左邊加月，爲「贖。」按字書，贖乃別刑之名，今鬼谷子改孫賓爲孫賓，明明知有別足之事。但天機不肯洩漏耳！豈非異人哉？髯翁有詩云：

「山花入手知休咎，試比蒼龜倍有靈；却笑當今賣卜者，空將鬼谷畫占形。」
臨行，又授以錦囊一枚，分付：「必遇至急之地，方可開看。」

孫贖拜辭先生，隨魏使者下山，登車而去。蘇秦，張儀，在傍，俱有欣羨之色，相與計議來稟，亦欲辭歸，求助功名。先生曰：「天下最難得者，聰明之士；以汝二人之質，若肯灰心學道，可致神仙，何苦要碌碌塵埃，甘爲浮名虛利所驅逐也？」秦儀同聲對曰：「夫「良材不終朽於巖下，良劍不終祕於匣中。」日月如流，光陰不再；某等受先生之教，亦欲乘時建功，圖個名揚後世耳！」先生曰：「你兩人中肯留一人與我作伴否？」秦儀

執定欲行，無肯留者；先生強之不得，嘆曰：「仙才之難如此哉！」乃爲之各占一課，斷曰：「秦先吉後凶，儀先凶後吉；秦說先行，儀當晚達。吾觀孫龐二子，勢不相容，必有吞噬之事，汝二人異日宜互相推讓，以成名譽勿傷同學之情。」二人稽首受教。先生又將書二本，分贈二人；秦儀觀之，乃太公陰符篇也。「此書弟子久已熟誦，先生今日見賜，有何用處？」先生曰：「汝雖熟誦，未得其精；此去若未能得意，只就此篇探討，自有進益。我亦從此逍遙海外，不復留於此谷矣。」秦儀既別去，不數日，鬼谷子亦浮海爲蓬島之遊，或云已仙去矣。

不知孫臏應聘下山，後來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第八十八回

孫臏佯狂脫禍……龐涓兵敗桂林

話說：孫臏行至魏國，即寓於龐涓府中；臏謝涓舉薦之恩，涓有德色。臏又述鬼谷先生改實爲臏之事，涓驚曰：「臏非佳語，何以改易？」臏曰：「先生之命，不敢違也。」次日，同入朝中，謁見惠王；惠王降階迎接，其禮甚恭。臏再拜奏曰：「臣乃村野匹夫，過蒙大王聘禮，不勝慚愧。」惠王曰：「墨子盛稱先生：『獨得孫武祕傳。』寡人望先生之來，如渴思飲；今蒙降重，大慰平生。」遂問龐涓曰：「寡人欲封孫先生爲副軍師之職，與職同掌兵權，卿意如何？」龐涓對曰：「臣與孫臏同隸結義，臏乃臣之兄也，豈可以兄爲副？不若權拜客卿，候有功績，臣當讓爵，甘居其下。」惠王准奏，即拜臏爲客卿，賜第一區，亞於龐涓。——客卿者，半爲賓客，不以臣禮加之，外示優崇，不欲分兵權於賓也。——自此孫龐頻相往來，龐涓想道：「孫子既有祕授未見吐露，必須用意探之。」

。遂設席請酒，酒中同談及兵機，孫子對答如流；及孫子問及龐涓數節，涓不知所出。乃佯問曰：「此非孫武子兵法所載乎？」膾全不疑慮，對曰：「然也。」涓曰：「愚弟昔日亦蒙先生傳授，自不用心，遂至遺忘；今日借觀，不敢忘報。」膾曰：「此書經先生註解詳明，與原本不同；先生止付看三日，便即取去，亦無錄本。」涓曰：「吾兄還記得否？」膾曰：「依稀尙存記憶。」涓心中巴不得便求傳授，只是一時難以驟逼。

過數日，惠王欲試孫賓之能，乃閱武於教場，使孫龐二人，各演陳法。龐涓布的陣法，孫膑一見，即便分說：「此爲某陣，用某法破之。」孫膑排成一陣，龐涓茫然不識；私問於孫膑，膾曰：「此卽『顛倒八門陣』也。」涓曰：「有變乎？」膾曰：「攻之則變爲『長蛇陣』矣。」龐涓探了孫膑說話，先報惠王曰：「孫子所布，乃『顛倒八門之陣』，可變長蛇。」已而惠王問於孫膑，所對相同；惜王以龐涓之才，不弱於孫膑，心中愈喜。

只有龐涓回府，思想：「孫子之才，大勝於吾；若不除之，異日必爲欺壓。」心生一計，於相會中間，私叩孫子曰：「吾兄宗族俱在齊邦，今兄已仕魏國，何不遣人迎至此間，同享富貴？」孫膑垂淚言曰：「子雖與吾同學，未悉吾家門之事也！吾四歲喪母，九歲

喪父；育於叔父孫喬身畔，叔父仕於齊康公爲大夫。及田太公遷康公於海上，盡逐其故臣，多所誅戮；吾宗族離散，叔與從兄孫平孫卓，挈吾避難奔周。因遇荒歲，復將吾備於周北門之外，父子不知所往。吾後來年長，聞人言鬼谷先生道高而心慕之，是以單身往學；又復數年，家鄉杳無音信。豈有宗族可問哉！龐涓復問曰：「然則兄長亦還憶故鄉墳墓否？」賓曰：「人非草木，能忘本原？先生於吾臨行，亦言：『功名終在故土。』今已作魏臣，此話不須提起矣。」龐涓探了口氣，佯應曰：「兄長之言甚當；大丈夫隨地立功，何必故鄉也？」

約過半年，孫臏所言，都已忘懷了。一日，朝罷方回，忽有漢子似山東人語音，問人曰：「此位是孫客卿否？」臏隨喚入府，叩其來歷；那人曰：「小人姓丁名乙，臨淄人氏，在周客販；今兄有書託某送到鬼谷，聞貴人已得仕魏邦，迂路來此。」說罷，將書呈上。孫臏接書在手，拆而觀之。略云：

「愚兄平卓，字達賢，弟賓親覽：吾自家門不幸，宗族蕩散，不覺已三年矣！向在宋國爲人耕牧，汝叔一病卽世；異鄉零落，苦不可言！今幸吾王盡釋前嫌，招還故

里，正欲奉迎吾弟，重立家門；聞吾弟就學鬼谷，良玉受琢，定成偉器。茲因某客之便，作書報聞；幸早爲歸計，兄弟復得相見！」

孫臏得書，認以爲眞，不覺大哭。丁乙曰：「承賢兄分付：『勸貴人早早還鄭，骨肉相聚。』」孫臏曰：「吾已仕於此，此事不可造次。」乃款待丁乙飲酒，付以回書；前面亦敘思鄉之語，後云：「弟已仕魏，未可便歸；俟稍有建立，然後徐爲首邱之計。」送丁乙黃金一錠爲路費。丁乙接了回書，當下辭去。

誰知來人不是什麼丁乙，乃是龐涓手下心腹徐甲也。龐涓套出孫臏來歷姓名，遂僞作孫平孫卓手書，教徐甲假稱齊商丁乙，投見孫子；孫子兄弟自小分別，連手跡都不分明，遂認以爲眞了。

龐涓誑得回書，遂仿其筆跡改後數句云：「弟今雖身仕魏國，但故土難忘，心殊懸切；不日當圖歸計，以盡手足之歡。倘或齊王不棄微長，自當盡力報効。」於是入朝私見惠王，屏去左右，將僞書呈上，言：「孫臏有背魏向齊之心，近日私通齊使，取有回書；臣遣人邀截於郊外，搜得在此。」惠王看畢曰：「孫臏心懸故土，豈以寡人未能重用，不盡

其才耶？』涓對曰：『贖祖孫武子爲吳王大將，後來仍舊歸齊，父母之邦，誰能忘情？大王雖重用贖，贖心已戀齊，必不能爲魏盡力——且贖才不下於臣，若齊用爲將，必然與魏爭雄。此大王異日之患也，不如殺之。』惠王曰：『孫贖應召而來，今罪狀未明，遽然殺之，恐天下議寡人之輕士也。』涓對曰：『大王之言甚善。臣當勸諭孫贖，倘肯留魏國，大王重加官爵；若其不然，大王發到微臣處議罪，微臣自有區處。』

龐涓辭了惠王，往見孫子，問曰：『聞兄已得千金家報有之乎？』贖是忠直之人，全不疑慮，遂應曰：『果然。』因備述書中要他還鄉之意。龐涓曰：『弟兄久別思歸，人之至情；兄長何不於魏王前暫給一二月之假，歸省墳墓，然後再來？』贖曰：『恐主公見疑不允所請。』涓曰：『兄試請之，弟當從傍力贊。』贖曰：『全仗賢弟玉成。』是夜，龐涓又入見惠王，奏曰：『臣奉大王之命，往諭孫贖；贖意必不願留，且有怨望之語。若目下有表章請假，主公便發其私通齊使之罪。』惠王點頭。

次日，孫贖果進上一通表章，乞假月餘，還齊省墓。惠王見表大怒，批表尾云：『孫贖私通齊使，今又告歸，顯有背魏之心，有負寡人委任之意。可削其官爵，發軍師府問罪。』

。一軍政司奉旨，將孫臏拿到軍師府來見龐涓；涓一見，佯驚曰：「兄長何爲至此？」軍政司宣惠王之命；龐涓領旨訖，問臏曰：「吾兄受此奇冤，愚弟當於王前力保。」言罷，命輿人駕車，來見惠王，奏曰：「孫臏雖有私通齊使之罪，然罪不至死；以臣愚見，不若別而黥之，使爲廢人。終身不能退歸故土，卽全其命，又無後患，豈不兩全？微臣不敢目專，特來請旨。」惠王曰：「卿處分最善。」

龐涓辭回本府，謂孫臏曰：「魏王十分惱怒，欲加兄極刑；愚弟再三保奏，恭喜得全性命，但須別足黥面。此乃魏國法度，非愚弟不盡力也。」孫臏嘆曰：「吾師云：『雖有殘害，不爲大凶。』今得保首領，此乃賢弟之力，不敢忘報！」龐涓遂喚刀斧手將孫臏綁住，剔去雙膝蓋骨；臏大叫一聲，昏絕倒地，半晌方甦。又用針刺面，成「私通外國」四字，以墨塗之。龐涓假意啼哭，以刀瘡藥敷臏之膝，用帛纏裹；使人擡至書館，好言撫慰，好食將息，約過月餘，孫臏瘡口已合；只是膝蓋既去，兩腿無力，不能行動，只好盤足而坐。髡翁有詩云：

「易名臏字禍先知，何待龐涓用計時？堪笑孫君太忠直，尙因全命感恩私。」

孫贖已成廢人，終日受龐涓三餐供養，甚不過意；龐涓乃求贖傳示鬼谷子注解孫武兵書，贖慨然應允。涓給以木簡，要他繕寫；贖寫未及十分之一，有蒼頭名喚誠兒，龐涓使伏侍孫贖。誠兒見孫子無辜受枉，反有憐憫之意；忽龐涓召誠兒至前，問孫贖繕寫：『日得幾何？』誠兒曰：『孫將軍爲兩足不便，長眠短坐，每日只寫得二三策。』龐涓怒曰：『如此遲慢，何日寫完？汝可與我上緊催促。』誠兒退問涓近侍曰：『軍師央孫君繕寫，何必如此催迫？』近侍曰：『汝有所不知；軍師與孫君，外雖相卹，內實相忌。所以全其性命，單爲欲得兵書耳。繕寫一完，便當絕其飲食，汝切不可洩漏！』

誠兒聞知此信，密告孫子；孫子大驚：『原來龐涓如此無義，豈可傳以兵法？』又想：『若不繕寫，他必然發怒，吾命旦夕休矣！』左思右想，欲求自脫之計，忽然想著：『鬼谷先生臨行時，付我錦囊一個，囑云：『到至急時，方可開看。』今其時矣。』遂將錦囊啓視，乃黃絹一幅，中間寫著「詐瘋魔」三字。贖曰：『原來如此。』當日晚餐方設，贖正欲舉筯，忽然昏憤，作嘔吐之狀；良久發怒，張目大叫曰：『汝何以毒藥害我？』將

瓶甌悉拉於地，取寫過木簡，向火焚燒，撲身倒地；口中含糊，罵詈不絕。誠兒不知是詐，慌忙奔告龐涓；涓次日親自來看，臙痰涎滿面，伏地呵呵大笑，忽然大哭。龐涓問曰：「兄長爲何而笑？爲何而哭？」臙曰：「吾笑者笑魏王欲害我命，吾有十萬天兵相助，能奈我何；吾哭者哭魏邦沒有孫臙，無人作大將也！」說罷，復睜目視涓，磕頭不已；口中叫：「鬼谷先生，乞救我孫臙一命。」龐涓曰：「我是龐涓，休得錯認了！」臙牽住龐涓之袍，不肯放手，亂叫：「先生救命！」龐涓命左右扯脫，私問誠兒曰：「孫子病症是幾時發的？」誠兒曰：「是夜來發的。」

涓上車而去，心中疑惑不已。恐其佯狂，欲試其真僞；命左右拖入豬圈中，糞穢狼籍。臙被髮覆面，倒身而臥，再使人送酒食與之，詐云：「吾小人哀憐先生被別，聊表敬意，元帥不知也。」孫子已知是龐涓之詐，怒目睜睛，罵曰：「汝又來毒我耶？」將酒食傾翻地下；使者乃拾狗食及泥塊以進，臙取而啖之。於是還報龐涓，涓曰：「此真中狂疾，不足爲慮矣！」自此縱放孫臙，任其出入。臙或朝出晚歸，仍臥豬圈之內；或出而不返，泥宿市井之間。或談笑自若，或悲號不已。市人認得是孫客卿，憐其病廢，多以飲食遺之。

；臆或食或不食，狂言誕語，不絕於口，無有知其爲假瘋魔者。龐涓却分付地方，每日侵晨，具報孫臆所在，尙不能置之度外也。髡翁有詩云：

「紛紛七國鬪干戈，俊傑乘時歸網羅；堪恨奸臣懷嫉忌，致令良友詐瘋魔。」

時墨翟雲遊至齊，客於田忌之家；其弟子禽滑從魏而至，墨翟問：「孫臆在魏得意何如？」禽滑親將孫子被刖之事，述於墨翟；翟嘆曰：「吾本欲薦臆，反害之矣！」乃將孫臆之才，及龐涓妬忌之事，轉述於田忌；田忌言於威王曰：「國有賢臣，而令見辱於異國，大不可也。」威王曰：「寡人發兵以迎孫子如何？」田忌曰：「龐涓，不容臆仕於本國，肯容仕於齊國乎？欲迎孫子，須是如此恁般……密載以歸，可保萬全。」

威王用其謀，卽令客卿淳于髡，假以進茶爲名，至魏欲見孫子。淳于髡領旨，押了茶車，捧了國書，竟至魏國，禽滑裝做從者隨行；到魏都見了魏惠王，致齊侯之命，惠王大喜，送淳于髡於館驛。禽滑見臆發狂，不與交言，半夜私往候之；臆背靠井欄而坐，見禽滑，張目不語。滑垂涕曰：「孫子困至此乎？識禽滑否？吾師言孫卿之冤於齊王，齊王甚相傾慕；淳于公此來，非爲貢茶，實欲載孫卿入齊，爲君報刖足之仇耳！」孫臆淚流如雨

良久言曰：「某已分死於溝渠，不期今日有此機會——但龐涓疑慮太甚，恐不便挈帶如何？」禽滑曰：「吾已定下計策，孫卿不須過慮；俟有行期，即當相迎。約定只在此處相會，萬勿移動！」

次日，魏王款待淳于髡，知其善辯之士，厚贈金帛；髡辭了魏王欲行，龐涓復置酒長亭餞行。禽滑先於是夜將溫車藏了孫臏，却將衣履，與斯養王義穿著，披頭散髮，以泥土塗面，裝作孫臏模樣。——地方已經具報，龐涓以此不疑——淳于髡既出長亭。與龐涓歎飲而別；先使禽滑驅車速行，親自押後。過數日，王義亦脫身而來；地方但見骯髒衣服撒做一地。已不見孫臏矣。即時報知龐涓，涓疑其投井而死；使人打撈屍首不得，連連挨訪，並無影響。反恐魏王見責，戒左右只將孫臏溺死申報，亦不疑其投齊也。

再說：淳于髡戴孫臏，離了魏境，方與沐浴，即入臨淄；田忌親迎於十里之外，言於威王，使乘蒲車入朝。威王叩以兵法，即欲拜官，孫臏辭曰：「臣未有寸功，不敢受爵。龐涓若聞臣用於齊，又起妬嫉之端；不若姑隱其事，俟有用臣之處，然後効力何如？」威王從之，及使居田忌之家，忌尊爲上客；臏欲偕禽滑往謝墨翟，他師弟二人，已不別而行。

了。曠嘆息不已，再使人訪孫平孫卓信息，杳然無聞，方知龐涓之詐。

齊威王暇時，常與宗族諸公子馳射賭勝爲樂；田忌馬力不及，屢次失金。一日，田忌引孫臏同至射圃歡射，曠見馬力不甚相遠，而田忌三棚皆負，乃私謂忌曰：「君明日復射，臣能令君必勝。」田忌曰：「先生果能使某必勝，某當請於王以千金決賭。」曠曰：「君但請之。」田忌請於威王曰：「臣之馳射，屢負矣；來日願傾家財，一決輸贏，每棚以千金爲采。」威王笑而從之。——是日，諸公子皆盛飾車馬，齊至場圃；百姓聚觀者數千人。田忌問孫子曰：「先生必勝之術安在？千金一棚，不可戲也！」孫臏曰：「齊之良馬，聚於主廐，而君欲與次第角勝，難矣；然臣能以術得之。夫三棚有上中下之別；誠以君之下駟，當彼上駟，而取君之上駟，與彼中駟角，取君之中駟，與彼下駟角，君雖一敗，必有二勝。」田忌曰：「妙哉！」乃以金鞍錦韉，飾其下等之馬，僞爲上駟，先與威王賭第一棚；馬足相去甚遠，田忌復失千金，威王大笑。田忌曰：「尚有二棚，臣若全輸，笑臣未晚。」及二棚三棚，田忌之馬果皆勝，多得采物千金。田忌奏曰：「今日之勝，非臣馬之力，乃孫子所教也。」因述其故。威王嘆曰：「卽此小事，已見孫先生之智矣！」由

是益加敬重，賞賜無算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：魏惠王既廢孫臧，責成龐涓恢復中山之事，龐涓奏曰：『中山遠於魏而近於趙，與其遠爭不如近割；臣請爲君直擣邯鄲，以報中山之恨。』惠王許之。龐涓遂出車五百乘伐趙，圍邯鄲；邯鄲守臣牛選，連戰俱敗，上表趙成侯，成侯使人以中山賂齊求救。齊威王已知孫子之能，拜爲大將；臧辭曰：『臣刑餘之人，而使主兵，顯齊國別無人才。爲敵所笑，請以田忌爲將。』威王乃用田忌爲將，孫賓爲軍師，常居轎車之中，陰爲畫策，不顯其名。田忌欲引兵救邯鄲，臧止之曰：『趙將非龐涓之敵，比我至邯鄲，其城已下矣；不如駐兵於中道，揚言欲伐襄陵。龐涓必還，還而擊之，無不勝也。』忌用其謀。

時邯鄲候救不至，牛選以城降涓，涓遣人報捷於魏王；正欲進兵，忽聞齊遣田忌乘虛來襲襄陵，龐涓驚曰：『襄陵有失。安邑震動！吾當還救根本。』乃班師。離桂陵二十里，便遇齊兵——原來孫臧早已打聽魏兵到來，預作準備——先使牙將袁達，引三千人截路

搦戰。龐涓族子龐葱前隊先到，迎住廝殺；約戰二十餘合，袁達詐敗而走，龐葱恐有計策，不敢追趕，却使稟知龐涓，涓叱曰：「諒偏將尙不能擒取，安能擒田忌乎？」卽引大軍追之。

將及桂陵

只見前面齊兵排成陣勢；龐涓乘車觀看，正是孫臏初到魏國時擺的，「顛

倒八門陣。」龐涓心疑，想道：「那田忌如何也曉此陣法？莫非孫臏已歸齊國乎？」當下亦布隊成列，只見齊軍中閃出大將田旗號，推出一輛戎車；田忌全裝披掛，手執畫戟，立於車中，田嬰挺戈立於車右。田忌口呼：「魏將能事者，上前打話！」龐涓親自出車，謂田忌曰：「齊魏一向和好；魏趙有怨，何與齊事？將軍棄好尋仇，實爲失計！」田忌曰：「趙以中山之地。獻於吾主，吾主命吾帥師救之；若魏亦割數郡之地，付於吾手，吾當卽退。」龐涓大怒曰：「汝有何本事，敢與吾對陣？」田忌曰：「你既有本事，能識我陣否？」龐涓曰：「此乃「顛倒八門陣，」吾受之鬼谷子；汝何處竊取一二？反來問我。我國中三歲孩童，皆能識之！」田忌曰：「汝既能識，敢打此陣否？」龐涓心下躊躇：「若說不打，喪了志氣。」遂厲聲應曰：「既能識，如何不能打！」龐涓分付龐英龐葱龐茅曰：

「記得孫贖曾講此陣，略知攻打之法，——但此陣能變長蛇，擊首則尾應，擊尾則首應，擊中則首尾皆應，攻者輒爲所困。我今去打此陣，汝三人各領一軍，只看此陣一變，三隊齊進，首尾不能相顧，則陣可破矣。」

龐涓分付已畢，自帥先鋒五千人，上前打陣；纔入陣中，只見八方旗色，紛紛轉換，認不出那一門是休，生，傷，杜，景，死，驚，開，了。東沖西撞，戈甲如林，並無出路，只聞得金鼓亂鳴，四下吶喊，豎的旗上俱有軍師「孫」字。龐涓大駭曰：「別夫果在齊國，吾墮其計矣！」正在危急，却得龐英龐葱兩路兵殺進，單單救出龐涓；那五千先鋒，不剩一人。問龐茅時，已被田嬰所殺；其損軍二萬餘人，龐涓甚是傷感。

原來八卦陣本按八方，連中央戊己，共是九隊車馬，其形正方；比及龐涓入來打陣，抽去首尾二軍爲二角，以逼外救，止七隊軍馬，變爲圓陣，以此龐涓迷惑。後來唐朝衛國公李靖，因此作六花陣。卽從此圓陣布出。有詩爲證：

「八陣中藏不測機，傳來鬼谷少人知；龐涓只曉長蛇勢，那識方圓變化奇？」

按今堂邑縣東南有地名古戰場，乃昔日孫龐交兵之處也。

却說：龐涓知孫臏在軍中，心中懼怕；與龐英龐葱商議棄營而遁，連夜回魏國去了。
田忌與孫臏探知空營，奏凱回齊。——此周顯王十七西之事——魏惠王以龐涓有取邯鄲之功，雖然桂陵喪敗，將功折罪。

齊威王遂寵任田忌孫賓，專以兵權委之；騶忌恐其將來代己爲相，密與門客公闕孫商量，欲要奪田忌孫臏之寵。恰好龐涓使人以千金行賂於騶忌之門，要得退去孫臏；騶忌正中其懷，乃便公孫閱假作田忌家人，持十金，於五鼓叩卜者之門曰：「我奉田忌將軍之差，欲求占卦。」卦成，卜者問：「何用？」閱曰：「我將軍，田氏之宗也；兵權在握，威震鄰國。今欲謀大事，煩爲斷其吉凶。」卜者大驚曰：「此悖逆之事，吾不敢與聞！」公孫閱囑曰：「先生即不肯斷，幸勿洩！」公孫閱方纔出門，騶忌差人，已至，將卜者拿住，說他：「替叛臣田忌占卦。」卜者曰：「雖有人來小店，實不曾占。」騶忌遂入朝，以田忌所占之語，告於威王，即引卜者爲證，威王果疑，每日使人伺田忌之舉動。田忌聞其言，遂託病辭了兵政，以釋齊王之疑，孫臏亦謝去軍師之職。

明年，齊威王薨，子辟疆即位，是爲宣王，宣王素知田忌之冤，與孫臏之能，俱召復

故位。

再說：龐涓初時聞齊國退了田忌孫臏不用。大喜曰：「吾今日乃可橫行天下也！」是時韓昭侯滅鄭國而都之，趙相國公仲侈，如韓稱賀；因請同起兵伐魏，約以滅魏之日，同分魏地，昭侯應允，回言：「偶值荒饑，俟來年當從兵進討。」龐涓訪知此信。言於惠王曰：「聞韓謀助趙攻魏，今乘其未合，宜先伐韓，以阻其謀。」惠王許之，使太子申爲上將軍，龐涓爲大將；起傾國之兵，向韓國進發。

不知勝負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：

第八十九回

馬陵道萬弩射龐涓……咸陽市五牛分商鞅

話說：龐涓同太子申起兵伐韓，行過外黃，有布衣徐生請見太子；太子問曰：「先生辱見寡人，有何見諭？」徐生曰：「太子此行，將以伐韓也；臣有百戰百勝之術於此，太子欲聞之否？」申曰：「此寡人所樂聞也。」徐生曰：「太子自度富有過於魏，位有過於王者乎？」申曰：「無以過矣！」徐生曰：「今太子自將而攻韓，幸而勝，富不過於魏，位不過於王也；萬一不勝將若之何？夫無不勝之害，而有稱王之榮，此臣所謂百戰百勝者也。」申曰：「善哉。寡人請從先生之教，即日班師。」徐生曰：「太子雖善吾言，必不行也。夫一人烹鼎，衆人啜汁；今欲啜太子之汁者甚衆，太子即欲還，其誰聽之？」徐生辭去，太子出令欲班師，龐涓曰：「大王以三軍之寄屬於太子，未見勝敗，而遽班師，與敗北何異？」諸將皆不欲空還。太子申不能自決，遂引兵前進，直造韓都；韓哀

侯遣人告急於齊，求其出兵相救。齊宣王大集羣臣，問以：「救韓與不救，孰是孰非？」相國驪忌曰：「韓魏相并，此隣國之幸也，不如勿救。」田忌田嬰皆曰：「魏勝韓，則禍必及於齊，救之爲是。」孫賓獨嘿然無語。宣王曰：「軍師不發一言，必救與不救，二策皆非乎？」孫賓對曰：「然也。夫魏國自恃其強，前年伐趙，今年伐韓；其心亦豈須臾忘齊哉？若不救，是棄韓以肥魏。故言不救者，非也。魏方伐韓，韓未敵而吾救之，是我代韓受兵；韓享其安，而我受其危。故言救者，亦非也。」宣王曰：「然則如何？」孫賓對曰：「爲大王計，宜許韓必救，以安其心。韓知有齊救，必悉力以拒魏，魏亦必悉力以攻韓；吾俟魏之敵，徐引兵而往。攻敵魏以存危韓，用力少而見功多；豈不勝於前二策耶？」宣王鼓掌稱：「善！」遂許韓使，言：「齊救旦暮且至。」

韓昭侯大喜，乃悉力拒魏；前後交鋒五六次，韓皆不勝，復遣使往齊，催遣救兵。齊復用田忌爲大將，田嬰副之，孫子爲軍師；率車五百乘，救韓。田忌又欲望韓進發，孫賓曰：「不可！不可！吾向者救趙，未嘗至趙，今救韓，奈何往韓乎？」田忌曰：「軍師之意，將欲如何？」孫賓曰：「夫解紛之術，在攻其所必救；今日之計，惟有直走魏都耳。」

田忌從之，乃命三軍齊向魏都進發。

龐涓連敗韓師，將逼新都；忽接本國警報，言：「齊兵復寇魏境，望元帥作速班師？」龐涓大驚，卽時傳令去韓歸魏，韓兵亦不追趕。孫賓知龐涓將至，謂田忌曰：「三晉兵素悍勇而輕齊；齊號爲怯，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。兵法云：『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，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。』吾軍遠入魏地，宜詐爲弱形以誘之。」田忌曰：「誘之如何？」孫賓曰：「今日當作十萬竈，明後日以漸減去；彼見軍竈頓減，必謂吾兵怯戰，逃亡過半，將兼程逐利。其氣必驕，其力必疲。吾因以計取之。」田忌從其計。

且說：龐涓兵望西南而行，心念韓兵屢敗，正好征進，却被齊人侵擾，毀其成功，不勝之忿。及至魏境，知齊兵已前去了，遺下安營之迹，地甚寬廣；使人數其竈，足有十萬。驚曰：「齊兵之衆如此，不可輕敵也！」明日，又至前營，查其竈僅五萬有餘；又明日，竈僅三萬……涓以手加額曰：「此魏王之洪福矣！」太子申問曰：「軍師未見敵形，何喜形於色？」涓答曰：「吾固知齊人素怯。今入魏地，纔三日，士卒逃亡，已過半了；尙敢操戈相角乎？」太子申曰：「齊人多詐，軍師須十分在意。」龐涓曰：「田忌等今番自

來送先！涓雖不才，願王擒忌等，以雪桂陵之恥。」

當下傳令：選精銳二萬人，與太子申分爲二隊，倍日并行；步軍悉留在後，使龐葱率領徐進。

孫賓時刻使人探聽龐涓消息，回報：「魏兵已過沙鹿山，不分早夜，兼程而進。」孫賓屈指計程，日暮必至馬陵——那馬陵道在兩山中間，溪谷深隘，堪以伏兵。道傍樹木叢密，賓只揀絕大一株留下，餘樹盡皆砍倒，縱橫道上，以塞其行；却將那大樹向東，樹身砍白，用黑煤大書六字云：「龐涓死此樹下。」上面橫書四字云：「軍師孫示。」令部將袁達，獨孤陳，各選弓弩手五千，左右埋伏，分付：「但看樹下火光起時，一齊發弩。」再令田嬰引兵一萬，離馬陵三里埋伏；只待魏兵已過，便從後截殺。分撥已定，自與田忌引兵遠遠屯扎，准備接應。

再說：龐涓一路打聽齊兵過去不遠，恨不能一步趕着，只顧催趲；來到馬陵道時，恰好日落西山——其時十月下旬，又無月色——前軍回報：「有斷木塞路，難以進前。」龐涓叱曰：「此齊兵畏吾躡其後，故設此計也。」正欲指麾軍士搬木開路，忽抬頭看見樹上

砍白處，隱隱有字跡——但昏黑難辨，命小軍取火照之。衆軍士一齊點起火來，龐涓於火光之下，看得分明，大驚曰：『吾中別夫之計矣！』急教軍士：『速退！……』說猶未絕，那袁達，獨孤陳，兩支伏兵，望見火光，萬弩齊發，箭如驟雨；軍士大亂，龐涓身帶重傷。料不能脫，嘆曰：『吾恨不殺此別夫，遂成豎子之名！』卽引佩劍自刎其喉而絕。龐英亦中箭身亡，軍士射死，不計其數。史官有詩云：

「昔日偽書好似鬼，今宵伏弩妙如神；相交須是懷忠信，莫學龐涓自隕身。」

昔龐涓下山時，鬼谷曾言：『汝必以欺人之事，還被人欺。』龐涓用假書之事，欺孫賓而刑之；今日亦受孫賓之欺，墮其滅竈之計。鬼：又言：『遇馬而瘁。』果然死於馬陵。計龐涓仕魏至身死，剛十二年，應花開十二兆之兆；果見鬼谷之占，纖微必中，神妙不測！

時太子申在後隊，聞前軍有失，慌忙屯札住不行；不隄防田嬰一軍，反從後面殺到。魏兵心膽俱裂，無人敢戰，各自四散逃生；太子申勢孤力寡，被田嬰生擒，縛置車中，田忌和孫賓統大軍接應，殺得魏軍屍橫遍野；輜重軍器，盡歸於齊。田嬰將太子申獻功，袁

達獨孤陳將龐涓父子屍首獻功；孫賓手斬龐涓之頭，懸於車上。齊軍大勝，奏凱而還。其夜，太子申懼辱，亦自刎而死，孫賓嘆息不已。

大軍行至沙鹿山，正逢龐葱步軍；孫賓使人挑龐涓之頭示之，步軍不戰而潰。龐葱下車叩頭乞命，田忌欲并誅之；孫賓曰：「爲惡者止龐涓一人，其子且無罪，况其姪乎？」乃將太子申及龐英二屍交付龐葱，教他回報魏王：「速速上表朝貢！不然，齊兵再至，宗社不保。」龐葱諾諾連聲而去。——此周顯王二十八年事也。

* * * * *

田忌等班師回國，齊宣王大喜，設宴相勞，親爲田忌，田嬰，孫賓，把盞；相國驍忌，自思昔日私受魏賂，欲陷田忌之事，未免於心有愧，遂稱病篤，使人繳還相印。齊宣王遂拜田忌爲相國，田嬰爲將軍，孫賓軍師如故；加封大邑，孫賓固辭不受，手錄其祖孫武兵書十三篇，獻於宣王曰：「臣以廢人，過蒙擢用，今上報主恩，下酬私怨，於願足矣！」臣之所學，盡在此書；留臣亦無用，願得閒山一片，爲終老之計。」宣王留之不得，乃封以石闕之山；孫賓住山歲餘，一夕忽不見。或言：「鬼谷先生度之出世矣！」此是後話。

武成王廟有孫子讚云：

「孫子知兵，翻爲盜憎；別足銜冤，坐籌運能。救韓攻魏，雪恥揚靈；功成辭賞，遁跡藏名。揆之祖武，何愧典型！」

再說：齊宣王將龐涓之首懸示國門，以張國威；使人告捷於諸侯，諸侯無不聳懼。韓趙二君，尤感救兵之德，親來朝賀；宣王欲與韓趙合兵攻魏，魏惠王大恐，亦遣使通和，請朝於齊。齊宣王約會三晉之君，同會於博望城，韓，趙，魏，無敢違者；三君同時朝見，天下榮之。宣王遂自恃其強，耽於酒色；築雪宮於城內，以備宴樂，關郊外四十里爲苑囿，以備狩獵；又聽信文學遊說之士，於稷門立左右講室，聚遊客數千人。內如：騶衍，田駢，接輿，環淵……等七十六人，皆賜列第爲上大夫；日事議論，不修實政。嬖臣王驪……等用事。田忌屢諫不聽，鬱鬱而卒。

一日，宣王宴於雪宮，盛陳女樂；忽有一婦人，廣頰深目，高鼻結喉，駝背肥項，長指大足，髮若秋草，皮膚如漆，身穿破衣，自外而入，聲言：「願見齊王。」武士止之曰：「醜婦何人，敢見大王？」醜婦曰：「吾乃齊之無鹽人也，覆姓鍾離，名春；年四十餘

，擇嫁不得。聞大王游宴離宮，特來求見，願入後宮，以備灑掃。」左右皆掩口而笑曰：

「此天下強顏之女子也！」乃奏知宣王，宣王召入；羣臣侍宴者，見其醜陋，亦皆含笑。

宣王問曰：「我宮中妃侍已備，今婦人貌醜，不容於鄉里；以布衣欲干千乘之君，得無有

奇能乎？」鍾離春對曰：「妾無奇能，特有隱語之術。」宣王曰：「汝試發隱術，爲孤度

之；若言不中用，卽當斬首！」鍾離春乃揚目銜齒，舉手再四，拊膝而呼曰：「殆哉！殆

哉！」宣王不解其意，問於羣臣；羣臣莫能對。宣王曰：「春來前，爲寡人明言之。」春

頓首曰：「大王赦妾之死，妾乃敢言。」宣王曰：「赦爾無罪。」春曰：「妾揚目者，代

王視烽火之變；銜目者，代王懲拒諫之口；舉手者，代王揮讒佞之臣；拊膝者，代王拆游

宴之臺……」宣王大怒曰：「寡人焉有四失？村婦妄言！」喝令：「斬之！」春曰：「乞

申明大王之四失，然後就刑。妾聞；秦用商鞅，國以富強；不日出兵函關，與齊爭勝，必

首受其患。大王內無良將，邊備漸弛。此妾爲王揚目而視之！妾聞；「君有諍臣，不亡其

國；父有諍子，不亡其家。」大王內耽女色，外荒國政，忠諫之士，拒而不納。妾所以銜

齒，爲王受諫也！且王驢等阿諛取容，蔽賢竊位；騶衍等迂談闊說，虛而無實；大王信用

此輩，妾恐其有誤社稷。所以舉手爲王揮之！王築宮築園，臺榭陂池，殫竭民力，虛耗國賦。所以拊膝爲王拆之！大王四失，危如累卵；而偷目前之安，不顧異日之患。妾冒死上言！倘蒙採聽，雖死何恨！」宣王嘆曰：「使無鍾離氏之言，寡人不得聞其過也！」卽日罷宴，以車載春歸宮，立爲正后。春辭曰：「大王不納妾言，安用妾身？請以理國爲急，用賢爲先。」於是宣王招賢下士，疎遠嬖佞；散遺稷下游說之徒，以田嬰爲相國，以鄒人孟軻爲上賓，齊國大治。卽以無鹽之邑封春家，號春爲無鹽君。此是後話。

話分兩頭。却說：秦相國衛鞅，聞龐涓之死，言於孝公曰：「秦魏比鄰之國，秦之有魏，猶人之有腹心之疾；非魏并秦，卽秦并魏，其勢不兩存明矣。魏今大破於齊，諸侯叛之；可乘此時伐魏，魏不能支，必然東徙。然後秦據河山之固，東鄉以制諸侯；此帝王之業也！」孝公以爲然，使衛鞅爲大將，公子少官副之；帥兵五萬伐魏。師出咸陽，望東進發；警報已至西河，守臣朱倉告急文書，一日三發。惠王大集羣臣，問禦秦之計，公子卬

進曰：「鞅昔日在魏時，與臣相善；臣嘗舉薦於大王，大王不聽。今日臣願領兵前往，先與講和；如若不許，然後固守城池，請救韓趙。」羣臣皆贊其策。惠王即拜公子卬爲大將，亦率兵五萬，來救西河，進屯吳城——那吳城是吳起守西河所築，以拒秦者，堅固可守——公子卬，正欲修書，遣人往秦寨通問衛鞅，欲其罷兵；守城將士報道：「今有秦相國差人下書，見在城外。」公子卬命隄城而上，發書看之。書曰：

「鞅始與公子相得甚歡，不異骨肉，今各事其主，爲兩國之將，何忍治兵，自相魚肉？鄙意欲與公子相約，各去兵車，釋甲冑，以衣冠之會，相見於玉泉山，樂飲而罷。免使兩國肝腦塗地，使千秋而下，稱吾兩人之交情，同於管鮑。公子如肯俯從，幸示其期！」

公子卬讀畢大喜曰：「吾意正欲如此。」遂厚待使者，答以書曰：

「相國不忘夙昔之好，舉齊桓故事，以衣裳易兵車；安秦魏之民，明管鮑之誼。此卬志也！三日之內，惟相國示期，敢不聽命。」

衛鞅得了回書，喜曰：「吾計成矣！」復使人入城訂定日期，言：「秦兵前營已撤，

打發先回，只等會過元帥，便拔寨都起。」復以旱藕麝香遺之曰：「此二物秦地所產，旱藕益人，麝香辟邪，聊志交情，永以爲好。」公子卬謂衛鞅愛己，益信其無他，答書謝之。衛鞅假傳軍令，使前營盡撤，公子少官率領先行；却暗暗分付，一路只說射獵充食，在狐岐山，白雀山，等處，四散埋伏。期定是日午未未初，齊到玉泉山下；只聽山上放礮爲號，便一齊殺入，將來人盡數拿住，不許走漏一人。

至期，侵晨，衛鞅先使人報入城中，言：「相國先往玉泉山等候，隨行不滿三百人。」公子卬十分相信，亦以輜車載酒食，并樂工一部，乘車赴會——人數與商鞅商當——衛鞅在山下相迎。公子卬見人從既少，且無軍器，坦然不疑；相見之間，各敘昔日交情，并及今日通和之意。魏國從人，無不歡喜，兩邊俱有酒席，公子卬是地主，先替衛鞅把盞，三獻三酬，奏樂三次；衛鞅使軍吏席上報時，即時撤了魏國筵席，另用本國酒饌。兩個侍酒的，都是秦國有名的勇士，一個喚做烏獲，力舉千鈞；一個喚做任鄙，手格虎豹。衛鞅纔舉初杯相勸，以目視左右，便去山頂上放起一聲號礮，山下亦放礮相應，聲震山谷。公子卬大驚曰：「此礮何來？相國莫非見欺否？」衛鞅笑曰：「暫欺一次，尙容告罪！」公

子印心慌，便欲奔逃，却被烏獲緊緊幫住，轉動不得；任鄙指揮左右拿人，公子少官率領軍士拘獲車仗人等，真個是滴水不漏。衛鞅分付將公子印上了囚車，先遞回秦國報捷；却將所獲隨行人衆，解其束縛，賜酒壓驚。仍用原來車仗，教他：「只說：『主帥赴會回來。』賺開城門，另有重賞；如若不從，即時斬首！」那一行從人，都是小輩，誰不怕死？盡皆依允。

却被烏獲假作公子印坐於車中，任鄙作護送使臣，單車隨後；城上認得是自家人從，即時開門；那兩員勇將，一齊發作，將城門一拳一脚，打個粉碎，闖闖不得。軍士上前者，都被打倒。背後衛鞅，親率大軍，飛也似起來；城中軍民亂竄，衛鞅縱軍士亂殺一陣，遂占了吳城。朱倉聞知主帥被虜，度西河難守，棄城而遁；衛鞅長驅而入，直逼安邑。惠王大懼，使大夫龍賈往秦軍行成；衛鞅曰：「魏王不能用吾，吾故出仕秦國；蒙秦王尊爲卿相，食祿萬鍾。今以兵權交付，若不滅魏，有負重託。」龍賈曰：「吾聞：『良鳥戀舊林，良臣懷故主。』魏王雖不能用足下，然父母之邦，足下安得無情？」衛鞅沉思半晌，謂龍賈曰：「若要我班師，除非將西河之地盡割於秦方可。」龍賈只得應諾，回奏惠王。

惠王從之，即令龍賈奉西河地圖，獻於秦軍買和。衛鞅按圖受地，奏凱而還；公子卬遂降於秦。魏惠王以安邑地近於秦難守，遂遷都大梁去訖，自此稱爲梁國。孝公嘉衛鞅之功，封爲列侯；以前所取魏地，商於等十五邑，爲鞅食邑，號爲商君。後世號爲商鞅，爲此也。

鞅謝恩歸第，謂家臣曰：「吾以衛之支庶，挾策歸秦，爲秦更治，立致富強；今又得魏地七百里，封邑十五城。大丈夫得志，可謂壯矣！」賓客齊聲稱賀。內有一士厲聲而前曰：「千人諾諾，不如一士謬謬。」爾等居商君門下，豈可進諂而諂主乎？」衆人視之，乃上客趙良也。」鞅曰：「先生語衆人之諂，試言吾之治秦，與五穀大夫孰賢？」良曰：「五穀大夫之相穆公，三置晉君，并國二十；使其主爲西戎伯主。及其自奉，暑不張蓋，勞不坐乘；死之日，百姓悲哭，如喪考妣。今君相秦八載，法令雖行，刑戮太慘；民見威而不見德，知利而不知義。太子恨君刑其師傅，怨入骨髓；民間父兄子弟，久含恐心；一旦秦君晏駕，君之危若朝露！尙可貪商於之富貴，而自誇大丈夫乎？君何不薦賢人以自代？辭去祿位，退耕於野，尙可以望自全也！」商君默然不樂。

後五月，秦孝公得疾而薨，羣臣奉太子駟卽位，是爲惠文公；商鞅自負先朝舊臣，出入傲慢。公子虔初被商鞅劓鼻，積恨未報；至是，與公孫賈同奏於惠文公曰：「臣聞：『大臣太重者國危，左右太重者身危。』商鞅立法治秦，秦邦雖治；然婦人幼稚，皆言商君之法，莫言秦國之法。今又封邑十五，位尊權重，後必謀叛。」惠文公曰：「吾恨此賊久矣！但以先王之臣，反形未彰，故姑容旦夕。」乃遣使者收商鞅相印，退歸商於鞅辭朝具駕出城，儀仗隊伍，猶比王侯；百官餞送，朝署爲空。公子虔，公孫賈，密告惠文公，言：「商君不知悔咎，僭擬王者儀制；若歸商於鞅，必然謀叛。」甘龍，杜摯，證成其事。惠文公大怒，卽令公孫賈引武士三千，追趕商鞅，梟首回報。

公孫賈領命出朝，當時百姓連街倒巷，皆怨商君；一聞公孫賈引兵追趕，攘臂相從者，何止數千餘人。商鞅車駕出城，已百餘里；忽聞後面喊聲大振，使人探聽，回報：「朝廷發兵追趕。」商鞅大驚，知是新主見責，恐不免禍，急卸衣冠下車，扮作卒隸逃亡。走至兩關，天色將昏，往旅店投宿；店主索照身之帖，鞅辭無有。店主曰：「商君之法，不

許收留無帖之人，犯者並斬，吾不敢留。」商鞅驚曰：「吾設此法，乃自害其身也！」遂乃連夜前行，混出關門，逕奔魏國；魏惠王恨商鞅誘虜公子卬，割其西河之地，於是欲囚商鞅以獻秦。鞅復逃回商於，謀起兵攻秦；被公孫賈追至縛歸，惠文公歷數其罪。分付：「將鞅押出市曹，五牛分屍！」百姓爭啖其肉，須臾而盡。於是盡滅其族。可憐商鞅變立新法，使秦國富強；今日受車裂之禍，豈非過刻之報乎！——此周顯王三十一年事也——

髯翁有詩云：

「商於封邑未經年，五路分屍亦可憐！慘刻從來兇報至，勸君熟讀省刑篇。」

自商鞅之死，百姓歌舞於道，如釋重負；六國聞之，亦皆相慶。甘龍，杜摯，先被革職，今皆復官。拜公孫衍爲相國，衍勸惠文公：「西并巴蜀，稱王以號召天下；要列國悉如魏國割地爲賀，如有違者，卽發兵伐之。」惠文公遂稱王，遣使者徧告列國；都要割地爲賀。諸侯俱猶豫未決，惟楚王威熊商，任用昭陽，新敗越兵，殺越王無疆，盡有越地；地廣兵強，與秦爲敵，秦使至楚，被楚王叱咤而去；於是洛陽蘇秦挾「兼并」之策，以說秦王。

不知蘇秦如何說秦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第九十回

蘇秦合從相六國……張儀被激往秦邦

話說：蘇秦張儀自從辭了鬼谷子下山，張儀自往魏國去了；蘇秦回至洛陽，家中老母在堂，一兄二弟——兄已先亡，惟寡嫂在，二弟乃蘇代蘇厲也。一別數年，今日重會，舉家歡喜，自不必說。過了數日，蘇秦欲出遊列國，乃請於父母，變賣家財，爲資身之費；母，嫂，及妻，俱力止之曰：『季子不治耕穫，力工商，求什一之利；乃思以口舌博富貴，棄見成之業，圖未獲之利。他日生計無聊，豈可悔乎？』蘇代蘇厲亦曰：『兄如善於遊說之術，何不就說周王？在本鄉亦可成名，何必遠出？』蘇秦被一家阻當，乃求見周顯王，說以自強之術，王留之館舍；左右皆素知蘇秦出於農賈之家，疑其言空疎無用，不肯在顯王前保舉。蘇秦在館舍羈留歲餘，不能討個進身；於是發憤回家，盡破其產，得黃金百鎰，製黑貂裘爲衣，治車馬僕從，遨遊列國。訪求山川地形，人民風土，盡得天下利害之

詳；如此數年，未有所遇。聞衛鞅封商君，甚得秦孝公之心；乃西至咸陽，而孝公已薨，商君亦死。乃求見惠文王，惠文王宣秦至殿，問曰：「先生不遠千里而來敝邑，有何教誨？」蘇秦奏曰：「臣聞大王求諸侯割地，意者欲安坐而并天下乎？」惠文王曰：「然。」秦曰：「大王東有關河，西有漢中，南有巴蜀，北有胡貉；此四塞之國也。沃野千里，奮擊百萬；以大王之賢，士民之衆，臣請獻謀效力，并諸侯，吞周室，稱帝而一天下，易如反掌。豈有安坐而能成事者乎？」惠文王初殺商鞅心惡遊說之士，乃辭曰：「孤聞：『毛羽不成，不能高飛。』先生所言，孤有志未逮；更俟數年，兵力稍足，然後議之。」蘇秦乃退。復將古三王五霸攻戰而得天下之術，彙成一書——凡十餘萬言——次日，獻上秦王；秦王雖然留覽，絕無用蘇秦之意。再謁秦相公孫衍，衍忌其才，不爲引進。

蘇秦留秦復歲餘，黃金百鎰，俱已用盡，黑貂之裘亦敝壞；計無所出，乃貨其車馬僕從，以爲路資，擔囊徒步而歸。父母見其狼狽，罵辱之；妻方織布，見秦來，不肯下機相見。秦餓甚，向嫂求一飯；嫂辭以無柴，不肯爲炊。有詩爲證：

「富貴途人成骨肉，貧窮骨肉亦途人；試看季子貂裘敝，舉目雖親盡不親！」

秦不覺墮淚，嘆曰：「一身貧賤，妻不以我爲夫，嫂不以我爲叔，母不以我爲子，皆我之罪也！」於是檢書篋中，得太公陰符一篇，忽悟曰：「鬼谷先生曾言：「若遊說失意，只須熟玩此書，自有進益。」乃閉戶探討，務窮其趣，晝夜不息；夜倦欲睡，則引錐自刺其股，血流足。既於陰符有悟，然後將列國形勢，細細揣摩。如此一年，天下大勢如在掌中；乃自慰曰：「秦有學如此，以說人主，豈不能出其金玉錦繡，取卿相之位者乎？」遂謂其弟代厲曰：「吾學已成，取富貴如寄；弟可助吾行資，出說列國。倘有出身之日，必當相引。」復以陰符爲弟講解，代與厲亦有省悟；乃各出黃金以資其行。

秦辭父母妻嫂，欲再往秦國；思想：「當今七國之中，惟秦最強，可以輔成帝業，何奈秦王不肯收用！吾今再去，倘復如前，何面復歸故里？」乃思一撥秦之策，必使列國同心協力以孤秦勢，方可自立。於是東投趙國。

時趙肅侯在位，其弟公子成爲相國，號奉陽君。蘇秦先說奉陽君，奉陽君不喜；秦乃去趙，北遊於燕，求見燕文公。左右莫爲通達，居歲餘，資用已盡，饑餓於旅邸；旅邸之

人哀之，貸以百錢，秦賴以濟。適值燕文公出遊，秦伏謁道左；文公問其姓名，知是蘇秦，喜曰：『聞先生昔年以十萬言獻秦王，寡人心慕之，恨未得能讀先生之書；今先生幸惠教寡人，燕之幸也。』遂回車入朝，召秦入見，鞠躬請教。蘇秦奏曰：『大王列在戰國，地方二千里，兵甲數十萬，車六百乘，騎六千匹；然比於中原，曾未及半。乃耳不聞金戈鐵馬之聲，目不睹覆車斬將之危，安居無事；大王亦知其故乎？』燕文公曰：『寡人不知也。』秦又曰：『燕所以不被兵者，以趙爲之蔽耳；大王不知結好於近趙，而反欲割地以媚遠秦，不愚甚耶？』燕文公曰：『然則如何？』秦對曰：『依臣愚見，不若與趙從親；因而結連列國，天下爲一，相與協力禦秦。此百世之安也。』燕文公曰：『先生合從以安燕，寡人所願；但恐諸侯不肯爲從耳。』秦又曰：『臣雖不才，願面見趙侯，與定從約。』

燕文公大喜，資以金帛路費，高車駟馬，使壯士送秦至趙。適奉陽君趙成已卒，趙肅侯聞燕國送客來至，遂降階而迎曰：『上客遠辱，何以教我？』蘇秦奏曰：『秦聞：天下布衣賢士，莫不高賢君之行義，皆願陳忠於君前；奈奉陽君妬才嫉能，是以遊士裹足而不

進，卷舌而不言。今奉陽君捐館舍，臣故敢獻其愚忠。臣聞：「保國莫如安民，安民莫如擇交。」當今山東之國，惟趙爲強；趙地方二千餘里，帶甲數十萬，車千乘，騎萬匹，粟支數年。秦之所最忌害者，莫如趙；然而不敢舉兵伐趙者，畏韓魏之襲其後也。故爲趙南蔽者，韓魏也；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險，一日秦兵大出，蠶食二國，二國降則禍次於趙矣。臣嘗考地圖；列國之地，過秦萬里；諸侯之兵，多秦十倍；設使六國合一，并力西向，何難破秦？今爲秦謀者，以秦恐嚇諸侯，必須割地求和。夫無故而割地，是自破也；破人與破於人，二者孰愈？依臣愚見，莫如約列國君臣會於涇水，交盟定誓，結爲兄弟，聯爲唇齒；秦攻一國，則五國共救之。如有敗盟背誓者，諸侯共伐之。秦雖強暴，豈敢以孤國與天下之衆爭勝負哉？」趙肅侯曰：「寡人少年，立國日淺，未聞至計；今上客欲糾諸侯以拒秦，寡人敢不敬從。」乃佩以相印，賜以大第；又以飾車百乘，黃金千鎰，白璧百雙，錦繡千匹，使爲從約長。

蘇秦乃使人以百金往燕，償旅邸人之百錢。正欲擇日起行，歷說韓魏諸國；忽趙肅侯召蘇秦入朝，有急事商議。蘇秦慌忙來見肅侯，肅侯曰：「適邊吏來報？」秦相國公孫衍

出師攻魏，擒其大將龍賈，斬首四萬五千；魏王割河北十城以求和。衍又欲移兵攻趙。將若之何？蘇秦聞言，暗暗吃驚；秦兵若到趙，趙君必然亦效魏求和，合從之計不成矣！正是「人急計生。」且答應過去，另作區處。乃故作安閒之態，拱手對曰：「臣度秦兵疲敝，未能卽至趙國；萬一來，臣自有計退之。」肅侯曰：「先生且暫留敝邑，待秦兵果然不到，方可遠離寡人耳。」這句話，正中蘇秦之意，應諾而退。

蘇秦回至府第，喚門下心腹，喚做畢成，至於密室，分付曰：「吾有同學故人，名曰張儀，字餘子，乃大梁人氏；我今予汝千金，汝可扮作商賈，變姓名爲賈舍人，前往魏邦，尋訪張儀。倘相見時，須如此如此……若到趙之日，又復如此如此……汝可小心在意。」賈舍人領命，連夜望大梁而行。

話分兩頭。却說：張儀自離鬼谷歸魏，家貧，求事魏惠王不得；後見魏兵屢敗，乃挈其妻去魏遊楚，楚相國昭陽留之爲門下客。昭陽將兵伐魏，大敗魏師，取襄陵……等七城；楚威王嘉其功，以和氏之璧賜之。

何謂和氏之璧，當初楚厲王之末年，有楚人卞和得玉璞於玉荆山，獻於厲王，王使

工相之，曰：『石也！』厲王大怒，以卞和欺君，刖其左足。及楚武王卽位，和復獻其璞；玉工又以爲石，王怒，刖其右足。及楚文王卽位，卞和又欲往獻，奈雙足俱刖，不能行動，乃抱璞於懷，痛哭於荆山之下。三日三夜，泣盡繼之以血。有曉得卞和的，問曰：『汝再獻再刖，可以止矣；尙希賞乎？又何哭爲？』和曰：『吾非爲求賞也。所恨者，本良玉而謂之石，本貞士而謂之欺；是非顛倒，不得自明，是以悲耳！』楚文王聞卞和之泣，乃取其璞，使玉人剖之，果得無瑕美玉；因製爲璧，名曰和氏之璧。今襄陽府南漳縣荆山之巔有池，池旁有石室，謂之抱玉巖；卽卞和所居，泣玉玉也。楚王憐其誠，以大夫之祿給卞和，終其身。此璧乃無價之寶。只爲昭陽滅越收魏，功勞最大，故以重賞賜之。昭陽隨身攜帶，未嘗少離。

一日，昭陽出遊於赤山，四方賓客，從行者百人；那赤山上有深潭，相傳姜太公會鈞於此。潭邊建有高樓，衆人在樓上飲酒作樂；及至半酣，賓客慕「和璧」之美，請於昭陽，求借觀之。昭陽命守藏豎，於車箱中取出寶櫃至前；親自啓鑰，解開三重錦袱，玉光燦燦照人顏面。賓客次第傳觀，無不極口稱贊。正賞玩間。左右言：『潭中有大魚躍起。』

昭陽起身凭欄而觀，衆賓客一齊出看；那大魚又躍起來，足有丈餘，羣魚從之跳躍。俄焉雲興東北，大雨將至；昭陽分付：「收拾轉程。」守藏豎欲收「和璧」置櫃，已不知傳遞誰手，竟不見了。亂了一回，昭陽回府，教門下客推查盜璧之人；門下客曰：「張儀赤貧，素無行；要盜璧，除非此人。」昭陽亦心疑之，使人執張儀笞掠之，要他招承；張儀實不曾盜，如何肯服？笞至數百，遍體俱傷，奄奄一息；昭陽見張儀垂死，只得釋放。旁有可憐張儀的，扶儀歸家；其妻見張儀困頓模樣，垂淚而言曰：「子今日受辱，皆由讀書遊說所致；若安居務農，甯有此禍耶？」儀張口向妻，使視之，問曰：「吾舌尚在乎？」妻笑曰：「尚在。」儀曰：「舌在是本錢，不愁終困也！」於是將息半愈，復還魏國。

賈舍人至魏之時，張儀已回魏半年矣。聞蘇秦說趙得意，正欲往訪；偶然出門，恰遇賈舍人休車於門外相問。問知從趙來，遂問：「蘇秦爲趙相國，信果真否？」賈舍人曰：「先生何人？得無與吾相國有舊耶？何爲問之？」儀告以同學兄弟之情。賈舍人曰：「若是，何不往遊？相國必當薦揚。吾賈事已畢，正欲還趙；若不棄嫌微賤，願與先生同載。」張儀欣然從之。既至趙郊，賈舍人曰：「寒家在郊外有事，只得暫別；城內各門俱有旅

店，安歇遠客，容卑人過幾日相訪。』張儀辭賈舍人下車，進城安歇。

次日，修刺求謁蘇秦；秦預誡門下人，不許爲通。候至第五日，方得投進名刺；秦辭以事冗，改日請會。儀復候數日，終不得見，怒欲去；地方店主人拘留之，曰：『子已投刺相府，未見發落；萬一相國來召，何以應之？雖一年半載，亦不敢放去也！』張儀悶甚，訪：『賈舍人何在？』人亦無知之者。

又過數日，復書刺往辭相府，蘇秦傳命：『來日相見。』儀向店主人假借衣履停當，次日侵晨往候；蘇秦預先排下威儀，闔其中門，命客從耳門而入。張儀欲登階，左右止之曰：『相國公謁未畢，客宜少待。』儀乃立於廡下，睨視堂前，官屬拜見者甚衆；已而，稟事者又有多人。良久，日將昃，聞堂上呼曰：『客今何在？』左右曰：『相君召客。』儀整衣升階，只望蘇秦降坐相迎，誰知秦安坐不動；儀忍氣進揖，秦起立微舉手答之，曰：『餘子別來無恙？』儀怒氣勃勃，竟不答言；左右稟進午餐，秦復曰：『公事匆冗，煩餘子久待，恐飢餒；且草率一飯，飯後有言。』命左右設坐於堂下，秦自飯於堂上；珍羞滿案，儀前不過一肉一菜，粗糲之餐而已。張儀本待不吃，奈腹中飢甚——况店主人飯錢

，先已欠下許多；只望今日見了蘇秦，便不肯薦用，也有些金資費發。不想如此光景，正是：「在他矮簷下，誰敢不低頭？」出於無奈，只得含羞舉箸；遙望見蘇秦杯盤狼籍，以其餘肴分賞左右，比張儀所食還盛許多。儀心中且羞且怒。食畢。秦復傳言：「請客上堂。」張儀舉目觀看，秦仍舊高坐不起；張儀忍氣不過，走上幾步，大罵：「季子！我道你不忘故舊，遠來相投；何意辱我至此？同學之情何在？」蘇秦徐徐答曰：「以餘子之才只道先我而際遇了，不期窮困如此！吾豈不能薦於趙侯，使子富貴；但恐子志衰才退，不能有爲，貽累於薦舉之人。」張儀曰：「大丈夫自能致富貴，豈賴汝薦乎！」秦曰：「你既能自取富貴，何必來謁？念同學情分，助汝黃金一笏，請自方便！」命左右以金授儀，儀一時性起，將金擲於地下，憤憤而出；蘇秦亦不挽留。

*

*

*

*

*

*

*

*

*

*

*

*

儀回至旅店，只見自己鋪蓋，俱已移出在外；儀問其故，店主人曰：「今日足下得見相君，必然贈館授餐，故移出耳。」張儀搖頭，口中只說：「可恨！可恨！」一頭脫下衣

履，交還店主人；店主人曰：『莫非不是同學，足下有些妄扳麼？』張儀扯住主人，將往日交情，及今日相待光景，備細述了一遍；店主人曰：『相君雖然倨傲，但位尊權重，禮之當然。送足下黃金一笏，亦是美情；足下收了此金，也可打發飯錢，剩些作歸途之費。何必辭之？』張儀曰：『我一時使性，擲之於地；如今手無一錢，如之奈何？』

正說話間，只見前番那賈舍人走入店門，與張儀相見，道：『連日少候得罪！不知先生曾見過蘇相國否？』張儀將怒氣重復吊起，將手往店案上一拍，罵道：『這無情無義的賊！再莫提他！』賈舍人曰：『先生出言太重，何故如此發怒？』店主人遂將相見之事，代張儀敘述一遍：『今欠賬無還，又不能作歸計，好不愁悶！』賈舍人曰：『當初原是小人攬掇先生來的；今日遇而不遇，却是小人帶累了先生；小人情願代先生償了欠賬，備下車馬，送先生回魏。先生意下何如？』張儀曰：『我亦無顏歸魏了！欲往秦邦一遊，恨無資斧。』賈舍人曰：『先生欲遊秦，莫非秦邦還有同學兄弟麼？』張儀曰：『非也。當今七國中惟秦最強，秦之力可以困趙；我往秦，幸得用事，可報蘇秦之仇耳！』賈舍人曰：『先生若往他國，小我不敢奉承；若欲往秦，小人正欲往彼探親，依舊與小人同載。彼此

得仲，豈不美哉？」張儀大喜曰：「世間有此高義，足令蘇秦愧死！」遂與賈舍人爲八拜之交。

賈舍人替張儀算還店錢，見有車馬在門，二人同載，望西秦一路而行；路間爲張儀製衣裝，買僕從，凡儀所須，不惜財資。及至秦國，復大出金帛，賂秦惠文王左右，爲張儀延譽。時惠文王方悔失蘇秦，聞左右之薦，卽時召見，拜爲客卿，與之謀諸侯之事。賈舍人乃辭去。張儀垂淚曰：「始吾困阨至甚，賴子之力，得顯用秦國；方圖報德，何遂言去耶？」賈舍人笑曰：「臣非能知君，知君者，乃蘇相國也！」張儀愕然良久，問曰：「子以資斧給我，何言蘇相國耶？」賈舍人曰：「相國方倡合從之約，慮秦伐趙敗其事；思可以得秦之柄者，非君不可。故先遣臣僞爲賈人，招君至趙；又恐君安於小就，故意怠慢激怒君。君果萌遊秦之意，相君乃大出金資付臣，分付：「恣君所用，必得秦柄而後已。」今君已用於秦，臣說歸報相君。」張儀嘆曰：「嗟乎！吾在季子術中，而吾不覺，吾不及季子遠矣！煩君多謝季子：「當季子之身，不敢言『代趙』二字。以此報季子玉成之德也。」

賈舍人回報蘇秦，秦乃奏趙肅侯曰：「秦兵果不出矣！」於是拜辭往韓，見韓宣惠公

曰：『韓地方九百餘里，帶甲數十萬——然天下之強弓勁弩，皆從韓出。今大王事秦，秦必求割地爲贄，明年將復求之；夫韓地有限，而秦欲無窮，再三割，則韓地盡矣。俗諺云：「甯爲雞口，勿爲牛後。」以大王之賢，挾強韓之兵，而有牛後之名，臣竊羞之！』宣惠公蹴然曰：『願以國聽於先生，如趙王約。』亦贈蘇秦黃金百鎰。蘇秦乃過魏，說魏惠王曰：『魏地方千里，然而人民之衆，車馬之多，無如魏者，於以抗秦有餘也；今乃聽羣臣之言，欲割地而臣事秦。倘秦求無已，將若之何？大王誠能聽臣，六國從親，并力制秦，可使求無秦患。臣今奉趙王之命，來此約從。』韓惠王曰：『寡人愚不肖，自取敗辱；今先生以長策下教寡人，敢不從命。』亦贈金帛一車。蘇秦復造齊國，說齊宣王曰：『臣聞：臨淄之塗，車轂擊，人肩摩，富盛天下莫比；乃西面而謀事秦，甯不恥乎？且齊地去秦甚遠，秦兵必不能及齊，事秦何爲？臣願大王從趙約，六國和親，互相救援。』齊宣王曰：『謹受教。』蘇秦乃驅車向南，說楚威王曰：『楚地五千餘里，天下莫強；秦之所患莫如楚——楚強則秦弱，秦強則楚弱——今列國之君；非從則衡，夫合從則諸侯將割地以事楚，連衡則楚將割地以事秦。此二策者，相去遠矣。』楚威王曰：『先生之言，楚之福』

也。」秦乃北行，回報趙肅侯；行過洛陽，諸侯各發使送之，儀仗旌旄，前遮後擁，車騎輜重，連接二十里不絕。威儀比於王者，一路官員，望塵下拜。

周顯王聞蘇秦將至，預使人掃除道路，設供帳於郊外以迎之。秦之老母，扶杖旁觀，嘖嘖驚嘆；二弟及妻嫂側目不敢仰視。俯伏郊迎。蘇秦在車中謂其嫂曰：「嫂向不爲我炊，今又何恭之過也？」嫂曰：「見季子位高而金多，不容不敬畏耳！」蘇秦喟然嘆曰：「世世情看冷煖，人面遂高低。」吾今日乃知富實之不可少也！」於是以車載其親屬，同歸故里；起建大宅，聚族而居，散千金以贍宗黨。今河南府城內有蘇秦宅遺址，相傳有人掘之，得金百錠；蓋當時所埋也。秦弟代厲羨其兄之貴盛，亦習陰符，學遊說之術。

蘇秦住家數日，乃發車往趙；趙肅侯封爲武安君，遣使約齊，楚，魏，韓，燕，五國之君，俱到洹水相會。蘇秦同趙肅侯預至洹水，築壇布位，以待諸侯；燕文公先到，次韓宣惠公到。不數日，魏惠王，齊宣王，楚威王，陸續俱到。蘇秦先與各國大夫相見，私議坐次。論來楚燕是個老國，齊，韓，趙，魏，卻是更姓新國；但此時戰爭之際，以國之大小爲敘。楚最大。齊次之。魏次之；次趙，次燕，次韓。內中楚，齊，魏，已稱王。趙，燕

韓尙稱侯；爵位相懸，相斂不便。於是蘇秦建議：六國一概稱王；趙王爲約主，居主位，楚王等以次居客位，先與各國會議停當。

至期，各登盟壇，照位排列；蘇秦歷階而上，啓告六王曰：「諸君山東大國，位皆王爵；地廣兵多；足以自雄。秦乃牧馬賤夫，據咸陽之險，蠶食列國，諸君能以北面之禮事秦乎？」諸侯皆曰：「不願事秦，願奉先生明教。」蘇秦曰：「合從擯秦之策，」向者已悉陳於諸君之前矣；今日但當刑牲歃血，誓於神明，結爲兄弟，務期患難相恤。」六王皆拱手曰：「謹受教。」秦遂捧盤，請六王以決歃血，拜告天地，及六國祖宗；一國背盟，五國共擊。寫下誓書六通，六國各收一通，然後就宴。

趙王曰：「蘇秦以大策奠安六國，宜封高爵；俾共往來六國，堅此從約。」五王皆曰：「趙王之言是也。」於是六王合封蘇秦爲「從約長」，兼佩六國相印；金牌寶劍，總轄六國臣民。又各賜黃金百鎰，良馬十乘，蘇秦謝恩。六王各散歸國，蘇秦隨趙肅侯歸趙——此乃周顯王三十六年事也——史官有詩云：

「相要涇水誓明神，唇齒相依骨肉親；假使合從終不覺，何難協力滅孤秦？」

是年，魏惠王、韓文王俱薨，魏襄王、燕易王位。
不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



第九十一回

學讓國燕噲召兵……僞獻地張儀欺楚

話說：蘇秦既合從六國，遂將從約寫一通投於秦關；關吏送與秦惠文王觀之，惠文王大驚，謂相國公孫衍曰：『若六國爲一，寡人之進取無望矣！必須畫一計散其從約，方可圖大事。』公孫衍曰：『首從約者，趙也；大王與師伐趙，視其先救趙者，即移兵伐之。如是則諸侯懼而從約可散矣。』時張儀在座——意不欲伐趙，以負蘇秦之德——乃進曰：『六國新合，其勢未可猝離也。秦如伐趙，則韓軍宜陽，楚軍武關，魏軍河外，齊涉清河，燕悉銳師以助戰；秦師拒關不暇，何暇他移哉？——夫近秦之國無如魏，而燕在北最遠；大王誠遣使以重賂求成於魏，以疑各國之心，而與燕太子結婚。如此，則從約自解矣。』惠文王稱善，乃許魏還襄陵……等七城以講和。魏亦使人報秦之聘，復以女許配秦太子。趙王聞之，召蘇秦責之曰：『子倡爲從約，六國和親，相與擯秦；今未踰年，而魏燕二國，皆與

秦迪。從約之不足特明矣！倘秦兵猝然加趙，尙可望二國之救乎？」蘇秦惶恐謝曰：「臣請爲大王出使燕國，必有以報魏也。」

秦乃去趙適燕，燕易王以爲相國；時易王新卽位，齊宣王乘喪伐之，取十城。易王謂蘇秦曰：「始，先君以國聽子，六國和親；今先君之骨未寒，而齊兵壓境，取我十城。如涇水之誓何？」蘇秦曰：「臣請爲大王使齊，奉十城以還燕。」燕易王許之。蘇秦見齊宣王曰：「燕王者；大王之同盟，而秦王之愛婿也；大王利其十城，不惟燕怨齊，秦亦怨齊矣。得十城而結二怨，非計也；大王聽臣計不如歸燕之十城，以結燕秦之歡。齊得燕秦，於以號召天下不難矣。」宣王大悅，乃以十城還燕。

易王之母文夫人素慕蘇秦之才，使左右召秦入宮，因與私通，易王知之而不言；秦懼，乃結好於燕相國子之，與聯兒女之姻。又使其弟蘇代、蘇厲與子之結爲兄弟，欲以自固。燕夫人屢召蘇秦，秦益懼不敢往；乃說易王曰：「燕齊之勢，終當相并；臣願爲大王行反間於齊。」易王曰：「反間如何？」秦對曰：「臣僞爲得罪於燕，而出奔齊國，齊王必重用臣；臣因敗齊之政，以爲燕地。」易王許之，乃收秦相印，秦遂奔齊；齊宣王重其名，

以爲客卿。秦因說宣王以田獵鐘鼓之樂。宣王好貨，因使厚其賦斂；宣王好色，因使妙選宮女；欲俟齊亂，而使燕乘之，宣王全然不悟。相國田嬰，客卿孟軻極諫，皆不聽。宣王薨，子潛王地立；初年，頗勤國政，娶秦女爲王后，封田嬰爲薛公，號靖郭君，蘇秦客卿，用事如故。

話分兩頭，再說：張儀聞蘇秦去趙，知從約將解，不與魏襄陵七邑之地；魏襄王怒，使人索地於秦，秦惠王使公子華爲大將，張儀副之，帥師代魏，攻下蒲陽。儀請於秦王，復以蒲陽還魏，又使公子繇質於魏，與之結好；張儀送之。魏襄王深感秦王之意，張儀因說曰：『秦王遇魏甚厚，得城不取，又納質焉；魏不可無禮於秦，宜謀所以謝之。』襄王曰：『何以爲謝？』張儀曰：『土地之外，非秦所欲也；大王割地以謝秦，秦之愛魏必深。若秦魏合兵以圖諸侯，大王之取價於他國者，必十倍於今之所獻也。』襄王感其言，乃獻少梁之地以謝秦，又不敢受質。秦王大悅，因罷公孫衍，用張儀爲相。時楚威王已薨，子熊槐立——是爲懷王，——張儀乃遣人致書懷王，迎其妻子，且言昔日盜璧之冤。楚懷王面責昭陽曰：『張儀賢士，子何不進於先君，而迫之使爲秦用也？』昭陽嘿然甚愧，歸家。

發病死。

懷王懼張儀用秦，復申蘇秦合從之約，結連諸侯；而蘇秦已得罪於燕，去燕奔齊。張儀乃見秦王，辭相印，自稱往魏。惠文王曰：「君舍秦往魏何意？」儀對曰：「六國溺於蘇秦之說，未能卽解；臣若得魏柄，請令魏先事秦，以爲諸侯之倡。」惠文王許之。儀遂投魏，魏襄王果用爲相國；儀因說曰：「大梁南鄰楚，北鄰趙，東鄰齊，西鄰韓，——而無山川之險可恃。此四分五裂之道也！故非事秦國不得安。」魏襄王計未定，張儀陰使人招秦伐魏，大敗魏師，取曲沃。髡翁有詩云：

「仕齊却爲燕邦去，相魏翻因秦國來；雖則從橫分兩路，一般反覆小人才！」

襄王怒，益不肯事秦，謀爲合從，仍推楚懷王爲從約長，於是蘇秦益重於齊，

時齊相國田嬰病卒，子田文嗣爲薛公，號爲孟嘗君；田嬰有子四十餘人，田文乃賤妾之子，以五月五日生。初生時，田嬰戒其妾棄之勿育，妾不忍棄乃私育之；旣長，五歲妾乃引見田嬰。嬰怒其違命，文頓首曰：「父所以見棄者何故？」嬰曰：「世人相傳：『五月五日爲凶日，生子者長與戶齊，將不利於父母。』」文對曰：「人生受命於天，豈受命

於戶耶？若必受命於戶，何不增而高之？」嬰不能答，然暗暗稱奇。

及文長十餘歲，便能接應賓客；賓客皆樂與之遊，爲之延譽。諸侯使者至齊，皆求見田文；於是田嬰以文爲賢，立爲適子。遂繼薛公之爵，號孟嘗君。孟嘗君既嗣位，大築館舍，以招天下之士；凡士來投者，不問賢愚，無不收留。天下亡人有罪者皆歸之。孟嘗君雖貴，其飲食與諸客同，——一日待客夜食，有人蔽其火光；客疑飯有二等，投筯辭去。田文起坐，自持飯比之果然無二。客嘆曰：「以孟嘗君待士如此，而吾過疑之，吾真小人矣！尙何面目立於其門？」乃引刀自剄而死。孟嘗君哭臨其喪甚哀，衆客無不感動；歸者益衆，食客嘗滿數千人。諸侯聞孟嘗君之賢，且多賓客，皆尊重齊，相戒不敢犯其境。正是：

「虎豹居山禽獸遠，蛟龍在水怪魚藏；堂中有客三千輩，天下人人畏孟嘗。」

再說：張儀相魏三年，而魏襄王薨，子哀王立；楚懷王遣使弔喪，因徵兵伐秦，哀王許之。韓宣惠王，趙武靈王，燕王噲，皆樂於從兵。楚使者至齊，齊潛王集羣臣問計；左右皆曰：「秦，甥舅之親，未有仇隙，不可伐。」蘇秦主合從之約，堅執以爲可伐，孟嘗

君獨曰：『言可伐與不可伐，皆非也！伐則結秦之仇，不仇則觸五國之怒，以臣愚計，莫如發兵而緩其行。兵發，則不與五國爲異同；行緩，則可觀望爲進退。』潛王以爲然，即使孟嘗君帥兵二萬以往；孟嘗君方出齊郊，遽稱疾延醫療治，一路擔擱不行。

却說：韓，趙，魏，燕，四王，與楚懷王相會於函谷關外，刻期進攻；懷王雖爲從約長，那四王各將其軍，不相統一。秦守將樗里疾大開關門，陳兵索戰；五國互相推諉，莫敢先發。相持數日，樗里疾出奇兵，絕楚餉道；楚兵乏食，兵士皆譁。樗里疾乘機襲之，楚兵敗走於是四國皆還。孟嘗君未至秦境，而五國之師已撤矣——此乃孟嘗君之巧計也。

孟嘗君回齊，齊潛王嘆曰：『幾誤聽蘇秦之計！』乃贈孟嘗君黃金百斤，爲食客費益愛重之；蘇秦自愧，以爲不及。楚懷王恐齊之交合，乃遣使厚結於孟嘗君；與齊申盟結好，兩國聘使往來不絕。

自齊宣王之世，蘇秦尊貴寵用，左右貴戚，多有妬者；及潛王時，秦寵未衰。今日潛王不用蘇秦之計，却依了孟嘗君，果然伐秦失利，孟嘗君受多金之賞；左右遂疑潛王已不

喜蘇秦矣，乃募壯士懷利七首刺蘇秦於朝。七首入秦腹，秦以手按腹而走訴於潛王；潛王命擒賊，賊已逃去不可得。蘇秦曰：「臣死之後，願大王斬臣之頭，號令於市曰：『蘇秦爲燕行反間於齊，今幸誅死；有人知其陰事來告者，賞以千金。』如是，則賊可得也。」言訖，拔去七首，血流滿地而死。潛王依其言，號令蘇秦之頭於齊市中；須臾，有人過其頭下，見賞格，自誇於人曰：「殺秦者，我也！市吏因執之以見潛王。王令司寇以嚴刑鞠之，盡得主使之入；誅滅凡數家。史官論：『蘇秦雖身死，猶能用計自報其仇，可謂智矣！而身不免見刺，豈非反覆不忠之報乎？』」

蘇秦死後其賓客往往洩蘇秦之謀言：「秦爲燕而仕齊。」潛王始悟秦之詐，自是與燕有隙，欲使孟嘗君將兵伐燕；蘇代說燕王，納質子以和齊。燕王從之，使蘇厲引質子來見潛王；潛王恨蘇秦不已，欲囚蘇厲。蘇厲呼曰：「燕王欲以國依秦；臣之兄弟陳大王之威德，以爲事秦，不如事齊，故使臣納質請平。大王奈何疑死者之心，而加生者之罪乎？」潛王悅乃厚待蘇厲；厲遂委質爲齊大夫，蘇代留仕燕國。史官有蘇秦贊曰：

「季子周人，

師事鬼谷；

揣摩既就，

陰符伏讀。

合從離橫，

佩印者六；

晚節不終，

燕齊反覆！」

再說：張儀見六國伐秦無成，心中暗喜；及聞蘇秦已死，乃大喜曰：「今日乃吾吐舌之時矣！」遂乘間說魏哀王曰：「以秦之強禦五國而有餘，此其不可抗明矣；本倡「合從」之議者蘇秦，而秦且不保其身，况能保人國乎？夫親兄弟共父母者，或因錢財爭鬪不休；况異國哉？大王猶執蘇秦之議，不肯事秦；倘列國有先事秦者，召兵攻魏，魏其危矣？」哀王曰：「寡人願從相國事秦，誠恐秦不見納。奈何？」張儀曰：「臣請爲大王謝罪於秦，以結兩國之好。」哀王乃飾車從，遣張儀入秦求和——於是秦魏通好，張儀遂留秦，仍爲秦相。

*

*

*

*

*

*

再說：燕相國子之身長八尺，腰太十圍，肌肥肉重面闊口方，手綽飛禽，走及奔馬。自燕易王時，已執國柄，及燕噲嗣位，荒於酒色，但貪逸樂，不肯臨朝聽政。子之遂有篡燕之意。蘇代蘇厲與子之相厚，每對諸侯使者，揚其賢名；燕王噲使蘇代如齊問候質子，事畢歸燕。燕王噲問曰：「聞齊有孟嘗君，天下之大賢也；齊王有此賢臣，遂可以霸天

下乎？」代對曰：「不能。」噲問曰：「何故不能？」代對曰：「知孟嘗君之賢，而任之不專，安能成霸。」噲曰：「寡人獨不得孟嘗君爲臣耳！何難專任哉！」蘇代曰：「今相國子之明習政事，是卽燕之孟嘗君也。」噲乃使子之專決國事。

忽一日，噲問於大夫鹿毛壽曰：「古之人君多矣，何以獨稱堯舜？」——鹿毛壽亦是子之之黨——遂對曰：「堯舜所以稱聖者以堯能讓天下於舜，舜能讓天下於禹也。噲曰：『然則禹何爲獨傳於子？』鹿毛壽曰：『禹不能讓天下於益，但使代理政事，而未嘗廢其太子；故禹崩之後，太子啓竟奪益之天下。至今論者謂：『禹德衰，不及堯舜。』以此之故。』燕王曰：『寡人欲以國讓於子之，事可行否。』鹿毛壽曰：『王如行之。與堯舜何以異者？』」

噲遂大集羣臣，廢太子平而禪國於子之；子之佯爲謙遜再三，然後受之。乃郊天祭地，服袞冕，執圭南面稱王，略無慚色；噲反北面列於臣位，出就別宮居住。蘇代，鹿毛壽，俱拜上卿。將軍市被，心中忿甚，乃帥本部軍士往攻子之，百姓亦多從之；兩下連戰十餘日，殺傷數萬人。市被終不勝，爲子之所殺。鹿毛壽言於子之曰：「市被所以作亂者，

以故太子平在也。』子之因欲收太子平，太傅郭隗與平微服共逃於無終山避難；平之庶弟公子職，出奔韓國，國人無不怨憤。

齊潛王聞燕亂，乃使匡章爲大將，率兵十萬，從渤海進兵燕人恨子之入骨，皆箠食壺漿，以迎齊師，無有持寸兵拒戰者。匡章出兵，凡五十日；兵不留行，直達燕都，百姓開門納之。子之之黨，見齊兵衆盛，長驅而入，亦皆聳懼奔竄；子之自恃其勇，與鹿毛壽率兵拒戰於大衢。兵士漸散，鹿毛壽戰死，子之身負重傷，猶格殺百餘人，力竭被擒。燕王嗜，自縊於別宮；蘇代奔周。匡章因毀燕之宗廟，盡收燕府庫中寶貨；將子之置囚車中，先解去臨淄獻功。燕地三千餘里，大半俱屬於齊；匡章留屯燕都，以徇屬邑。——此周報王元年事也。

齊潛王親數子之之罪，凌遲處死；以其肉爲醢遍賜羣臣。子之爲王纔一歲有餘，癡心貪位，自取喪滅，豈不愚哉！燕人雖恨子之，見齊王意在滅燕，衆心不服；乃共求故太子平，得之於無終山，奉以爲君，是爲昭王。郭隗爲相國。時趙武靈王深忿齊之并燕，使大將樂池迎公子職於韓，欲奉立爲燕王；聞太子平已立乃止。郭隗傳檄燕都，告以恢復之義。

；各邑已降齊者，一時皆叛齊爲燕。匡章不能禁止遂班師回齊。

昭王仍歸燕都，修理宗廟，志復齊仇；乃卑身厚幣，欲以招求賢士。謂相國郭隗曰：「先王之恥，孤早夜在心；若得賢士，可與共圖齊事者，孤願以身事之。惟先生爲孤擇其人。」郭隗曰：「古之人君，有以千金使涓人，求千里之馬；途遇死馬，旁人皆環而嘆息。涓人問其故，答曰，「此馬生時，日行千里；今死，是以惜之。」涓人乃以五百金買其骨，囊負而歸。君大怒曰：「此死骨何用？而廢棄多金耶！」涓人答曰：「所以費五百金者，爲千里馬之骨故也。此奇事人將競傳；必曰：『死馬且得重價况活馬乎！』馬今至矣。」不期年得千里之馬三四。今王欲致天下賢士請以隗爲馬骨；况賢於隗者誰不求價而至哉？」於是昭王特爲郭隗築宮，執弟子之禮，北面聽教，親供飲食，極其恭敬；復於易水之傍，築起高臺，積黃金於臺上，以奉四方賢士，名爲招賢臺，亦曰黃金臺。於是燕王好士，傳布遠近；劇辛自趙往，蘇代自周往，鄒衍自齊往，屈景自衛往；昭王悉拜爲客卿，與謀國事。元劉因有黃金臺詩云：

「燕山不改色，易水無剩聲，誰知數尺臺，中有萬古情！區區後世人，猶愛黃金名

；黃金亦何物，能爲賢重輕！周道日東漸，二老皆西行；養民以致賢，王業自此成。」

話分兩頭。再說：楚潛王既勝燕，殺燕王噲與子之，威振天下；秦惠文王患之而楚懷王爲從約長與齊深相結納，置符爲信。秦王欲離齊楚之黨，召張儀問計；儀奏曰：「臣憑三寸不爛之舌，南遊於楚，伺便進言；必使楚王絕齊而親於秦。」惠文王曰：「寡人聽子。」張儀乃辭相印遊楚，知懷王有嬖臣，姓靳名尚，在王左右，言無不從；乃先以重賄納交於尚然後往見懷王。懷王重張儀之名，迎之於郊；賜坐而問曰：「先生辱臨敝邑，有何見教？」張儀曰：「臣之此來，欲合秦楚之交耳！」楚懷王曰：「寡人豈不願納交於秦哉？但秦侵伐不已，是以不敢求親也。」張儀曰：「今天下之國雖七，然大者無過楚齊與秦三國耳；秦東合於齊則齊重，南合於楚則楚重。然寡君之意，竊在楚而不在齊；何也，以齊爲婚姻之國，而負秦獨深也。寡君欲事大王，雖儀亦願爲大王門闥之廝；而大王與齊通

好，犯寡君之所忌。大王誠能閉關而絕齊，寡君願以商君所取楚商於之地六百里，還歸於楚，使秦女爲大王箕帚妾。秦楚世爲婚姻兄弟，以禦諸侯之患。惟大王納之。」懷王大悅曰：「秦肯還楚故地，寡人又何愛於齊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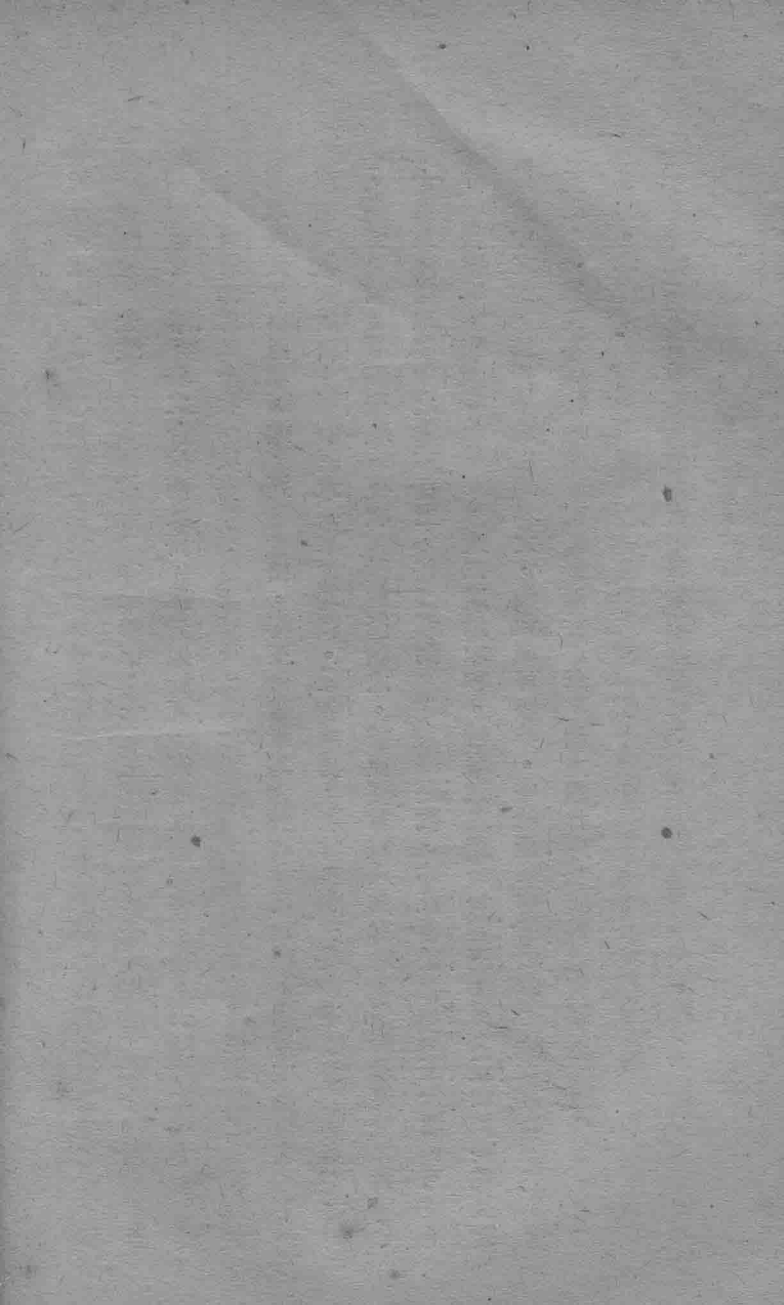
羣臣皆以楚復得地，合詞稱賀；獨一人挺然出奏曰：「不可！不可！以臣觀之，此事宜弔不宜賀！」楚懷王觀之，乃客卿陳軫也。懷王曰：「寡人不費一兵，坐而得地六百里；羣臣賀，子獨弔。何故？」陳軫曰：「王以張儀爲可信乎？」懷王笑曰：「何爲不信？」軫曰：「秦所以重楚者，以有齊也；今若絕齊，則楚孤矣。秦何重於孤國而割六百里之地以奉之耶？此張儀之詭計也！倘絕齊而張儀負王，不與王地；齊又怨王而反附於秦，齊秦合而攻楚，楚亡可待矣！臣所謂宜弔者，爲此也。王不如先遣一使，隨張儀往秦受地；地入楚而後絕齊未晚。」大夫屈平進曰：「陳軫之言是也！張儀反覆小人，決不可信。嬖臣靳尚曰：『不絕齊，秦肯與我地乎？』懷王點頭曰：『張儀不負寡人明矣！陳子閉口勿言，請看寡人受地！』」

遂以相印授張儀，賜黃金百鎰，良馬十駟，命北關守將勿通齊使；一面使逢侯丑隨張

儀入秦受地。張儀一路與逢侯丑飲酒談心，歡若骨肉；將近咸陽，張儀詐作酒醉，失足墜於車下，左右慌忙扶起。儀曰：『吾足經損傷，急欲就醫。』先乘臥車入城，表奏秦王；留逢侯丑於館驛，儀閉門養病不入朝。逢侯丑來見秦王不得，往候張儀，只推未愈。——如此三月，丑乃上書秦王，述張儀許地之言；惠文王復書曰：『儀如有約，寡人必當踐之；但聞楚與齊尚未決絕，寡人恐受欺於楚，非得張儀病起，不可信也。』逢侯丑再往張儀之門，儀終不出；乃遣人以秦王之言，還報懷王。懷王曰：『秦猶謂楚之絕齊未甚耶！』乃遣勇士宋遺，假道於宋；借宋符直造齊界，辱罵潛王。潛王大怒，遂遣使西入秦，願與秦共攻楚國。張儀聞齊使者至，其計已行，乃稱病愈入朝；遇逢侯丑於朝門，故意訝曰：『將軍胡不受地！乃尚淹吾國耶？』丑曰：『秦王專候相國面決，今幸相國玉體無恙，請入言於王，早定地界，回覆寡君。』張儀曰：『此事何須關白秦王耶？儀所言者，乃儀之俸邑六里，自願獻之於楚王耳。』丑曰：『臣受命於寡君，言商於之地六百里，未聞只六里也！』張儀曰：『楚王殆誤聽乎！秦地皆百戰所得，豈肯以尺土讓人——况六百里哉？』逢侯丑還報懷王，懷王大怒曰：『張儀果是反覆小人！吾得之，必生食其肉！』遂傳

旨發兵攻秦，客卿陳軫進曰：『臣今日可以開口乎？』懷王曰：『寡人不聽先生之言，爲狡賊所欺，先生今日有何妙計？』陳軫曰：『大王已失齊助，今復攻秦，未見利也；不如割兩城以賂秦，與之合兵而攻齊，雖失地於秦，尙可取償於齊。』懷王曰：『本欺楚者，秦也；齊何罪焉？合兵而攻齊，人將笑我。』即日拜屈匄爲大將，逢侯丑副之；與兵十萬取路天柱山西北而進，巡襲藍田。秦王命魏章爲大將，甘茂爲副，起兵十萬拒之——一面使人徵兵於齊；齊將匡章亦率師助戰。屈匄雖勇，怎當二國夾攻，連戰俱北；秦之兵，追至丹陽，屈匄聚殘兵復戰，被甘茂斬之。前後獲首級八萬有餘，名將逢侯丑等死者七十餘人，盡取漢中之地六百里，楚國震動；韓魏聞楚敗，亦謀襲楚，楚懷王大懼，乃使屈平如齊謝罪，使陳軫如秦軍，獻二城以求和。魏章遣人請命於秦王，惠文王曰：『寡人欲得黔中之地，請以商於之地易之，如允便可罷兵。』魏章奉秦王之命，使人言於懷王；懷王曰：『寡人不願得地，願得張儀而甘心焉；如上國肯以張儀畀楚，寡人情願獻黔中之地爲謝。』』

不知秦王肯放張儀入楚否？且看下面分解：



第九十二回

賽舉鼎秦武王絕經……莽赴會楚懷王陷秦

話說：楚懷王恨張儀欺詐，願自獻黔中之地，只要換張儀一人，左右忌嫉張儀者，皆得地，何忍棄之？張儀自請曰：『微臣願往！』惠文王曰：『楚王含盛怒以待先生，往必見殺，故寡人不忍遣也。』張儀奏曰：『殺臣一人，而爲秦得黔中之地，臣死有餘榮矣！況未必死乎？』惠文王曰：『先生何計自脫？試爲寡人言之。』張儀曰：『楚夫人鄭袖，美而有智，得王之寵；臣昔在楚時，聞楚王新幸一美人，鄭袖謂美人曰：『大王惡人以鼻氣觸之，子見王必掩其鼻。』美人信其言。楚王問於鄭袖曰：『美人見寡人，輒掩鼻。何也？』鄭袖曰：『嫌大王體臭，故惡聞之。』楚王大怒，命剗美人之鼻，袖遂專寵。——又有嬖臣靳尚，媚事鄭袖，內外用事；而臣與靳尚相善，臣自料能借其庇，可以不死。大

王但詔魏章等留兵漢中，遙爲進取之勢，楚必然不敢殺臣矣。」秦王乃遣儀行。

儀既至楚國，懷王卽命使者執而囚之；將擇日告於太廟，然後行誅。張儀別遣人打靳尚關節，靳尚入言於鄭袖曰：「夫人之寵不終矣！奈何？」鄭袖曰：「何故？」靳尚曰：「秦不知楚王之怒張儀，故遣使楚，今聞楚王欲殺儀，秦將還楚侵地，使親女下嫁於楚，以美人善歌者爲媵，以贖張儀之罪。秦女至，楚王必尊而禮之，夫人雖欲擅寵，得乎？」鄭袖大驚曰：「子有何計，可止其事？」靳尚曰：「夫人若爲不知者，而以利害言於大王，使出張儀還秦，事宜可已。」

鄭袖乃中夜涕泣，言於懷王曰：「大王欲以地易張儀，地未入於秦，而張儀先至，是秦之有禮於大王也。秦兵一舉，而席捲漢中，有吞楚之勢；若殺張儀以怒之，必將益兵攻楚，我夫婦不能相保。妾中心如刺，飲食不甘者累日矣！——且人臣各爲其主，張儀天下智士，其相秦國久，與秦偏厚，何怪其然？大王若厚待儀，儀之事楚，亦猶秦也。」懷王曰：「卿勿憂，容寡人從長計議。」靳尚復乘間言曰：「殺一張儀，何損於秦？——而又失黔中數百里之地。不如留儀以爲和秦之地。」懷王意亦惜黔中之地，不肯與秦；於是出

張儀，以厚禮之。張儀遂說懷王以事秦之利；懷王即遣張儀歸秦，通兩國之好。

屈平出使齊國而歸，聞張儀已出，乃諫曰：「前大王見欺於張儀，儀至，臣以爲大王必烹食其肉；今赦之不誅，又欲聽其邪說，率先事秦。夫匹夫猶不忘仇讎，况君乎？未得秦歡，而先觸天下之公憤，臣竊以爲非計也！」懷王悔，使人駕軺車追之，張儀已星馳出郊二日矣。張儀既還秦，魏章亦班師而歸。史臣有詩云；

「張儀反覆爲嬴秦，朝作俘囚暮上賓；堪笑懷王如木偶，不從忠計聽讒人。」

張儀謂秦王曰：「儀萬死一生，得復見大王之面！楚王誠畏秦甚——雖然，不可使臣失信於楚。大王誠割漢中之半，以爲楚德，與爲婚姻；臣說借楚爲端，說六國連袂以事秦。」秦王許之，遂割漢中五縣，遣人往楚修好；因求懷王之女爲太子蕩妃，復以秦女許妻懷王之少子蘭。懷王大喜，以爲張儀果不欺楚也。

秦王念張儀之勞，封以五邑，號武信君；因具黃金白璧高車駟馬，使以「連衡」之術，往說列國。張儀果見齊潛王曰：「大王自料土地孰與秦廣？甲兵孰與秦強？從人爲齊計者，皆謂齊去秦遠，可以無患；此但狃目前，不顧後患。今秦楚嫁女娶婦，結昆弟之好；

三晉莫不悚懼，爭獻地以事秦。大王獨與秦爲仇，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境，悉趙兵渡黃河，以乘臨淄卽墨之敵。大王雖欲事秦，尙可得乎？今日之計，事秦者安，背秦者危！」齊湣王曰：「寡人願以國聽於先生。」乃厚贈張儀。儀復西說趙王曰：「敝邑秦王，有敝甲凋兵，願與君會於邯鄲之下，使微臣先開於左右；大王所恃者，蘇秦之約耳；秦背燕逃齊又以反誅一身不保，而人猶信之，誤矣！今秦楚結婚，齊獻魚鹽之地，韓魏稱東藩之臣，是五國爲一也；大王欲以孤趙抗五國之鋒，萬無一幸！故臣爲大王計，莫如事秦。」趙王許諾。儀復北往燕國，說燕昭王曰：「大王所最親者，莫如趙——昔趙襄子，嘗以其姊，爲代王夫人。襄子欲并代國，約與代王爲好會；令工人製爲長柄金斗，方宴，廚人進羹，反斗柄以擊代王，破胸而死，遂襲據代國。其姊聞之，泣而呼天，因摩笄以自刺；後人因號其山曰摩笄山——夫親姊猶欺之以取利，况他人哉？今趙王已割地謝過於秦，將入朝秦王於澠池；一旦驅趙而攻燕，則易水長城，非大王之有也！」燕昭王恐懼願獻恆山之東五城以和秦。

張儀「連衡」之說旣行，將歸報秦；未至咸陽，秦惠文王已病薨。太子蕩卽位，是爲

武王。齊潛王初聽張儀之說，以爲三晉皆已獻地事秦。故不敢自異；及聞儀說齊之後，方往說趙，以儀爲欺，大怒——又聞秦惠文王之薨，乃使孟嘗君致書列國，約共背秦復爲「合從。」疑楚已結婚於秦，恐其不從，先欲伐之；楚懷王遣其太子橫爲質於齊，齊兵乃止。潛王自爲從約長，連結諸侯；約能得張儀者，賞以十城。

秦武王生性粗直，自爲太子時，素惡張儀之多詐；羣臣先忌儀寵者，至是皆讒譖之。儀懼禍，乃入見武王曰：「儀有愚計，願効於左右。」武王曰：「君計安出？」張儀曰：「聞齊王甚憎儀，儀之所在，必與師伐之，儀願辭大王，東往大梁，齊之伐梁必矣。梁齊兵連而不解，大王乃乘間伐韓；通三川以窺周室，此王業也。」武王以爲然，乃具革車三十乘，送張儀入大梁；魏哀王用爲相國，以代公孫衍之位。衍乃去魏入秦。齊潛王知儀相魏，果然大怒，與師伐魏；魏哀王大懼，謀於張儀。儀乃使其舍人馮喜，僞爲楚客，見潛王曰：「聞大王甚憎張儀，信乎？」潛王曰：「然。」馮喜曰：「大王如憎儀，願無伐魏也。臣適從咸陽來，聞儀去秦時，與秦王有約；言齊王惡儀，儀所在，必與師伐之，故秦王具車乘送儀於魏，欲以挑齊魏之鬪。齊魏兵連而不解，秦乃得乘間而圖事於北方。王今

伐魏中儀計。王不如無伐使秦不信張儀；儀雖在魏，亦無能爲矣！」潁王遂罷兵不伐魏，魏哀王益厚張儀；踰年，張儀病卒於魏。是歲，齊無鹽后死。

却說：秦武王長大多力，好與勇士角力爲戲；烏獲，任鄙，自先世已爲秦將；武王復寵任之，益其祿秩。有齊人孟賁字說，以力聞；水行不避蛟龍，陸行不避虎狼。發怒吐氣，聲響動天。嘗於野外見兩牛相鬪，孟賁從中以手分之；一牛伏地，一牛猶觸不止。賁怒，左手按牛頭，以右手拔其角；角出牛死。人畏其勇，莫敢與抗。聞秦王招致天下勇力之士，乃西渡黃河；岸上人待渡者甚衆，當日以次上船。賁最後至，強欲登船先渡；船人怒其不遜，以楫擊其頭曰：「汝用強如此，豈孟說耶？」賁瞋目而視，髮植目裂，舉聲一喝，波浪頓作；舟中之人，惶懼顛倒，盡揚播入於河。賁振橈頓足，一去數丈。須臾過岸，竟入咸陽，來見武王；武王誠知其勇，亦拜大官，與烏獲任鄙並見寵任。——時周赧王六年，秦武王之二年也。

秦以六國皆有相國之名。不屑與同，乃特置丞相，左右各一人，甘茂爲左丞相，樗里疾爲右丞相。魏章忿其不得相位，奔梁國去了。武王思張儀之言，謂樗里疾曰：「寡人生於西

戎，未覩中原之盛；若得通三川，一遊鞏洛之間，雖死無恨！二卿誰能爲寡人伐韓乎？」
樗里疾曰：「王之伐韓，欲攻宜陽以通三川之道也。宜陽路險而遠，勞師費財；梁趙之救將至，臣竊以爲不可。」武王復問於甘茂，茂曰：「臣請爲王使梁，約其伐韓。」武王大
喜，使甘茂往說梁王，梁王許秦助兵。

甘茂初與樗里疾相左，恐從中阻撓其事；先遣副使向壽回報秦王言：「魏已聽命矣。然雖如此，勸王勿伐韓爲便。」秦武王疑其言，乃親往迎甘茂；至息壤，與甘茂相遇。武王曰：「相國許爲寡人約魏攻韓，今魏人聽命，相國又曰：『勿伐韓爲便。』何也？」甘茂曰：「夫越千里之險，以攻勁韓之大邑，此不可以歲月計也。昔曾參居費，圍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；人奔告其母曰：『曾參殺人！』其母方織，應曰：『吾子不殺人。』織如故。未幾，又一人奔告曰：『曾參殺人！』其母停梭而思曰：『吾子必無此事。』復織如故。少頃，又一人奔告曰：『殺人者，果曾參也！』其母投杼下機，踰牆走匿。夫以曾參之賢，其母信之；然而三人言殺人，而慈母亦疑矣。今臣之賢不及曾參，王之信臣，未必如曾參之母；而謗臣殺人者，恐不止三人。臣恐大王之投杼也。」武王曰：「寡人不聽人言。」

也，請與子盟。」

於是君臣歃血爲誓，藏誓書於息壤。發兵五萬，使甘茂爲大將，向壽副之；兵至宜陽，圍其城五月。宜陽守臣固守不能拔，右丞相樗里疾言於武王曰：「秦師走矣！不撤回，恐有變。」武王召甘茂班師，甘茂乃爲書一函，以謝武王；武王啓函視之，書中惟「息壤」二字。武王悟曰：「甘茂固嘗言之，是寡人之過也！」更益兵五萬，使烏獲往助甘茂；韓王亦使大將公叔嬰率師救宜陽，大戰於城下。烏獲持鐵戟一雙——重一百八十斤——獨入韓軍；軍士皆披靡，莫敢禦者。甘茂與向壽各率一軍，乘勢並進；韓兵大敗，斬首七萬有餘。烏獲一躍登城，手攀城堞；堞毀，獲墮於石上，折肋而死。秦兵乘之，遂拔宜陽。韓王恐懼，乃使相國公仲侈，持寶器入秦乞和；武王大喜，許之。詔甘茂班師，留向壽安戢宜陽地方。使右丞相樗里疾先往三川開路，隨後引任鄙孟賁一班勇士起程，直入雒陽。

周赧王遣使郊迎，親具賓主之禮。秦武王謝勿敢見，知九鼎在太廟之傍室，遂往觀之；見九位寶鼎一字排列，果然整齊。——那九鼎是禹王收取九州的金，各鑄成一鼎；載其本州山川人物，及貢賦田土之數。足耳俱有龍文，又謂之「九龍神鼎」。夏傳於商爲鎮國之

重器。及周武王克商，起之於維邑；遷時用卒徒牽挽舟車負載，分明是九座小鐵山相似，不知重多少斤兩。武王周覽了一回，贊嘆不已；鼎腹有「荆」「梁」「雍」「豫」「徐」「揚」「青」「兗」「冀」……等九字分別。武王指「雍」字一鼎嘆曰：「此雍州，乃秦鼎也！寡人當攜歸咸陽耳！」因問守鼎吏曰：「此鼎曾有人能舉之否？」吏叩首對曰：「自有鼎以來，未曾移動；聞人傳說：『每位有千鈞之重。』誰人能舉？」武王遂問任鄙孟賁曰：「二卿多力，能舉此鼎否？」任鄙知武王恃力好勝，辭曰：「臣力止可勝百鈞；此鼎十倍之重，臣不能勝！」孟賁攘臂而前曰：「臣請試之；若不能舉，休得見罪。」卽命左右取青絲爲巨索，寬寬的繫於鼎耳之上；孟賁將腰帶束緊，揎起雙袖，用兩枝鐵臂，奪入絲絡，狠狠的喝一聲：「起！」那鼎離地的有半尺，乃還於地，用力過猛，眼珠迸出，目眦流血，武王笑曰：「卿大費力。既然卿能舉起此鼎，寡人難道不如！」任鄙諫曰：「大王萬乘之君，不可輕試！」武王不聽，卽時卸下錦袍玉帶，束縛腰身，更用大帶扎縛其袖；任鄙拖袖固諫，武王曰：「汝自不能，乃妬寡人耶！」鄙遂不敢復言。

武王大踏步向前，亦將雙臂套入絲絡，想道：「孟賁止能舉起，我偏要行動數步，方可誇

勝。』乃儘生平神力，迸一口氣，喝聲：『起！』那鼎亦離地半尺。方欲轉步，不覺力盡失手，鼎墜於地，正壓在武王右足上；跣札一聲，將脛骨壓個平斷。武王大叫：『痛哉！』登時悶絕。左右慌忙扶歸公館，血流牀席，痛極難忍，捱至夜半而薨，武王自言：得遊鞏雒，雖死無恨！』今日果然死於雒陽，前言豈非讖乎？

周赧王聞變大驚，急備美棺，親往視殮，哭弔盡禮；樽里疾奉其喪以歸。武王無子，迎其異母弟稷嗣位，是爲昭襄王。樽里疾討舉鼎之罪，磔孟賁族滅其家，以任鄙能諫，用爲漢中太守。疾復宣言於朝曰：『通三川者，甘茂之謀也。』甘茂懼爲疾所害，遂奔魏國，後死於魏。

* * * * *

再說：秦昭襄王聞楚遣子質於齊，疑其背秦而向齊，乃使樽里疾爲大將，與兵伐楚。

楚使大將景央迎戰，兵敗被殺；楚懷王恐懼，昭襄王乃使遺懷王書。略云：

「始，寡人與王約爲兄弟，結爲婚姻，相親久矣；王棄寡人而納質於齊，寡人誠不

勝其憤，是以侵王之邊境——然非寡人之情也。今天下大國，惟楚與秦；吾兩君不睦，何以令於諸侯？寡人願與王會於武關，面相訂約，結盟而散。還王之侵地，復遂前好，惟王許之。王如不從，是明絕寡人也，寡人不能以兵退矣！」

懷王覽書，卽召羣臣計議曰：「寡人欲勿往恐激秦之怒；欲往，恐被秦之欺；二者孰善？」屈原進曰：「秦，虎狼之國也；楚之見欺於秦，非一二次矣，王往必不歸。」相國昭睢曰：「靈均，乃忠言也！王其勿行，速發兵自守，以防秦兵之至。」靳尚曰：「不然。楚惟不能敵秦，故兵敗將死，輿地日削；今歡然結好而復拒之，倘秦王震怒，益兵伐楚。奈何？」懷王之少子蘭，娶秦女爲婦，以爲婚姻可恃，力勸王行，曰：「秦楚之女，互相嫁娶，親莫過於此；彼以兵來，尙欲請和，况歡然求爲好會乎？上官大夫所言最當，王不可不聽。」懷王因楚兵新敗，心本畏秦；又被靳尚子蘭二人攔撥不過，遂許秦王赴會。

擇日起程，只有靳尚相隨。秦昭王使其弟涇陽君悝，乘王車羽旄，侍衛畢具；詐爲秦王居武關使將軍白起引兵一萬，伏於關內以劫楚王。使將軍蒙驁引兵一萬，伏於關外，以備非常；一面遣使者爲好語前迎楚王，往來不絕。楚懷王信之不疑，遂至武關之下；只見

關門大開，秦使者復出迎曰：『寡君候大王於關內三日矣；不敢辱車徒於草野，請至敝館，成賓主之禮。』懷王已至秦國，勢不容辭，遂隨使者入關；懷王剛剛進了關門，一聲礮響，關門已緊閉矣。懷王心疑，問宦者曰：『閉關何太急也？』使者曰：『此秦法也！戰爭之時不得不然，』懷王問：『爾王何在？』對曰：『先在公館伺候車馬。』卽叱御者：『速馳！』約行二里許，望見秦王侍衛，擺列公館之前；使者分付：『停車！』館中一人出迎，懷王視之，雖然錦袍玉帶，舉動却不像秦王；懷王心下躊躇，未肯下車。那人鞠躬致詞曰：『大王勿疑，臣實秦王，乃王弟涇陽君也。請大王至館，自有話講。』王只得就館涇陽君與懷王相見，方欲就坐，只聽得外面一片聲起，秦兵萬餘，圍住公館。懷王曰：『寡人赴秦王之約，奈何以兵見困耶？』涇陽君曰：『無傷也！寡君適有微恙，不能出門；又恐失信於君王，故使微臣特奉迎君王，屈至咸陽，與寡君一會。以些少軍卒，爲君侍衛，萬勿推辭。』那時不由楚王做主，擁之登車；留蒙驁一軍於關上，涇陽君陪乘，白起領兵四下擁衛，西望咸陽而去。靳尚逃歸秦國，懷王嘆曰：『悔不聽昭、唯屈平之言，乃爲靳尚所誤！』流淚不已。

懷王既至咸陽，昭襄王大集羣臣，及諸侯使者於章台之上；秦王面南上坐，使懷王北面參謁，如藩臣禮。懷王大怒，抗聲大言曰：『寡人信婚姻之好，輕身赴會；今君王假稱有疾，誘寡人至於咸陽，復不以禮相接，此何意也？』昭襄王曰：『向者蒙君許我黔中之地，已而不果；今日相屈，欲遂前約耳。倘君王朝許割地，暮即送王歸楚矣！』懷王曰：『王縱欲得地，亦當善言。何必詭計如此？』昭襄王曰：『不如此，君必不從。』懷王曰：『寡人願割黔中矣！請與君王爲盟，以一將軍隨寡人至楚受地，何如？』昭襄王曰：『盟不可信也。必須先遣使回楚，將地畀交割分明，方與王餞行耳。』秦之羣臣，皆前勸懷王；懷王益怒曰：『汝詐誘我至此，復強我以割地；寡人死即死耳，不受汝脅也！』昭襄王乃留懷王於咸陽城中不放回國。

再說：靳尚逃回，報與昭睢；如此恁般；秦王欲得王黔中之地，拘留在彼。』昭睢曰：『吾王在秦不得還，而太子又質於齊，倘齊人與秦合謀，復留太子，則楚國無君矣！』靳尚曰：『公子蘭見在，何不立之？』昭睢曰：『太子之立已久，今王猶在秦。遽棄其命舍嫡立庶；異日王幸歸國。何以自解？吾今詐訃於齊，以請太子，齊必信從。』靳尚曰：

「吾不能爲君禦難，此行當效微勞耳。」昭睢卽遣靳尚使齊，詐稱楚王已薨，迎太子奔喪嗣位。

齊湣王謂其相國孟嘗君田文曰：「楚國無君，吾欲留太子以求淮北之地何如？」孟嘗君曰：「不可。楚王固非一子，吾留太子，而彼以地來贖，可也；倘彼別立一人爲王，我無尺寸之利，而徒抱不義之名，將安用之？湣王以爲然，乃以禮歸太子橫于楚。橫卽楚王位，是爲頃襄王，子蘭，靳尚，用事如故，遣使告於秦曰：「賴社稷神靈，國已有王矣！」秦王空留懷王，不可得地；乃大慚怒，使白起爲將，蒙騫副之，帥師十萬攻楚，取十五城而歸。楚懷王留秦歲餘，秦守苦久而懈怠；懷王變服，逃出咸陽，欲東歸楚國。秦王發兵追之，懷王不敢東行，遂轉北路間道走趙。

不知趙國肯納懷王否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第九十三回

趙主父餓死沙邱宮……孟嘗君偷過函谷關

話說：趙武靈王身長八尺八寸，龍顏烏鬚，廣鬢虬髯，面黑有光，胸闊三尺，氣雄萬夫志吞四海；卽位五年，娶韓女爲夫人。生子曰章，立爲太子。至十六年，因夢美人鼓琴，心慕其貌；次日向羣臣言之，大夫胡廣，自言，其女孟姚，善於琴。武靈王召見於大陵之台，容貌宛如夢中所見；因使鼓琴，大悅之，納於宮中。謂之吳娃。生子曰何。及韓后薨，竟立吳娃爲后，廢太子章而立何爲太子。武靈王自念趙國北邊於燕，東邊於胡，西邊於林胡，樓煩，與趙爲鄰，而秦止一河之隔；居四戰之地，恐日就微弱，乃身自胡服，革帶皮靴，使民皆效胡俗，窄袖左衽，以便騎射。國中無貴賤，莫不胡服者。廢車乘馬，日逐射獵，兵以益強，武靈王親自帥帥略地，至於常山，西極雲中，北盡雁門——拓地數百里，遂有吞秦之志。欲取路雲中，自九原而南，竟襲咸陽；以諸將不可專任，不若使其子

治國事，而出其身經略四方。乃使羣臣大朝於東宮，傳位於太子何，是爲惠王。武靈王自號曰主父——主父者猶後世稱太上皇也——使肥義爲相國，李兌爲太傅，公子成爲司馬；封長子章以安陽之地，號安陽君，使田不禮爲之相。——此周赧王十七年事也。

主父欲圖秦之山川形勢，及觀秦王之爲人；乃詐稱趙國使者趙招，賈國書來告立君於秦國。攜工數人，一路圖其地形，竟入咸陽，來謁秦王。昭襄王問曰：『汝王年幾幾何？』對曰：『尙壯。』又問曰：『旣在尙壯，何以傳位於子？』對曰：『寡君以嗣位之人，多不諳事，欲及其身，使嫻習之；寡君雖爲主父，然國事未嘗不主裁也。』昭襄王曰：『汝國亦畏秦乎？』對曰：『寡君不畏秦，不胡服習騎射矣！今馳馬控弦之士十倍，昔年以此待秦或者可終徼盟好！』昭襄王見其應對鑿鑿，甚相敬重。使者辭出就館。

昭襄王睡至中夜，忽思趙使者形貌魁梧軒偉，不似人臣之相，事有可疑，輾轉不寐；天明，傳旨宣趙招相見。其從人答曰：『使人患病，不徒入朝，請緩之。』過三日，使者尙不出；昭襄王怒，遣吏迫之。吏直入舍中，不見使者；止獲從人，自稱真趙招。乃解到昭襄王面前，王問：『汝旣是真趙招，使者的係何人？』對曰：『實吾王主父也。主父欲』

觀大王威容，故詐稱使者而來；今已出咸陽三日矣，特命臣招待罪於此，昭襄王大驚頓足曰：『主父大欺吾也！』即使涇陽君同白起領精兵三千，星夜追之；至函谷關，守關將士，言：『趙國使者，於三日前已出關矣！』涇陽君等回復秦王，秦王心跳不甯者數日，乃以禮遣趙招還國。髻翁有詩云：

「分明猛虎踞咸陽，誰敢潛窺函谷關？不道龍顏趙主父，竟從堂上認秦王。」
次年，主父復出巡雲中，自代而西；收兵於樓煩，築城於靈壽，以鎮中山，名趙王城。吳娃亦於肥鄉築城，號夫人城。是時趙之強，同於三晉。

其年，楚懷王自秦來奔，懷王計議，恐觸秦怒；且主父遠在代地，不敢自尊，遂閉關不納。懷王計窮，欲南奔大梁；秦兵追及之，復與涇陽君俱至咸陽，懷王憤甚，嘔血斗餘，遂發病，未幾而薨，秦乃歸其喪於楚；楚人憐懷王爲秦所欺，客死於外；百姓往迎喪者，無不痛哭，如悲親戚。諸侯咸惡秦之無道，復爲「合從」以擯秦。

楚大夫屈原痛懷王之死，繇子蘭靳尙誤之；今日二人，仍舊用事，君臣貪於苟安，絕無報秦之志。乃屢屢進諫，勸頃襄王進賢遠佞，選將練兵，以圖雪懷王之恥。子蘭悟其意

，使靳尚言於頃襄王曰：『原自以同姓，不得重用，心懷怨望——且每向人言：「大王忘秦仇爲不孝，子蘭等不主張伐秦爲不忠。」』頃襄王大怒，削屈原之職，放歸田里；原有姊名須，已遠嫁，聞原被放，乃歸家訪原於夔之故宅。見原被髮垢面形容枯槁，行吟於江畔；乃喻之曰：『楚王不聽子言，子之心已盡矣！憂思何益？幸有田畝，何不力耕自食以終餘年乎？』原不違姊意，乃秉耒而耕；里人哀原之忠者，皆爲助力。月餘姊去；原嘆曰：『楚事至此，吾不忍見宗室之滅亡！』忽一日，晨起，抱石自投汨羅江而死。——其日乃五月五日——里人聞原自溺，爭掉小舟，出江拯救，已無及矣。乃爲角黍投於江中以祭之，繫以綵線，恐爲蛟龍所攫食也；又龍舟競渡之戲。亦因拯救屈原而起。至今自楚至吳，相沿成俗。屈原所耕之田，獲米如白玉，因號曰：「玉米田」里人私爲原立嗣，名其鄉曰：「姊歸鄉」今荊州府有歸州，亦因姊歸得名也。至宋元豐中，封原爲清烈公，兼爲其姊立廟號姊歸廟；後復加封原爲忠烈王。髯翁有過忠烈王廟詩云：

「峨峨廟貌立江傍，香火爭趨忠烈王；佞骨不知何處朽，龍舟歲歲弔滄浪。」

再說：趙主父出巡雲中，回至邯鄲，論功行賞，賜通國百姓酒餼五日。是羣臣畢集稱

賀，主父使惠王聽朝，自己設便坐於傍。觀其行禮；見何年幼，服袞冕南面爲王，長子章魁然丈夫，反北面拜舞於下，兄屈於弟，意甚憐之。朝既散，主父見公子勝在側，私謂曰：『汝見安陽君乎？』雖隨班拜舞，似有不甘之色。吾分趙地爲二，使章爲代王，與趙相並：汝以爲何如？』趙勝對曰：『王昔日已誤矣。今君臣之分已定，復生事端，恐有爭變。』主父曰：『事權在我。又何慮哉？』主父回宮，夫人吳娃見其色變，問曰：『今日朝中有何事？』主父曰：『吾見故太子章以兄朝弟，於理不合；欲立爲代王。』勝又言其不便，吾是以躊躇而未決也。』吳娃曰：『昔晉穆侯生二子：長曰仇，弟曰成師，穆侯薨，子仇嗣立，都於翼，封其弟成師於曲沃。其後曲沃益強，遂盡滅仇之子孫，并吞翼國。——此主父所知也。成師爲弟，尙能戕兄；况以兄而臨弟以長而臨少乎？吾母子且爲魚肉矣！』主父感其言，遂止。

有侍人舊曾服事故太子章於東宮者，聞知主父商議之事，乃私告於章，章與田不禮計之，不禮曰：『主父分王二子，出自公心，特爲婦人之言所阻耳；王年幼不諳事，誠乘間以計圖之，主父亦無如何也。』章曰：『此事惟君留意，富貴共之。』太傅李兌與肥義相

善密告曰：『安陽君強壯而驕其黨甚衆，且有怨望之心；田不禮剛狠自用，知進而不知退；二人爲黨行險僥倖，其事不遠。子任重而勞尊禍必先及；何不稱病傳政於公子成？可以自免。』肥義曰：『主父以王屬義尊爲相國，謂義可托安危也；今未見禍形而先自避不爲苟息所笑乎？』李兌嘆曰：『子今爲忠臣不得復爲智士矣！』因泣下久之別去。

肥義思李兌之言，夜不能寐，食不下咽；展轉躊躇未得良策。乃謂近侍高信曰：『今後設有召吾王者必先告我。』高信曰：『諾。』

* * * * *

忽一日；主父與王同遊於沙邱，安陽君章從往——那沙邱有臺乃商紂王所築——有離宮二所，主父與王各居一宮，相去五六里——安陽君之館，適當其中。田不禮謂安陽君曰：『王出遊在外，其兵衆不甚集；若假以主父之命召王，王必至。吾伏兵於途中，要而殺之；因奉主父以撫其衆，誰敢違者？』章曰：『此計甚妙。』即遣心腹內侍，僞爲主父使者，夜召惠王曰：『主父卒然病發，欲見王面，幸速往！高信即走告相國肥義，義曰：『王素無病，事可疑也。』乃入謂王曰：『義當以身先之！俟無他故，王乃可行。』又謂高信曰

：「緊閉宮門，慎勿輕啓。」

肥義與數騎隨使者先行，至中途，伏兵誤以爲王，羣起盡殺之；田不禮舉火驗視，乃肥義也。田不禮大驚曰：「事已變矣！及其機未露，宜悉乘乘夜襲王，幸或可勝。」於是奉安陽君以攻王，高信因肥義分付，已預作準備；田不禮攻王宮不能入。至天明，高信使從軍乘屋發矢，賊多傷死者；矢盡，乃飛瓦下擲之。田不禮命取巨石擊於木，以撞宮門，譁聲如雷。惠王正在危急，只聽得宮外，喊聲大舉，兩隊軍馬殺來；賊兵大敗，紛紛而散。——原來是公子成李兌，在國中商議；恐安陽君乘機爲亂。各率一枝軍前來接應。正遇著賊圍王宮，解救了此難；安陽君兵敗，謂田不禮曰：「今如何？」不禮曰：「急走主父處，涕泣哀求；主父必然相庇，吾當力拒追兵。」

章從其言，乃單騎奔主父宮中；主父果然開門匿之，殊無難色。田不禮驅殘兵再與成兌交戰，衆寡不敵，不禮被兌斬之；兌度安陽君無處托身，必然往投主父，乃引兵前圍主父之宮，打開宮門，李兌仗劍，當先開路；公子成在後，入見主父，叩頭曰：「安陽君反叛，法所不宥。願主父出之。」主父曰：「彼未嘗至吾宮中。二卿可他覓也。」兌成再四告稟，

主父並不開口；李兌曰：『事已至此，當搜簡一番，即不得賊謝罪未晚。』公子成曰：『君言是也』乃呼集親兵數百人。遍搜宮中；於複壁中得安陽君，牽之以出，李兌遽拔劍擊斷其頭，公子成曰：『何急也？』兌曰：『若遇主父，萬一見奪，抗之則非臣禮，從之則爲失賊，不如殺之！』公子成乃服。李兌提安陽君之首，自宮內出；聞主父泣聲，復謂公子成曰：『主父開宮納章，心已憐之矣；吾等以章故，圍主父之宮，搜章而殺之，無傷主父之心？事平之後，主父以圍宮加罪。吾輩族滅矣！王年幼不足與計，吾等當自決也。』乃分付軍士：『不許解圍！』使人詐傳惠王之令曰：『在宮人等，先出者免罪；後出者即係賊黨，夷其族。』從官及內侍等，聞王令爭先出宮，單單剩得主父一人；主父呼人無應者，欲出則門已下鑰矣，一連圍了數日，主父在宮中餓甚，無從取食；庭中樹有雀巢，乃探其卵之，月餘餓死，髯仙有詩嘆曰：

「胡服行邊靖虜塵，雄心直欲并西秦；吳娃一脈能貽禍，夢裏琴聲解誤人！」

主父既死，外人未知；李兌等尙不敢直入，待三月有餘，方纔啓鑰入視，主父身屍已枯癯矣。公子成奉惠王，往沙邱宮，視歛發喪，葬於代地——今靈邱縣，以葬武靈王得

名也——惠王回國，以公子成爲相國，李兌爲司寇；未幾，子成卒，惠王以公子勝曾阻主父分王之謀，乃用爲相國，封以平原，號爲平原君。平原君亦好士，有孟嘗君之風；既貴，益招致賓客，食者常數千人。平原君之府第，有畫樓，置美人於上；其樓俯臨民家。民家之主人有蹇疾，蹠起踟蹰而出汲，美人於樓上望見大笑；少頃蹇者造平原君之門，請見。公子勝揖而進之，蹇者曰：『聞君之喜士，士所以不遠千里集於君之門者，以君貴士而賤色也；臣不幸有罷癘之病，不良於行；君之後宮，乃臨而笑臣。臣不甘受婦人之辱，願得笑臣者之頭！』勝笑應曰：『諾』蹇者去。平原君笑曰：『愚哉此豎也！以一笑之故遂欲殺吾美人乎？』——平原君門下有個常規：主客者，每月一進客籍，稽客之多少，科算錢穀出入之數前此客有增無減，至是日漸引去；歲餘減半。公子勝怪之，乃鳴鐘大會諸客，問曰：『勝所以待諸君者，未嘗敢失禮；乃紛紛引去，何也？』客中一人前對曰：『君不殺笑蹇之美人，衆皆拂然；以君愛色而賤士所以去耳。臣等不日亦將辭矣。』平原君大驚，引罪曰：『此勝之過也！』卽解佩劍，令左右斬樓上美人之頭；自造跛者之門，長跽請罪。蹇者乃喜於是門下皆稱頌平原君之賢，賓客復聚如初，時人爲三字語云：

「食我飽，衣我溫；息其館，遊其門。齊孟嘗，趙平原，佳公子，賢主人！」

時秦昭襄王聞平原君斬美人謝覽之事；一日，與向壽述之，嗟嘆其賢。向壽曰：「尙不及齊孟嘗君之甚也！」秦王曰：「孟嘗君如何？」向壽曰：「孟嘗君自其父田嬰存日，即便主家政，接待賓客；賓客歸之如雲，諸侯咸敬慕之，請於田嬰以爲世子。及嗣爲薛公，賓客益盛，衣食與已無二，供給繁費爲之破產；士從齊來者，人人以爲孟嘗君親己，無有間言。今平原容美人笑覽而不誅，直待賓客離心，乃斬頭以謝，不亦晚乎？」秦王曰：「寡人安得一見孟嘗君與之同事哉？」向壽曰：「王如欲見孟嘗君，何不召之？」秦王曰：「彼齊相國也，召之安肯來乎？」向壽曰：「王誠以親子弟爲質於齊，以請孟嘗君；齊信秦，不敢不遣。王得孟嘗君卽以爲相，齊亦必相王之親子弟；秦齊互相其交必合。然後共謀諸侯，不難矣！」秦王曰：「善」乃以涇陽君悝爲質於齊，願易孟嘗君來秦。「使寡人一見其面以慰飢渴之想。」

賓客聞秦召皆勸孟嘗君必行；時蘇代適爲燕使於齊，謂孟嘗君曰：「今代從外來，見士偶人與木偶人相與語；木偶人謂土偶人曰：『天方雨子必敗矣；奈何？』土偶人笑曰：

「我生於土敗則仍還於土耳；子遭雨漂流，吾不知其所底也！」秦，虎狼之國；楚懷王猶不返，况君乎？若留君不遣，臣不知君之所終也！」孟嘗君乃辭秦不欲行。匡章言於湣王曰：「秦之致質而求見孟嘗君欲親齊也；孟嘗君不往，失秦歡矣！」——雖然留秦之質，猶爲不信秦也；王不如以禮歸涇陽君於秦，而使孟嘗君聘秦，以答秦之禮。如是，則秦王必聽信孟嘗君，而厚於齊。湣王以爲然，謂涇陽君曰：「寡人行將遣相國文，行聘於上國，以候秦王之顏色，豈敢煩貴人爲質？」卽備車乘送涇陽君還秦，而使孟嘗君行聘於秦。

孟嘗君同賓客千餘人，車騎百餘乘，西入咸陽，謁見秦王；秦王降階迎之，握手爲歡道平生相慕之意。孟嘗君有白狐裘，毛深二寸，其白如雪，價值千金，天下無雙；以此爲私禮獻於秦王，秦王服此裘入宮，誇於所幸燕姬。燕姬曰：「此裘亦常有何以足貴？」秦王曰：「狐非數千歲，色不白；今之白裘，所取狐腋下一片，補綴而成。此乃純白之皮，所以貴重，真無價之珍也！齊乃山東大國，故有此珍服耳。」時天氣尙煖，秦王解裘付主藏吏，分付珍藏，以俟進御。

擇日，將立孟嘗君爲丞相。樗里疾忌孟嘗君見用，恐奪其相權，乃使其客公孫奭說秦

王曰：『田文，齊族也；今相秦，必先齊而後秦。夫以孟嘗君之賢，其籌事無不中，又加以賓客之衆，而借秦權以陰爲齊謀，秦其危矣！』秦王以其言問於樽里疾，疾對曰：『爽言是也。』秦王曰：『然則遣之乎？』疾對曰：『孟嘗君居秦月餘，其賓客千人，盡已得秦鉅細之事；若遣之歸齊，終爲秦害，不如殺之。』秦王惑其言，命出孟嘗君於館舍。

涇陽君在齊時，孟嘗君待之甚厚，日具飲食；臨行，復餽以寶器數事，涇陽君甚德之。至是，聞秦王之謀，私見孟嘗君，言其事；孟嘗君懼而問計，涇陽君曰：『王計尚未決也。宮中有燕姬者，最得王心，所言必從；君攜有重寶，吾爲君進於燕姬。求其一言，放君還國，則禍可免矣。』孟嘗君以白璧二雙，托涇陽君獻於燕姬求解；燕姬曰：『妾甚愛白狐裘，聞山東大國有之；若得此裘，妾不惜一言。不願得璧也。』涇陽君回報孟嘗君。孟嘗君曰：『只有一裘，已獻秦王，何可復得？』遍問賓客：『有能復得白狐裘者否？』衆皆束手莫對。最下坐有一客，自言：『臣能得之。』孟嘗君曰：『子有何計得裘？』客曰：『臣能爲狗盜。』孟嘗君笑而遣之。

客是夜裝束如狗，從竇中潛入秦宮庫藏，爲狗吠聲；主藏吏以爲守狗不疑。客伺吏睡

熟，取身處所藏鑰匙，逗開藏櫃，果得白狐裘，遂盜之以出，獻於孟嘗君。孟嘗君使涇陽君轉獻燕姬，燕姬大悅；值與王夜飲方懽，遂進言曰：『妾聞齊有孟嘗君，天下之大賢也！孟嘗君方爲齊相，不欲來秦；秦請而致之，不用則已矣，乃欲加誅。夫請人國之相，而無故誅之，又有戮賢之名，妾恐天下賢士，將裹足而避秦也！』秦王曰：『善。』

明日御殿，卽命具車馬，給驛券，放孟嘗君還齊。孟嘗君曰：『吾僥倖燕姬之一言，得脫虎口；萬一秦王中悔，吾命休矣！』客有善爲僞券者，爲孟嘗君易券中名姓，星馳而去；至函谷關，夜方半，關門下鑰已久。孟嘗君慮追者或至，急欲出關，關開閉，俱有常期，人定卽閉，雞鳴始開。孟嘗君與賓客咸擁聚關內，心甚惶迫；忽聞雞鳴聲自客隊中出，孟嘗君怪而視之，乃下客一人，能效雞聲者。於是羣雞盡鳴，關吏以爲天且曉，卽起驗券開關；孟嘗君之衆，復星馳而去。謂二客曰：『吾之得脫虎口，乃狗盜雞鳴之力也！衆賓客自愧無功，從此不敢怠慢下坐之客。髯翁有贊曰：

「明珠彈雀，不如泥丸；白璧療飢，不如壺餐。狗吠裘得，雞鳴關啓；雖爲聖賢，不如彼鄙，細流納海，累塵成岡，用人惟器，勿陋孟嘗。」

樽里疾聞孟嘗君得放歸國，卽趨入朝，見昭襄王曰：「王卽不殺田文，亦宜留以爲質奈何遣之？」秦王大悔，卽使人馳傳急追孟嘗君，至函谷關；索出客籍閱之，無齊使田文姓名。使者曰：「得無從闕道，尙未至乎？」俟半日，杳無影響；乃言孟嘗君狀貌及賓客車馬之數。關吏曰：「若然則今早出關者是矣！」使者曰：「還可追否？」關吏曰：「其馬如飛，今已去百里之遠，不可追也。」使者乃還報秦王，王嘆曰：「孟嘗君有鬼神不測之機，果天下賢士也！」後秦王索白狐裘於主藏吏不得，及見燕姬服之；因叩其故，知其爲孟嘗君之客所盜，復嘆曰：「孟嘗君門下，如通都之市，無物不有，吾秦國未有其比！」竟以裘賜燕姬，不罪主藏吏，

不知孟嘗君歸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第九十四回

馮驩彈鋏客孟嘗……齊王糾兵伐桀宋

話說：孟嘗君自秦逃歸，道經於趙；平原君趙勝，出迎於三十里外，極其恭敬；趙人素聞人傳說孟嘗之名，未見其貌；至是，爭出觀之。孟嘗君身材短小，不踰中人，觀者或笑曰：『始吾慕孟嘗君，以爲天人，必魁然有異；今觀之，但渺小丈夫耳！』和而笑者復數人。是夜，凡笑孟嘗君者皆失頭；平原君心知孟嘗門客所爲，不敢問也。

再說：齊潛王，既遣孟嘗君往秦，如失左右手；恐其遂爲秦用，深以爲憂。乃聞其逃歸，大喜，仍用爲相國；賓客歸者益衆，乃置爲客舍三等；上等曰代舍中，等曰幸舍，下等曰傳舍。代舍者，言其人可以自代也；上客居之，食肉乘輿，幸舍者，言其人可任用也；中客居之，但食肉不乘輿傳舍者，脫粟之飯，免其飢餒；出入聽其自便，下客居之。前番鷄鳴狗盜，及僞券有功之人，皆列於代舍；所收薛邑俸入不足以給賓客，乃出錢行債於薛。

歲收利息，以助日用。

一日，有一漢子，狀貌修偉，衣敝褐，躡草屨，自言姓馮，名驢，齊人，求見孟嘗君；孟嘗君揖之與坐，問曰：『先生下辱，有以教文乎？』驢曰：『無也。竊聞君好士。不擇貴賤，故不揣以貧身自歸耳。』孟嘗君命置傳舍。十餘日，孟嘗君問於傳舍長曰：『新來客何所事？』傳舍長答曰：『馮先生貧甚，身無別物，止存一劍；又無劍囊以荆緞繫之於腰間。食畢，輒彈其劍而歌曰：『長缺歸來兮食無魚！』孟嘗君笑曰：『是嫌吾食儉也。』乃遷之於幸舍，食魚肉；乃使幸舍長候其舉動。『五日後，來告我。居五日，幸舍長報曰：『馮先生彈劍而歌如故——但其辭不同矣。』曰：『長缺歸來兮。出無車！』』孟嘗君驚曰：『彼欲爲我上客乎？其人必有異也。』又遷之代舍，復使代舍長伺其歌否；驢乘車一出夜歸，又歌曰：『長缺歸來兮，無以爲家！』代舍長詣孟嘗君言之。孟嘗君蹙額曰：『客何無厭之甚乎？』更使伺之，驢不復歌矣。

居一年有餘，主家者來告孟嘗君：『錢穀只勾一月之需。』孟嘗君查貸券，民間所負

甚多；乃問左右曰：『客中誰能爲我收債於薛者？』代舍長進曰：『馮先生不聞他長，然其人似忠實可任；向者自請爲上客，君其試之。』孟嘗君請馮驩與言收債之事，馮驩一諾無辭。

遂乘車至薛，坐於公府；薛民萬戶，多有貸者。聞薛公使上客來徵息，時輸納甚衆，計之得息錢十萬；馮驩將錢多市牛酒，預出示：『凡負孟嘗君息錢者，勿論能償不能償，來日悉會府中驗券。』百姓聞有牛酒之犒，皆如期而來；馮驩一一勞以酒食，勸使醉飽，因而旁勸，審其中貧富之狀，盡得其實；食畢，乃出券與合之，度其力饒，雖一時不能，後可相償者，與爲要約，載於券上。其貧不能償者，皆羅拜哀乞寬期；馮驩命左右取火，將貧券一笥悉投火中燒之。謂衆人曰：『孟嘗君所以貸錢於爾民者，恐爾民無錢以爲生計，非爲利也；然君之食客數千，俸食不足，故不得已而徵息，以奉賓客。今有力者更爲期約，無力者焚券蠲免；君之施德於爾薛人，可謂厚矣！』百姓皆叩頭。歡呼曰：『孟嘗君真吾父母也！』

早有人將焚券事報知孟嘗君，孟嘗君大怒，使人催召驩；驩空手來見孟嘗君，假意問曰：

：「客勞苦。收債畢乎？」驢曰：「不但爲君收債。且爲君收德！」孟嘗君色變，讓之曰：「文食客三千人，俸食不足，故貨錢於薛，冀收餘息，以助公費；聞客得息錢，多具牛酒，與衆樂飲，復焚券之半。猶曰：『收德。』」不知所收何德也？」驢對曰：「君請息怒，容備陳之；負債者多，不具牛酒爲歡，衆疑，不肯齊赴，無以驗其力之饒乏。力饒者與爲期納，其乏者雖嚴責之亦不能償；久而息多，則逃亡耳。區區之薛，君之世封，其民乃君所與共安危者也；今焚無用之券以明君之輕財而愛民。仁羣之名流無於窮；此臣所謂爲君收德者矣。」孟嘗君迫於客費。心中殊不以爲然；然已焚券，無可奈何，勉爲放顏，揖而謝之。史臣有詩云：

「逢迎言利號佳賓，焚券先虞觸主噴；空手但收仁義返，方知彈缺有高人。」

却說：秦昭襄王，悔失孟嘗君。又見其作用可駭。想道：「此人用於齊國，終爲秦害！」

「乃廣布謠言，流於齊國；言：『孟嘗君名高天下，天下知有孟嘗君，不知有齊王，不日，孟嘗君且代齊矣！』又使人說楚頃襄王曰：『向者六國伐秦，齊兵獨後；因楚王自爲從約長，孟嘗君不服，故不肯同兵。及懷王在秦，寡君欲歸之；孟嘗君使人勸寡君勿歸懷王

以太子見質於齊，欲秦殺懷王，彼乃留太子以要地於齊。故太子幾不得歸，而懷王竟死於秦。寡君之得罪於楚，皆孟嘗君之故也！寡君以楚之故，欲得孟嘗君而殺之；會逃歸不獲，今復爲齊相專權，且暮篡齊，秦楚自此多事矣！寡君願悔前之禍，與楚結好；以女爲楚王婦，共備孟嘗君之變。幸大王裁聽！」楚王感其言，竟通和於秦。迎秦王之女爲夫人；亦使人布流言於齊？齊湣王疑之，遂收孟嘗君相印，黜歸於薛。

賓客聞孟嘗君罷相，紛紛散去；惟馮驩在側，爲孟嘗君御車。未至薛，薛百姓扶老攜幼來相迎，爭獻酒食，問起居；孟嘗君謂驩曰：「此先王所謂爲文收德者也！」馮驩曰：「臣意不止於此；倘借臣以一乘之車，必令君益重於國，而俸邑益廣。」孟嘗君曰：「惟先生命。」

過數日，孟嘗君具軍馬，及金幣，請馮驩曰：「聽先生所往。」馮驩駕車，西入咸陽，求見昭襄王：說曰：「士之遊秦者，皆欲強秦而弱齊；其遊齊者，皆欲強齊而弱秦，秦與齊，勢不兩立，其雄者乃得天下。」秦王曰：「先生何策，可使秦雄而不爲雌乎？」馮驩曰：「大王知齊之廢孟嘗君否？」秦王曰：「寡人曾聞之，而未信也。」馮驩曰：「齊之

所以重於天下者，以有孟嘗君之賢也；今齊王惑於讒毀，一旦收其相印，以功爲罪，孟嘗君怨齊必深。乘其懷怨之時，而秦收之以爲用；則齊國之陰事，必將盡輸於秦。用以謀齊，齊可得也——豈特爲雄而已哉？大王急遣使載重幣，陰迎孟嘗君於薛，時不可失！萬一齊王悔悟而復用之，則兩國之雌雄未可定矣！」時樗里疾方卒，秦王急欲得賢相；聞驪言，大喜，乃飾良車十乘，黃金百鎰，命使者以丞相之儀從，迎孟嘗君。馮驩曰：「臣請爲大王先行，報孟嘗君使之束裝，毋淹來使。」

馮驩疾驅至齊，未暇見孟嘗君，先見齊王；說曰：「齊秦之互爲雌雄，王所知也；得人者爲雄，失人者爲雌。今臣聞道路之言：『秦王幸孟嘗君之廢，陰遣良車十乘，黃金百鎰，迎孟嘗君爲相。』倘孟嘗君西入相秦，反其爲齊謀者以爲秦謀；則雄在秦，而臨淄卽墨危矣！」潛王色動問曰：「然則如何？」馮驩曰：「秦使旦暮且至，薛，大王乘其未至，先復孟嘗君相位，更廣其邑封，孟嘗君必喜而受之；秦使者雖強，豈能不告於王，而擅迎人之相國哉？」潛王曰：「善。」然口雖答應，意未深信；使人至境上，探其虛實，只見車騎紛紛而至，詢之果秦使也。使者連夜奔告潛王，潛王卽命馮驩，持節迎孟嘗君。

，復其相位，益封孟嘗君千戶；秦使者至辭，聞孟嘗君已復相齊，乃轉轅而西。

孟君既復相位，前賓客去者復歸；孟嘗君謂馮驩曰：「文好客無敢失禮一日罷相，客皆棄文而去；今賴先生之力，得復其位，諸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？」馮驩答曰：「夫榮辱盛衰，物之常理；君不見大都之市，平旦則側肩爭門而入，日暮爲墟矣；爲所求不在焉。夫富貴多士，貧賤寡交，事之常也！君又何怪乎？」孟嘗君再拜曰：「敬聞命矣。」乃待客如初。

是時魏昭王，與韓釐王奉周王之命合從伐秦；秦使白起將兵迎之，大戰於伊闕，斬首二十四萬，虜韓將公孫喜，取武遂地三百里，遂伐魏，取河東地四百里。昭襄王大喜，以七國皆稱王，不足爲異；欲別立帝號，以示貴重而嫌於獨尊。乃使人言於齊湣王曰：「今天下相王，莫知所歸。寡人意欲稱西帝，以主西方；尊齊爲東帝，以主東方，平分天下。大王以爲何如？」湣王意未決，問於孟嘗君；孟嘗君曰：「秦以強橫見惡於諸侯，王勿效之。」

正踰一月，秦復遣使至齊，約其伐趙；適蘇代自燕復至，湣王先以並帝之事請教於代

代對曰：『秦不致帝於他國，而獨致於齊，所以尊齊也；却之則拂秦之意，直受之，則取惡於諸侯，願王受之而勿稱。使秦稱之，而西方之諸侯奉之；王乃稱帝以王東方，未晚也。使秦稱之，而諸侯惡之；王因以爲秦罪。』潛王曰：『敬受教。』又問：『秦約伐趙，其事何如？』蘇代曰：『兵出無名，事故不成；趙無罪而伐之，得地則爲秦利，齊無與焉。今宋方無道，天下號爲桀宋；王與其伐趙，不如伐宋，得其地可守得其民可臣——而又有誅暴之名，此湯武之舉也。』潛王大悅，乃受帝號而不稱；厚待秦使，而辭其伐趙之請。秦昭襄王稱帝纔二月，聞齊仍稱王亦去帝號，不敢稱。

話分兩頭却說：宋康王，乃宋辟公辟兵之子剔成之弟；其母夢徐偃王來托生，因名曰偃。生有異相，身長九尺四寸，面闊一尺三寸，目如巨星，面有神光，力能屈伸鐵鉤；於周顯王四十一年，逐其兄剔成而自立。立十一年，國人探雀巢，得蛻卵；中有小鷗，以爲異事，獻於君偃。偃召太史占之，太史布卦奏曰：『小而生大，此反弱爲強，崛起霸王之象。』偃喜曰：『宋弱甚矣！寡人不興之，更望何人？』乃多檢壯丁，親自訓練得勁兵十餘萬；東伐齊，取五城，南敗楚取地二百餘里，西又敗魏軍，取二城，滅滕有其地——因

遣使通好於秦，秦王遣使報之。自是宋號強國，與齊，楚，三晉相並。偃遂稱爲宋王，自謂天下英雄，無與爲比，欲速就霸王之業；每臨朝，輒令羣臣齊呼萬歲。堂上一呼，堂下應之，門外侍衛亦俱應之，聲聞數里。又以革囊盛牛血，懸於高竿，挽弓射之；弓強矢勁，射透革囊，血雨從空亂灑。使人傳言於市曰：『我王射天得勝。』欲以恐嚇遠人。又爲長夜之飲，以酒強灌羣臣，而陰使左右以熱水代酒自飲；羣臣量素洪者皆潦倒大醉，不能成禮，惟康王惺然。左右獻諛者，皆曰：『君王酒量如海，飲千石不醉也。』又多取婦人爲淫樂，一夜御數十女；使人傳言：『宋王精神兼數百人，從不倦怠。』以此自炫。

一日，遊封父之墟，遇見採桑婦甚美，築青陵之臺以望之；訪其家，乃舍人韓馮之妻息氏也。王使人喻馮以意，使獻其妻；馮與妻言之，問其：『願否？』息氏作詩以對曰：

「南山有鳥，北山張羅；鳥自高飛，羅當奈何？」

宋王慕息氏不已，使人卽其家奪之；韓馮見息氏升車而去，心中不忍，遂自殺。宋王召息氏共登青陵之臺，謂之曰：『我宋王也；能富貴人，亦能生殺人——况汝夫已死，汝何所歸？若從寡人，當立爲王后。息氏復作詩對曰：

「鳥有雌雄不逐鳳凰；妾是庶人不樂宋王！」

宋王曰：「卿今已至此，雖欲不從寡人，不可得也！」息氏曰：「容妾沐浴更衣，拜辭故夫之魂，然後侍大王巾櫛耳。」宋王許之。息氏沐浴更衣訖，望空再拜，遂從臺上自投於地；宋王急使人速攬其衣，不及，視之，氣已絕矣。檢其身畔，於裙帶得書一幅，書云：「死後乞賜遺骨，與韓馮合葬於一塚，黃泉感德！」宋王大怒，故爲二塚，隔絕埋之；使其東西相望，而不相親。

埋後，三日，宋王還國；忽一夜，有交梓木生於二塚之傍，旬日間木長三丈許，其枝相附結成連理。有鴛鴦一對，飛集於枝上，交頸悲鳴；里人哀之曰：「此韓馮夫婦之魂所化！」遂名其樹曰：「相思樹。」髯翁有詩嘆云：

「相思樹上兩鴛鴦，千古情魂事可傷！莫道威強能奪志，婦人執性抗君王。」

羣臣見宋王暴虐，多有諫者；宋王不勝其瀆，乃置弓矢於座側，凡進諫者引弓射之。嘗一日間射殺景成，戴烏，公子勃；等三人；自是舉朝莫敢開口，諸侯號曰：「桀宋！」

時齊湣王用蘇代之說，遣使於楚魏，約其攻宋，三分其地；兵既發，秦昭王聞之，怒曰：『宋新與秦懼，而齊伐之；寡人必救宋，無再計！』齊湣王恐秦兵救宋，求於蘇代；代曰：『臣請西止秦兵以遂王伐宋之功。』乃西見秦王曰：『齊今伐宋矣，臣敢爲大王賀。』秦王曰：『齊伐宋，先生何以賀寡人乎？』蘇代曰：『齊王之強暴，無異於宋。今約楚魏而攻宋。其勢必欺楚魏；楚魏受其欺，必向西而事秦。是秦損一宋以餌齊，而坐收楚魏之二國也！王何不利焉？敢不賀乎？』秦王曰：『寡人欲求救宋何如？』代答曰：『桀宋犯天下之公怒，天下皆幸其亡；而秦獨救之，衆怒且移於秦矣！』秦王乃罷兵，不救宋。

齊師先至宋郊，楚魏之兵，亦陸續來會。齊將韓聶，楚將唐昧，魏將芒卯；三人做一處商議。唐昧曰：『宋王志大氣驕，宜示弱以誘之。』芒卯曰：『宋王淫虐，人心離怨；我三國皆有喪師失地之恥，宜傳檄文布其罪惡以招故地之民。必有反戈而向宋者。』韓聶曰：『二君之言是也。』乃爲檄數桀宋十大罪；一，逐兄篡位，得國不正；二，滅滕兼地恃

強凌弱；三，好攻樂戰，侵犯大國；四，革囊射天，得罪上帝；五，長夜酣飲，不恤國政；六，奪人妻女，淫蕩無恥；七，射殺諫臣，忠良結舌；八，僭替王號，妄自尊大！九，獨媚強秦，結怨鄰國；十，慢神虐民，全無君道。檄文到處，人心聳懼；三國所失之地，其民不樂附宋，皆逐其官吏，登城自守以待來兵。於是所向皆捷，直逼睢陽。

宋王偃大閱車徒，親領中軍，離城十里結營，以防攻突；韓聶先遣都下將閻丘儉，以五千人挑戰。宋兵不出，閻丘儉使軍士聲洪者數人，登轎車朗誦宋十罪；宋王偃大怒，命將軍盧曼出敵，略戰數合，閻丘儉敗走；盧曼追之，儉盡棄其車馬器械，狼狽而奔。宋王偃登壘，望見齊師已敗，喜曰：『敗齊一軍，則楚魏俱喪氣矣！』乃悉師出戰，直逼齊營。韓聶又讓一陣，退二十里下寨；却教唐昧芒卯二軍，左右取路，抄出宋王大營之後。

次日，宋王偃只道齊兵已不能戰，拔寨都起，直攻齊營；閻丘儉打著韓聶旗號，列陣相持。自辰至午，合戰三十餘次；宋王果然英勇，手斬齊將二十餘員，兵士死者百餘人。宋將盧曼亦死於陣，閻丘儉復大敗而奔，委棄車仗器械無數，宋兵爭先掠取。忽有探子報道：『敵兵襲攻睢陽城甚急！探是楚魏二國軍馬！』宋王大怒，忙教整隊回軍；行不上五

里，斜刺里一軍突出，大叫：『齊國上將韓聶在此！無道昏君。還不速降！』宋王左右將戴直，屈志高，雙車齊出；韓聶大展神威，先將屈志高斬於車下。戴直不敢交鋒，保護宋王，且戰且走；回至睢陽城下，守將公孫拔認得自家軍馬，開門放入。三國合兵攻打，晝夜不息；忽見塵頭起處。又有大軍到來，乃是齊湣王恐韓聶不能成功，親帥大將王蠋太史敖；等引大軍三萬前來，軍勢益壯，

宋軍知齊王親自領兵，人人喪膽，個個灰心；又兼宋王不恤士卒，晝夜驅率男女守瞭，絕無恩賞，怨聲藉藉。戴直言於王偃曰：『敵勢猖狂，人心已變；大王不如棄城，權避河南，更圖恢復。』宋王此時一片圖王定霸之心，化爲秋水；嘆息了一回，與戴直半夜棄城而遁。公孫拔遂豎起降旗，迎湣王入城；湣王撫安百姓，一面令諸軍追逐宋王。宋王走至溫邑，爲追兵所及，先擒戴直斬之；宋王自投於神農澗中不死，被軍士牽出斬首，傳送雒陽，齊，楚，魏，遂共滅宋國，三分其地，魏楚之兵旣散，湣王曰：『伐宋之役，齊力爲多；楚魏安得受地？』遂引兵銜枚尾唐昧之後，襲楚敗師於重丘；乘勝逐去，盡收取淮北之地——又西侵三晉，屢敗其軍。楚魏恨湣王負約，果皆遣使附秦，秦反以爲蘇代之功矣。

潁王既兼有宋地，氣益驕恣；使嬖臣夷維，往合衛魯鄒三國之君，要他稱臣入朝。三國懼其侵伐，不敢不從。潁王曰：「寡人殘燕滅宋，闢地千里；敗梁制楚，威加諸侯；魯衛盡已稱臣，泗上無不恐懼。且晚提一旅，兼并二周，遷九鼎於臨淄，正號天子，以令天下。誰敢違者？」孟嘗君田文曰：「諫宋王偃惟驕，故齊得而乘之；願大王以宋爲戒。夫周雖微弱，然號爲「共主」，七國攻戰，不敢及周，畏其名也；大王前去帝號不稱，天下以此多齊之讓；今忽萌代周之志，恐非齊福！」潁王曰：「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桀紂非其主乎？寡人何不如湯武？惜子非伊尹太公耳！」於是復收孟嘗君相印；孟嘗君懼誅，乃與其賓客走大梁，依公子無忌以居。

那公子無忌，乃是魏昭王之少子；爲人謙恭好士，接人惟恐不及。嘗朝膳。有一鳩爲鶴所逐，急投案下，無忌蔽之；視鶴去，乃從鳩。誰知鶴隱於屋脊，見鳩飛出，逐而食之；無忌自咎曰：「此鳩避患而投我，乃竟爲鶴所殺，是我負此鳩也！」竟日不進膳。令左右捕鶴，共得百餘頭各置一籠以獻；無忌曰：「殺鳩者止一鷓吾何可累及他禽？」乃按劍於籠上，祝曰：「不食鳩者，向我悲鳴，我則放汝。」羣鷓皆悲鳴；獨至一籠，其鷓低頭

不敢仰視。乃取而殺之，遂開籠放其餘鶴。聞者嘆曰：『趙公子不忍負一鳩，忍負人乎？』由是士無賢愚歸之如市；食客亦三千餘人——與孟嘗君平原君相亞——

魏有隱士，姓侯名羸，年七十餘；家貧，爲大梁夷門監者。無忌聞其素行修潔，且好奇計；里中尊敬之，號爲侯生。於是駕車往拜，以黃金二十鎰爲贄；侯生謝曰：『羸安貧自守，不妄受人一錢；今日老矣，甯爲公子而改節乎？』無忌不能強，欲尊禮之，以示賓客，乃酒大置會。是日魏宗室將相諸貴客畢集堂中；坐定，獨虛左第一席。無忌命駕親往夷門，迎侯生赴會；侯生登車，無忌揖之上坐，生略不謙遜。無忌執轡在傍，意甚恭敬。侯生又謂無忌曰：『臣有客朱亥，在市屠中；欲往看之，公子能枉駕同一往否？』無忌曰：『願與先生偕往。』卽命引車枉道入市。及屠門，侯生曰：『公子暫止車中，老漢將下看吾客。』侯生下車，入亥家，與亥對坐肉案前，絮語移時；侯生時時睨視公子，公子顏色愈和略無倦怠。時從騎數十餘，見侯生絮語不休，厭之多有竊罵者；侯生亦聞之，獨視公子，色終不變。乃與朱亥別，復登車上坐如故。——無忌以午牌出門，比回府，已申未矣——諸貴客見公子親往迎客，虛左以待，正不知甚處有名的遊士？何方大國的使臣？俱辦

下一片敬心伺候。及久不見到，各各心煩意懶；忽聞報說：「公子迎客已至！」衆貴客敬心復萌，俱起坐出迎，睜眼相看；及客到乃一白鬚老者衣冠敝陋，無不駭然。無忌引侯生徧告賓客；諸貴客聞是夷門監者，意殊不以爲然。無忌揖侯生就首席，侯生亦不謙讓；酒至半酣，無忌手捧金卮，爲壽於侯生之前。侯生接卮在手，謂無忌曰：「臣乃夷門抱關吏也；公子枉駕下辱，久立市中，毫無怠色，又尊臣於諸客之上，於臣似爲過分——然所以爲此，欲成公子下士之名耳！」諸貴客皆竊笑席散。

侯生遂爲公子上客，侯生因薦朱亥之賢；無忌數往候見，朱亥絕不答拜，無忌亦不以爲怪。其折節下士如此。

今日孟嘗君至魏，獨依無忌，正合著古語：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」八個字，自然情投意合。孟嘗君原與趙平原君公子勝交厚；因使無忌結交趙勝，無忌將親姊嫁於平原君爲夫人。於是魏趙通好，而孟嘗君居間爲重。

齊潛王自孟嘗君去後，益自驕橫，遂欲謀代周爲天子。時齊境多怪異，天雨血方數百里；沾人衣襟腥臭難當。又地坼數丈泉水湧出；又有人當關而哭，但聞其聲。不見其形。

由是百姓惶惶，朝不保夕。大夫狐咺，陳舉，先後進諫，且請召還孟嘗君，滑王怒而殺之，陳屍於通衢，以杜諫者。於是王蠋，太史敫；等皆謝病棄職，歸隱鄉里。

不知潛王如何結果？』且看下回分解：



第九十五回

說四國樂毅滅齊……驅火牛田單破燕

話說：燕昭王自卽位之後，日夜以報齊雪恥爲事；弔死問孤，與士卒同甘苦，尊禮賢士，四方豪傑歸者如市。有趙人樂毅，乃樂羊之孫，自幼好講兵法；當初樂羊封於靈壽，子孫遂家焉；趙主父沙邱之亂，樂毅挈家去靈壽，奔大梁，事魏昭王，不甚信用；聞燕王築黃金臺，招致天下賢士，欲往投之，乃謀出使於燕，見燕昭王，說以兵法；燕王知其賢，待以客禮，樂毅謙讓不敢當。燕王曰：『先生生於趙，仕於魏，在燕固當爲客。』樂毅曰：『臣之仕魏，以避亂也；大王若不棄微末，請委質爲燕臣。』燕王大喜，卽拜毅爲亞卿，位在劇辛諸人以上；樂毅悉召其宗族，居燕爲燕人，其時齊國強盛，侵伐諸侯；昭王深自韜晦，養兵恤民，待時而動。及湣王逐孟嘗君，恣行狂暴，百姓弗堪；而燕國休養多年，國富民稠，士卒樂戰，於是昭王進樂毅而問曰：『寡人銜先人之恨，二十八年於茲矣

！常恐一旦先朝露，不及剗刃於齊王之腹，以報國恥，終夜痛心。今齊王驕暴自恃，中外離心；此天亡之時，寡人欲起傾國之兵，與齊爭一旦之命，先生何以教之？」樂毅對曰：「齊國地大人衆，士卒習戰，未可獨攻也；王必欲伐之，必與天下共圖之，今燕之比鄰，莫密於趙王；宜首與趙合，則韓必從，而孟嘗君在魏，方恨齊，宜無不聽。如是，而齊可攻也。」燕王曰：「善，」乃具符節，使樂毅往說趙國；平原君趙勝爲言於惠文王，王許之。適秦國使者在趙，樂毅并說秦使者以伐齊之利；使者還報秦王，秦王忌齊之盛，懼諸侯背秦而事齊，於是復遣使者報趙，願共伐齊之役。劇辛往說魏王，見信陵君；信陵君果主發兵，復爲約韓與其事，俱與訂期。

於是燕王悉起國中精銳，使樂毅將之；秦將白起，趙將廉頗，韓將暴鳶，魏將晉鄙，各率一軍，如期而至。於是燕王命樂毅并護五國之兵，號爲樂上將軍；浩浩蕩蕩殺奔齊國。齊湣王自將中軍，與大將韓聶迎戰於濟水之西；樂毅身先士卒，四國兵將，無不買勇爭奮。殺得齊兵屍橫原野，流血成渠；韓聶被樂毅之弟樂乘所殺，諸軍乘勝逐北。湣王大敗，奔回臨淄；連夜使人求救於楚，許盡割淮北之地爲賂。一面檢點軍民，登城設守。秦，

魏，韓，趙，乘勝各自分路收取邊城；獨樂毅自引燕軍，長驅深入。所過宣諭威德，齊城皆望風而潰，勢如破竹；大軍直逼臨淄，潛王大懼，遂與文武數十人，潛開北門而遁。行至衛國，衛君郊迎稱臣；既入城，讓正殿以居之，供具甚敬。潛王驕傲，待衛君不以禮；衛諸臣意不能平，夜往掠其輜重；潛王怒，欲俟衛君來見，責以捕盜。衛君是日竟不朝見，亦不復給廩餼；潛王甚愧，候至日昃餓甚，恐衛君圖己，與夷維數人，連夜逃去。從臣失主，一時皆四散奔走。

潛王不日逃至魯關，關吏報知魯君，魯君遣使者出迎，夷維謂曰：『魯何以待吾君？』對曰：『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。』夷維曰：『吾君，天子也；天子巡狩，諸侯辟宮，朝夕親視膳於堂下，天子食已，乃退而聽朝，豈止十牢之奉而已！』使者回復魯君，魯君大怒，閉關不納；復至鄒，值鄒君方死，潛王欲入弔。夷維謂鄒人曰：『天子下弔，主人必背其殯棺，立西階，北面而哭；天子乃於阼階上，南面而弔之。』鄒人曰：『吾國小，不敢煩天子下弔。』亦拒之不受。潛王計窮，夷維曰：『聞莒州尙完，何不住？』乃奔莒州，僉兵城守，以拒燕軍。

毅樂遂破臨淄，盡收取齊之財物祭器，并查舊日燕國重器，前被齊掠者，大車裝載，俱歸燕國。燕昭王大悅，親至濟上，大犒三軍，封樂毅於昌國，號昌國君。燕昭王返國，獨留樂毅於齊，以收齊之餘城。

* * * * *

齊之宗人有田單者，有智術知兵；湣王不能用，現爲臨淄市掾。燕王入臨淄，城中之人，紛紛逃竄；田單與同宗逃難於安平，盡截去其車軸之頭，略與穀平，而以鐵葉裹軸，務令堅固。人皆笑之。未幾，燕兵來攻安平，城破，安平人復爭竄；乘車皆推擠，多因軸頭往觸，不能疾驅，或軸折車覆，皆爲燕兵所獲。惟田氏一宗，以鐵籠堅固，且不礙，竟得脫奔卽墨去訖。樂毅分兵略地，至於晝邑；聞故太傅王蠋家在晝邑，傳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，不許入犯。使人以金幣聘蠋，欲薦於燕王；蠋辭老病，不肯往。使者曰：「上將軍有令：『太傅來，卽用爲將，封以萬家之邑；不行，且引兵屠邑！』」蠋仰天嘆曰：「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事二夫。」齊王疏斥忠諫，故吾退而耕於野；今國破君亡，吾不能存，而反劫吾以兵。吾與其不義而存，不若全義而亡！」遂自懸其頭於樹上，舉身一奮，

難絕而死。樂毅聞之嘆息，命厚葬之，表其墓曰：『齊忠臣王蠋之墓。』

樂毅出兵六個月，所攻下齊地共七十餘城。皆編爲燕之郡縣。惟莒州與卽墨，堅守不下；毅乃休兵享士，除其暴令，寬其賦役。又爲齊桓公管夷吾，立祠設祭，訪求逸民，齊民大悅。樂毅之意，以爲齊止二城，在掌握之中，終不能成事；且欲以恩結之，使其自降，故不極其兵力。——此周赧王三十一年事也。

却說：楚頃襄王，見齊使者來請救兵，許盡割淮北之地；乃命大將淖齒，率兵二十萬，以救齊爲名，往齊受地。謂淖齒曰：『齊王急而求我，卿至彼可相機而行；惟有利於楚，可以便宜從事。』淖齒謝恩而出，率兵謁齊湣王于莒州；湣王得淖齒，立以爲相國，大權皆歸於齒，齒見燕兵勢盛，恐救齊無功，獲罪二國；乃密遣使私通樂毅，欲弑齊王，與燕共分齊國，使燕人立己爲王。樂毅回報曰：『將軍誅無道，以自立功名，桓文之業不足道也！所請惟命。』淖齒大悅，乃大陳兵於鼓里，請湣王閱兵；湣王既至，遂執而數其罪曰：『齊有亡徵三；兩血者，天以告也；地坼者，地以告也；有人當關而哭，人以告也；王不知省戒，戮忠廢賢，希望非分；今全齊盡失，而偷生於一城，尙欲何爲？』湣王俯首

不能答，夷維擁王而哭；淖齒先殺夷維，乃生擢王筋，懸於屋梁之上，三日而後氣絕。潛王之得禍，亦慘矣哉！淖齒回莒州，欲覓王世子殺之，不得；齒乃爲表奏燕王自陳其功，使人送於樂毅求其轉達。是時莒州與臨淄陰自相通，往來無禁。

却說：齊大夫王孫賈年十二歲，喪父，止有老母，潛王憐而官之；潛王出奔，賈亦從行，在衛相失，不知潛王下處，遂潛自歸家；其母見之，問曰：『齊王何在？』賈對曰：『兒從王於衛國中夜逃出，已不知所之矣。』老母怒曰：『汝朝去而晚回，則吾倚門而望；汝暮出而不還，則吾倚閭而望。君之望臣，何異母之望子。汝爲齊王之臣，王昏夜走出，汝不知其處，何可歸乎？』賈大愧，復辭老母，蹤跡齊王；聞其在莒州，趨而求王。比至莒州，知齊王已爲淖齒所殺；賈乃袒其左肩，呼於市中曰：『淖齒相齊而弑其君，爲臣不忠！有願與吾誅討其罪者，依吾左袒！』市人相顧曰：『此人年幼，尙有忠義之心；吾等好義者，皆當從之。』一時左袒者，四百餘人。時楚兵雖衆，皆分屯於城外；淖齒居齊王之宮，方酣飲，使婦人奏樂爲歡，兵士數百人，列於宮外。王孫賈率僮四百人，奪兵士器仗，殺人宮中，擒淖齒剝爲肉醬，因閉城堅守。楚兵無主，一牛逃散，一半投降于燕國。

再說：齊世子法章，聞齊王遇變，卽更衣爲窮漢，自稱臨淄人王立；逃難無歸，投太史敫家爲傭工，與之灌園，力作辛苦，無人知其爲貴介者。太史敫有女，年及笄；偶游園中，見法章之貌大驚曰：『此非常人！何以屈辱於此？』使侍女叩其來歷，法章懼禍，堅不肯吐。太史女曰：『白龍魚服，畏而自隱，異日富貴不可言也！』時時使侍女給其衣食，久益親近；法章因私露其蹤於太史女，女遂與訂夫婦之約，因而私通，舉家俱不知也。

時卽墨守臣病死，軍中無主；欲擇知兵者，推戴爲將，而難其人。有人知田單鐵籠得全之事，言其才可將，乃共擁立爲將軍。田單身操版鍤，與士卒同操作；宗族妻妾，皆編於行伍之間。城中人畏而愛之。

再說：齊諸臣四散奔逃，聞王蠋死節之事嘆曰：『彼已告者，尙懷忠義之心；吾輩見立齊朝，坐視君亡國破，不圖恢復，豈得爲人！』乃共走莒州，投王孫賈，相與訪求世子；歲餘，法章知其誠，乃出自言曰：『我實世子法章也。』太史敫報知王孫賈，乃具法駕迎之；卽位，是爲襄王。告於卽墨，相約爲犄角，以拒燕兵；樂毅聞之，三年不克，乃解圍退九里，建立軍壘。令曰：『城中民有出樵採者，聽之不許擒拿；其有困乏飢餓者食之，』

寒者衣之。』欲使感恩悅附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：燕大夫騎劫，頗有勇力，亦喜談兵；與太子樂資相善，覬得兵權。謂太子曰：『齊王已死，城之不拔者，惟莒與即墨耳。樂毅能於六月間，下齊七十餘城，何難於二邑？』所以不肯即拔者，以齊人未附，欲徐以恩威結齊，不久當自立爲齊王矣。』太子樂資述其言於昭王，昭王怒曰：『吾先王之仇，非昌國君不能報；即使真欲王齊，於功豈不當耶？』乃答樂資二十遺使持節至臨淄，即拜樂毅爲齊王；毅感激，以死自誓，不受命。昭王曰：『吾固知毅之本心，決不負寡人也！』

昭王好神仙之術，使方士鍊金石爲神丹服之；久而內熱發病，遂薨。太子樂資嗣位，是爲惠王。田單每使細作入燕，窺覘事情；聞騎劫謀代樂毅，及燕太子被笞之事，嘆曰：『齊之恢復，其在燕後王乎！』及燕惠王立，田單使人宣言於燕國曰：『樂毅久欲王齊，以受燕先王厚恩，不忍背，故緩攻二城，以待其事；今新王即位，且與即墨連和，齊人所懼，惟恐他將來則即墨殘矣！』燕惠王久疑樂毅，及聞流言，與騎劫之言相合，因信爲然；乃使騎劫往代樂毅，而召毅歸國。毅恐見誅，曰：『我趙人也。』遂棄其家，西奔趙國；趙王封樂毅

於觀津，號望諸君。

騎劫既代將，盡改樂毅之令，燕軍俱憤怨不服；騎劫到壘三日，即率師往攻即墨，圍其城數匝，城中設守愈堅。田單晨起謂城中人曰：『吾夜來夢見上帝告我云：「齊當復興，燕當即敗。不日當有神人爲我軍師，戰無不克。」有一小卒悟其意，趨近單前，低語曰：「臣可以爲師否？」言畢，即疾走。田單急起持之，謂人曰：「吾夢中所見神人，即是此也！」乃爲小卒易衣冠，置之幕中上坐，北面而師事之；小卒曰：「臣實無能。」田單曰：「子勿言。」因號爲「神師。」每出一約束必稟命於神師而行。謂城中人曰：「神師有令：「凡食者必先祭其先祖於庭，當得祖宗陰力相助。」」城中人從其教，飛鳥見庭中祭品，悉翔舞下食；如此早暮二次，燕軍望見以爲怪異。聞有神君下教，因相與傳說，謂齊得天助，不可敵，敵之違天，皆無戰心。單復使人揚樂毅之短曰：「昌國君太慈，得齊人不殺，故城中不怕；若劓其鼻，而置之前行，即墨人苦死矣。」騎劫信之，將降卒盡劓其鼻；城中人見降者割鼻，大懼，相戒堅守，惟恐爲燕人所得。田單又揚言：「城中人家墳墓皆在城外，倘被燕人發掘奈何？」騎劫又使兵卒盡掘城外墳墓，燒死人暴骸骨；即墨人從城上望

見，皆涕泣欲食燕人之肉，相率來軍門，請出一戰以報祖宗之仇。

田單知士卒可用，乃精選強壯者五千人，藏匿於民間，其餘老弱同婦女輪流守城；遣使送款於燕軍言：「城中食盡，將以某日出降。」騎劫謂諸將曰：「我比樂毅何如？」諸將皆曰：「勝毅多倍！」軍中悉踴躍呼：「萬歲！」田單又收民間金，得千鎰，使富家私遺燕將；囑以城下之日，求保全家小。燕將大喜，受其金，各付小旗，使插於門上，以爲記認。全不准備，呆呆的只等田單出降。單乃使人收取城中牛共千餘頭，織爲繒衣之衣，畫以五色龍文，披於牛體，將利刃束於牛角；又將麻葦灌下膏油，束於牛尾，拖後如巨帚。於約降前日，安排停當。衆人皆不解其意。

田單椎牛具酒，候至日落黃昏，召五千壯卒飽食；以五色塗面，各執利器跟隨牛後。使百姓鑿城爲穴，凡數十處，驅牛從穴中出；用火燒其尾帚，火漸漸迫牛尾，牛怒直奔燕營，五千壯卒，銜枚隨之。燕軍信爲來日受降入城，方夜皆安寢，忽聞馳驟之聲，從夢中

驚起，那帚炬千餘，光明耀照，如同白日。望之皆龍文五采，突奔前來；角刃所觸，無不死傷。軍中擾亂，那一夥壯卒，不言不語，大刀闊斧，逢人便砍；雖只五千個人慌亂之中，恰像幾萬一般。况且向來聽說神師下教，今日神頭鬼臉不知何物；田單又親率城中人鼓而來，老弱婦女皆擊銅器爲聲，震天動地，一發膽都嚇破了，脚都嚇軟了，那個還敢相持。真噪個人人逃竄，個個奔忙；自相踐踏，死者不知其數。騎劫乘車落荒而走，正遇田單一戟刺死，燕軍大敗。——此周赧王二十六年事也。史官有詩云：

「火牛奇計古今無，畢竟機乘騎劫愚；假使金臺不易將，燕齊勝負竟何如？」

田單整頓隊伍，乘勢追逐，戰無不克；所遇城邑，聞齊兵得勝，燕將已死，盡皆叛燕而歸齊。田單兵勢日盛，掠地直逼河上，抵齊北界，燕所下七十餘城。復歸於齊。衆軍將以田單功大，欲奉爲王；田單曰：「太子法章，自在莒州，吾疎族安敢自立？」於是迎法章於莒；王孫賈爲法章御車，至於臨淄，收葬濬王，擇日告廟臨朝。襄王謂田單曰：「齊危而復安，亡而後存，皆叔父之功也！叔父知名始於安平，今封叔父爲安平君，食邑萬戶。」王孫賈拜爵亞卿，迎太史女爲后，是爲君王后。那時太史敫方知其女，先以身許法

章，怒曰：「汝不取媒而自嫁，非吾種也！終身誓不復相見！」齊襄王使人益其官祿，皆不受；惟君王后歲時遣人候省，未嘗缺禮。此是後話。

時孟嘗君在魏，讓相印於公子無忌；魏封無忌爲信陵君；孟嘗君退居於薛，比於諸侯，與平原君信陵君相善。齊襄王畏之，復遣使迎爲相國，孟嘗君不就，於是與之連和通好。孟嘗君往來於齊魏之間，其後孟嘗君死，無子，諸公子爭立；齊魏共滅薛，分其地。

再說：燕惠王自騎劫兵敗，方知樂毅之賢，悔之無及；使人遺毅書謝過，欲招毅還國。毅答書不肯歸；燕王恐趙用樂毅以圖燕；乃復以毅子樂間，襲封昌國君，毅從弟樂乘爲將軍，並貴重之。毅遂合燕趙之好，往來其間；二國皆以毅爲客卿，毅終於趙。時廉頗爲趙大將，有勇，善用兵，諸侯皆憚之；秦兵屢侵趙境，賴廉頗力拒不能深入。秦乃與趙通好。

不知後事何如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第九十六回

蘭相如兩屈秦王……馬服君單解韓圍

却說：趙惠文王寵用一個內侍，姓繆名賢，官拜宦者令，頗干預政事；忽一日，有外客以白璧來求售，繆賢愛其玉色光潤無比，以五百金得之，以示玉工。玉工大驚曰：「此真和氏之璧也！楚相昭陽因宴會，偶失此璧，疑張儀偷盜，捶之幾死，張儀以此入秦；後昭陽懸千金之賞，購求此璧，盜者不敢出獻，竟不可得。今日無意中落於君手，此乃無價之寶，須什襲珍藏，不可輕示於人也。」繆賢曰：「雖然，良玉何以遂爲無價？」玉工曰：「此玉置暗處自然有光，能却塵埃辟邪魅名曰，「夜光之璧。」若置之座間，冬月則暖，可以代爐，夏月則涼。百步之內，蠅蚋不入，——有此數般奇異，他玉不及，所以爲至寶。」繆賢試之，果然；乃製爲寶櫃，藏於內筥。早有人報知趙王，言：「繆中侍得和氏璧。」趙王問繆賢取之，賢愛璧不卽獻；趙王怒，因出獵之便，突入賢家，搜其室，得寶

積，收之以去。

繆賢恐趙王治罪誅之，欲出走；其舍人藺相如，牽衣問曰：『君今何往？』賢曰：『吾將奔燕。』相如曰：『君何以受知於燕王，而輕身往投也？』繆賢曰：『吾昔年嘗從大王，與燕王相會於境上；燕王私握吾手曰：『願與君結交。』以此相知，故欲往。』相如諫曰：『君誤矣！夫趙強而燕弱，而君得寵於趙王，故燕王欲與君結交；非厚君也，因君以厚於趙王也。今君得罪於王，亡命走燕；燕畏趙王之討，必將束縛，君以媚於趙王，君其危矣！』繆賢曰：『然則如何？』相如曰：『君無他大罪惟不早獻璧耳！若肉袒負斧鑕叩首請罪王必赦君。』繆賢從其計，趙王果赦賢不誅；賢重相如之智，以爲上客。

再說：玉工至偶秦國，秦昭襄王使之治玉；玉工因言及和氏之璧，今歸於趙。秦王問：『此璧有甚好處。』玉工如前誇獎。秦王想慕之。甚思欲一見其璧；時昭襄王之母舅魏冉爲丞相，進曰：『王欲見和璧，何不以西陽十五城，易之？』秦王訝曰：『十五城，寡人所惜也，奈何易一璧哉？』魏冉曰：『趙之畏秦久矣，大王若以城易璧，趙不敢不以璧來；來則留之，是易城者名也，得璧者實也。王何患失城乎？』秦王大喜，卽爲書致趙王，命

客卿胡傷爲使。書略曰：

「寡人慕和氏璧，有日矣；未得一見；聞君王得之，寡人不敢輕請，願以西陽十
五城奉酬，惟君王許之！」

趙王得書，卽召大臣廉頗等商議：欲予秦，恐其見欺，璧去城不可得；欲勿予，又恐觸秦之怒。諸大臣或言：「不宜與。」或言：「宜與。」紛紛不決。李克曰：「遣一智勇之士，懷璧以往；得城則授璧於秦，不得城仍以璧歸趙，方爲兩全。」趙王目視廉頗頗免首不語；宦者令繆賢進曰：「臣有舍人姓藺名相如此人勇士，且有智謀；若求使秦，無過此人。」趙王卽命繆賢召藺相如至；如相拜謁已畢，趙王問曰：「秦王請以十五城易寡人之璧，先生以爲可許否？」相如曰：「秦強趙弱，不可不許。」趙王曰：「倘璧去不可得如何？」相如對曰：「秦以十五城易璧，價厚矣；如是趙不許璧，其曲在趙。趙不待入城而卽獻璧，禮恭矣；如是而秦不予城，其曲在秦。」趙王曰：「寡人欲求一人使秦，保護此璧；先生能爲寡人一行乎？」相如曰：「大王必無其人，臣願奉璧以往。若城入於趙，臣當以璧留秦；不然，臣請完璧歸趙！」趙王大喜，卽拜相如爲大夫，以璧授之。

相如奉璧西入咸陽，秦昭襄王聞璧至，大喜坐章臺之上，大集羣臣！宣相如入見。相如留上寶櫃，只用錦袱包裹兩手奉櫃，再拜秦王；秦王於是展開錦袱觀看，但見純白無瑕，寶光閃爍，雕鏤之處，天成無縫真希世之珍矣！秦王飽看了一回，嘖嘖嘆息；因付左右羣臣遞相傳示羣臣，看畢，皆羅拜稱：「萬歲！」秦王命內侍重將錦袱包裹，傳與後宮美人玩之；良久送出，仍歸秦王案上。

藺相如從傍伺候良久，並不見說起償城之話；相如心生一計，乃前奏曰：「此璧有微瑕，臣請爲大王指之。」秦王命左右以璧傳與相如，相如得璧在手，連退數步，靠在殿柱之上；睜開雙目，怒氣勃不可遏。謂秦王曰：「和氏之璧，天下之至寶也。大王欲得璧，發書至趙；寡君悉召羣臣計議，羣臣皆曰：『秦自負其強，以空言求璧，恐璧往城不可得，不如勿許。』臣以爲：『布衣之交，尚不相欺，况萬乘之君乎？奈何以不肖之心待人，而得罪於大王？』於是寡君，乃齋戒五日，然後使臣奉璧拜送於廷，敬之至也。今大王見臣，禮節甚倨，坐而受璧左右傳觀，復使後宮美人玩弄，褻瀆殊甚；以此知大王無償城之意矣。臣所以復取璧也。大王必欲迫臣，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！甯死不使秦得璧！」於是持

其璧睨柱，欲擊以柱。秦王惜璧，恐其碎之，乃謝曰：『大夫無然，寡人豈敢失信於趙。』即召百官取地圖來，秦王指示，從某處至某處共十五城予趙；相如心中暗想，此乃秦王欲誑取，非真情。乃謂秦王曰：『寡君不敢愛希世之寶，以得罪於大王，故臨遣臣時，齋戒五日，遍召羣臣，拜而遣之。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，陳設車輅文物，具左右威儀，臣乃敢上璧。』秦王曰：『諾。』乃命齋戒五日，送相如於公館安歇。

相如抱璧至館，又想到：『我曾在趙王面前誇口：『秦若不償城，願完璧歸趙。』今秦王雖然齋戒，倘得璧之後，仍不償城，何面目同見趙王？』乃命從者穿粗褐衣，裝作貧人模樣，將布袋纏璧於腰，從徑路竊走。附奏於趙王曰：『臣恐欺趙，無意償城，謹遣從者歸璧大王；臣待罪於秦，死不辱命！』趙王曰：『相如果不負所言矣。』

再說：秦王假說齋戒，實未必然。過五日，升殿陳設禮物，令諸侯使者皆會，共觀受璧，欲以誇示列國。使贊禮引趙國使臣上殿，藺相如從容徐步而入，謁見已畢；秦王見相如手中無璧，問曰：『寡人已齋戒五日，敬受『和璧』；今使者不持璧來，何故？』相如奏曰：『秦自穆公以來，共二十餘君，皆以詐術用事；遠則杞子欺鄭，孟明欺晉，近則商

鞅欺魏，張儀欺楚——往事歷歷，從無信義。巨今者惟恐見欺於王，以負寡君；已令從者懷璧從閒道還趙矣，巨當死罪！」秦王怒曰：「使者謂寡人不敬，故寡人齋戒受璧；使者以璧歸趙，是明欺寡人也！」叱左右前縛相如。相如面不改色，奏曰：「大王謂息怒，臣有一言：今日之勢，秦強趙弱，但有秦負趙之事，決無趙負秦之理；大王真欲得璧，先割十五城予趙，遣一介之使，同臣往趙取璧。趙豈敢得城而留璧負不信之名，以得罪於大王哉？臣自知欺大王之罪，罪當萬死；臣已寄奏寡君，不望生還，請就鼎鑊之烹！今諸侯皆知秦以欲璧之故，而誅趙使，曲直有所在矣！」秦王與羣臣面面相覷，不能吐一語。諸侯使者傍觀，皆爲相如危懼；左右欲牽相如去，秦王喝住，謂羣臣曰：「卽殺相如，璧未可得；徒負不義之名，絕秦趙之好。」乃厚待相如禮而歸之。——髯翁讀史至此論：「秦人攻城取邑，列國無可奈何，一璧何足爲重？相如之意，只恐被秦王欺趙得璧，便小覷了趙國，將來難以立國；倘索地索貢不可復拒。故此顯個力量，使秦王知趙國之有人也。」

蘭相如既歸，趙王以爲賢，拜上大夫——其後秦竟不予趙城，趙亦不與秦璧，秦王心

中終不釋然於趙，復遣使約趙王於西河外澗池之地，共爲好會。趙王曰：「秦以會欺楚懷王，錮之咸陽，至今楚人傷心未已；今又來約寡人爲會，得無以懷王相待乎？廉頗與藺相如計議曰：『王若不行，示秦以弱。』乃共奏曰：『臣相如，願保駕前往！臣頗，願輔太子居守！』趙王喜曰：『相如且能完璧，况寡人乎？』平原君趙勝奏曰：『昔宋襄公以乘車赴會爲楚所劫，魯君與齊會於夾谷，具左右司馬以從；今保駕雖有相如，再選精銳卒五千扈從，以防不虞。再用大軍離三十里扎屯，方保萬全。』趙王曰：『五千銳卒，何人爲將？』趙勝對曰：『臣所知田部吏李牧者，真將才也！』趙王曰：『何以見之？』趙勝對曰：『李牧爲田部吏，取租稅；臣家過期不納，牧以法治之，殺臣司事者九人，臣怒責之，牧謂臣曰：『國之所恃者，法也；今縱君家而不奉公，則法削，法削則國弱而諸侯加兵。趙且不保其國，君安得保其家乎？以君之貴奉公如法，法立而國強，長保富貴豈不善耶？此其識慮非常，臣是以知其可將也。』趙王卽用李牧爲中軍大夫。從其率精兵五千扈從同行，平原君以大軍繼之。廉頗直送至境上，謂趙王曰：『王入虎狼之秦，其事誠不測！今與王約：度往來道路，與夫會遇之禮畢爲期，不過三十日耳；若過期不歸，臣請，如楚國故

事，立太子爲王，以絕秦人之望。」趙王許諾。遂至澠池，秦王亦到，各歸館驛。

至期，兩王以禮相見，置酒爲歡；飲至半酣，秦王曰：「寡人竊聞趙王善於音樂，寡人有寶瑟在此，請趙王奏之。」趙王面赤，然不敢辭；秦侍者將寶瑟進于趙王之前，趙王爲奏湘靈一曲，秦王稱善不已。鼓畢，秦王曰：「寡人嘗聞趙之始祖烈侯好音，君王真得家傳矣！」乃顧左右召御史，使載其事。秦御史秉筆取簡書曰：「某年月日，秦王與趙王會於澠池，令趙王鼓瑟。蔭相如前進曰：『趙王聞秦王善於秦聲，臣謹奉盆缶請秦王擊之以相娛樂；秦王怒色變不應。相如卽取盛酒瓦器，跪請於秦王之前；秦王不肯擊，相如曰：『大王恃秦之強乎？今五步之內相如得以頸血濺大王矣！』左右曰：『相如無禮！』欲前執之。相如張目叱之，鬚髮皆張；左右大駭，不覺倒退數步。秦王恚不悅，然心憚相如，勉強擊缶一聲；相如方起召趙御史亦書於簡曰：『某年月日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，令秦王擊缶。』秦諸臣意不平，當筵而立，請於趙王曰：『今日趙王惠顧，請王割十五城爲秦王壽！』相如亦請於秦王曰：『禮尚往來。趙旣進十五城於秦，秦不可不報；願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。』秦王曰：『吾兩君爲好，諸君不必多言。』乃命左右，更進酒獻酬。假意盡歡。

而罷。秦客卿胡傷：等密勸拘留趙王及藺相如，秦王曰：『謀者言：』趙設備甚密。』萬一其事不濟，爲天下笑。』乃益敬重趙王，約爲兄弟，永不侵伐；使太子安國君之子，名異人者，爲質於趙。羣臣皆曰：『約好足矣，何必送質？』秦王笑曰：『趙方強，未可圖也；不送質，則趙不相信。趙信我其好益堅，我乃得專事於韓矣！』羣臣乃服。

趙王辭秦王而歸，恰三十日；趙王曰：『寡人得藺相如，身安於泰山國重於九鼎；相如功最大，羣臣莫及。』乃拜上相，班在廉頗之右；廉頗怒曰：『吾有攻城野戰之大功，相如徒以口舌微勞，位居吾上，——且彼乃宦者舍人，出身微賤，吾豈甘爲之下乎？今見相如必擊殺之！』相如聞廉頗之言，每遇公朝，托病不往，不肯與廉頗會；舍人俱以相如爲怯，竊議之，偶一日，藺相如出外，廉頗亦出；相如望見廉頗前導，忙使御者引車避匿傍巷中去，俟廉頗車過方出。舍人等益忿，相約同見相如，諫曰：『臣等拋井里，棄親戚，來君之門下者，以君爲一時之丈夫，故相慕悅而從之；今君與廉將軍同列——班况在右。廉君口出惡言，君不能報；避之於朝，又避之於車，何畏之甚也？臣等竊爲君羞之！請辭去！』相如固止之曰：『吾所以避廉將軍者有故，諸君自不察耳！』舍人等曰：『臣等淺』

近無知，乞君明言其故，相如曰：『諸君視廉將軍，孰若秦王？』諸舍人皆曰：『不若也！』相如曰：『夫以秦王之威，天下莫敢抗，而相如廷叱之，辱其羣臣；相如雖驚，獨畏一廉將軍哉？顧吾念之：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，徒以吾兩人在也；今兩虎共鬪，勢不俱生，秦人聞之必乘而侵趙。吾所以強顏引避者，國計爲重，而私讎爲輕也！』舍人等乃嘆服。

未幾，藺氏之舍人，與廉氏之客，一日在酒肆中，不期而遇，兩下爲坐。藺氏舍人曰：『吾主君以國家之故，讓廉將軍，吾等亦宜體主君之意，讓廉氏客。』於是廉氏益驕。

河東人虞卿遊趙，聞藺氏舍人，述相如之語；乃說趙王曰：『王今日之重臣，非藺相如頗乎？』王曰：『然』虞卿曰：『臣聞前代之臣，師師濟濟，同寅協恭，以治其國，今大王所恃重臣二人，而使自相水火，非社稷之福也？夫藺氏愈益讓，而廉氏不能諒其情；廉氏愈益驕，而藺氏不敢折其氣。在朝則有事不共議，爲將則有急不相恤，臣竊爲大王憂之！臣請合廉藺之交，以爲大王輔。』趙王曰：『善。』虞卿往見廉頗，先頌其功，

廉頗大喜。虞卿曰：『論功則無如將軍矣！——論量則還推藺君！』廉頗勃然曰：『彼懦夫以口舌取功名！何量之有哉？』虞卿曰：『藺君非懦士也，其所見者大。』因述相如對舍人之言，且曰：『將軍不欲托身於趙則已，若欲托身於趙，而兩大臣一讓一爭，盛忍名之歸不在將軍矣！』廉頗大慚曰：『微先生之言，吾不聞過，吾不及藺君遠矣！』因使虞卿先道意於相如；頗肉袒負荊，自造於藺氏之門，謝曰：『鄙人志量淺狹，不知相國能寬容至此，死不足贖罪矣！』因長跪庭中。相如趨出引起曰：『吾二人比肩事主，爲社稷臣；將軍能見諒已幸甚，何煩謝爲！』廉頗曰：『鄙性麤暴，蒙君見容，慚愧無地！』因相持泣下，相如亦泣，廉頗曰：『從今願結爲生死之交，雖刎頸不變！』頗先下拜，相如答拜；因置酒筵款待，極歡而罷。後世稱刎頸之交正謂此也。無名子有詩云

「引車趨避量誠洪，肉袒將軍志亦雄；今日紛紛競門戶。誰將國計置胸中？」

趙王賜虞卿黃金百鎰，拜爲上卿。

是時秦大將軍白起擊破楚軍，收郢都，置南郡，楚頃襄王敗走，東保於陳！大將魏冉復攻取黔中，置黔中郡，楚益衰削。乃使太傅黃歇，侍太子熊完，入質於秦以求和。白起等復攻魏，至於大梁；梁遣大將暴鸞迎戰，敗績斬首四萬，魏獻三城以和。秦封白起爲武安君，未幾客卿胡傷復攻魏，敗魏將芒卯取南陽，置南陽郡，秦王以賜魏冉號爲穰侯。復遣胡傷帥師二十萬伐韓圍闕與；韓釐王，遣使求救於趙，趙惠文王聚集羣臣商議，「韓可與救否？」藺相如，廉頗，樂乘，皆言：「闕與道險且狹，救之不便。」平原君趙勝曰：「韓魏唇齒相蔽，不救則還戈卽向趙矣！」趙奢嘿然無言，趙王獨問之；奢對曰：「道險且狹，譬如兩鼠鬪於穴中，將勇者勝。」趙王乃選軍五萬，使奢帥之救韓，出邯鄲東門三十里，傳令立壁壘下寨。安插已定，又出令曰：「有言及軍事者斬！」閉營高臥，軍中寂然。秦軍鼓噪勒兵，聲如雷霆；闕與城中，屋瓦皆爲振動。軍吏一人來報：秦兵如此恁般；趙奢以爲犯令，立斬之以殉。留二十八日不行，日使人增壘濬溝，爲自固計。

秦將胡傷，聞有趙兵來救，不見其來，再使諜人探聽，報云：「趙果有救兵，乃大將趙奢也。出邯鄲城三十里，卽立壘下寨不進。」胡傷未信，便使親近左右，直入趙軍；謂

趙奢曰：「秦攻闕與，且暮且下矣；將軍能戰即速來！」趙奢曰：「寡君以鄰邦告急，遣某爲備，某何敢與以戰乎？」因具酒食厚款之，使周視壁壘。秦使者還報胡傷，胡傷大喜曰：「趙兵去國纔三十里，而堅壁不進；乃增壘自固，已無戰情，闕與必爲吾有矣！」遂不爲禦趙之備，一意攻韓。

趙奢既遣秦使，約三日度其可至秦軍；遂出令選騎兵善射慣戰者萬人爲前鋒，大軍在後，銜枚卷甲，晝夜兼行。一日一夜，及韓境去闕與城十五里，復立軍壘；胡傷大怒，留兵一半圍城，悉起老營之衆，前來迎敵。趙營軍士許歷書一簡，上寫「請諫」二字，跪於營前；趙奢異之，命刊去前令。召入曰：「汝欲何言？」許歷曰：「秦人不意趙師卒至，此其來氣盛，元帥必厚集其陣以防沖突，不然必敗。」趙奢曰：「諾。」即傳令列陣以待。許歷又曰：「兵法：『得地利者勝。』闕與形勢，惟北山最高；而秦將不知據守，留此以待元帥也。宜速據之！」趙奢又曰：「諾。」即命許歷引軍萬人，屯據北山嶺上；凡秦兵行動，一望而知。胡傷兵到，便來爭山，山勢崎嶇；秦兵膽大的有幾個上前，都被趙軍飛石擊傷。胡傷咆哮大怒，指揮軍將四下尋路；忽聞鼓聲大振，趙奢引軍殺到，胡傷命

分兵拒敵。趙奢將射手萬人，分爲二隊；左右各五千人向秦軍亂射。許歷驅萬人從山頂上趁勢殺下，喊聲如雷，前後夾攻；殺得秦軍如天崩地裂，沒處躲閃，大敗而奔。胡傷馬蹶墜下，幾爲趙兵所獲；却遇兵尉斯離引軍剛到，抵死救出。趙奢追至五十里，秦軍屯扎不住，只得望西逃奔，遂解闕與之圍。韓釐王親自勞軍，致書稱謝趙王；趙王封奢爲馬服君，位與藺相如廉頗相並。趙奢薦許歷之才，以爲國尉。

趙奢子趙括，自少喜談兵法家傳六韜三略之書，一覽而盡；嘗與父奢論兵，指天畫地，目中無人，雖奢亦不能難也。其母喜曰：『有子如此，可謂將門出將矣！』奢雖然不悅曰：『括不可爲將；趙不用括，乃社稷之福耳！』母曰：『括盡讀父書，其談兵自以爲天下莫及。君曰：『不可爲將。』何故？』奢曰：『括自謂天下莫及此其所以不可爲將也！夫兵者死地；戰戰兢兢，博諮於衆，猶懼有遺慮。而括易言之！若得兵權必果於自用。忠謀善策，無繇而入，其敗必矣！』母以奢之語告括，括曰：『父年老而怯，宜有是言也。』後二歲。趙奢病篤，謂括曰：『兵凶戰危，古人所戒；汝父爲數年，今日方免敗衄之辱，死亦瞑目！汝非將才，切不可妄居其位，自壞家門！』又囑括母曰：『異日若趙王召括爲』

將。汝必述吾遺言辭之。喪師辱國非職事也。言訖而終。趙王念奢之功。以括嗣馬服君之職。

未知後事何如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

第九十七回

死范睢計逃秦國……假張祿廷辱魏使

話說：大梁人范睢字叔，有談天說地之能，安邦定國之志；欲求事魏王，因家貧，不能自通，乃先投於中大夫須賈門下，用爲舍人。當初，齊湣王無道，樂毅糾合四國，一同伐齊，魏亦遣兵助燕。及田單破燕復齊，齊襄王法章卽位，魏王恐其報復，同相國魏齊計議；使須賈至齊修好，賈使范睢從行。齊襄王問於須賈曰：『昔我先王與魏同兵伐宋，聲氣相投；及燕人殘滅齊國，魏實與焉。寡人念先王之仇，切齒痛心！今又以虛言來誘寡人，魏反覆無常使寡人何以爲信？』須賈不能對，范睢從旁代答曰：『大王之言差矣！先寡君之從於伐宋，以奉命也；本約三分宋國，上國背約，盡收其地，反加侵虐，是齊之失信於敝邑也！諸侯畏齊之驕暴無厭，於是暱就燕人；濟西之戰，五國同仇，豈獨敝邑？然敝邑不爲已甚，不敢從燕於臨淄，是敝邑之有禮於齊也！今大王英武蓋世，報仇雪恥，光啓前

日之緒。寡君以爲桓威之烈，必當再振，可以上蓋潛王之愆，垂休無窮；故遣下臣賈；來修舊好。大王但知責人，不知自反，恐潛王之覆轍，又見於今矣！」齊襄王愕然起謝曰：「是寡人之過也！」卽問須賈：「此位何人？」須賈曰：「臣之舍人范雎也。」齊王顧盼良久，乃送須賈於公館，厚其廩餼；使人陰說范雎曰：「寡君慕先生大才，欲留先生於齊；當以客卿相處，萬望勿棄！」范雎辭曰：「臣與使者同出，而不與同入，不信無義，何以爲人？」齊王益愛重之，復使人賜范雎黃金十斤，及牛酒，雎固辭不受。使者再四致齊王之命，堅不肯去；雎不得已，乃受牛酒而還其金，使者嘆息而去。

早有人報知須賈，須賈召范雎問曰：「齊使者爲何而來？」范雎曰：「齊王以黃金十斤及牛酒賜臣，臣不敢受；再四相強，臣止留其牛酒。」須賈曰：「所以賜子者何故？」范雎曰：「臣不知。或者以臣在大夫之左右，故敬大夫以及臣耳。」須賈曰：「賜不及使者而獨及子，必子與齊有私也！」范雎曰：「齊王先曾遣使，欲留臣爲客卿，臣峻拒之，臣以信義自矢，豈敢有私哉？」須賈疑心益甚。

使事既畢，須賈同范雎還魏，賈遂言於魏齊曰：「齊王欲留舍人范雎爲客卿，又賜以

黃金牛酒；疑以國中陰事告齊，故有此賜也。」魏齊大怒，乃會賓客，使人擒范雎，卽席訊之。雎至伏於階下，魏齊厲聲問曰：「汝以陰事告齊乎？」范雎曰：「怎敢？」魏齊曰：「汝若無私於齊，齊王安用留汝？」雎曰：「留果有之，雎不從也。」魏齊曰：「然則黃金牛酒之賜，汝何受之？」雎曰：「使者十分相強，雎恐拂齊王之意，勉受牛酒；其黃金十斤，實不曾收。」魏齊咆哮大喝曰：「賣國賊！還要多言！卽牛酒之賜，亦豈無因？」呼獄卒縛之，決脊一百，使招承通齊之語。范雎曰：「臣實無私。有何招？」魏齊益怒曰：「爲我答殺此奴！勿留禍種！」獄卒鞭笞亂下，將牙齒打折。雎血流被面痛極難忍，號呼稱冤；賓客見相國盛怒之下，莫敢勸止。魏齊教左右一面用巨觥行酒，一面教獄卒加力；自辰至未，打得范雎遍體皆傷，血肉委地，喙喇一響，脅骨亦斷。雎大叫失聲，悶絕而死。

「可憐信義忠良士，翻作溝渠枉死人！傳語上官須仔細，莫將屈捧打平民。」

「潛淵居士又有詩云：

「張儀何曾盜楚璧？范叔何曾賣齊國？疑心盛氣總難平，多少英雄受冤屈！」

左右報曰：「范睢氣絕矣！」魏齊親自下視，見范睢斷脅折齒，身無完膚，直挺挺在血泊中不動；齊指罵曰：「賣國賊死得好，好教後人看樣！」命獄卒以葦薄卷其屍，置之坑廁間；使賓客便溺其上，勿容他爲乾淨之客。

看看天晚，范睢命不該絕，死而復蘇；從葦薄中張目偷看，只有一卒在傍看守。范睢微嘆一聲，守卒聞之，慌忙來看；范睢謂曰：「吾傷重至此，雖暫醒，決無生理；汝能使我死於家中，以便殮殮。家有黃金數兩，盡以相謝。」守卒貪其利，謂曰：「汝仍作死狀，吾當入稟。」魏齊與賓客皆大醉，守卒稟曰：「廁間死人腥臭甚，合當發出。」賓客皆曰：「范睢雖然有罪，相國處之亦已足矣。」魏齊曰：「可出之於郊外，使野鴛飽其餘肉也。」言罷賓客皆散，魏齊亦回內宅；守卒推至黃昏人靜，乃私負范睢至其家。睢妻小相見，痛苦自不必說。范睢命取黃金相謝，又卸葦薄，付與守卒，使棄野外，以掩人之目。

守卒去後，妻小將血肉收拾乾淨，縛裹傷處，以酒食進之。范睢徐謂其妻曰：「魏齊恨我甚，雖知吾死，尙有疑心；我之出廁，乘其醉耳。明日復求吾屍不得，必及吾家，吾不得生矣！吾有八拜兄弟鄭安平，在西門之陋巷；汝可乘夜送我至彼，不可洩漏。俟月餘

吾創愈，當逃命於四方也。我去後，家中可發哀，如吾死一般，以絕其疑。」其妻依言使僕人往報知鄭安平；鄭安平即時至睢家看視，與其家人同攜負以去。

次日，魏齊果然疑心范雎恐其得甦，使人視其屍所在；守卒回報：「棄野外無人之處，今惟葦薄在，想爲犬豕銜去矣。」魏齊復使人關其家舉哀帶孝，方始坦然。

再說：范雎在鄭安平家敷藥將息，漸漸平復；安平乃與雎共匿於具茨山，范雎更姓名曰張祿，山中人無知爲范雎者。過半歲，秦謁者王稽，奉昭襄王之命，出使魏國，居於公館；鄭安平詐爲驛卒，伏侍王稽，應對敏捷。王稽愛之，因私問曰：「汝知國有賢人，未出仕者乎？」安平曰：「賢人未容易言也！向有一范雎者，其人智謀之士，相國箠之至死。」言未畢，王稽嘆曰：「惜哉！此人不到我秦國，不得展其大才！」安平曰：「今臣里有張祿先生，其才智不亞於范雎君欲見其人否？」王稽曰：「既有此人，何不請來相會？」安平曰：「其人有仇家在國中，不敢盡行；若無此仇，久已仕魏不待今日矣。」王稽曰：「夜至不妨，吾當候之。」

鄭安平乃使張祿亦扮做驛卒模樣，以深夜至公館來謁王稽略叩以天下大勢；范雎指除了了，如在目前。王稽喜曰：『吾知先生非常人，能與我西游於秦否？』范雎曰：『臣祿有仇於魏，不能安居，若能挈行，實乃至願。』王稽屈指曰：『度吾使事畢，更須五日；先生至期，可待我於三亭岡無人之處，當相載也。』

過五日，王稽辭別魏王，羣臣俱餞送於郊外，事畢俱別；王稽驅車至三亭岡上，忽見林中二人趨出，乃張祿鄭安平也。王稽大喜，如獲奇珍，與張祿同車共載；一路飲食安息，必與相共。談論投機，甚相親愛。不一日，已入秦界，至湖關；望見對面塵頭起處，一羣車騎自西而來。范雎問曰：『來者誰人？』王稽認得前驅曰：『此丞相穰侯東行郡邑耳。』原來穰侯名魏冉，乃是宣太后之弟；宣太后芊氏，楚女，乃昭襄王之母；昭襄王卽位時，年幼未冠，宣太后臨朝決政，用其弟魏冉爲丞相，封穰侯。次弟芊戎，亦封華陽君，並專國事。後昭襄王年長，心畏太后，乃封其弟公子悝，爲涇陽君，公子市爲高陵君，欲以分芊氏之權；國王謂之「四貴」。然總不及丞相之尊也。丞相每歲時代其王周行郡國，巡察官吏，省視城中，較閱軍馬，撫循百姓——此是舊規。今日穰侯東巡，前導威儀

，王稽如何不認得。范睢曰：『吾聞穰侯專秦權，妬賢嫉能，惡納諸侯賓客；恐其見辱，我且匿車箱中以避之。』

須臾，穰侯至，王稽下車迎謁，穰侯亦下車相見，勞之曰：『謁君國事勞苦？』遂共立於車前，各敍寒溫；穰侯曰：『關東近有何事？』王稽乃鞠躬對曰：『無有。』穰侯目視車中曰：『謁君得無與諸侯賓客俱來乎？此輩仗口舌遊說人國，取貴富，全無實用！』王稽又對曰：『不敢。』

穰侯既別去，范睢從車箱中出，便欲下車趨走；王稽曰：『丞相已去，先生可同載矣。』范睢曰：『臣潛窺穰侯之貌，眼多眦而視邪，其人性疑而見事遲；向者目視車中，固已疑之。一時未卽搜索，不久必悔；悔必復來，不若避之爲安耳。』遂呼鄭安平同走。王稽車仗在後，約行十里之程；肯後馬聲響，果有二十騎從東如飛而來，趕著王稽車仗，言：『吾等奉丞相之命，恐大夫帶有遊客，故遣復行查看，大夫勿怪。』因遍索車中，并無外國之人，方纔轉身。王稽嘆曰：『張先生真智士，吾不及也！』乃命催車前進，再行五六里，遇著了張祿鄭安平二人；邀使登車，一同竟入咸陽。髯翁有詩詠范睢去魏之事云：

「料事前知妙若神，一時智術少儔倫；信陵空養三千客，却放高賢遁入秦！」

王稽朝見秦昭襄王，復命已畢，因進曰：「魏有張祿先生，智謀出衆，天下奇才也！與臣言秦國之勢，危於累卵，彼有策能安之——然非面對不可，臣故載與俱來。」秦王曰：「諸侯客好爲大言，往往如此姑使就客舍。」乃館於下舍，以需召問，踰年不召。

忽一日，范雎出行市上，見穰侯方徵兵出征，范雎私問曰：「丞相徵兵出征，將伐何國？」有一老者對曰：「欲伐齊綱壽也。」范雎曰：「齊兵曾犯境乎？」老者曰：「未曾。」范雎曰：「秦與齊，東西懸絕，中間隔有韓魏；且齊不犯秦，秦奈何涉遠而伐之？」老者引范雎至僻處言曰：「伐齊非秦王之意，因陶山在丞相封邑中，而綱壽近於陶；故丞相欲使武安君爲將，伐而取之，以自廣其封耳。」范雎回舍，遂上書於秦王，略曰：

「羈旅臣張祿，死罪！死罪！奏聞秦王殿下：臣聞：「明主立政，有功者賞，有能

者官；勞大者祿厚，才高者爵尊。」故無能者不敢濫職，而有能者亦不得遺棄。

今臣待命於下舍，一年於茲矣；如以臣爲有用，願惜寸陰之暇，悉臣之說。如以臣爲無用，留臣何爲？夫言之在臣，聽之在君；臣言而不當，請伏斧鑕之誅未晚。

。母以輕臣故，并輕舉臣之人也！」

秦王已忘張祿，及見其書，即使人以傳車召至離宮相見；秦王猶未至，范雎先到，望見秦王車騎方來，佯爲不知，故意趨入永巷。宦者前行逐之，曰：「王來！」范雎謬言曰：「秦獨有太后穰侯耳，安得有王！」前行不顧。正爭讓間，秦王隨後至，問宦者：「何爲與客爭論？」宦者述范雎之語，秦王亦不怒，遂迎之於內宮，待以上客之禮；范雎遜讓，秦王屏去左右，長跪而請曰：「先生何以幸教寡人？」范雎曰：「唯唯！」少頃，秦王又跪請如前；范雎又曰：「唯唯！」如此三次。秦王曰：「先生卒不幸教寡人，豈以寡人爲不足語耶？」范雎對曰：「非敢然也。昔者，呂尚釣於渭濱，及遇文王，一言而拜爲寡父；卒用其謀，滅商而有天下。箕子，比干，身爲貴戚，盡言極諫；商紂不聽，或奴或誅，商遂以亡。此無他，信與不信之異也。呂尚雖疏，而見信於文王；故王業歸於周而尚亦享有侯封傳之世世。箕子比干雖親，而不見信於紂，故身不免死辱，而無救於國。今臣羈旅之臣，居至疎之地；而所欲言者，皆與亡大計，或關係人骨肉之間。不深言，則無救於秦；欲深言，則箕子比干之禍隨於後！所以王三問而不敢答者，未卜王心之信不信何如耳？」

「秦王復跪請曰：『先生是何言也？寡人慕先生大才，故屏去左右，專意聽教；事凡可言者，上及太后，下及大臣，願先生盡言無隱。』」

秦王這句話因是進永巷時聞宦者述范雎之言：『秦止有太后穰侯，不聞有王！』之語心下疑惑，實落的要請教一番。這邊范雎猶恐初見之時，萬一語不投機便絕了後來進言之路；況且左右竊聽者多，恐其傳說禍且不測。故且將外邊事情略說一番以爲引火之煤。乃對曰：『大王以盡言命臣，臣之願也。』遂下拜，秦王亦答拜；然後就坐開言曰：『秦地之險，天下莫及；其甲兵之強，天下亦莫敵。非兼并之謀不就，伯王之業不成；豈非秦之大臣，計有所失乎？』秦王側席問曰：『請言失計何在？』范雎曰：『臣聞穰侯將越韓魏而攻齊，其計左矣！齊去秦甚遠，有韓魏以間之；王少出師，則不足以害齊，若多出師，則先爲秦害。昔魏越趙而伐中山，既克其地，旋爲趙有；何者，以中山近趙而遠魏也。今伐齊，而不克，爲秦大辱；卽伐齊而克，徒以資韓魏於秦何利焉？——爲大王計，莫如遠交而近攻；遠交以離人之歡，近攻以廣我之地。自近而遠，如蠶食葉，天下不難盡矣。』秦王曰：『遠交近攻之道何如？』范雎曰：『遠交莫如齊楚，近攻莫如韓魏；既得韓魏，齊楚能』

獨存乎？』秦王鼓掌稱善，卽拜范雎爲客卿，號爲張卿；用其計，東伐韓魏，止白起伐齊之師不行。

魏冉與白起，一相一將，用事日久；見張祿驟然得寵，俱有不悅之意。惟秦王深信之，寵遇日隆；每每中夜獨召計事，無說不行。范雎知秦王之心已固，請盡屏左右，進說曰：『臣蒙大王過聽，引與共事，臣雖粉骨碎身，無以爲酬！——雖然臣有安秦之計，尙未敢盡效於王也。』秦王跪問曰：『寡人以國授於先生；先生有安秦之計，不以此時辱教，尙何待乎？』范雎曰：『臣前居山東時，聞齊但有孟嘗君，不聞有齊王——聞秦但有太后，穰侯，華陽君，高陵君，涇陽君，不聞有秦王！夫制國之謂王，生殺予奪，他人不敢擅專；今太后恃國母之尊，擅行不顧者四十餘年，穰侯獨相秦國，華陽輔之，涇陽，高陵，各立門戶，生殺自由。私家之富，十倍於公。大王拱手而享其空名，不亦危乎？昔崔杼擅齊，卒弑莊公；李兌擅趙，終戕主父；今穰侯內仗太后之勢，外竊大王之威；用兵則諸侯震恐，解甲則列國感恩。廣置耳目，布王左右；臣見王之獨立於朝，非一日矣！恐千秋萬歲而後，有秦國者，非王之子孫也！』秦王聞之，不覺毛骨悚然，再拜謝曰：『先生所教，

乃肺腑至言，寡人深恨聞之不早！」

遂於次日收穰侯魏冉相印，卽使就國；穰侯取牛車於有司，徙其家財，千有餘乘，奇珍異寶不計其數。——皆秦內庫所未有者——明日，秦王復逐華陽，高陵，涇陽，三君於關外；安置太后於深宮，不許聞政事。遂以范雎爲丞相，封以應城，號爲應侯。秦人皆謂張祿爲丞相無人知爲范雎；惟鄭平知之，雎戒以勿得洩漏，安平亦不敢言。——時秦昭襄王之四十一年，乃周赧王之四十九年也。

是時，魏昭王已薨，子安釐王卽位；聞知秦王新用張祿丞相之謀，欲伐魏國，急集羣臣計議。信陵君無忌曰：「秦兵不加魏者數年矣；今無故興師，明欺我不能相持也。宜嚴兵固圍以待之。」相國魏齊曰：不然。秦強魏弱，戰必無幸；聞丞相張祿，乃魏人也。豈無香火之情哉？倘遣使資厚幣先通張相，後謁秦王；許以納質請和，可保萬全。」安釐王卽位，未經戰伐；乃用魏齊之策，使中大夫須賈出使於秦。

須賈奉命，竟至咸陽，下於館驛；范雎知之，喜曰：『須賈至此，乃吾報仇之日矣！』遂撤去鮮衣，裝作寒酸落魄之狀；潛出府門，來到館驛，徐步而入，謁見須賈。須賈一見，大驚曰：『范叔固無恙乎！吾以汝被魏相打死，何以得命在此？』范雎曰：『彼時將吾屍首擲於郊外，次日方甦；適遇賈客過此，聞呻吟聲，憐而救之，苟延一命。不敢回家，因問關來至秦國，不期復見大夫之面於此。』須賈曰：『范叔豈欲遊說於秦乎？』雎曰：『昔日得罪魏國，亡命來此，得生爲幸，何敢開口言事？』須賈曰：『范叔在秦，何以爲生？』雎曰：『爲傭餬口耳！』須賈不覺動了哀憐之意，留之同坐，索酒食賜之。

時值冬天，范雎衣敝，有戰慄之狀；須賈嘆曰：『范叔一寒如此哉！』命取一綿袍與穿。范雎曰：『大夫之衣，某何敢當？』須賈曰：『故人何必過謙？』范雎穿袍，再四稱謝，因問：『大夫來此何事？』須賈曰：『今秦相張君方用事，吾欲通之，恨無其人；孺子在秦久，豈有相識能爲我先容於張君者哉？』范雎曰：『某之主人翁與丞相善，臣嘗隨主人翁至於相府；丞相好談論，反覆之間，主人不給，某每助之一言。丞相以某有口辯，時賜酒食得親近——君若欲謁張君某當同往。』須賈曰：『既如此煩爲訂期。』范雎曰：

「丞相事忙，今日適暇，何不即去？」須賈曰：「吾乘大車駕駟馬而來；今馬損足，車軸折，未能即行。」范雎曰：「吾主人翁有之，可假也。」范雎歸府，取大車駟馬至館驛前，報須賈曰：「車馬已備，某請爲君御。」須賈欣然登車，范雎執轡；街市之人，望見丞相御車而來，咸拱立兩傍，亦或走避。——須賈以爲敬己，殊不知其爲范雎也。——既至府前，范雎曰：「大夫少待於此，某當先入，爲大夫通之；若丞相見許，便可入謁。」范雎逕進府門去了。

須賈下車，立於門外；候至良久，只聞府中鳴鼓之聲，門上喧傳：「丞相升堂；」屬吏舍人，奔走不絕，并不見范雎消息。須賈因問守門者曰：「向有吾故人范叔入通相君，久而不出，子能爲我召之乎？」守門者曰：「君所言范叔何時進府？」須賈曰：「適間爲我御車者是也。」門下人曰：「御車者乃丞相張君；彼私到驛中訪友故微服而出。何得言范叔乎？」須賈聞言，如夢中忽聞霹靂，心坎中突突亂跳，曰：「吾爲范雎所欺，死期至矣！」常言道：「醜媳婦少不得見公婆。」只得脫袍解帶，免冠徒跣，跪於門外；託門下人入報，但言：「魏國罪人須賈在外領死！」良久。門內傳丞相召入；須賈愈加惶悚，俛

首膝行。從耳門而進，直至階前，連連叩首，口稱：「死罪」。范雎威風凜凜，坐於堂上，問曰：「汝知罪麼？」須賈俯伏應曰：「知罪。」范雎曰：「汝罪有幾？」須賈曰：「擢賈之髮，以數賈之罪，尙猶未足！」范雎曰：「汝罪有三：吾先人邱墓在魏，吾所以不願仕齊，汝乃以吾有私於齊，妄言於魏齊之前，致觸其怒，汝罪一也；當魏齊發怒，加以吾辱，至於折齒斷脅，汝略不諫止，汝罪二也；及我昏憤，已棄廁中，汝復率賓客而溺我，昔仲尼不爲己甚，汝何太忍乎？汝罪三也。今日至此，本該斷頭瀝血，以酬前恨；汝所以得不死者，以締袍戀戀，尙有故人之情，故苟全汝命，汝宜致感。」須賈叩頭稱謝不已；范雎麾之使去，須賈匍匐而出。——於是秦人始知張祿丞相，乃魏人范雎，假託來秦。

次日，范雎入見秦王，言：「魏國恐懼遣使乞和，不須用兵，此皆大王威德所致。」

秦王大喜。范雎又奏曰：「臣有欺君之罪，求大王憐恕，方纔敢言！」秦王曰：「卿有何欺？寡人不罪。」范雎奏曰：「臣實非張祿，乃魏人范雎也；自少孤貧，事魏中大夫須賈爲舍人，從賈使齊。齊王私餽臣金，臣堅却不受；須賈說於相國魏齊，將臣捶擊至死。幸而復甦，改名張祿，逃奔入秦；蒙大王拔之上位。今須賈奉使而來，臣眞姓名已露，便當

仍舊，伏望吾主憐恕！」秦王曰：「寡人不知卿之受冤如此；今須賈既到，便可斬首，以快卿之憤。」范雎奏曰：「須賈爲公事而來。自古：『兩國交兵，不斬來使。』况求和平？臣豈敢以私怨而傷公義，且忍心殺臣者魏齊，不全關須賈之事。」秦王曰：「卿先公後私，可謂大忠矣！魏齊之仇，寡人當爲卿報之，來使從卿發落。」范雎謝恩而退。

秦王准了魏國之和，須賈入辭范雎；雎曰：「故人至此，不可無一飯之敬。」使舍人留須賈於門中，分付大排筵席；須賈暗暗謝天道：「慚愧！慚愧！難得丞相寬洪大量，如此相待，忒過禮了！」范雎退堂，須賈獨坐門房中，有軍牢守著，不敢轉動；自辰至午，漸漸腹中空虛。須賈想道：「我前日在館驛中見成飲食相待，今番答席，故人之情，何必過禮？」少頃，堂上陳設已完；只見府中發出一單，遍邀各國使臣，及本府有名賓客。須賈心中想道：「此是請來陪我的了！但不知何國何人？少停坐次，亦要斟酌，不好一概僭妄。」須賈方在躊躇間，只見各國使臣，及賓客紛紛而到，逕上堂階；管席者傳板報道：「客齊！」范雎出堂相見，敍禮已畢，送盞定位；兩廡下鼓樂交作，竟不呼召須賈。須賈那時又飢，又渴，又苦，又愁，又羞，又惱；胸中煩懣，不可形容。

三盃之後，范睢開言：「還有一個故人在此，適纔到忘了。」衆客齊起身道：「丞相既有貴相知，某等禮合同候。」范睢曰：「雖則故人，不敢與諸公同席。」乃命設一小坐於堂下，喚魏客到，使兩黥徒夾之以坐；席上不設酒食，但置炒熟料豆兩黥徒手捧而喂之，如喂馬一般。衆客甚不過意。問曰：「丞相何恨之深也？」范睢將舊事訴說一遍。衆客曰：「如此亦難怪丞相發怒。」須賈雖然受辱，不敢違抗；只得將料豆充飢，食畢，還要叩謝。范睢瞋目數之曰：「秦王雖然許和，但魏齊之仇，不可不報；留汝蟻命，歸告魏王：「速斬魏齊頭送來，將我家眷送入秦邦，兩國通好；不然，我親自引兵來屠大梁，那時悔之晚矣！」嚇得須賈魂不附體。喏喏連聲而出。

不知魏國可曾斬魏齊頭來獻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

第九十八回

質平原秦王索魏齊……敗長平白起坑趙卒

話說：須賈得命，連夜奔回大梁，來見魏王，述范雎分付之言，那送家眷是小事，要斬相國之頭，干礙體面，難於啓齒。魏王躊躇未決；魏齊聞知此信，棄了相印，連夜逃往趙國，依平原君趙勝去了。魏王乃大飾車馬，將黃金百鎰，采帛千端，送范雎家眷至咸陽；又告明：『魏齊聞風先遁，今在平原君府中，不干魏國之事，』范雎乃奏聞秦王，秦王曰：『趙與秦，一向結好；澠池會上，結爲兄弟。又將王孫異人爲質於趙，欲以固其好也，前秦兵伐韓圍閼與，趙遣李牧救韓，大敗秦兵，寡人向未問罪；今又擅納丞相之仇人，丞相之仇，卽寡人之仇，寡人決意伐趙！一則報閼與之恨，二者索取魏齊。』乃親帥師二十萬，命王翦爲大將，伐趙拔三城。

是時，趙惠文王方薨，太子丹立，是爲孝成王；孝成王年少，惠文太后用事，聞秦兵

深入，甚懼。時藺相如病篤，告老虞卿代爲相國；使大將廉頗帥師禦敵，相持不決。虞卿言於惠文太后曰：『事急矣！臣請奉長安君爲質於齊以求救。』太后許之。——原來惠文王之太后，乃齊湣王之女；其年，齊襄王新薨，太子建卽位，年亦少，君王后太史氏用事。兩太后姑嫂之親，親情和睦；長安君又是惠文太后最愛之少子，往質於齊，君王后如何不動心？於是卽命田單爲大將，發兵十萬，前來救趙。秦將王翦言於秦王曰：『趙多良將，又有平原君之賢，未易攻也。——况齊救將至。不如全師而歸。』秦王曰：『不得魏齊，寡人何面見應侯乎？』乃遣使謂平原君曰：『秦之伐趙，爲取魏齊耳；若能獻出魏齊，卽當退兵。』平原君對曰：『魏齊不在臣家，大夫無聽人言也。』使者三往，平原君終不肯認；秦王心中悶悶不悅。欲待進兵，又恐齊趙合兵，勝負難料；欲待班師，魏齊如何可得？再四躊躇，生出一個計策來。乃爲書謝趙王，略曰：

「寡人與君，兄弟也；寡人誤聞道路之言，魏齊在平原君所，是以興兵索之；不然，豈敢輕涉趙境？所取三城，謹還歸於趙；寡人願復前好，往來無間。」

趙王亦遣使答書。謝其退兵還城之意。田單聞秦師已退，亦歸齊去訖。秦王回至函谷

關，復遣人以一緘致平原君趙勝。勝拆書看之，略曰：

「寡人聞君之高義，願與君爲布衣之交；君幸過寡人，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。」平原君將書來見趙王，趙王集羣臣計議；相國虞卿進曰：「秦，虎狼之國也；昔孟嘗君入秦，幾乎不返——况彼方疑魏齊在趙，平原君不可往。」廉頗曰：「昔藺相如懷和氏璧單身入秦，尙能完歸趙國；秦不欺趙，若不往，反起其疑。」趙王曰：「寡人亦以爲秦王美意，不可違也。」遂命趙勝同秦使西入咸陽。

秦王一見，歡若平生，日日設宴相待，盤桓數日；秦王因極歡之際，舉卮向趙勝曰：「寡人有請於君，君若見諾，乞飲此酌。」勝曰：「大王命勝，何敢不從。」因引卮盡之。秦王曰：「昔周文王得呂尚，以爲太公；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；今范君亦寡人之太公仲父也！范君之仇魏齊，托在君家；君可使人歸取其頭，以畢范君之恨——卽寡人受君之賜！」趙勝曰：「臣聞之：貴而爲友者，爲賤時也；富而爲友者，爲貧時也。夫魏齊，臣之友也卽使真在臣所，臣亦不忍出之——况不在乎？」秦王變色曰：「君必不出魏齊，寡人不放君出關！」趙勝曰：「關之出與不出，事在大王——且王以飲相召，而以威劫之

，天下知曲直之所在矣！」秦王知平原君不肯負魏齊，遂與之俱至咸陽，留於館舍；使人遣趙王書略曰：

「王之弟平原君在秦，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；魏齊頭旦至，平原君夕返。不然，寡人且舉兵臨趙親討魏齊——又不出平原君於關，惟王諒之！」

趙王得書，大恐，謂羣臣曰：「寡人豈爲他國亡臣，易吾國之鎮公子？」乃發兵圍平原君家，索取魏齊；平原君家賓客多與魏齊有交，乘夜縱之逃出，往投相國虞卿。虞卿曰：「趙王畏秦，甚於豺虎，此不可以言語爭也，不如仍走大梁；信陵君招賢納士，天下亡命者皆歸之，——又且平原君之厚交，必然相庇。——雖然君罪人，不可獨行，吾當與君同往！」即解相印，爲書以謝趙王。與魏齊至郊外，慰之曰：「信陵君慷慨丈夫，我往投之，必立刻相迎不令君久待也。」虞卿徒步至信陵君之門，以刺通；主客者入報，信陵君方解髮就沐，見刺，大驚曰：「此趙之相國，安得無故至此？」使主客者辭以主人方沐，暫請入坐；因叩其來魏之意；虞卿情急只得將魏齊得罪於秦始末，及自家捐棄相印相隨投奔之意，大略告訴一番。主客者復入言之，信陵君心中畏秦，不欲納魏齊——又念虞卿千里

相投一段意思，不好直拒，事在兩難，猶豫不決。

虞卿聞信陵君有難色，不即出見，大怒而去。信陵君問於賓客曰：「虞卿之爲人何如！」時侯生在旁，大笑曰：「何公子之暗於事也？虞卿以三寸舌取趙王相印，封萬戶侯；及魏齊窮困而投虞卿，虞卿不愛爵祿之重，解綬相隨。天下如此人有幾？公子猶未定其賢否耶？」信陵君大慚，急挽髮加冠，使與人駕車疾驅郊外追之。

再說：魏齊懸懸而望，待之良久，不見消息，想曰：「虞卿言信陵君慷慨丈夫，一聞必立刻相迎；今久而不至，事不成矣！少頃，只見虞卿含淚而至曰：「信陵君非丈夫也！乃畏秦而却我，吾當與君間道入楚。」齊曰：「吾以一時不察，得罪於范叔一累平原君，再累吾子；又欲子間關跋涉，乞殘喘於不可知之楚，我安用生爲？」即引佩劍自刎；虞卿急前奪之，喉已斷矣。

虞卿正在悲傷，信陵君車騎隨到；虞卿望見，遂趨避他，不與相見。信陵君見魏齊尸首，撫而哭之曰：「無忌之過也！」

時趙王不得魏齊，又走了相國虞卿；知兩人相隨而去，非韓即魏。遣飛騎四出追捕使

者，至魏郊，方知魏齊自刎；卽奏知魏王，欲請其頭，以贖平原君歸國，信陵君方命殯殮魏齊尸首，意猶不忍；使者曰：『平原君與君一體也；平原之愛魏齊，與君又一心也。魏齊若在，臣何敢言？今惜已死無知之骨而使平原君長爲秦虜，君其安乎？』信陵君不得已，乃取其首，用匱盛之，交封趙使而葬其屍於郊外。髡翁有詩詠魏齊云：

「無端辱士聽須賈，只合捐生謝范雎；殘喘累人還自累，咸陽函首恨教遲！」

虞卿既棄相印，感慨世情，遂不復遊宦；隱於白雲山中，著書自娛，讎刺時事，名曰

：『虞氏春秋。髡翁亦有詩云：

「不是窮愁肯著書？千秋高尚記虞兮；可憐有用文章手，相印輕拋徇魏齊！」

趙王將魏齊之首，星夜送至咸陽；秦王以賜范雎，范雎命漆其頭爲溺器曰：『汝使賓客醉而溺，我今令汝九泉之下常含我溺也！』秦王以禮送平原君還趙，用爲相國，以代虞卿之位。范雎又言於秦王曰：『臣布衣下賤，幸受知於大王，備位卿相又爲臣報切齒之仇，此莫大之恩也！——但臣非鄭安平不能延命於魏，非王稽不能獲進於秦；願大王貶臣爵

秩加此二臣以畢臣報德之心。臣死無恨！」秦王曰：「丞相不言，寡人幾忘之。」即用王稽爲河東守，鄭安平爲偏將軍。

於是專用范雎之謀，先攻韓魏，遣使約好於齊楚；范雎謂秦王曰：「吾聞齊之君王后賢而有智，當往試之。」乃命使者以玉連環獻於君王后曰：「齊國有人能解此環者，寡人願拜下風。」君王后命取金鎚在手，即時擊斷其環；謂使者曰：「傳語秦王：「老婦已解此環訖矣！」使者還報。范雎曰：「君王后果女中之傑，不可犯也！」於是與齊結盟，各無侵害，齊國賴以安息。

單說：楚太子熊完爲質於秦，秦留之十六年不遣；適秦使者約好於楚，楚使者朱英，與俱至咸陽報聘。朱英因述楚王病勢已成，恐遂不起；太傅黃歇，言於熊完曰：「王病篤而太子留於秦；萬一不諱，太子不在榻前，諸公子必有代立者，楚國非太子有矣！臣請爲太子謁應侯而請之。太子曰：「善。」黃歇遂造相府，說范雎曰：「相君知楚王之病乎？」范雎曰：「使者曾言之。」黃歇曰：「楚太子久於秦，其與秦將相無不交親者；倘楚王薨而太子得立，其事秦必謹。相君誠以此時歸之於楚，太子之感相君無窮也；若留之不遣

楚更立他公子則太子在秦不過咸陽一布衣耳！——况楚人懲於太子之不返，異日必不復委質事秦。夫留一布衣而絕萬乘之好臣竊以爲非計也！」范雎首肯曰：「君言是也！」卽以黃歇之言，告於秦王；秦王曰：「可令太傅黃歇，先歸問疾；病果篤，然後來迎太子。」黃歇聞太子不得同歸，私與太子計議曰：「秦王留太子不遣，欲如懷王故事，乘急以求割地也。楚幸而來迎，則中秦之計，不迎，則太子終爲秦虜矣！」太子跪請曰：「太傅計將若何？」黃歇曰：「以臣愚見，不如微服而逃；今楚使者報聘將歸，此機不可失也！臣請獨留，以死當之！」太子喜曰：「事若成，楚國當與太傅共之！」黃歇私見朱英，與之通謀；朱英許之，太子熊完乃微服爲御者，與楚使者朱英執轡，竟出函谷關，無人知覺。黃歇守旅舍，秦王遣歸問病，黃歇曰：「太子適患病，無人守視；俟病稍愈，臣卽當辭朝矣。」過半月，度太子已出關久，乃求見秦王，叩首謝罪曰：「臣歇恐楚王一旦不諱，太子不得立，無以事君；已擅遣之今出關矣！歇有欺君之罪，請伏斧鑕。」秦王大怒曰：「楚人乃多詐如此！一叱左右囚黃歇，將殺之；丞相范雎諫曰：「殺黃歇不能復還太子，而徒絕楚歡；不如嘉其忠而歸之。」楚王死，太子必嗣位，太子嗣位，歇必爲相，楚君臣

俱感秦德，其事秦必矣！」秦王以爲然，乃厚賜黃歇，遣之歸。楚史臣有詩云：

「更衣執轡去如飛，險作咸陽一布衣！不是春申有先見，懷王餘涕又重揮。」

歇歸三月，而楚頃襄王薨，太子熊完立，是爲考烈王；進太傅黃歇爲相國，以淮北地十二縣，封春申君。黃歇曰：「淮北地邊齊，請置爲郡以便城守，臣願遠封江東。」考烈王乃改封黃歇於故吳之地；歇修閭閻故城，以爲都邑，濬河於城內，四縱五橫，以通太湖之水，改破楚門爲昌門。時孟嘗君雖死，而趙有平原君，魏有信陵君，方以養士相尚；黃歇慕之，亦招致賓客，食客常數千人。平原君趙勝常遣使至春申君家，春申君館之於上舍；趙使者欲誇示楚人，用玳瑁爲簪，以珠玉飾刀劍之室。及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，其上客皆以明珠爲履，趙使大慚。春申君用賓客之謀，北兼鄒魯之地，用賢士荀卿爲蘭陵令，修舉政法；練習兵士，楚國復強。話分兩頭。

再說：秦昭襄王已結齊楚，乃使大將王齕帥師伐韓；從渭水運糧，東入河洛，以給軍餉。拔野王城，上黨往來路絕。上黨守臣馮亭，與其吏民議曰：「秦據野王，則上黨非韓有矣，與其降秦，不如降趙；秦怒趙得地，必移兵伐趙；趙受兵，必親韓。韓趙同患可

以禦秦。乃遣使持書并上黨地圖，獻於趙孝成王；時孝成王之四年，周赧王之五十三年也。趙王夜臥得一夢，夢衣偏裃之衣，有龍自天而下；王乘之，龍即飛去，未至於天而墜，見兩傍有金山玉山二座光輝奪目。王覺，召大夫趙禹，以夢告之；趙禹對曰：「偏衣者，合也；乘龍上天，升騰之象，墜地者，得地也；金玉成山者，貨財充溢也；大王目下必有廣地增財之慶，此夢大吉。」趙王喜，復召筮史敢占之；敢對曰：「偏衣者，殘也；乘龍上天，不至而墜者，事多中變有名無實也；金玉成山可觀而不可用也；此夢不吉，王其慎之。」趙王心惑趙禹之言，不以筮史爲然；迨後三日，上黨太守馮亭使者至趙，趙王發書觀之。略曰：

「秦攻韓急，上黨將入於秦矣！其吏民不願附秦，而願附趙；不敢違吏民之欲，願謹將所轄十七城，再拜獻之於大王。惟大王辱收之！」

趙王大喜曰：「禹所言廣地增財之慶，」今日驗矣！平陽君趙豹諫曰：「臣聞：『無故之利，謂之禍殃。』王勿受也！」趙王曰：「人畏秦而懷趙，是以來歸，何謂無故？」

趙豹對曰：「秦蠶食韓地，拔野王，絕上黨之道，不令相通；自以爲掌握中物，坐而得

之。一旦爲趙所有，秦豈能甘心哉？秦力其耕而趙收其穫，此臣所謂「無故之利」也。——且馮亭所以不入地於秦，而入之於趙者，將嫁禍於趙，以舒韓之困也。王何不察耶？」趙王不以爲然，再召平原君趙勝決之；勝對曰：「發百萬之衆，而致人國，踰年歷歲，未得一城；今不費寸兵斗糧得十七城，此莫大之利，不可失也！」趙王曰：「君此言正合寡人之意！」乃使平原君率兵五萬，往上黨受地；封馮亭以三萬戶，號華陵君，仍爲守。其縣令十七人，各封以三千戶，皆世襲稱侯。馮亭閉門而泣，不與平原君相見；平原君固請之，亭曰：「吾有三不義，不可以見使者：爲主守地不能，一不義也；不由主命，擅以地入趙，二不義也；賣主地以得富貴，三不義也。」平原君嘆曰：「此忠臣也！」侯其門，三日不去。馮亭感其意，乃出見，猶垂涕不止；願交割地面，別選良守。平原君再三撫慰曰：「君之心事，勝已知之；君不爲守，無以慰吏民之望。」馮亭乃領守如故，竟不受封，平原君將別，馮亭謂曰：「上黨所以歸趙者，力不能獨抗秦也；望公子奏聞趙王：「大發士卒，急遣名將爲禦秦計。」」

平原君回報趙王，趙王置酒賀得地，徐議發兵未決。秦大將王齕進兵圍上黨，馮亭堅

守兩月；趙援兵猶未至，乃率其吏民奔趙。時趙王拜廉頗爲上將，率兵二十萬來援上黨；行至長平關，遇馮亭，方知上黨已失，秦兵日近，乃就金門山下列營築壘。東西各數十，如列星之狀，又分兵一萬，使馮亭守光狼城；又分兵二萬，使都尉蓋負蓋同分領之，守東西二郛城；又使裨將趙茄遠探秦兵。

却說：趙茄領軍五千哨探出長平關外，約二十里，正遇秦將司馬梗，亦行探來到。趙茄欺司馬梗兵少，直前搏戰；正在交鋒，秦第二哨張唐兵又到。趙茄心慌手慢，被司馬梗一刀斬之，亂殺趙兵；廉頗聞前哨有失，傳諭各壘用心把守，勿與秦戰。且使軍士掘地深數丈以注水，軍中都不解其意。王齧大軍已到，距金門山十里下寨；先分軍攻二郛城，蓋負同出戰皆敗沒。王齧乘勝攻光狼城，司馬梗奮勇先登，大軍繼之；馮亭復敗走奔，金門山大營，廉頗納之。秦兵又來攻壘，廉頗傳令：『出戰者，雖勝亦斬！』

王齧攻之不入，乃移營逼之——去趙營僅五里——挑戰幾次，趙兵終不出。王齧曰：『廉頗老將，其行軍持重，未可動也。』偏將王陵，獻計曰：『金門山下有流澗名曰楊谷，秦趙之軍，共取汲於此澗；趙壘在澗水之南，而秦壘踞其西。水勢自西而流於東南，若絕

斷此澗，使水不東流，趙人無汲不過數日軍必亂；亂而擊之，無不勝矣。『王齧以爲善，使軍士將澗水築斷——至今楊谷名爲絕水，爲此也——誰知廉頗預掘深坎注水有餘，日用不乏。』

秦趙相持四個月，王齧不得一戰；無可奈何，遣人入告秦王，秦王召應侯范雎計議，范雎曰：『廉頗更事，久知秦軍強，不輕戰；彼以秦兵道遠，不能持久，欲以老我而乘其隙。若此人不去，趙終未可入也！』秦王曰：『卿有何計，可以去廉頗乎？』范雎屏左右言曰：『要去廉頗，須用「反間之計」。』如此恁般……非費千金不可。』秦王大喜，卽以千金付范雎，乃使其心腹門客，從間道入邯鄲；用千金賄賂趙王左右，布散流言曰：『趙將惟馬服君最良，聞其子趙括勇過其父；若使爲將，誠不可當！廉頗老而怯，屢戰俱敗，死亡趙卒三四萬；今爲秦兵所逼，不日將出降矣！』

趙王先聞趙茄等被殺，連失三城，使人往長平催頗出戰，廉頗主「堅壁」之謀，不肯出戰，趙王已疑其怯；及聞左右反間之言，信以爲實。遂召趙括問曰：『卿能爲我擊秦軍乎？』括對曰：『秦若使武安君爲將，臣尙費籌畫；如王齧，不足道矣！』趙王曰：『何

以言之？」趙括曰：「武安君數將秦軍，先敗韓魏於伊闕，斬首二十四萬；再攻魏，取大小六十一城；又南攻楚，拔鄢郢，定巫黔；又復攻魏，走芒卯，斬首十三萬；又攻韓，拔五城，斬首五萬；又斬趙將賈偃，沉其卒二萬人於河；戰必勝，攻必取；其威名素著，軍士望風而慄。臣若與對壘，勝負居半，故尙費籌畫；如王齧新爲秦將，乘廉頗之怯，故敢於深入，若遇臣如秋葉之遇風，不足當迅掃也！」趙王大悅，卽拜趙括爲上將，賜黃金彩帛，使持節往代廉頗，復益勁軍二十萬。括閱軍畢，車載金帛，歸見其母；母曰：「汝父臨終遺命，戒汝：『勿爲趙將；』汝今日何不辭之？」括曰：「非不欲辭，奈朝中無如括者！」母乃上書諫曰：「括徒讀父書，不知通變；非將才願王勿遣。」趙王召其母至，親叩其說。母對曰：「括父奢爲將，所得賞賜，盡以與軍吏；受命之日卽宿於軍中，不問及家事，與士卒同甘苦。每事必博諮於衆，不敢自尊。今括一旦爲將，東鄉而朝，軍吏無敢仰視；所賜金帛，悉歸私家。爲將豈宜如此？括父臨終嘗戒妾曰：『括若爲將，必敗趙兵！』妾謹識其言，願王別選良將，切不可用括！」趙王曰：「寡人意決，汝勿復言。」母曰：「王卽不聽妾言，倘兵敗妾之家請無連坐。」趙王許之。趙括遂引大軍出邯鄲，望長平進。

發。

再說：范雎所遣門客，猶在邯鄲，備細打聽，盡知趙括向趙王所說之語。趙王已拜爲大將，擇日起程；遂連夜奔回咸陽報信。秦王與范雎計議曰：『非武安君不能了此事也！』乃更遣白起爲上將，王齧副之；傳軍中祕密其事；『有人洩漏武安君爲將者斬！』

再說：趙括至長平關，廉頗驗過符節，卽將軍籍交付趙括；獨引親軍百餘人回邯鄲去訖。趙括將廉頗約束，盡行更改軍壘合并成大營；時馮亭在軍中，固諫不聽括又以自己所帶將士，易去舊將；嚴諭：『秦兵若來，各要奮勇爭先；如遇得勝，便行追逐，務使秦軍一騎不返。』

白起旣入秦軍，聞趙括更易廉頗之令，先使卒三千人，出營挑戰；趙括輒出萬人來迎，秦軍大敗奔回。白起登壁上望趙軍，謂王齧曰：『吾知所以勝之矣！』趙括勝了一陣，不禁手舞足蹈，使人至秦營下戰書；白起使王齧批：『來日決戰。』因退軍十里，復營於

王齧舊屯之處。趙括喜曰：『秦兵畏我矣！』乃椎牛饗士傳命：『來日大戰，定要生擒王齧與諸侯做個笑話！』白起安營已定，大集諸將聽令；使將軍王賁王陵率萬人列陣，與趙括更迭交戰，只要輸不要贏，引得趙兵來攻秦壁，便算一功。再喚大將司馬錯司馬梗二人，各引兵一萬五千從間道繞出趙軍之後，絕其糧道。又遣大將胡傷，引兵二萬，屯於左近；只等趙人開壁出逐秦軍，即殺出，要將趙軍截爲二段。又遣大將蒙驁，王翦，各率輕騎五千，伺候接應；白起與王齧，堅守老營。正是：『安排地網天羅計，待捉龍爭虎鬪人。』

再說：趙括分付軍中：四鼓造飯，五鼓結束，平明列陣前進；行不五里，遇見秦兵。兩陣對圓，趙括使先鋒傅豹出馬秦將王賁接戰；約三十餘合，王賁敗走，傅豹追之，趙括復遣王容率軍幫助。又遇秦將王陵，略戰數合，王陵又敗走；趙括見趙兵連勝，自率大軍來追。馮亭又諫曰：『秦人多詐，其敗不可信也！元帥勿追。』趙括不聽，追奔十餘里，及於秦壁；王賁，王陵，繞營而走，秦壁不開，趙括傳令一齊攻打，連打數日，秦軍堅守不可入；趙括使人催取後軍，移營齊進。只見趙將蘇射飛騎而來，報曰：『後營被秦將胡傷引兵沖出遏住，不得前來！』趙括大怒曰：『胡傷如此無禮，吾當親往！』使人探聽秦

軍行動，回報道：『西路軍馬不絕，東路無人。』趙括麾軍從東路而轉。行不上二三里，大將蒙驁一軍從斜刺裏殺出；大叫：『趙括你中了我武安君之計，還不投降！』趙括大怒，挺戟欲戰蒙驁；偏將王容出曰：『不勞元帥容某建功。』王容便接住蒙驁交鋒，王翦一軍又至，趙兵折傷頗衆；趙括料難取勝，鳴金收軍，就便擇水草處安營。馮亭又諫曰：『軍氣用銳。今我兵雖失利，苟能力戰，尚可脫歸本營，并力拒敵；若在此安營，腹背受困，將來不可復出！』趙括又不聽，使軍士築成長壘，堅壁自守；一面飛奏秦王求援，一面催取後隊糧餉。雖知運糧之路，又被司馬梗引兵塞斷，白起大軍遮其前，胡傷蒙驁等大軍截其後；秦軍每日傳武安君將令，招趙括投降。趙括此時，方知白起真在軍中，嚇得心膽俱裂。

再說：秦王得武安君捷報，知趙括兵困長平；親命駕來至河內，盡發民家壯丁，凡年十五以上，皆令從軍，分路掠取趙人糧草，遏絕救兵。趙括被秦軍圍困，凡四十六日；軍中無糧，士卒自相殺食，趙括不能禁止。乃將軍將分爲四隊；傅豹一隊向東，蘇射一隊向西，馮亭一隊向南，王容一隊向北。分付四隊；一齊鳴鼓奪路殺出；如一路打通，趙括便招引三路齊走。誰知武安君白起，又預選射手，環趙壘埋伏；凡遇趙壘中出來者，不拘兵將

便射，四隊軍馬，沖突三四次，俱被射回。

又過一月，趙括不勝其憤，精選上等銳卒五千人，俱穿重鎧，乘坐駿馬；趙括握戟當先，傅豹王容緊幫在後，冒圍突出。王翦，蒙驁，二將齊上，趙括力戰數合，不能透圍；復身欲歸長平，馬蹶墜地，中箭而亡。趙軍大亂，傅豹王容俱死；蘇射引馮亭共走，馮亭曰：『吾三諫不從，今至於此，天也！又何逃乎？』乃自刎而亡。蘇射奔脫，往胡地去訖；白起豎起招降旗，趙軍皆棄兵解甲，投拜呼：『萬歲！』白起使人揭趙括之首，住趙營招撫，營中軍士尙餘二十萬；聞主帥被殺，無人敢出拒戰，亦皆願降。甲冑器械，堆積如山；營中輜重，悉爲秦有。白起與王齕計議曰：『前秦已拔野王，上黨在掌握中；其吏民不樂爲秦，而願歸趙。今趙卒先後降者，總合來將近四十萬之衆；倘一旦有變何以防之？』乃將降卒分爲十營，使十將統之，配以秦軍二十萬，各賜以牛酒；聲言：『明日武安君將汰選趙軍；凡上等精銳能戰者，給以器械，帶回秦國，隨征聽用；其老弱不堪，或力怯者，俱發回趙。』趙軍大喜。

是夜，武安君密傳一令於十將；『起更時分，但是秦兵，都要用白布一片裹首；凡首

無白布者，卽係趙人，當盡殺之。」秦兵奉令，一齊發作；降卒不曾準備，又無器械，束手受戮。其逃出營門者，又有蒙鶩王翦等引軍巡邏，獲住便砍；四十萬軍，一夜俱盡。血流淙淙有聲，楊谷之水，皆變爲丹。——至今號爲丹水——武安君收趙卒頭顱，聚於秦壘之間，謂之頭顱山，因以爲臺；其臺嵬嵬傑起，亦號白起臺。——臺下卽楊谷也——後來大唐玄宗皇帝巡幸至此。淒然長嘆；命三歲高僧，設水陸七晝夜，超度坑卒亡魂，因名其谷曰省冤谷。此是後話。史臣有詩云：

「高臺八尺盡頭顱，何止區區萬骨枯？矢石無情緣鬪勝。可憐降卒有何辜？」

通計長平之戰，前後斬首虜共四十五萬人！連王斃，先前投下降卒，並皆誅戮。止存年少者二百四十人未殺，放歸邯鄲，使宣揚秦國之威。

不知趙國存亡何如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第九十九回

武安君含冤死杜郵……呂不韋巧計歸異人

話說：趙孝成王初時接得趙括捷報，心中大喜，已後聞趙軍困於長平，正欲商量遣兵救援，忽報：趙括已死，趙軍四十餘萬，盡降於秦。被武安君一夜坑殺，止放二百四十人還趙，趙王大驚，羣臣無不悚懼。國中子哭其父，父哭其子，兄哭其弟，弟哭其兄，祖哭其孫，妻哭其夫；沿街滿市，號痛之聲不絕。惟趙括之母不哭，曰：『自括爲將時，老妾已不看作生人矣！』趙王以括母有前言不加誅，反賜粟帛以慰之；又使人謝廉頗。

趙國正在驚惶之際，邊吏又報道：『秦兵攻下上黨十七城，皆已降秦；今武安君親率大軍前進，聲言欲圍邯鄲。』趙王問羣臣：『誰能止秦兵者？』羣臣莫應。平原君歸家，遍問賓客，賓客亦無應者。適蘇代客於平原君之所，自言：『代若至咸陽，必能止秦兵不攻趙。』平原君言於趙王，趙王大出金幣，資之入秦。

蘇代往見應侯范雎，雎揖之上坐，問曰：「先生何爲而來？」蘇代曰：「爲君而來。」范雎曰：「何以教我？」蘇代曰：「武安君已殺馬服子乎？」雎應曰：「然。」代曰：「今且圍邯鄲乎？」雎又應曰：「然。」代曰：「武安君用兵如神，身爲秦將，攻奪七十餘城，斬首近百萬，雖伊尹呂望之功，不加於此；今又舉兵而圍邯鄲，趙必亡矣！趙亡則秦成帝業，秦成帝業，則武安君爲佐命之元臣——如伊尹之於商，呂望之於周——君雖素貴，不能不居其下矣！」范雎愕然前席曰：「然則如何？」蘇代曰：「君不如許韓趙割地以和於秦；夫割地以爲君功，而又解武安君之兵柄，君之位則安於泰山矣！」

范雎大喜，明日卽言於秦王曰：「秦兵在外日久，已勞苦，宜休息；不如使人諭韓趙。使割地以求和。」秦王曰：「惟相國自裁。」於是范雎復大出金帛，以贈蘇代之行，使之往說韓趙；韓趙二王懼秦，皆聽代計。韓許割垣雍一城，趙許割六城，各遣使求和於秦。秦王初嫌韓止一城太少，使者曰：「上黨十七縣，皆韓物也！」秦王乃笑而受之，召武安君班師。

白起連戰皆勝，正欲進圍邯鄲；忽聞班師之詔，知出於應侯之謀，乃大恨，自此白起

與范雎有隙。白起宣言於衆曰：『自長平之敗，邯鄲城中，一夜十驚；若乘勝往攻，不過一月可拔矣。惜乎應侯不知時勢，主張班師，失此機會！』秦王聞之，大悔曰：『白起既知邯鄲可拔，何不早奏？』乃復使起爲將，欲使伐趙；白起適有病不能行，乃改命大將王陵。陵率軍十萬伐趙，圍邯鄲城；趙王使廉頗禦之，頗設守甚嚴，復以家財募死士，時時夜縋城往砍秦營，王陵兵屢敗。時武安君病已愈，秦王欲使代王陵，武安君奏曰：『邯鄲實未易攻也；前者大敗之後，百姓震恐不甯，因而乘之；彼守則不固，攻則無力，可尅期而下。今二歲餘矣，其痛已定；又廉頗老將，非趙括比。諸侯見秦之方和於趙，而復攻之，皆以秦爲不可信；必將合從而來救，臣未見秦之勝也！』秦王強之行，白起固辭；秦王復使應侯往請，武安君怒應侯前阻其功，遂稱疾。秦王問應侯曰：『武安君眞病乎？』應侯曰：『病之眞否未可知。然不肯爲將，其志已堅。』秦王怒曰：『起以秦別無他將，必須彼耶！昔長平之勝初用兵者王也。』王何遽不如起？』乃益兵十萬，命王往代王陵；王陵歸國，免其官。

王聞邯鄲，五月不能拔；武安君聞之，謂其客曰：『吾固言邯鄲未易攻；王不聽吾

言，今竟如何！」客有與應侯客善者，洩其語；應侯言於秦王，必欲使武安君爲將，武安君遂僞稱病篤；秦王大怒，削武安君爵土，貶爲士伍，遷於陰密，立刻出咸陽城中，不許暫停。武安君嘆曰：「范蠡有言：『狡兔死，走狗烹。』吾爲秦攻下諸侯七十餘城，故當烹矣！」於是出咸陽西門，至於杜郵，暫歇以待行李；應侯復言於秦王曰：「白起之行，其心快快不服，大有怨言；其託病非真，恐適他國爲秦害。」秦王乃遣使賜以利劍，令自裁。使者至杜郵，致秦王之命，武安君持劍在手，嘆曰：「我何罪於天而至此！」以久曰：「我固當死！長平之役，趙卒四十餘萬來降，我挾詐一夜盡坑之，彼誠何罪？我死固其宜矣！」乃自刎而死。——時秦昭襄王之四十年十一月，周赧王之五十八年也。

秦人以白起死非其罪，無不憐之。往往爲之立祠。後至大唐末年有天雷震死牛一隻牛腹有白起二字。論者謂：「白起殺人太多，故數百年後，尙受畜生雷震之報，殺業之重如此，爲將者可不戒哉！」

秦王既殺白起。復發精兵五萬，令鄭安平將之；往助王齕，必攻下邯鄲方已。趙王聞

秦益兵來攻，大懼；遣使分路求救於諸侯。平原君趙勝曰：『魏，吾姻家，且素善，其救必至；楚大而遠，非以合從說之，不可，吾當親往。』於是約其門下食客，欲得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同往；三千餘人內，文者不武，武者不文，選來選去，止得一十九人，不足二十之數。平原君嘆曰：『勝養士數十年於茲矣，得士之難如此哉！』有下坐客一人出言曰：『如臣者，不識可以備數乎？』平原君問其姓名，對曰：『臣姓毛名遂，大梁人；客君門下三年矣。』平原君笑曰：『夫賢士處世，譬如錐之處於囊中，其穎立露，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，勝未有所聞——是先生於文武一無所長也！』毛遂曰：『臣今日方請處囊中耳！使早處囊中，將突然盡脫而出，豈特露穎而已哉？』平原君異其言，乃使湊二十人之數，即日辭了趙王，望陳都進發。既至，先通春申君黃歇——歇素與平原君有交——乃爲之轉通於楚考烈王。

平原君黎明入朝，相見禮畢；楚王與平原君坐於殿上，毛遂與十九人俱敝立於階下。平原君從容言及「合從却秦」之事，楚王曰：『合從之約，始事者趙；後聽張儀遊說，其約不堅。先懷王爲從約長，伐秦不克；齊湣王復爲「從約」長，諸侯背之。至今列國以「

從」爲諱，此事如團沙，未易言也！」平原君曰：「自蘇秦倡「合從」之議，六國約爲兄弟，盟於洹水，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五十年；其後齊魏受犀首之欺，欲共伐趙，懷王受張儀之欺，欲共伐齊，所以從約漸解，此三國堅守洹水之誓，不受秦欺，秦其奈之何哉？齊湣王名爲「合從」，實欲兼并，是以諸侯背之；豈「合從」之不善哉？」楚王曰：「今日之勢，秦強而列國俱弱；但可各圖自保，安能相爲？」平原君曰：「秦雖強，分制六國則不足；六國雖弱，合制秦則有餘。若各圖自保，不思相救；一強一弱，勝負已分，恐秦師之且進也！」楚王又曰：「秦兵一出而拔上黨十七城，坑趙卒四十餘萬；合韓趙二國之力，不能敵一武安君。今又進逼邯鄲，楚國僻遠，能及於事乎？」平原君曰：「寡君命將非人，致有長平之失。今王陵王齧二十餘萬之衆，頓於邯鄲之下，先後年餘，力不損趙之分毫。若救兵一集，可以大挫其鋒，此數年之安也。」楚王曰：「秦新通好於楚，君欲寡人合從救趙，秦必遷怒於楚。是代趙而受怨矣！」平原君曰：「秦之通好於楚者，欲專事於三晉；三晉既亡，楚其能獨立哉？」楚王終有畏秦之心，遲疑不決；毛遂在階下，顧視日晷已當午矣。乃按劍歷階而上，謂平原君曰：「「從」之利害，兩言可決；今自日出入朝，日

中而議猶未定，何也？」楚王怒問曰：「彼何人？」平原君曰：「此臣之客毛遂。」楚王曰：「寡人與汝君議事，客何得多言？」叱之使去，毛遂走上幾步，按劍而言曰：「『合從』乃天下大事，天下人皆得議之！吾君在前，叱者何也？」楚王色稍舒，問曰：「客有何言？」毛遂曰：「楚地五千餘里，自武文稱王，至今雄視天下，號爲盟主；一旦秦人崛起，數敗楚兵，懷王囚死。白起小豎子！一戰再戰，鄢郢盡沒，被逼遷都。此百世之怨！三尺童子猶以爲羞，大王獨不念乎？今日『合從』之議，爲楚，非爲趙也！」楚王曰：「唯唯。」遂曰：「大王之意已決乎？」楚王曰：「寡人意已決矣。」毛遂呼左右，取歃血盤至，跪進於楚王之前曰：「大王爲『從約』長，當先歃；次則吾君，次則臣毛遂。」於是「從約」遂定。毛遂歃血畢，左手，持盤，右手招十九人曰：「公等宜共歃於堂下。公等所謂『因人，成事』者也！」

楚王既許「合從」，卽命春申君將八萬人救趙。平原君歸國，嘆曰：「毛先生三寸之舌，強於百萬之師！勝閱人多矣！乃今於毛先生而失之。勝自今不復相天下士矣！」自是以遂爲上客。正是：

「櫓檣空大隨人轉，秤錘雖小壓千斤，利錐不與囊中處，文武紛紛十九人。」

時魏安釐王遣大將晉鄙，帥兵十萬救趙，秦王聞諸侯救至，親至邯鄲督戰。使人謂魏王曰：「秦攻邯鄲，旦暮且下矣；諸侯有敢救者，必移兵擊之！」魏王大懼，遣使者迫及晉鄙軍，戒以勿進；晉鄙乃屯於鄴下，春申君亦即屯兵於武關，觀望不進。此段事權且放過，話分兩頭。

却說：秦王孫異人，自秦趙會渑池之後，爲質於趙；那異人乃安國君之次子，安國君名林，字子侯，昭襄王之太子也。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，皆諸姬所出，非嫡子；所寵楚妃，號爲華陽夫人，未有子。異人之母，曰夏姬，無寵，又早死；故異人質趙，久不通信。當王翦伐趙，趙王遷怒於質子，欲殺異人；平原君諫曰：「異人無寵，殺之何益？徒令秦人藉口，絕他日通和之路。」趙王怒猶未息，乃安置異人於叢臺，命大夫公孫乾爲館伴，使出入堅守，又削其廩祿。異人出無兼車，用無餘財，終日鬱鬱而已。

時有陽翟人，姓呂，名不韋；父子爲賈，平日往來各國，販賤賣貴，家累千金。其時適在邯鄲，偶於途中望見異人。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；雖在落窠之中，不失貴介之氣。不韋暗暗稱奇，指問旁人曰：『此何人也？』答曰：『此乃秦王太子安國君之子，質於趙國；因秦兵屢次犯境，我王幾欲殺之。今雖免死，拘留叢臺，費用不給，無異窮人。』不韋私嘆曰：『此奇貨可居也！』乃歸問其父曰：『耕田之利幾倍？』父曰：『十倍。』又問：『販賣珠玉之利幾倍？』父曰：『百倍。』又問：『若扶立一人爲王，掌握山河，其利幾倍？』父笑曰：『如得王扶而立之，其利千萬倍，不可計矣！』不韋乃以百金結交公孫乾，往來漸熟。因得見異人；佯爲不知，問其來歷，公孫乾以實告。

一日公孫乾置酒請呂不韋，不韋曰：『坐間別無他客，既是秦國王孫在此，何不請來同坐？』公孫乾從其命，卽請異人與不韋相見，同帝飲酒；至半酣，公孫乾起身如廁。不韋低聲問異人曰：『秦王今老矣。太子所愛者華陽夫人，而夫人無子；殿下兄弟二十餘人，未有專寵。殿下何不以此時求歸秦國事華陽夫人，求爲之子？他日有立儲之望。』異人含淚對曰：『某豈望及此！但言及故國，心如刀刺；恨未有脫身之計耳！』不韋曰：『某

家雖貧，請以千金爲殿下西遊，往說太子及夫人，救殿下還朝，如何？」異人曰：「若如君言，倘得富貴，與君共之。」言甫畢，公孫乾到，問曰：「呂君何言？」不韋曰：「某問王孫以秦中之玉價，王孫辭我以不知也。」公孫乾更不疑惑，命酒更酌，盡歡而散。自此不韋與異人時常相會，遂以五百金密付異人，使之買囑左右，結交賓客。公孫乾上下，俱受異人金帛，串做一家，不復疑忌。不韋復以五百金市買奇珍玩好，別了公孫乾，竟至咸陽；探得華陽夫人有姊，亦嫁於秦。先買囑其家左右，通話於夫人之姊，言：「王孫異人在趙，思念太子夫人，有孝順之禮，託某轉送；這些小之儀，亦是王孫奉候姨娘者。」遂將金珠一函獻上，姊大喜，自出堂，於簾內見客；謂不韋曰：「此雖王孫美意，有勞尊客遠涉。今王孫在趙，未審還想故土否？」不韋答曰：「某與王孫公館對居，有事罄與某說；某盡知其心事，日夜思念太子夫人。言：「自幼失母夫人便是他嫡母。」欲得回國奉養，以盡孝道。」姊曰：「王孫向來安否？」不韋曰：「因秦兵屢次伐趙，趙王每欲將王孫來斬；喜得臣民盡皆保奏，幸存一命。所以思歸念切。」姊曰：「臣民何故保他？」不韋曰：「王孫賢孝無比，每遇秦王太子及夫人壽誕，及元旦朔望之辰，必清齋沐

浴焚香西望拜祝，趙人無不知之；又且好學重賢，交結諸侯賓客，徧於天下，天下皆稱其賢孝，以此臣民，盡行保奏。』不韋言畢，又將金玉寶玩，約直五百金獻上曰：『王孫不得歸侍太子夫人，有薄禮權表孝順，相求王親轉達。』

姊命門下客款待不韋酒食，遂自入告於華陽夫人；夫人見珍玩，以爲王孫真念我，心中甚喜。夫人姊回復呂不韋，不韋因問姊曰：『夫人有子幾人？』韋曰：『無有。』不韋曰：『吾聞：「以色事人者，色衰而愛弛。」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，及此時宜擇諸子中賢孝者爲子，百歲之後所立子爲王，終不失勢。不然，他日一旦色衰愛弛，悔無及矣！今異人賢孝，又自附於夫人；自知「中男不得立，」夫人誠拔以爲子，夫人不世世有寵於秦乎？』姊復述其言於華陽夫人，夫人曰：『客言是也。』

一夜，與安國君飲正歡，忽然涕泣；太子怪而問之，夫人曰：『妾幸得充後宮，不幸無子；君諸子中惟異人最賢，諸侯賓客來往，俱稱譽之不容口。若得此子爲嗣，妾身有託。』太子許之。夫人曰：『君今日許妾，明日聽他姬之言，又忘之矣！』太子曰：『夫人倘不相信，願刻符爲誓。』乃取玉符刻「適嗣異人」四字，而中剖之，各留其半，以此爲信。

夫人曰：『異人在趙，何以歸之？』太子曰：『當乘間請於王也。』

時秦昭襄王方怒趙，太子言於王，王不聽；不韋知王后之弟楊泉君方貴幸，復賄其門下，求見楊泉君，說曰：『君之罪至死，君知之乎？』楊泉君大驚曰：『吾何罪？』不韋曰：『君之門下，無不居高位，享厚祿，駿馬盈於外廄，美女充於後庭；而太子門下，無富貴得勢者。王之春秋高矣，一旦山陵崩，太子嗣位，其門下怒君必甚，君之危亡可待也。』楊泉君曰：『爲今之計當如何？』不韋曰：『鄙人之計，可以使君壽百歲，安於泰山。』君欲聞否？』楊泉君跪請其說。不韋曰：『王年高矣，而子僕又無適男，今王孫異人，賢孝聞於諸侯，而棄在於趙，日夜引領思歸，君誠請王后，言於秦王而歸異人，使太子立爲適子；是異人無國而有國，太子之夫人，無子而有子。太子與王孫之德王后者，世世無窮；君之爵位，可長保也。』楊泉君下拜曰：『謹謝教！』卽日以不韋之言告於王后，王后因爲秦王言之。秦王曰：『侯趙人請和，吾當迎此子歸國耳。』

太子召呂不韋問曰：『吾欲迎異人歸秦爲嗣，父王未准，先生有何妙策？』不韋叩首曰：『太子果立王孫爲嗣，小人不惜千金家業，賂趙當權，必能救回。』太子與夫人，俱

大喜；將黃金三百鎰付呂不韋，轉付王孫異人爲結客之費；王后亦出黃金一百鎰亦付不韋；夫人又爲異人製衣服一箱，亦贈不韋；——黃金共百鎰，預拜不韋爲異人太傅。使傳語異人：『只在早晚，可望相見，不必憂慮。』

不韋辭歸，回至邯鄲，先見父親；說了一遍，父親大喜。次日，卽備禮謁見公孫乾，然後見王孫異人；將王后及太子夫人一段說話，細細詳述。又將黃金五百鎰，及衣服獻上。異人大喜，謂不韋曰：『衣服我留下，黃金煩先生收去，倘有用處，但憑先生使費。只要救得我歸國，感恩不淺！』

再說：不韋向取下邯鄲美女，爲號趙姬，善於歌舞；知其懷娠兩月，心生一計，想道：『王孫異人回國，必有繼立之分，若此姬獻之。倘然生得一男，是我嫡血。此男承嗣爲王，嬴氏之天下，便是呂氏接代，也不枉了我破家做下這注生意。』遂請異人和公孫乾來家飲酒。席上珍羞百味，笙歌兩行，自不必說。——酒至半酣，不韋開言：『卑人新納一小姬，頗能歌舞；欲令奉勸一盃，勿嫌唐突。』卽命二青衣丫鬟喚趙姬出來。不韋曰：『汝

可拜見二位貴人。」趙姬輕移蓮步，在氍毹上叩了兩個頭；異人與公孫乾慌忙作揖還禮。不韋令趙姬手捧金卮，向前爲壽；盃到異人，異人擡頭看時，果然標緻。怎見得？

「雲鬢輕挑蟬翠，蛾眉淡掃春山；朱唇點一顆櫻桃，皓齒排兩行白玉。微開笑靨，似褒姒欲媚幽王；緩動金蓮，擬西施堪迷吳主。萬種嬌容看不盡，一團妖冶畫難工！」

趙姬敬酒已畢，舒開長袖，卽在氍毹上舞一個大垂手小垂手；體若游龍，袖如素蜺。宛轉似羽毛之從風，輕盈與塵霧相亂。喜得公孫乾和異人目亂心迷，神搖魂蕩，口中贊嘆不已。趙姬舞畢，不韋命再斟大觥奉勸，二人一飲而盡。趙姬勸酒完了，入內去訖；賓主復互相酬勸，盡量極歡。公孫乾不覺大醉，臥於坐席之上；異人心念趙姬借酒裝面，請於不韋曰：「念某孤身質此，客館寂寥，欲與公求得此姬爲妻，足滿平生之願。未知身價幾何？容當奉納。」不韋佯怒曰：「我好意相請，出妻獻妾，以表敬意；殿下遂欲奪吾所愛，是何道理？」異人踟躕無地，卽下跪曰：「某以客中孤苦，妄想要先生割愛；實乃醉後狂言，幸勿見罪！」不韋慌忙扶起曰：「吾爲殿下謀歸，千金家產，尙且破盡，全無吝惜，

今何惜一女子？但此女年幼害羞，恐其不從；彼若情願，即當奉送，備鋪床拂席之役。」異人再拜稽首，侯公孫乾酒醒，一同登車而去。

其夜，不韋向趙姬言曰：「秦王孫十分愛你，求你爲妻，你意若何？」趙姬曰：「妾既以身事君，且有娠矣；奈何棄之，使事他姓乎？」不韋密告曰：「汝隨我終身，不過一賈人婦耳；王孫將來有秦王之分，汝得其寵，必爲王后。天幸腹中生男，即爲太子，我與你便是秦王之父母，富貴俱無窮矣！汝可念夫婦之情，曲從吾計，不可洩漏。」趙姬曰：「君之所謀者大，妾敢不奉命；但夫婦恩愛，何忍割絕？」言訖淚下。不韋撫之曰：「汝若不忘此情，異日得了秦家天下，仍爲夫婦；永不相離，豈不美哉？」二人遂對天設誓。當夜同寢，恩情倍常，不必細述。

次日，不韋到公孫乾處，謝夜來簡慢之罪。公孫乾曰：「正欲與王孫一同造府，拜謝高情；何反勞枉駕？」少頃，異人亦到，彼此交謝。不韋曰：「蒙殿下不嫌小妾醜陋，取侍巾櫛；某與小妾再三言之，已勉從尊命矣。今日良辰，即當送至寓所陪伴。」異人曰：「先生高義，粉骨難報！」公孫乾曰：「既有此良姻，某當爲媒。」遂命左右備下喜筵。

不韋辭去，至晚，以溫車載趙姬，與異人成親。髫翁有詩云：

「新歡舊愛一朝移，花燭窮途得意時；盡道王孫能奪國，誰知暗贈呂家兒！」

異人得了趙姬，如魚似水，愛眷非常約過一月有餘。趙姬遂向異人曰：「妾獲侍殿下，天幸已懷胎矣。」異人不知來歷，只道自己下種，愈加歡喜。那趙姬先有了兩月身孕，方嫁與異人；嫁過八個月，便是十月滿足，當產之期，腹中全然不動。——因懷著一個混一天下的真命帝主，所以比常不同——直到十二個月周年，方纔產下一兒。產時紅光滿室，百鳥飛翔。看那嬰兒，生得豐準長目，方額重瞳，口中若有數齒，背項有龍鱗一搭，啼聲洪大，街市皆聞。其時乃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朔旦。異人大喜曰：「吾聞應運之主，必有異徵；是兒骨相非凡，又且生於正月異日，必爲政於天下。」遂用趙姬之姓，名曰趙政。——後來政嗣爲秦王，兼并六國，卽秦始皇也。

當時呂不韋聞得趙姬生男，暗暗自喜。——至秦昭襄王五十年，趙政已長成三歲矣。時秦兵圍邯鄲甚急，不韋謂異人曰：「趙王倘復遷怒於殿下奈何？不如逃奔秦國，可以自脫。」異人曰：「此事全仗先生籌畫。」不韋乃盡出黃金共六千斤，以三百斤遍賄南門守城

將軍托言曰：『某舉家自陽翟來，行賈於此；不幸秦寇發生，圍城日久。某思鄉甚切，今將所存資本，盡數分散各位，只要做個方便人情，放我一家出城，回陽翟去。感恩不淺！』守將許之。復以百斤獻於公孫乾，述己欲回陽翟之意；反央公孫乾向南門守城說個方便。守將和軍卒都受了賄賂，落得做個順水人情。不韋預教異人將趙氏母子，密寄於母家。是日，整酒請公孫乾說道：『某只在三日內出城，特具一盃話別。』席間將公孫乾灌得爛醉，左右軍卒俱大酒大肉，聽其飲談，各自醉飽安眠。至夜半，異人微服混在僕人之中，跟隨不韋父子行至南門；守將不知真假，私自開鑰，放他出城而去。論來王懿大營，在於西門；因南門是去陽翟的大路，不韋原說還鄉，所以只討南門。

二人共僕從結隊，連夜奔走，打大灣轉欲投秦軍；至天明，被秦國遊兵獲住。不韋指異人曰：『此秦國王孫，向質於趙；今逃出邯鄲，來奔本國。汝輩可速速引路！』遊兵讓馬匹與三人騎坐，引至王懿大營；王懿問明來歷，請入相見，即取衣冠與異人更換，設宴款待。王懿曰：『大王親在此督戰，行宮去此不過十里。』乃備車馬轉送入行宮。秦昭襄王見了異人，不勝之喜，曰：『太子日夜思汝，今天遣吾孫脫離虎口也！便可先回咸陽，』

以慰父母之念。』異人辭了秦王，與不韋父子登車，竟至咸陽。

不知父子相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第一百回

魯仲連不肯帝秦……信陵君竊符救趙

話說：呂不韋同著王孫異人，辭了秦王，竟至咸陽；先有人報知太子安國君，安國君謂華陽夫人曰：『吾兒至矣！』夫人並坐中堂以待之，不韋謂異人曰：『華陽夫人乃楚女；殿下既爲之子，須用楚服入見，以表依戀之意，』異人從之。當下改換衣裝，來至東宮，先拜安國君；次拜夫人，涕泣而言曰：『不肖男，久隔親顏，不能侍養，望二親恕兒不孝之罪！』夫人見異人頭頂南冠，足穿豹舄，短袍革帶，駭而問曰：『兒在邯鄲，安得效楚人裝束？』異人拜稟曰：『不孝男日夜思想慈母，故特製楚服，以表憶念。』夫人大喜曰：『妾，楚人也！當自子之。』安國君曰：『吾兒可改名曰子楚。』異人拜謝。安國君問：『子楚何以得歸？』子楚將趙王先欲加害，及賴得呂不韋破家行賄之事，細述一遍。安國君卽召不韋勞之曰：『非先生，險失我賢孝之兒矣！今將東宮俸田二百頃，及第宅一

所，黃金五十鎰，權作安歇之資；待父王回國，加官贈秩。」不韋謝恩而出。子楚就在華陽夫人宮中居住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：公孫乾直至天明酒醒，左右來報：「秦王孫一家不知去向！」使人去問呂不韋，回報：「不韋亦不在矣！」公孫乾大驚曰：「不韋言：『三日內起身。』安得夜半卽行乎？」隨往南門詰問。守將答曰：「不韋家屬出城已久，此乃奉大夫之命也。」公孫乾曰：「可有王孫異人否？」守將曰：「但見呂氏父子，及僕從數人，並無王孫在內。」公孫乾踢足嘆曰：「僕從之內，必有王孫；吾乃墮賈人之計矣！」乃上表趙王言：「臣乾監押不謹，致質子異人逃去，臣罪無所辭！」遂伏劍自刎而亡。髯翁有詩嘆曰：

「監守晨昏要萬全，只貪酒食與金錢；醉鄉回後王孫去，伏劍須知悔九泉。」

秦王自王孫逃回秦國，攻趙益急；趙君再遣使求魏進兵，客將軍新垣衍獻策曰：「秦所以急圍趙者有故；前此，與齊湣王爭強爲帝，已而復歸，帝不稱；今湣王已死，齊益弱，惟秦獨雄，而未正帝號，其心不慊。今日用兵侵伐不休，其意欲求爲帝耳。誠令趙發使尊秦爲帝，秦必喜而罷兵，是以虛名而免實禍也。」魏王本心憚於救趙，深以其謀爲然；卽遣

新垣衍隨使者至邯鄲，以此言奏知趙王。趙王與羣臣議其可否，衆議紛紛未決；平原君方寸已亂，亦慢無主裁，

時有齊人魯仲連者，年十二歲時，曾屈辯士田巴，時人號爲「千里駒」。田巴曰：「此飛兔也！豈止千里駒而已？」及年長，不屑仕宦，專好遠遊，爲人排難解紛——其時適在趙國圍城之中，聞魏使請尊秦爲帝，勃然不悅，乃求見平原君曰：「路人言君將謀帝秦，有之乎？」平原君曰：「勝乃傷弓之鳥，魄已奪矣，何敢言事？此魏王使將軍新垣衍來趙言之耳。」魯仲連曰：「君乃天下賢公子，乃委命於梁客耶？今新垣衍將軍何在？吾當爲君責而歸之！」

平原君因言於新垣衍，衍亦素聞魯仲連先生之名；然其舌辯，恐亂其議，辭不願見。平原君強之，遂邀魯仲連俱至公館，與衍相見；衍舉眼觀看仲連，神清骨爽，飄飄乎有神仙之度。不覺肅然起敬，謂曰：「吾觀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；奈何久居此闌城之中而不去耶？」魯仲連曰：「連無求於平原君，竊有請於將軍也！」衍曰：「先生何

請乎？」仲連曰：「請助趙而勿帝秦。」衍曰：「先生何以助趙？」仲連曰：「吾將使魏與燕助之。若齊楚，固已助之矣。」衍笑曰：「燕則吾不知；若魏則吾乃大梁人也，先生烏能使吾助趙乎？」仲連曰：「魏未睹秦帝之害也。若斷其害，則助趙必矣！」衍曰：「秦稱帝，其害何如？」仲連曰：「秦乃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，特強挾詐，屠戮生靈。彼並爲諸侯，而猶若此；倘肆然稱帝，益濟其虐。連甯蹈東海而死，不忍爲之民也！而魏乃甘爲之下乎？」衍曰：「魏豈甘爲之下哉？譬如僕者，十人而從一人；甯智力不若主人哉？誠畏之耳！」仲連曰：「魏自視若僕耶？吾將使秦王烹醢魏王矣！」衍喞然曰：「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魏王乎？」仲連曰：「昔日，鬼侯，鄂侯，文王，紂之三公也；鬼侯有女而美；獻之於紂；女不好淫，觸怒紂，紂殺女而醢鬼侯。鄂侯諫之，并烹鄂侯。文王聞之竊嘆，紂復拘之於羑里，幾不免於死。豈三公之智力不如紂耶？天子之行於諸侯，固如是也。秦肆然稱帝必責魏入朝；一旦行鬼侯鄂侯之誅，誰能禁之？」

新垣衍沉思未答，仲連又曰：「不特如此；秦肆然稱帝，又必將變易諸侯大臣；奪其所憎，而樹其所愛。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之室，魏王安能晏然而已乎？卽將軍又何以

保其爵祿乎？新衍乃蹶然而起，再拜謝曰：『先生真天下士也；衍請出復吾君，不敢再言帝秦矣！』

秦王聞魏使者來議帝秦事，甚喜，緩其攻以待之；及聞帝議不成，魏使已去，嘆曰：『此圍城中有人，不可輕視！』乃退屯於汾水，戒王齧用心準備。

再說：新垣衍去後，平原君又使人至鄴下求救於晉鄙，鄙以王命爲辭；平原君乃爲書讓信陵君無忌曰：『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，以公子高義，能急人之困耳；今邯鄲旦暮降秦，而魏救不前，豈勝平生所以相託之意乎？令姊憂城破，日夜悲泣；公子縱不念勝，獨不念姊耶？』信陵君得書，數請魏王求勅晉鄙進兵；魏王曰：『趙自不肯帝秦，乃仗他人力却秦耶？』終不許。信陵君又使賓客辯士，百般巧說，魏王只是不從。

信陵君曰：『吾義不可以負平原君；吾甯獨赴趙，與之俱死！』乃具車騎百餘乘，遍約賓客，欲直犯秦軍，以徇平原君之難。賓客願從者千餘人。行過夷門，與侯生辭別，侯生曰：『公子免之！臣年老不能從行，勿怪勿怪！』信陵君屢目侯生，侯生並無他語，信陵君快快而去。約行十餘里，心中自念：『吾所以待侯生者，自謂盡禮；今吾往奔秦軍，行』

就死地，而侯生無一言半辭爲我謀，又不阻我之行，甚可怪也！」乃約住賓客獨引車還見侯生，賓客皆曰：「此半死之人！明知無用，公子何必往見？」信陵君不聽。

却說：侯生立在門外，望見信陵君車騎，笑曰：「嬴固策公子之必返矣！」信陵君曰：「何故？」侯生曰：「公子遇嬴厚；公子入不測之地，而臣不送，必恨臣，是以知公子必返。」信陵君乃再拜曰：「始無忌自疑有所失於先生，致蒙見棄，是以還，請其故耳。」侯生曰：「公子養客數十年，不聞客出一奇計，而徒與公子犯強秦之鋒；如以肉投餓虎，何益之有？」信陵君曰：「無忌亦知無益——但與平原君交厚，義不獨生！先生何以策之？」侯生曰：「公子且入坐，容老臣徐計。」

乃屏去從人，私叩曰：「聞如姬得幸於王，信乎？」信陵君曰：「然。」侯生曰：「嬴又聞如姬之父昔年爲人所殺；如姬言於王，欲報父仇，求其人三年不得。公子使客斬其仇頭，以獻如姬。此事果否？」信陵君曰：「果有此事。」侯生曰：「如姬感公子之德，願爲公子死，非一日矣。今晉鄙之兵符，在王臥內，惟如姬力能竊之；公子誠一開口請於如姬，如姬必從公子得此符。奪晉鄙軍以救趙而却秦，此五霸之功也！」

信陵君如夢初覺，再拜稱謝；乃使賓客先待於郊外，而獨身迴車至家。使所善內侍顏恩，以竊符之事私乞於如姬；如姬曰：「公子有命，雖使妾蹈湯火，亦何辭乎！」是夜，魏王飲酒酣臥，如姬卽盜虎符授顏恩，轉致信陵君之手。信陵君既得符，復往辭侯生；侯生曰：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」公子卽合符，而晉鄙不信，或從便宜，復請於魏王，事不諧矣。臣之客，朱亥，此天下力士，公子可與俱行。晉鄙見從甚善；若不聽卽令朱亥擊殺之。」信陵君不覺泣下。侯生曰：「公子有畏耶？」信陵君曰：「晉鄙老將無罪，倘不從便當擊殺；吾是以悲，無他畏也。」

於是與侯生同詣朱亥家，言其故；朱亥笑曰：「臣乃市屠小人，蒙公子數下顧，所以不報者，謂小禮無所用；今公子有急，正亥效命之日也！」侯生曰：「臣義當從行，以年老不能遠涉，請以魂送公子！」卽自到於車前。信陵君十分悲悼，乃厚給其家，使爲殯殮；自己不敢留滯，遂同朱亥登車望北而去。髯仙有詩云：

「魏王畏敵誠非男，公子捐生亦可嗤；食客三千無一用，侯生奇計仗如姬。」

却說：魏王於臥室中，失了兵符；過了三日之後。方總知覺，心中好不驚怪。盤問如姬，只推不知；乃遍搜宮內，全無下落；却教顏恩將宮娥內侍，凡直內寢者，逐一拷打；顏恩心中了了，只得假意推問。又亂了一日，魏王忽然想著公子無忌，屢次苦苦勸我勅晉鄙進兵；他手下賓客，雞鳴狗盜者甚多，必然是他所爲。使人召信陵君回報：「四五日前，已與賓客千餘，車百乘出城，傳聞救趙去矣？」魏王大怒，使將軍衛慶，率軍三千，星夜往追信陵去訖。

再說：邯鄲城中盼望救兵，無一至者；百姓力竭，紛紛有出降之議。趙王患之，有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：「百姓日乘城爲守，而君安享富貴，誰肯爲君盡力乎？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行伍之間分功而作，家中所有財帛盡散以給將士。將士在危苦之鄉易於感恩拒秦必甚力。」平原君從其計，募得敢死之士三千人，使李同領之；縋城而出，乘夜斫營殺秦兵千餘人。王齕大驚，亦退三十里下寨，城中人心稍定。李同身帶重傷，回城而死；平原君哭之慟，命厚葬之。

再說！信陵君無忌行至鄴下，見晉鄙曰：『大王以將軍久暴露於外，遣無忌特來代勞。』因使朱亥捧虎符與晉鄙驗之，晉鄙接符在手，心下躊躇，想道：『魏王以十萬之衆托我，我雖固陋，未有敗衄之罪；今魏王無尺寸之書，而公子徒手捧符前來代將，此事豈可輕信？』乃謂信陵君曰：『公子暫請稍停幾日，待某把軍伍造成冊籍，明白交付何如？』信陵君曰：『邯鄲勢在垂危，當星夜赴救，豈得復停時刻？』晉鄙曰：『實不相瞞，此軍機大事，某還要再行奏請，方敢出軍。』說猶未畢，朱亥厲聲喝曰：『元帥不奉王命，便是反叛了！』晉鄙方問得一句，汝是何人？』只見朱亥袖中出鐵鎚，重四十斤向晉鄙當頭一擊，腦漿迸裂，登時氣絕。信陵君握符謂諸將曰：『魏王有命，使某代晉鄙將軍救趙；晉鄙不奉命，今已誅死。三軍安心聽令，不得妄動。』營中肅然。——比及衛慶追至鄴下，信陵君已殺晉鄙，將其軍矣。

衛慶料信陵君救趙之志已決，便欲辭去；信陵君曰：『君已至此，看我破秦之後，可還報吾王也。』衛慶只得先打密報，回復魏王，遂留軍中。

信陵君大犒三軍，復下令曰：『父子俱在軍中者，父歸；兄弟俱在軍中者，兄歸；獨

子無兄弟者，歸養；有疾病者，留就醫藥。」是時告歸者約十分之二，得精兵八萬人；整齊步伍，申明軍法。信陵君率賓客，身爲士卒先，進擊秦營；王齕不意魏卒兵至，倉卒拒戰，魏兵買勇而前。平原君亦開城接應，大戰一場，王齕折兵一半，奔汾水大營。秦王傳令解圍而去，鄭安平以二萬人列營於東門，爲魏兵所遏，不能歸，嘆曰：「吾原是魏人！」乃投降於魏。春申君聞秦師已解，亦班師而歸；韓王乘機復取上黨。——此秦昭襄王之五十年，周赧王五十八年之事也。

趙王親攜牛酒勞軍，向信陵君再拜曰：「趙國亡而復存，皆公子之力；自古賢人未有如公子者也。」平原君負弩矢爲信陵君前驅；信陵君頗有自功之色；朱亥進曰：「人有德於公子，公子不可忘；公子有德於人，公子不可不忘也！」公子矯王命，奪晉鄙軍以救趙；於趙雖有功，而於魏未爲無罪。公子乃自以爲功乎？」信陵君大慚曰：「無忌謹受教。」比入邯鄲城，趙王親掃除宮室，以迎信陵君，執主人之禮甚恭；揖信陵君，就西階，信陵君謙讓不敢當，客踽踽然細步循東階而上。趙王獻觴爲壽，誦公子存趙之功；信陵君遜謝曰：「無忌有罪於魏，無功於趙。宴畢歸館。趙王謂平原君曰：『寡人欲以五城封魏公子，見公子謹讓之，至寡人自愧遂不能

出諸口；請以鄙爲公子湯沐之邑，煩爲致之。」平原君致趙王之命，信陵君辭之，再四方纔敢受。信陵君自以得罪魏王，不敢歸國；將兵符交付將軍衛慶督兵回魏，而身留趙國。其賓客之留魏者，亦棄魏奔趙，依信陵君。趙王又欲封魯仲連以大邑，仲連固辭，贈以千金，亦不受，曰：「與其富貴而詘於人，甯貧賤而得自由也！」信陵君與平原君共留之；仲連不從，飄然而去。真高士矣！史臣有贊云：

「卓哉魯連，品高千載！不帝強秦，甯蹈東海。排難辭榮，逍遙自在；視彼儀秦，相去十倍！」

時趙有處士毛公者，隱於博徒；有薛公者，隱於賣漿之家；信陵君素聞其賢名，使朱亥傳命訪之，二人匿不肯見。忽一日，信陵君蹤跡，二人知毛公在薛公之家；不用車馬，單使朱亥一人，跟隨微服，徒步假作買漿之人，直造其所，與二人相見。二人方據鑪共飲，信陵君遂直入，自通姓名，敘向來傾慕之意；二人走避不及，只得相見。四人同席而飲，盡歡方散。——自此以後，信陵君時時與毛薛二公同遊，平原君聞之，謂其夫人曰：「向者吾聞令弟天下豪傑，公子中無與爲比；今

乃日遂從博徒賣漿者同遊交非其類恐損名譽。』夫人見信陵君述平原君之言；信陵君曰：『吾向以爲平原君賢者故甯負魏王奪兵來救；今平原所與賓客徒尙豪舉不求賢士也！無忌在國時常聞趙有毛公薛公恨不得與之同遊；今日爲之執鞭尙恐其不屑於我。平原君乃以爲羞何云好士乎？平原君非賢者吾不可留！即日命賓客束裝欲適他國；平原君聞信陵君束裝大驚謂夫人曰：『勝未敢失禮於令弟爲何陡然棄我而去？夫人知其故乎？』夫人曰：『吾弟以君非賢故不願留耳。』因述信陵君之語。平原君掩面嘆曰：『趙有二賢人信陵君且知之而吾不知吾不及信陵君遠矣！以彼形此勝乃不得比於人類！』乃親造館舍免冠頓首謝其失言之罪；信陵君然後復留於趙。平原君門下士聞知其事去而投信陵君者大半；四方賓客來遊趙者咸歸信陵君不復聞平原君矣。髯翁有詩云：

「賣漿縱博豈嫌貧，公子豪華肯辱身？可笑平原無遠識，却將富貴壓賢人！」

再說：魏王接得衛慶密報言：『公子無忌果竊兵符擊殺晉鄙代領其衆前行救趙；并留臣於軍中不遣歸國。』魏王怒甚便欲收信陵君家屬又欲盡誅其賓客之在國者；如姬乃跪而請曰：『此非公子之罪乃賤妾之罪妾當萬死！』魏王咆哮大怒問曰：『竊符者乃汝乎？』

如姬曰：「妾父爲人所殺，大王爲一國之主，不能爲妾報仇，而公子能報之；妾感公子深恩，恨無地自効。今見公子以念姐之故，日夜哀泣，賤妾不忍，故擅竊虎符，使發晉鄙之軍，以成其志。妾聞同室相鬪者，被髮纓冠而往救之。」趙與魏，猶同室也；大王忘昔日之義，而公子赴同室之急。倘幸而却秦全趙，大王威名揚於遠近，義聲騰於四海，妾雖碎屍萬段，亦何所恨乎！若收信陵君家屬，誅其賓客；信陵兵敗，甘服其罪，倘其得勝，將何以處之？」魏王沉吟半晌，怒氣稍定，問曰：「汝雖竊符，必有傳符之人。」如姬曰：「送遞者顏恩也。」魏王命左右縛顏恩至，問曰：「汝何敢送兵符於信陵君？」曰：「奴婢不曾曉得什麼兵符。」如姬目視顏恩曰：「向日我着你送花勝與信陵夫人，這盒內就是兵符了！」顏恩會意，乃大哭曰：「夫人分付奴婢，焉敢有違？那時只說送花勝去，盒子重重封固，奴婢豈知就裏？今日屈死奴婢也！」如姬亦泣曰：「妾有罪自當，勿累他人！」魏王喝教將顏恩放綁，下於獄中；如姬貶入冷宮，一面使人探聽信陵君勝負消息，再行定奪。

約過了二月有餘，衛慶班師回朝，將兵符繳上，奏道：「信陵君大敗秦軍，不敢還國，已留身趙都；多多拜上大王；「改日領罪。」」魏王問交兵之狀，衛慶備細述了一遍，

羣臣皆羅拜稱賀呼萬歲。魏王大喜，即使左右召如姬於冷宮，出顏恩於獄，俱恕其罪。如姬參見謝恩畢，奏曰：「救趙成功，使秦國畏大王之威，趙王懷大王之德，皆信陵君之功也！信陵君乃國之長城，家之宗器，豈可棄之於外邦？乞大王遣使召回本國，一以全「親親」之情，一以表「賢賢」之義。」魏王曰：「彼免罪足矣，何得云功乎？」但分付：「信陵君名下應得邑俸，仍舊送去本府家眷支用，不准迎歸。」——自是魏趙。俱太平無話。

再說：秦昭襄王兵敗歸國，太子安國君率王孫子楚出迎於郊；齊奏呂不韋之賢，秦王封爲客卿，食邑千戶。秦王聞鄭安平降魏，大怒，族滅其家。鄭安平乃是丞相應侯范雎所薦，秦法：凡薦人不效者，與所荐之人同罪。鄭安平降敵，既已族誅，范雎亦該連坐了；於是范雎蓆藁待罪。

不知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第一百一回

秦王滅周遷九鼎……廉頗敗燕斬二將

話說：鄭安平以兵降魏，應侯范雎是個薦主。法當從坐，於是席藁待罪。秦王曰：『任安平者，本出寡人之意，與丞相無干。』再三撫慰，仍令復職。羣臣紛紛議論，秦王曰：『恐范雎心上不安，乃下令國中曰：『鄭安平有罪，族滅勿論；如有再言其事者，即時斬首！』國人乃不敢復言。秦王賜范雎食物，比常有加；應侯甚不過意，欲說秦王滅周稱帝，以此媚之。於是使張唐爲大將，伐韓，欲先取陽城，以過三川之路。

再說：楚考烈王，聞信陵君大破秦君，春申君黃歇無功，班師而還；嘆曰：『平原合從之謀，非忘言也！寡人悔不得信陵君爲將，豈愛秦人哉？』春申君有慚色，進曰：『向者，「合從」之議，大王爲長；今秦兵新挫，其氣已奪。大王誠發使約會列國，并力攻秦；更說，周王奉以爲主，挾天子以聲誅討。五伯之功，不足道也！』楚王大喜，卽遣使如

周，以伐秦之謀，告赧王；赧王已聞秦王欲通三川，意在伐周。今若伐秦，正合着兵法：「先發制人」之語，如何不從？楚王乃與五國定「從約」，刻期大舉。

時周赧王一向微弱，雖居天子之位，徒守空名，不能號令。韓，趙，分周地爲二，以雒邑之河南王城爲西周，以鞏附成周爲東周，使兩周公治之。赧王自成周遷於王城，依西周公以居，拱手而已。至是，欲興兵攻秦，命西周公僉丁爲伍；僅得五六千人，尙不能給車馬之費。於是訪國中有錢富民，借貸以爲軍資，與之立券；約以班師之日，將所得鹵獲出息償還。西周公自將其衆，屯於伊闕，以待諸侯之兵。時韓方被兵，自顧不暇；趙初解圍，餘畏未息。齊與秦和好，不願同事；惟燕將樂閒，楚將景陽，二枝兵先到，俱列營觀望。秦王聞各國人心不一，無進取之意；益發兵助張唐攻下陽城，別遣將軍嬴繆，耀兵十萬於函谷關之外。燕楚之兵，約屯三月有餘；見他兵不集，軍心懈怠，遂各班師，西周公亦引兵歸。赧王出兵一番，徒費無益；富民俱執券索償，日攢聚宮門，誼聲直達內寢。赧王慚愧，無以應之，乃避於高臺之上，後人因名其臺曰「避債臺。」

却說：秦王聞燕楚兵散，卽兵嬴繆與張唐合兵，取路陽城，以攻西周；赧王兵糧兩缺

，不能守禦，欲奔三晉。西周公進曰：「昔太史儋言：『周秦五百歲而合，有伯王者出。』今其時矣。秦有混一之勢。三晉不日亦爲秦有，王不可以再辱；不如捧土自歸，不失宋杞之封也。」赧王無計可施，乃率羣臣子姪，哭於文武之廟三日；捧其所存輿圖，親詣秦軍投獻，願束身歸咸陽。嬴繆受其獻，共三十六城，戶三萬；西周所屬地已盡，惟東周僅存。嬴繆先使張唐護送赧王，君臣子孫入秦奏捷；自引軍入雒陽城，經略地界。赧王謁見秦王，頓首謝罪，秦王意憐之，以梁城封赧王，降爲周公，比於附庸。原曰西周公降爲家臣，東周公貶爵爲君——是爲東周君——

赧王年老，往來周秦，不勝勞苦；既至梁城，不踰月病死，秦王命除其國，又命嬴繆發雒陽丁壯，毀周宗廟，運其祭器；并要搬運九鼎，安放咸陽。周民不願役秦者，皆逃奔鞏城，依東周公以居。——亦見人心之不肯忘周矣——

將遷鼎之前一日，居民聞鼎中有哭泣之聲。及運至泗水，一鼎忽從舟中飛沉水底；嬴繆使人沒水求之，不見有鼎，但見蒼龍一條，鱗鬣怒張，頃刻波濤頓作，舟人恐懼，不敢

觸之。嬴繆是夜夢周武王坐於太廟，召繆至，責之曰：「汝何得遷吾重器，毀吾宗廟？」命左右鞭其背三百。嬴繆覺，卽患背疽，扶病歸秦；將八鼎獻上秦王，并奏明其狀。秦王查閱所失之鼎，正豫州之鼎也。秦王嘆曰：「地皆入秦，鼎獨不附寡人乎！」欲多發卒徒，更往取之。嬴繆諫曰：「此神物有靈，不可復取。」秦王乃止。嬴繆竟以疽死。

秦王以八鼎及祭器，陳列於秦太廟之中，郊祀上帝於雍州；布告列國，俱要朝貢稱賀。不來貢者伐之。韓桓惠王首先入朝，稽首稱臣；齊，楚，燕，趙，皆遣國相入賀，獨魏國使者，尙未見到。秦王命河東守王稽，引兵襲魏；王稽素與魏通，私受金錢遂洩其事。魏王懼，遣使謝罪，亦使太子增爲質於秦，委國聽命。——自此六國，俱賓服於秦，時秦昭襄王之五十二年也。

秦王究通魏之事，召王稽誅之，范雎益不自安。一日，秦王臨朝嘆息，范雎進曰：「臣聞：『主憂則臣辱，主辱則臣死。』今大王臨朝而嘆，由臣等不職之故。不能爲大王分憂，臣敢請罪。」秦王曰：「夫物不素具，不可以應卒；今武安君誅死，而鄭安平背叛；外多強敵，而內無良將。寡人是以憂也。」范雎且慚且懼，不敢對而出。

時有燕人蔡澤者，博學善辨，自負甚高，乘敝車遊說諸侯，無所遇；至大梁遇善相者唐舉問曰：『吾聞先生曾相趙國李兌，言：「百日之內，持國秉政。」果有之乎？』唐舉曰：『然。』蔡澤曰：『如僕者，先生以爲何如？』唐舉熟視而笑，謂曰：『先生鼻如蝸蟲，肩高於項，魑蹙顏眉，兩膝彎曲；吾聞：「聖人不相，」殆先生乎！』蔡澤知唐舉戲之，乃曰：『富貴吾所自有，吾所不知者壽耳！』唐舉曰：『先生之壽，從今以往者，四十年！』蔡澤笑曰：『吾飯梁噉肥，乘車耀馬，懷黃金之印，結紫綬於腰，揖讓人主之前者，四十三年足矣！尙何求乎？』及再遊韓趙，不得意；反魏，於郊外遇盜，金飢皆爲奪去，無以爲炊。息於樹下。復遇唐舉；舉戲曰：『先生尙未富貴耶？』蔡澤曰：『方且覓之。』唐舉曰：『先生金水之骨，富發於西；今秦丞相應侯，用鄭安平王稽，俱得重罪。應侯慚懼之甚，必急於卸擔；先生何不一往，而困守於此？』蔡澤曰：『道遠難至，奈何？』唐舉解囊中，出數金，贈之。蔡澤得其資助，遂西入咸陽；謂旅邸主人曰：『汝飯必白梁，肉必甘肥；俟吾爲丞相時，厚當酬汝。』主人曰：『客何人？乃望作丞相耶？』澤曰：『吾姓蔡名澤，乃天下雄辯有智之士，特來求見秦王；秦王若一見我，必然悅我之

說，逐應侯而以吾代之，相印立可懸於腰下也。」主人笑其狂，爲人述之。

應侯門客聞其語，述於范雎；范雎曰：「五帝三代之事，百家之說，吾莫不聞；衆口之辯，遇我而屈，彼蔡澤者，惡能說秦王而奪吾相印乎？」乃使人往旅邸召蔡澤。主人謂澤曰：「客禍至矣！客宣言：『欲代應侯爲相。』今應侯相召，先生若往，必遭大辱。」蔡澤笑曰：「吾見應侯，彼必以相印讓我不須見秦王也！」主人曰：「客太狂，勿累我。」蔡澤布衣躡屣，往見范雎；雎踞坐以待之，蔡澤長揖不拜。范雎亦不命坐，厲聲詰之曰：「外邊宣言，欲代我爲丞相者是汝耶？」蔡澤端立於旁邊曰：「正是！」范雎曰：「汝有何辭說，可以奪吾爵位？」蔡澤曰：「吁，君何見之晚也！夫四時之序，成功者退，將來者進；君今日可以退矣！」范雎曰：「吾不自退，誰能退之？」蔡澤曰：「夫人生百體堅強，手足便利，聰明聖智，行道施德於天下。豈非世所敬慕爲賢豪者與？」范雎應曰：「然。」蔡澤又曰：「既已得志於天下，而安樂壽考，終其天年，簪纓世祿，傳之子孫，世世不替，與天地相終始。豈非世所謂吉祥善事者與？」范雎曰：「然。」蔡澤曰：「若夫秦有商君，楚有吳起，越有大夫種；功成而身不得其死，君亦以爲可願否？」范雎胸

中暗想：『此人談及利害，漸漸相逼；若說不願，就墮其說術中了。』乃佯應之曰：『有何不可願也？』夫公孫鞅事孝公，盡公無私，定法以治國中，爲秦將拓地千里；吳起事楚悼王，廢貴戚以養戰士，南平吳越，北却三晉；大夫種事越王，能轉弱爲強，并吞勁吳，爲其君報會稽之怨；雖不得其死，然大丈夫殺身成仁，視死如歸！功在當時，名垂後世；何不可願之有哉？』

此時范雎雖然嘴硬，却也不安於坐，起立而聽之，蔡澤對曰：『主聖臣賢，國之福也；父慈子孝，家之福也；爲孝子者，誰不願得慈父？爲賢臣者，誰不願得明君？比干忠而殷亡，申生孝而國亂；身雖惡死，而無濟於君父，何也？其君父非明且慈也。商君，吳起，大夫種，亦不幸而死耳；豈求死以成後世之名哉？——夫比干剖而微子去，召忽戮而管仲生；微子管仲之名，何至出比干召忽之下乎？故大丈夫處世，身名俱全者，上也；名可傳而身死者，其次也；惟名辱而身全，斯爲下矣！』

這段話說得范雎胸中爽快，不覺離席，移步下堂，口中稱：『善！』蔡澤又曰：『君以商君，吳起，大夫種，殺身成仁爲可願也；然孰與閔天之事文王，周公之輔成王乎？』

范雎曰：『商君等弗如也。』蔡澤曰：『然則今王之信任忠良，醇厚故舊，視秦孝公楚悼王奚若？』范雎沉吟少頃，曰：『未知何如。』蔡澤曰：『君自景功在國家，算無失策，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？』范雎又曰：『吾弗如。』蔡澤曰：『今王之親信功臣，既不能有過於秦孝公，楚悼王，越王句踐；而君之功績，又不若商君，吳起，大夫種。然而君之祿位過盛，私家之富，倍於三子；如是而不思急流勇退，爲自全計，彼三子者，且不能免禍，而況於君乎？夫翠鶴犀象，其處勢非不遠於死，而竟以死者，惑於餌也；蘇秦智伯之智，非不足以自庇，而竟以死者，惑於貪利不止也。君以匹夫徒步，知遇秦王，位爲上相，富貴已極，怨已讎而德以報矣；然猶貪戀勢利，進而不退，竊恐蘇秦智伯之禍在所不免！』語云：『日中必移，月滿必虧。』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擇賢者而薦之？所薦者賢，而薦賢之人益重君；名爲辭榮，實則卸擔。於是乎尋川巖之樂，享喬松之壽，子孫世世，長爲應侯；孰與據輕重之勢，而蹈不可知之禍哉？』范雎曰：『先生自謂雄辯有智，今果然也！』

范雎敢不受命。於是乃延之上坐。待以客禮；遂留於賓館，設酒食款待。

次日入朝，奏秦王曰：『客新有從山東來者，曰蔡澤；其人有王伯之才，通時達變，』

足以寄秦國之政。臣所見之人甚衆，更無其匹，臣萬不及也！臣不敢蔽賢，謹薦之於大王。』秦王召蔡澤見於便殿，問以兼并六國之計；蔡澤從容條對，深合秦王之意，即日拜爲客卿。范雎因謝病，請歸相印；秦王不准，雎遂稱病篤不起。秦王乃拜蔡澤爲丞相，以代范雎，封剛成君，雎歸老於應。話分兩頭。

却說燕自昭王復國，在位三十三年，傳位於惠王；惠王在位七年，傳於武成王；武成王在位十四年，傳於孝王，孝王在位三年，傳於燕王喜，喜卽位，立其子丹爲太子。燕王喜之四年，秦昭襄王之五十六年也——是歲，趙平原君趙勝卒，以廉頗爲相國，封信平君。燕王喜以趙國接壤，使其相國栗腹往弔平原君之喪；因以五百金爲趙王酒資，約爲兄弟。栗腹冀趙王厚賄，趙王如常禮相待；栗腹意不懌，歸報燕王曰：『趙自長平之敗，壯者皆死，其孤尙幼；且相國新喪，廉頗已老，若出其不意，分兵伐之，趙可滅也。』燕王惑其言，召昌國君樂閒問之；閒對曰：『趙東鄰燕，西接秦境，南錯韓魏，北連胡趙；四野之地，其民習兵，不可輕伐。』燕王曰：『吾以三倍之衆而伐一，何如？』樂閒曰：『未可。』燕王曰：『以五倍伐一，何如？』樂閒不應。燕王怒曰：『汝以父墳墓在趙，

不欲攻耶？」樂閒曰：「王如不信，臣請試之。」羣臣阿燕王之意，皆曰：「天下焉有五而不能勝一者？」大夫渠獨切諫曰：「王且勿言衆寡，而先言曲直：王方與趙交歡，以五百金爲趙王壽；使者還報，而卽攻之，不信不義，師必無功。」燕王不以爲然，使栗腹爲大將，樂乘佐之。率兵十萬攻鄗；使慶秦爲副將，樂閒佐之，率兵十萬攻代；燕王親率兵十萬爲中軍，在後接應。方欲升車，將渠手攬王綬，垂淚言曰：「卽伐趙，願大王勿親往，恐震驚左右。」燕王怒，以足蹙將渠；渠卽抱王足而泣曰：「臣之留大王者，忠心也；王若不聽，燕禍至矣！」燕王愈怒，命囚將渠於獄，候凱旋日殺之。三軍分路而進，旌旗蔽野，殺氣騰空；滿望踏平趙地，大拓燕疆。

趙王聞燕兵將至，集羣臣問計；相國廉頗進曰：「燕謂我喪敗之餘，士伍不充；若大齊國中使民十五歲以上者，悉持兵助戰，軍聲一振，燕氣自奪。栗腹喜功，原無將略；慶秦無名小子；樂閒，樂乘，以昌國君之故，往來燕趙，不爲盡力；燕軍可立破也。」乃薦雁門李牧，其才可將。趙王用廉頗爲大將，引兵五萬，迎栗腹於鄗；用李牧爲副將，引兵五萬，迎慶秦於代。

却說：廉頗兵至房子城，因栗腹在郃，乃盡匿其丁壯於鐵山，但以老弱列營。栗腹探知，喜曰：『吾固知趙卒不堪戰也！』乃率衆急攻郃城；郃城人知救兵已至，堅守十五日不下。廉頗率大軍赴之，先出疲卒數千人挑戰；栗腹留樂乘攻城，親自出陣。只一合，趙軍不能抵當，大敗而走；栗腹指麾將士追逐趙軍。約六七里，伏兵齊起；當先一員大將，馳車而出。大叫：『廉頗在此！來將早早受縛！』栗腹大怒，揮刀迎敵；廉頗手段高強，所領俱是選的精卒，一可當百。不數合，燕軍大敗；廉頗生擒栗腹。樂乘聞主將被擒，解圍欲走；廉頗使人招之，樂乘遂奔趙軍。恰好李牧救代得勝，斬了慶秦，遣人報捷；樂聞率餘衆保於清涼山。廉頗使樂乘爲書招開，開亦降趙。

燕王聞知兩路兵俱敗沒，遂連夜奔回中都；廉頗長驅直入，築長圍以困之。燕王遣使乞和，樂聞謂廉頗曰：『本倡伐趙之謀者，栗腹也；大夫將渠有先幾之明，苦諫不聽。被羈在獄。若欲許和，必須要燕王以將渠爲相國。使他送款，方可。』廉頗從其說。燕王出

於無奈，卽召將渠於獄中，授相印；將渠辭曰：『臣不幸言而中，豈可幸國之敗，以爲利哉？』燕王曰：『寡人不聽卿言，自取辱敗；今將求成於趙，非卿不可。』將渠乃受相印，謂燕王曰：『樂乘，樂閒，雖身投於趙；然其先世有大功於燕，大王宜歸其妻子，使其不忘燕德，則和議可速成矣。』燕王從之。將渠乃如趙軍，爲燕王謝罪；并送還樂閒樂乘家屬。廉頗許和，因斬栗腹之首，并慶秦之屍，歸之於燕，卽日班師還趙。趙王封樂乘爲武襄君，樂閒仍稱昌國君如故；以李牧爲代都守。時劇辛爲燕守薊州，燕王以劇辛素與樂毅同事昭王，使爲書以招二樂；樂乘樂閒以燕王不聽忠言，竟留於趙。將渠雖爲燕相，不出燕王之意；未及半載，托病辭印。燕王遂用劇辛代之。此段話且攔過一邊。

再說：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，年近七十，至秋，得病而薨；太子安國君相立，是爲孝宮王。立趙女爲王后，子楚爲太子。韓王聞秦王之喪，首先服衰絰，入弔視喪事，如臣子之禮；諸侯皆遣將相大臣來會葬。孝文王除喪之三日，大宴羣臣，席散回宮而死。國人皆疑客卿呂不韋，欲子楚速立爲王；乃重賄左右，置毒藥於酒中，秦王中毒而死。然心憚不韋，無敢言者。於是不韋同羣臣奉子楚嗣位，是爲莊襄王，奉華陽夫人爲太后，立趙姬

爲王后，子趙政爲太子；去趙字單名政。蔡澤知莊襄王深德呂不韋，欲以爲相，乃托病以相印讓之；不韋遂爲丞相，封文信侯，食河南雒陽十萬戶。不韋慕孟嘗，信陵，平原，春申之名，恥其不如，亦設館招致賓客，凡三千餘人。

再說：東周君聞秦連喪二主，國中多事；乃遣賓客往說諸國，欲「合從」以伐秦。丞相呂不韋，言於莊襄王曰：「西周已滅，而東周一綫猶存；自謂文武之子孫，欲以鼓動天下。不如盡伐之，以絕人望。」秦王卽用不韋爲大將，率兵十萬伐東周；執其君以歸，盡收其鞏城等七邑。——周自武王己酉受命：終於東周君壬子，歷三十七王，共八百七十三年，而滅絕於秦——有歌訣爲證：

「周武，成，康，昭，穆，共，懿，孝，夷，厲，宣，幽，終；以上盛周十二主，二百五十二年逢。東遷平，桓，莊，釐，惠，襄，頃，匡，定，簡，靈，繼；景，悼，敬，元，貞，哀，思，考，威烈，安烈，序。顯子，慎覬，赧王亡，東周廿六湊成變；系出鬻子，后稷，棄，太王，王季，文王昌。首尾三十有八主，八百七十年零四；卜年卜世數過之，宗社靈長古無二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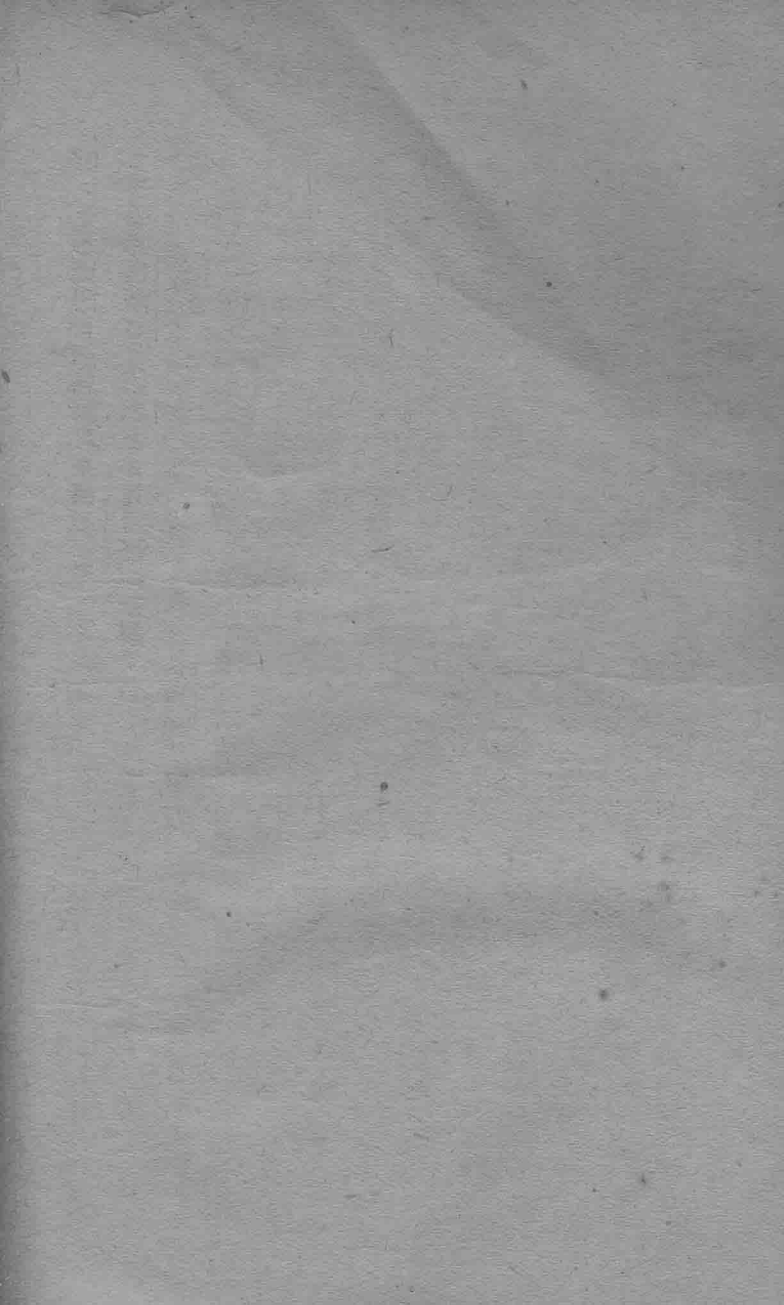
秦王乘滅周之盛，復遣蒙鶩襲韓，拔成臯、滎陽，置三川郡，地界直逼大梁矣。秦王曰：『寡人昔實於趙，幾爲趙王所殺，此仇不可不報。』乃再遣蒙鶩攻趙，取榆次……等三十七城，置太原郡，遂南定上黨。因攻魏高都，不拔；秦王復遣王齕，將兵五萬助戰，魏兵屢敗。如姬言於魏王曰：『秦所以急攻魏者，欺魏也；所以欺魏者，以信陵君不在也。信陵君賢名聞於天下，能得諸侯之力，大王若使人卑辭厚幣，召之於趙。使其「合從」列國，并力禦秦；雖有蒙鶩等百輩，何敢正眼視魏哉？』魏王勢在危急，不得已從其計；遣顏恩爲使，持相印，益以黃金彩幣，往趙迎信陵君。遺以書，略曰：

「公子昔不忍趙國之危，今乃忍魏國之危乎？魏急矣！寡人舉國引領，以待公子之歸也。公子幸勿計寡人之過！」

信陵君雖居趙國，賓客探信，往來不絕；聞魏將遣使迎已，恨曰：『魏王棄我於趙，十年於茲矣！今事急而召我，非本心念我也。』乃懸書於門下：『有敢爲魏王通使者死！』賓客皆相戒，莫敢勸其歸者。顏恩至魏半月，不得見公子；魏王復遣使者催促，音信不絕。顏恩欲求門下客爲信，俱辭不敢；恩欲候信陵君出外，於路上邀之。信陵君爲迴避魏

使，竟不出門。顏恩無可奈何。

畢竟信陵君肯歸魏否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

第一百二回

華陰道信陵收蒙驚……胡盧河龐煖斬劇辛

話說：顏恩欲見信陵君不得，賓客不肯爲通；正無奈何，適博徒毛公，和賣漿薛公，來訪公子，顏恩知爲信陵君上客，泣訴其事。二公曰：『君第戒車，我二人當力勸之。』顏恩曰：『全仗全仗！』二公入見信陵君曰：『聞公子車駕遍返宗邦，吾二人特來奉送。』信陵君曰：『那有此事？』二公曰：『秦兵圍魏甚急，公子不聞乎？』信陵君曰：『聞之。但無忌辭魏十年，今已爲趙人，不敢與聞魏事矣！』二公齊聲曰：『公子是何言也？公子所以重於趙，名聞於諸侯者。徒以有魏也；卽公子之能養士，致天下賓客者，亦藉魏力也。今秦攻魏日急，而公子不恤；設使秦一旦破大梁，夷先王之宗廟，公子縱不念其家，獨不念祖宗之血食乎？公子復何面目寄食於趙也？……』言未畢，信陵君蹴然起立，面發汗，謝曰：『先生責無忌甚正！無忌幾爲天下罪人矣！』卽日命賓客束裝，自入朝往辭。

趙王；趙王不捨信陵君歸去，持其臂而泣曰：『寡人自失平原，倚公子如長城；一朝棄寡人而去，寡人誰與共社稷耶！』信陵君曰：『無忌不忍先王宗廟見夷於秦，不得不歸；倘邀君之福，社稷不泯，尙有相見之日。』趙王曰：『公子向以魏師存趙，今公子歸赴國難，寡人敢不悉賦以從。』乃以上將軍印，授公子；使將軍龐煖爲副，起趙軍十萬助之。信陵君既將趙軍，先使顏恩歸魏報信；然後分遣賓客，致書於各國求救。燕，韓，楚，三國俱素重信陵之人品；聞其爲將，莫不喜歡，悉遣大將引兵至魏，聽其節制。燕將將渠，韓將公孫嬰，楚將景陽；惟齊國不肯發兵。

却說：魏王正在危急，得顏恩報說：『信陵君兼將燕，趙，韓，楚，之師，前來救魏。』魏王如渴時得漿，火時得水，喜不可言；使衛慶悉起國中之師，出應公子。時蒙鶩圍邲州，王齧圍華州，信陵君曰：『秦聞吾爲將，必急攻；邲華東西相距五百餘里，吾以兵綴蒙鶩之兵於邲，而率奇兵赴華。若王齧兵敗，則蒙鶩亦不能自固矣。』衆將皆曰：『然。』

乃使慶衛以魏師合楚師，築爲連壘，以拒蒙鶩。虛插信陵君旗號，堅壁勿戰；而身帥

趙師十萬，與燕韓之兵，星馳華州。信陵君集諸將計議：以少華山東連太華，西臨渭河，秦以舟師運糧，俱泊渭水；而少華水多荊杞，可以伏兵。若以一軍往渭劫糧，王龔必悉兵來救，吾伏兵於少華，邀而擊之，無不勝矣。卽命趙將龐煖，引一支兵往渭河，劫其糧艘；使韓將公孫嬰，燕將將渠，各引一支軍，聲言接應劫糧之兵，只在少華山左右伺候，共擊秦軍。信陵君親率精兵三萬，伏於少華山下。

龐煖引軍先發，早有伏路秦兵，報入王龔營中，言：「魏信陵君爲將，遣兵逕往渭口。」王龔大驚曰：「信陵善於用兵，今救華不接戰，而劫渭口之糧，是欲絕我根本也！吾當親往救之。」遂傳令留兵一半圍城，餘者悉隨吾救渭。將近少華山，山中閃出一隊大軍，打着「燕相國將渠」旗號。王龔傳令列成陣勢，便接住將渠交鋒；戰不數合，又是一隊大軍到來，打着：「韓大將公孫嬰」旗號。王龔急分兵迎敵。軍士報道：「渭河糧船，被趙將龐煖所劫。」王龔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且只顧廝殺；若殺退燕趙二軍，又作計較。」三國之兵，攪做一團；自午至酉，尙未鳴金。信陵君度秦兵已疲，引伏兵一齊殺出，大叫：「信陵君親自領兵在此！秦將早早來降，免污刀斧！」王龔雖是個慣戰之將，到此沒三

頭六臂，如何支持得來？况秦王素聞信陵君威名，到此心膽俱裂；人人惜命，個個奔逃。王齕大敗，折兵五萬有餘，又盡喪其糧船；只得引殘兵敗將，向南路而遁，進臨潼關去訖。信陵君引得勝之兵，仍分三隊來救鄭州。

却說：蒙鶩謀探信陵君兵往華州，乃將老弱列營，虛建「大將蒙鶩」旗幟，與魏楚二軍相持；盡驅精銳，衝枚疾走，望華州一路迎來。指望與王齕合兵，誰知信陵君已破走了王齕，恰好在華陰界上相遇；信陵君親冒矢石，當先衝敵。左有公孫嬰，右有將渠，兩下大殺一陣；蒙鶩折兵萬餘，鳴金收軍。當下扎住大寨，整頓軍馬，打點再決死敵。這邊魏將衛慶，楚將景陽，探知蒙鶩不在軍中；攻破秦營老弱，解了鄭州之圍，也望華陰一路追襲而來。正遇蒙鶩列陣將戰，兩下夾攻；蒙鶩雖勇，怎當得五路軍馬？腹背受敵，又大折一陣，急急望西退走。信陵君率諸軍，直追至函谷關下；五國扎下五個大營，在關前揚威揚武，如此月餘，秦兵緊閉關門，不敢出應。信陵君方纔班師，各國之兵，亦皆散回本國。史臣論此事，以爲：『信陵君之功，皆毛公薛公之功也。』有詩云：

「兵馬臨城孰解圍？」合從全仗信陵歸；當時勸駕誰人力？却是埋名兩布衣。」
魏安釐王聞信陵君大破秦軍，奏凱而回；不勝之喜。出城三十里迎接。兄弟別了十年，今日相逢，悲喜交集。乃並駕回朝，論功行賞，拜爲上相，益封五城；國中大小政事，皆決於信陵君。赦朱亥擅殺晉鄙之罪，用爲偏將。——此時信陵君之威名，震動天下，各國皆具厚幣，求信陵君兵法；信陵君將賓客平日所進之書策，拈爲二十一篇，陣圖七卷，名曰魏公子兵法。

却說：蒙驁與王齕領着敗兵，合做一處，來見秦莊襄王，奏曰：「魏公子無忌？合從五國，兵多將廣，所以臣等不能取勝；損兵折將，罪該萬死！」秦王曰：「卿等屢立戰功，開疆拓土；今日之敗，乃是衆寡不敵，非卿等之罪也。」剛成君蔡澤進曰：「諸國所以「合從」者，徒以公子無忌之故；今王遣一使修好於魏曰：「請無忌至秦面會。」俟其入關，卽執而殺之，永絕後患，豈不美哉？」秦王用其謀，遣使至魏修好，并請信陵君；馮驩曰：「孟嘗，平原，皆爲秦所羈，幸而得免，公子不可復蹈其轍。」信陵君亦不願行，言於魏王；使朱亥爲使，奉璧一雙以謝秦。

秦王見信陵君不至，其計不行，心中大怒。蒙鶩密奏秦王曰：「魏使者朱亥，卽鍾擊晉鄙之人也；此魏之勇士，宜留爲秦用。」秦王欲封朱亥官職，朱亥堅辭不受；秦王益怒，令朱亥引左右至虎圈中。圈有斑斕大虎，見人來卽欲前攫；朱亥大喝一聲：「畜生何敢無禮！」迸開雙眸，如兩個血盞，目眦盡漲，迸血濺虎；虎蹲伏股慄，良久不敢動。左右乃復引出。秦王嘆曰：「烏獲，任鄙，不是過矣！」若放之歸魏，是與信陵君添翼也。」愈欲迫降之。亥不從；命拿於驛舍，絕其飲食。朱亥曰：「吾受信陵君知遇，當以死報之！」乃以頭觸屋柱，柱折而頭不破；於是以手自探其喉，絕咽而死。真義士哉！

秦王既殺朱亥，復謀於羣臣曰：「朱亥雖死，信陵君用事如故；寡人意欲離間其君臣，諸卿有何良策？」剛成君蔡君進曰：「昔信陵君竊符救趙，得罪魏王；魏王棄之於趙，不許相見。後因秦兵圍急，不得已而召之。雖然糾連四國，得成大功；然信陵君有震主之嫌，魏王豈無疑忌之意？信陵君鎚殺晉鄙，鄙死，宗族賓客，懷恨必深；大王若捐金萬斤，密遣細作至魏，訪求晉鄙之黨，奉以多金，使之布散流言。言：「諸侯畏信陵君之威，皆欲奉之爲魏王，信陵君不日將行篡奪之事。」如此則魏王必疎無忌而奪其權。信陵君不

用事，天下諸侯，亦皆解體；吾因而用兵，無足爲吾難矣。」秦王曰：「卿計甚善。」然魏既敗吾軍，其太子增，猶實吾國，寡人欲因而殺之，以洩吾恨，何如？」蔡澤對曰：「殺一太子，魏復立一太子，何損於魏？不若借太子使爲反間於魏。」

秦王大悟，待太子增加厚，一面遣細作持萬金往魏國行事，一面使其賓客，皆與太子增往來相善。因而密告太子曰：「信陵君在外十年，交結諸侯，諸侯之將相，莫不敬且憚之；今爲魏大將，諸侯兵皆屬焉。天下但知有信陵君，不知有魏王也；雖吾秦國，亦畏信陵君之威，欲立爲王，與之連和。信陵君若立，必使秦殺太子，以絕民望；卽不然，太子亦將終老於秦矣。奈何！」太子增涕泣求號。曰：「秦方欲與魏通和，太子何不致一書於魏王，使其請太子歸國？」太子增曰：「雖請之，秦安肯釋我而歸耶？」客曰：「秦王之欲奉信陵，非其本意，特畏之耳；若太子願以國事秦，固秦之願也，何患請而不從哉？」太子增乃爲密書，書中備言：「諸侯歸心信陵，秦亦欲擁立爲王等語；後乃敍已求歸之意。將書付客，託以密致魏王；於是秦王乃修書二封：一封致魏王歸朱亥之喪，託言病死；一封奉賀信陵君，另有金幣等物。」

却說：魏王因晉鄙賓客布散流言，固已心疑；及秦使捧國書來，欲與魏息兵修好。叩其來意，都是敬慕信陵之語；又接得太子增家信，心中愈加疑惑。使者再將書幣，送信陵府中，故意洩漏其語，使魏王聞之。

却說：信陵君聞秦使講和，謂賓客曰：「秦非有兵戎之事，何求於魏？此必有計！」言未畢，閹人報：「秦使者在門，言：『秦王亦有書奉賀。』」信陵君曰：「人臣義無私交；秦王之書幣，無忌不敢受。」使者再三至秦王之意，信陵君亦再三却之；恰好魏王遣使來到，要取秦王書來看。信陵君曰：「魏王既知有書，若說吾不受，必不肯信。」遂命駕車將秦王書幣原封不動，送上魏王，言：「臣已再三辭之，不敢啓封；今蒙王取覽，只得呈上，但憑裁處。」魏王曰：「書中必有情節，不啓不明。」乃發書觀之。略曰：

「公子威名，播於天下；天下侯王，莫不傾心於公子者。指日當正位南面，爲諸侯領袖——但不知魏王讓位當在何日？引領望之！不腆之賦，預布賀忱，惟公子勿罪。」

魏王覽畢，付與信陵君觀看；信陵君奏曰：「秦人多詐，此書乃離間我君臣；臣所以

不受者，正慮書中不知何語，恐墮其術中耳。」魏王曰：「公子既無此心，便可於寡人面前，作書復之。」即命左右取紙筆，付信陵君作回書，略云：

「無忌受寡君不世之恩，糜首莫酬；南面之語，非所以訓人臣也！蒙君辱賜，昧死以辭！」

書付秦使，并金幣帶回；魏王亦遣使謝秦，并言：「寡君年老，欲請太子增回國。」秦王許之。太子增既回魏，復言信陵不可專任；信陵君雖則於心無愧，度王心中芥蒂，終未釋然，遂託病不朝。將相印兵符，俱繳還魏王；與賓客爲長夜之飲，多近婦女，日夜爲樂，惟恐不及。史臣有詩云：

「俠氣凌今古，

威名動鬼神，

一身全趙魏，

兩戰却嬴秦。

鎮國同堅礎，

危詞似吠狺，

英雄無用處，

酒色了殘春。」

再說：秦昭襄王在位三年，得疾，丞相呂不韋入問疾；因使內侍以緘書密致王后，追述往日之誓。后舊情未斷，遂召不韋，與之私通；不韋以醫藥進王，王病一月而薨。不韋扶太子政即位，——此時年僅一十三歲——尊莊襄后爲太后，封其每弟成蟜爲長安君，國

事皆決於不韋，比於太公，號爲尙父。不韋父死，四方諸侯賓客，弔者如市，車馬填塞道路；視秦王之喪，愈加衆盛。正是；權傾中外，威振諸侯。不在話下，

秦王政元年，呂不韋知信陵君退廢，始復議用兵；使大將蒙驁，同張唐伐趙，攻下晉陽。三年，再遣蒙驁，同王齧攻韓；韓使公孫嬰拒之。王齧曰：『吾一敗於趙，再敗於魏；蒙秦王赦而不誅，此行當以死報！』遂帥其私屬千人，直犯韓營，齧力戰而死；韓兵亂，蒙驁乘之，大敗韓師，殺公孫嬰，取韓十二城以歸。

自信陵君廢，而趙魏之好亦絕。趙孝成王。使廉頗伐魏，圍繁陽；未克，而孝成王薨。太子偃嗣立，是爲悼襄王。時廉頗已克繁陽，乘勝進取；而大夫郭開，素以諂佞爲廉頗所嫉，常因侍宴而叱之。郭開銜怨在心，譖於悼襄王言：『廉頗已老不任事，伐魏久而無功。』乃使武襄君樂乘，往代廉頗；廉頗怒曰：『吾自事惠文王爲將，於今四十餘年，未有挫失，樂乘何人，而能代我！』遂勃兵攻乘，乘懼，走歸國；廉頗遂奔魏，魏王雖尊爲客將，疑而不用。廉頗由是遂居大梁。

秦王政四年，十月；蝗蟲從東方來蔽天，禾稼不收，疫病大作。呂不韋與賓客議令百

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。——後世納粟之例，自此而起。——是年，魏信陵君傷於酒色，得疾而亡；馮驩哭泣過哀，亦死，賓客自劉從死者百餘人。足見信陵君之能得士矣。明年，魏安釐王亦薨，太子增嗣立，是爲景湣王。秦知魏新喪君，又信陵君已死，思報敗績之讎；遣大將蒙驁攻魏，拔酸棗……等二十城置東郡，未幾，又拔朝歌，又攻下濮陽。衛元君乃魏王之婿，東走野王，阻山而居。景湣王嘆曰：「使信陵君尚在，當不令秦兵縱橫至此也！」於是遣使與趙通好。

趙悼襄王亦患秦侵伐無已，方欲使人往糾列國，重尋信陵平原二君「合從」之約；忽邊吏報道：「今有燕國，拜劇辛爲大將，領兵十萬，來犯北界。」那劇辛原是趙人，先在趙時，原與龐煖有交；後來龐煖仕趙，劇辛投奔燕昭王，昭王用爲薊郡守。及燕王喜，被趙將廉頗圍困都城；趙將渠講和而罷，深以爲恥。將渠相燕，原出於趙人所命，非燕王之意；雖則助信陵君戰秦有功，到底君臣之間，未能十分相信。將渠爲相歲餘，卽託病歸其印綬；燕王乃召劇辛於薊，用爲相國，共圖報趙之事。奈心憚廉頗，不敢動禪；今日廉頗奔魏，龐煖爲將，劇辛意頗輕之，乃迎合燕王之意，奏曰：「龐煖庸才，非廉頗之比；况

秦兵已拔晉陽趙人疲敝，乘釁攻之，栗腹之恥可雪也。』燕王大悅曰：『寡人正有此意，相國能爲寡人一行乎。』劇辛曰：『臣熟知地利，若蒙見委，定當生擒龐煖，獻於大王之前。』燕王大悅，遂使劇辛將兵十萬伐趙；趙王聞報，卽召龐煖計議。煖曰：『劇辛自恃宿將，必有輕敵之心；今李牧見守代郡，使引軍南行，從慶都一路來，以斷其後，臣以一軍迎戰，彼腹背受敵，可以擒矣。』趙王從計而行。

却說：劇辛渡易水，取路中山，直犯常山地界；兵勢甚銳；龐煖帥大軍屯於東垣，深溝高壘，以待其來。劇辛曰：『我軍深入，若彼深壁不戰，成功無日矣！』問帳下：『誰敢挑戰？』驍將栗元——乃栗腹之子——欲報父讎，欣然願往。劇辛曰：『更得一人幫助方可。』末將武陽靖請行，劇辛給銳卒萬入，使犯趙師；龐煖使樂乘樂開，張兩翼以待，而親率軍迎戰。兩下交鋒，約二十餘合；一聲礮響，兩翼並進，俱用強弓勁弩，亂射燕軍。武陽靖中箭而亡，栗元不能抵當，回車便走；龐煖同二將從後掩殺，一萬銳卒，折去三千有餘。劇辛大怒，急率大軍親自接應，龐煖已自還營去了。

劇辛攻壘不能入，乃使人下書，約明日於陣前，單車相見；龐煖允之，兩下各自齎備

。至次日，彼此列成陣勢，分付：『不許施放冷箭。』龐煖先乘單車立於陣前，請劇將軍會面；劇辛亦乘單車而出。龐煖在車中欠身曰：『且喜將軍齒髮無恙？』劇辛曰：『憶昔別君去趙，不覺距今已四十餘年。某已衰老，君亦蒼顏；人生如白駒過隙，信然也！』龐煖曰：『將軍以昭王禮士，棄趙走燕，一時豪傑景附，如雲之從龍，風之從虎；今金臺草沒，無終墓木已拱，蘇代鄒衍，相繼去世，昌國君亦歸吾國，燕之氣運，亦可知矣！老將軍年踰七十，孤立於衰王之庭，猶貪戀兵權，持凶器而行危事，欲何爲乎？』劇辛曰：『某受燕王三世厚恩，粉骨難報；趁吾餘年，欲爲國家雪栗腹之恥！』龐煖曰：『栗腹無故，攻吾鄙邑，自取喪敗；此乃燕之犯趙，非趙之犯燕也。』兩下在車前，反覆酬答；龐煖忽大呼曰：『有人得劇辛之首者，賞三百金！』劇辛曰：『足下何輕吾太甚？吾豈不能取君之首耶？』龐煖曰：『君命在身，各盡其力可耳！』劇辛大怒，把令箭一麾，栗元便引軍殺出；這裏樂乘樂間，雙軍接戰，燕軍漸失便宜。劇辛驅軍大進，龐煖亦以大軍迎之；兩下混戰一場，燕軍比趙損折更多。天晚各鳴金收軍，劇辛回營，悶悶不悅；欲待回營，又在燕王面前誇了大口，欲待不回，又難取勝。正自躊躇，忽有守營士軍報道：『趙國遣

人下書，見在轅門之外，未敢擅投。」劇辛命取書到，其書再三緘封甚固，發而觀之。略曰：

「代州守李牧，引軍襲督亢，截君之後；君宜速歸，不然無及！某以昔日交情，不敢不告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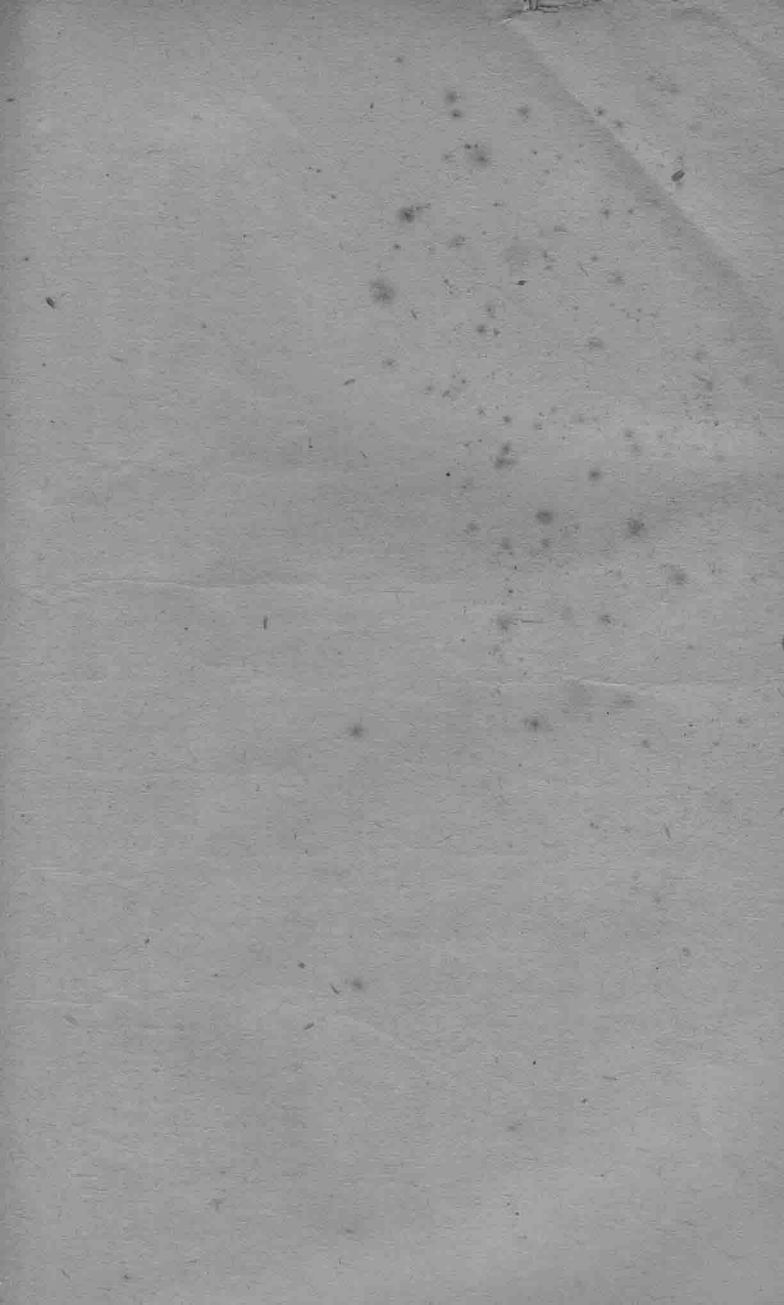
劇辛曰：「龐煖欲搖動我軍心耳！縱使李牧兵至，吾何懼哉？」命以書還其人，來日再決死戰。趙使者已去，趙元進曰：「龐煖之言，不可不信；萬一李牧果引軍襲吾之後，腹背受敵，何以處之？」劇辛笑曰：「吾亦慮及於此，適纔所言，穩住軍心；汝今密傳軍令，虛扎營寨，連夜撤回，吾親自斷後，以拒追兵。」栗元領計去了。

誰知龐煖探聽燕營虛設，同樂乘樂間，分三路追來；劇辛且戰且走，行至龍泉河，探子報道：「前面旌旗塞路，聞說是代郡軍馬。」劇辛大驚曰：「龐煖果不欺我！」遂不敢北進，引兵東行，欲取阜城；一路奔往遼陽，龐煖追及，大戰於胡盧河，劇辛兵敗。嘆曰：「吾何面目爲趙囚乎！」自刎而亡。——此燕王喜十三年，秦王政之五年也——髻翁有詩云：

「金臺應聘氣昂昂，共翼昭王復舊疆。昌國功名今在否？獨將白首送沙場！」

栗元被樂聞擒而斬之，獲首三萬餘，餘俱奔潰，或降。趙兵大勝，龐煖約會李牧一齊征進，取武遂方城之地；燕王親詣將渠之門，求其爲使，伐罪乞和。龐煖看將渠面情，班師奏凱而回。李牧仍守代郡去訖。趙悼襄王郊迎龐煖，勞之曰：「將軍武勇若此，廉蒞猶在趙也！」龐煖曰：「燕人已服，宜及此時「合從」列國，并力圖秦，方保無虞。」

不知「合從」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

第一百三

李國舅爭權除黃歇……樊於期傳檄討秦王

話說：龐煖欲乘敗燕之威，「合從」列國，爲并力圖秦之計；除齊附秦外，韓，魏，燕，楚，各出銳師，多者四五萬，少亦二三萬，共推春申君黃歇爲上將。歇集諸將議曰：「伐秦之師屢出，皆以函谷關爲事；秦人設守甚嚴，未能得志。卽我兵亦素知仰攻之難，咸有畏縮之心。若取道蒲坂，由華州而西，逕襲渭南，因窺潼關；兵法所謂：「出其不意」也。」諸將皆曰：「然。」遂分兵五路，俱出蒲關，望驪山一路進發；直攻渭南，不克，圍之。秦丞相呂不韋，使將軍蒙驁，王翦，桓齮，李信，內史騰；各將兵五萬人；五枝軍兵，分應五國。不韋自爲大將，兼統其軍；離潼關五十里分爲五屯，如列星之狀。王翦言於不韋曰：「以五國悉銳，攻一城而不克，其無能可知矣；三晉近秦，習與秦戰，而楚在南方，其來獨遠。且自張儀亡後，三十餘年不相攻伐；誠選五營之銳，合以攻楚，楚必不

支。楚之一軍破，餘四軍將望風而潰矣。」不韋以爲然，於是使五屯設壘建幟如常；暗地各抽精兵一萬，約以四鼓齊起，往襲楚寨。

時李信以糧草稽遲，欲斬督糧牙將甘回；衆將告求得免，但鞭背百餘。甘回挾恨，夜奔楚軍，以王翦之計告之；春申君大驚，欲馳報各營，恐其不及，遂卽時傳令拔寨俱起，夜馳五十餘里，方敢緩緩而行。比及秦兵到時，楚寨已撤矣。王翦曰：「楚兵先遁，必有洩吾謀者；計雖不成，然兵已至此，不可空回。」遂往襲趙寨，壁壘堅固，攻不能入；龐煖仗劍立於軍門，有敢擅動者卽斬。秦兵亂了一夜，至天明，燕，韓，魏，俱合兵來救，蒙驁等方纔收兵。龐煖怪楚兵不至，使人探之，知其先撤。嘆曰：「合從之事，今後休矣！」諸將皆請班師，於是韓魏之兵，先回本國。龐煖怒齊獨附秦，挾燕兵伐之，取饒安一城而返。

再說：春申君奔回郢城，四國各遣人來問曰：「楚爲從長，奈何不告而先回，敢問其故？」考烈王責讓黃歇，歇慚懼不答。時有魏人朱英，客於春申君之門；知楚方畏秦，乃說春申君曰：「人皆以：『楚強國，及君而弱。』英獨謂不然：先君之時，秦去楚甚遠；

西隔巴蜀，南隔兩周，而韓魏又眈眈乎擬其後，是以三十年無秦患。此非楚之強，其勢然也。今兩周已并於秦，而秦方修怨於魏；魏且暮亡，則陳許爲通道。恐秦楚之爭，從此方始；君之責讓，正未已也。何不勸楚王東徙壽春，去秦較遠；絕長淮以自固，可以少安。」黃歇然其謀，言於考烈王，乃擇日遷都。按楚先都郢，後遷於郢，復遷於陳，今又遷於壽春，凡四遷矣。史臣有詩云：

「周爲東遷王氣歇，楚因屢徙霸圖空；從來避敵爲延敵，莫把遷岐託古公。」

再說：考烈王在位已久，尙無子息；黃歇遍求婦人，宜子者以進，終不孕。有趙人李園，亦在春申君門下，爲舍人；有妹李媢色美，欲進於楚王，恐久後以無子失寵，心下躊躇。必須將妹先獻春申君，待其有娠，然後進於楚王，「幸而生子，異日得立爲楚王，乃吾甥也。」又想：「吾若自獻其妹，不見貴重；還須施一小計，要春申君自來求我。」於是給五日假歸家；故意過期，直待第十日方至。黃歇怪其來遲，李園對曰：「臣有女弟名媢，頗有姿色，齊王聞之，遣使來求；臣與其使者飲酒數日，是以失期。」黃歇想道：「此女名聞齊國，必是個美色。」遂問曰：「已受其聘否？」對曰：「方且議之，聘尙未至

也。』黃歇曰：『能使我一見乎？』園曰：『臣在君之門下，卽吾女弟，誰非君妾婢之流，敢不如命？』乃盛飾其妹，送至春申君府中；黃歇一見大喜，是夜卽賜李園白璧二雙，黃金三百鎰，留其妹侍寢。未三月，卽便懷孕。李園私謂其妹媯曰：『爲妾與爲夫人孰貴？』媯笑曰：『妾安得比夫人？』園又曰：『然則爲夫人與王后孰貴？』媯又笑曰：『王后貴盛！』李園曰：『汝在春申君府中，不過一寵妾耳；今楚王無子，幸汝有娠，倘進於楚王，他日生子爲王，汝爲太后，豈不勝於妾乎？』遂教以說詞，使於枕席之間：『如此這般……春申君必然聽從。』

李媯一一領記，夜間侍寢之際，遂進言於黃歇曰：『楚王之貴幸君，雖兄弟不如也；今君相楚二十餘年，而王未有子，千秋百歲後，將更立兄弟。兄弟於君無恩，必將各立其所親幸之人，君安得長有寵乎？』黃歇聞言，沉思未答；媯又曰：『妾所慮不止於此也：君貴用事久，多失禮於王之兄弟；兄弟誠立，禍且及身。豈特江東封邑不可保而已哉？』黃歇愕然曰：『卿言是也，吾慮不及此。今當奈何？』李媯曰：『妾有一計，不惟免禍，而且多福——但妾負愧，難於自吐。又恐君不我聽，是以妾未敢言。』黃歇曰：『卿爲我畫』

策，何爲不聽？」李媯曰：「妾今自覺有孕矣，他人莫知也；幸妾侍君未久，誠以君之重，而進妾於楚王，王必幸妾。妾賴天佑生男，異日必爲嫡嗣，則是君之子爲王也；楚國盡可得，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？」黃歇如夢初覺，如醉初醒，喜曰：「天下有智婦人勝於男子。」卿之謂矣！」

次日，卽召李園，告之以意，密將李媯出居別舍；黃歇入言於楚王曰：「臣所聞李園妹名媯者有色，相者皆以爲宜子當貴；齊王方遣人求之，王不可不先也。」楚王卽命內侍宣取李媯入宮；媯善媚，楚王大寵愛之。及產期，雙生二男；長曰捍，次曰猶。楚王喜不可言，遂立李媯王后，長子捍爲太子，李園爲國舅；貴幸用事，與春申君相並。

園爲人多詐術，外奉春申君益謹，而中實忌之。及考烈王二十五年，病久不愈；李園起其妹懷娠之事，惟春申君知之；他日太子爲王，不便相處，不如殺之，以滅其口。乃使人各處訪求勇力之士，收置門下，厚其衣食，以結其心。朱英聞而疑之曰：「李園多蓄死士，必爲春申君故也。」乃入見春申君曰：「天下有無妄之福，有無妄之禍，又有無妄之人。君知之乎？」黃歇曰：「何謂「無妄之福？」」朱英曰：「君相楚二十餘年矣，名

爲相國，與楚王無二；今楚王病久不愈，一旦宮車晏駕，少主嗣位，而君輔之如伊尹周公，俟王之年長，而反其政。若天與人歸，遂南而卽位，此所謂「無妄之福」也。」黃歇曰：「何謂：「無妄之禍？」」朱英曰：「李園，王之舅也；而君位在其上，外雖柔順，內實不甘。且同盜相妒，勢所必至也。聞其陰蓄死士，爲日已久，何所用之？楚王一薨，李園必先入據權，而殺君以滅口，此所謂「無妄之禍」也。」黃歇曰：「何謂：「無妄之人？」」朱英曰：「李園以妹故，宮中聲息，朝夕相通；而君宅於城外，動輒後時。誠以郎中令相處，某得領袖諸郎；李園先入，臣爲君殺之，此所謂「無妄之人」也。」黃歇掀髯大笑曰：「李園弱人耳，又事我素謹，安有此事？足下得無過慮乎？」朱英曰：「君今日不用吾言，悔之晚矣！」黃歇曰：「足下且退，容吾察之；如用足下之處，卽來相請。」朱英去三日，不見春申君動靜，知其言不見用，嘆曰：「吾不去，禍將及矣！鴟夷子皮之風可追也！」乃不辭而去，東奔吳下，隱於五湖之間。髯翁有詩云：

「紅顏帶子入王宮，盜國奸謀理不容；天啓春申無妄禍，朱英焉得令郎中？」

朱英去十七日，而考烈王薨；李園預與宮殿侍衛相約：『倘一聞有變，當先告我。』至是聞信，先入宮中；分付祕不發喪，密令死士伏於棘門之內。捱至日沒，方使人徐報黃歇；黃歇大驚，不謀於賓客，即刻駕車而行。方進棘門，兩邊死士突出，口呼：『奉王后密旨，春申君謀反宜誅！』黃歇知事變，急欲迴車，手下已被殺散；遂斬黃歇之頭，投於城外，將城門緊閉，然後發喪，擁立太子捍嗣位，是爲楚幽王。——時年纔六歲——李園自立爲相國，獨專楚政；奉李媯爲王太后，傳令盡滅春申君之族，收其食邑。哀哉！

自李園當國，春申君賓客盡散；羣公子皆疎遠不任事，少主寡后，國政日紊。楚自此不可爲矣！

話分兩頭。再說：呂不韋憤五國之攻秦，謀欲報之。曰：『本造謀者，趙將龐煖也。』乃使蒙驁同張唐督兵五萬伐趙；三日後，再令長安君成嶠，同樊於期率兵五萬爲後繼。賓客問於不韋曰：『長安君年少，恐不可爲大將。』不韋微笑曰：『非爾所知也！』

且說：蒙驁前軍出函谷關，取路上黨，逕攻慶都，結寨於都山；長安君大軍營於屯留以爲聲援。趙使相國龐煖爲大將，扈輒副之；率軍十萬拒敵，許龐煖便宜行事。龐煖曰：

『慶都之北，惟堯山最高；登堯山可望都山。宜往據。』使扈輒引軍二萬先行，比至堯山，先有秦兵萬人，在彼屯扎；扈輒沖上殺散，就於山頭下寨。蒙驚使張唐引軍二萬前來爭山，龐煖大軍亦到；兩邊於山下列成陣勢。大戰一場。扈輒在山頭用紅旗爲號，張唐往東，旗便往東指，張唐往西，旗便從西指；趙軍只望紅旗指處，圍裏將來。龐煖下令：『有人擒得張唐者，封以百里之地。』趙軍無不死戰，張唐奮盡平生之勇，不能透出重圍；却得蒙驚軍到，接應出來，同回都山大寨，慶都知救兵已到，守禦益力，蒙驚等不能取勝；遣張唐往屯留，催取後隊軍兵。

却說：長安君成嶠，年方十七歲，不諳軍務，召樊於期議之。於期素惡不韋納妾盜國之事，請屏去左右，備細與成嶠敘述一遍，言：『今王非先王骨血，惟君乃是適子；文信侯今日以兵權付君，非好意也。恐一旦事洩，君與今王爲難；故陽示恩寵，實欲出君於外。文信侯出入宮禁，與王太后宣淫不禁；夫妻父子，聚於一窟，所忌者獨君耳。若蒙驚兵敗無功，將借此以爲君罪；輕則削籍，重則刑誅。嬴氏之國。化爲呂氏；舉國人皆知其必

然，君不可不爲之計。」成嶠曰：「非足下說明，某不知也！爲今計當奈何？」樊於期曰：「今蒙驚兵困於趙，急未能歸；而君手握重兵，若傳檄以宣淫人之罪，明宮闈之詐，臣民誰不願奉適嗣以主社稷者？」成嶠忿然按劍作色曰：「大丈夫死則死耳！安能屈膝爲賈人子下乎？惟將軍善圖之。」樊於期僞向使者言：「大軍卽日移營，多致意蒙將軍；」用心准備。」使者去後，樊於期草就檄文，略曰：

「長安君成嶠布告中外臣民知悉：傳國之義，適統爲尊；覆宗之惡，陰謀爲甚。文信侯呂不韋者，以陽翟之賈人，窺咸陽之主器；今王政，實非先王之嗣，乃不韋之子也。始以懷娠之妾，巧惑先君；繼以奸生之兒，遂蒙血胤。恃行金爲奇策，邀反國爲上功。兩君之不壽有繇，是可忍也；三世之大權在握，孰能禦之？朝豈眞王，陰已易嬴而爲呂；尊居假父，終當以臣而篡君。社稷將危，神人胥怒。——某叨爲嫡嗣，欲訖天誅；甲冑干戈，載義聲而生色，子孫臣庶，念先德以同驅。檄文到日，磨厲以須；車馬臨時，市肆勿變。」

樊於期將檄文四下傳布；秦人多有聞說呂不韋進妾之事者，及見檄內懷娠奸生等語，

信其爲實。雖然畏文信侯之威，不敢從兵，却也未免觀望之意。

時慧星先見東方，復見北方，又見西方；占者謂國中當有兵起，人心爲之搖動。樊於期將屯留附縣丁壯，悉編軍伍；攻下長子，壺關，兵勢益盛。張唐知長安君已反，星夜奔往咸陽告變；秦王政見檄文大怒，召尙父呂不韋計議。不韋曰：『長安君年少，不辨爲此。此乃樊於期所爲也。於期有勇無謀，兵出卽當就擒，不必過慮。』乃拜王翦爲大將，桓齮王賁爲左右先鋒；率軍一萬，往討長安君。

再說：蒙騫與龐煖相持，等待長安君接應不到；正疑訝間，接得檄文，如此恁般。大驚曰：『吾與長安君同事，今攻趙無功，而長安君復造反，吾安得無罪？若不反戈以平逆賊，何以自解？』乃傳令班師，將車馬分爲三隊，親自斷後，緩緩而行。

龐煖探聽秦軍移動，預選精兵三萬，使扈輒從間道伏於太行山林木深處。囑曰：『蒙騫老將，必親自斷後；待秦兵過盡，且從後邀擊，方保全勝。』蒙騫見前軍徑去無礙，放心前行；一聲砲響，伏兵突出。蒙騫便與扈輒交戰，良久；龐煖兵從後追及秦兵前去者，已無鬪志，遂大潰。蒙騫身帶重傷，猶力戰殺數十人，親射龐煖中其脅；趙軍圍之數重，

亂箭射之，矢如蠟毛。可惜秦國一員名將，今日死於太行山之下！龐煖得勝，班師回趙，箭瘡不痊，未幾亦死。此事擱過不提。

再說：張唐王翦等兵至屯留，成嶠大懼；樊於期曰：『王子今日乃騎虎之勢，不得復下；况三城之兵，不下十五萬，背城一戰，未卜勝負，何懼之有？』乃列陳於城下以待，王翦亦列陣相對。謂樊於期曰：『國家何負於汝？乃誘長安君造逆耶？』樊於期在車上欠身答曰：『秦政乃呂不韋奸生之子，誰不知之？吾等世受國恩，何忍見嬴氏血食，爲呂氏所奪？長安君先王血胤，所以奉之；將軍若念先王之祀，一同舉義，殺向咸陽，誅淫人，廢僞王，扶立長安君爲王，將軍不失封侯之位，同享富貴，豈不美哉？』王翦曰：『太后懷妊十月而生，今王其爲先君所出無疑；汝乃造謗，污穢乘輿，爲此滅門之事，尙自巧言虛飾，搖惑軍心。拿住之時，碎屍萬段！』樊於期大怒，瞑目大呼，揮長刀直入秦軍；秦軍見其雄猛，莫不披靡。樊於期左衝右突，如入無人之境；王翦軍圍之凡數次，皆斬將潰圍而出，秦兵損折極多。

是日天晚，各自收軍。王翦屯兵於傘蓋山，思想：『樊於期如此驍勇，急切難收，必

須以計收之。』乃訪帳下：『何人與長安君相識？』有末將楊端和，乃屯留人；自言：『曾在長安君門下爲客。』王翦曰：『我修書一封與汝，汝可送與長安君；勸他：「早圖歸順，無自取死。」』楊端和曰：『小將如何入得城去？』王翦曰：『俟交鋒之時，乘其收軍；汝可效敵人打扮，混入城中。只看攻城至急，便往見長安君，必然有變。』端和領計。王翦當下修書緘封，付與端和，自去伺候行事；再召桓齠引一軍攻長子城，王賁引一軍攻壺關城，王翦自攻屯留，三處攻打，使他不能來應。樊於期謂成嶠曰：『今乘其分軍之時，決一勝負；若長子壺關不守，秦兵勢大，更難敵矣。』成嶠年幼畏懦，涕泣言曰：『此事乃將軍倡謀，但憑主裁，勿誤我事！』樊於期卽選精兵萬餘，開門出戰；王翦佯讓一陣，退軍一里，屯於伏龍山。於期得勝入城，楊端和已混入去了。因他原是本城之人，自有親戚處安歇。不在話下。

成嶠問樊於期曰：『王翦軍馬不退如何？』樊於期答曰：『今日交鋒，已挫其銳；明日當悉兵出戰，務要生擒王翦，直入咸陽，扶立王子爲君方遂吾志！』

不知勝負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第一百四回

甘羅童年取高位……
嫪毐僞腐亂秦宮

話說：王翦退軍十里，分付深溝高壘，分守險阨，不許出戰；却發軍三萬，往助桓齮。王賁，催他早早收功。樊於期連日悉銳出戰，秦兵只是不應；於期以王翦爲怯，正想商議、分兵往救長子壺關二處。忽哨馬報道：『二城已被秦兵攻下！』於期大驚，乃立屯於城外，以安長安君之意。

却說：桓齮王賁聞王翦移營伏龍山，引兵來見，言：『二城俱已收復，分兵設守，諸事停妥。』王翦大喜曰：『屯留之勢孤矣！只擒得樊於期，便可了事。』言未畢，守營卒道：『今有將軍辛勝，奉秦王之命來到，已在營外。』王翦迎入帳中，問其來意；辛勝曰：『一者，以軍士勞苦，命賈犒賞頒賜；二者，秦王深恨樊於期，傳語將軍：『必須生致其人，手劍斬首，以快其恨。』』王翦曰：『將軍此來，正有用處。』遂將來物犒賞三軍，

然後發令，使桓騎王賁各引一軍，分作左右埋伏；却教辛勝引五千人馬前去搦戰，自己引大軍準備攻城。

再說：成嶠聞長子壺關二城不守，使人急召樊於期入城商議。樊於期曰：『只在早晚，與決一戰，若戰而不勝，當與王子北走燕趙，連合諸侯，共誅僞王，以安社稷。』成嶠曰：『將軍小心在意。』樊於期復還本營，哨馬報：『秦王新遣將軍辛勝，今來索戰。』樊於期曰：『無名小卒，吾先除之。』遂率軍開營出迎，略戰數合，辛勝倒退，樊於期恃勇前進，約行五里，桓騎王賁兩路伏兵殺出，於期大敗。急收軍回，王翦兵已布滿城下；於期大奮神威，殺開一條血路，城中開門接應入去了。王翦合兵圍城，攻打甚急；樊於期親自巡城，晝夜不倦。

楊端和在城中，見事勢甚危，乘夜求見長安君成嶠，稱：『有機密事求見。』成嶠見是舊日門下之客，欣然喚入。端和請屏左右，告曰：『秦之強，君所知也；雖六國不能取勝，君乃欲以孤城抗之，必無幸矣！』成嶠曰：『樊於期言：「今王非先王所出。」導我爲此，非吾初意也。』端和曰：『樊於期恃匹夫之勇，不顧成敗，欲以君行僥倖之事；今

傳檄郡縣，無有應者。而王將軍攻圍甚急，城破之後，君何以自全乎？」成嶠曰：「吾欲奔燕趙，「合從」諸國，足下以爲可否？」端和曰：「「合從」之事，趙肅侯，齊湣王，魏信陵，楚春申，俱曾爲之；方合旋散，其不可成明矣。六國誰非畏秦者？君所在之國，秦遣一介責之，必縛君以獻，君尙可望活乎？」成嶠曰：「足下爲吾計當如何？」端和曰：「王將軍亦知君爲樊於期所誘，有密書一封。託致於君。」遂將書呈上，成嶠發而觀之，略曰：

「君親則介弟，貴則封侯；奈何聽無稽之言，行不測之事，自取喪滅，豈不惜哉？首難者樊於期，君能斬其首，獻於軍前，束手歸罪，某當保奏，王必恕君。若遲回不決，悔無及矣！」

成嶠看畢，流淚而言曰：「樊將軍忠直之士，何忍加誅？」端和嘆曰：「君所謂「婦人之仁」也。若不見從，臣當辭去。」成嶠曰：「足下且暫勞作伴，不可遠離，所言俟從容再議，」端和曰：「願君勿洩吾言也。」

次日，樊於期駕車來見成嶠曰：「秦兵勢盛，人情惶懼，城旦暮不保；願同王子出避

燕趙，更作後圖。」成嶠曰：「吾宗族俱在咸陽，今遠避他國，知其納否？」樊於期曰：「諸國皆苦秦暴，何愁不納？……」正話間，外報：「秦兵在南門索戰！」樊於期催并數次曰：「王子今不行，後將不可出矣！」成嶠猶豫不決。樊於期只得綽刀登車馳出南門，復與秦兵交鋒；楊端和勸成嶠登城觀戰。只見樊於期鏖戰良久，秦兵益進，於期不能抵當，奔回城下，大叫：「開門！」楊端和仗劍立於成嶠之傍，厲聲曰：「長安君已全城歸降矣！樊將軍請自便，有敢開門者斬！」袖中出一旗，旗上有個「降」字；左右皆端和親戚，便將降旗豎起，不由成嶠做主，成嶠惟垂泣而已。樊於期嘆口氣曰：「孺子不足輔也！」秦兵圍於期數重，因秦王之命，欲生致於期，不敢施放冷箭；於期復殺開一條血路。奔望燕楚而去。王翦追之不及，楊端和使成嶠開門以納秦兵；將成嶠幽於公館，遣辛勝往咸陽報捷并請長安君發落。秦太后脫笄代長安君請罪，救免其死；且轉乞呂不韋言之。秦王政怒曰：「反賊不誅，骨肉皆將謀叛矣！」遂遣使命王翦卽梟斬成嶠於屯留，凡軍吏從嶠者，皆取斬；合城百姓，盡遷於臨洮之地。一面懸賞格購樊於期：「有能擒獻者，賞以五城。」使者至屯留，宣秦王之命；成嶠聞不蒙赦，自縊於館舍。翦仍梟其首，懸於城門，

軍吏殺者凡數萬人；百姓遷徙，城中一空。——此秦王政七年事也——髡翁有詩云：

「非種侵苗理合鋤，萬全須看勢何如；屯留困守終無濟，罪狀空傳一紙書。」

是時秦王政年已長成，生得身長八尺五寸，英偉非常；質性聰明，志氣超邁，每事自作主張，不全由太后呂不韋做主。既定長安君之亂，乃謀復蒙騫之亂，集羣臣議伐趙，剛成君蔡澤進曰：「趙者，燕之世仇也；燕之附趙，非其本心。某請出使於燕，使燕王效質稱臣，以孤趙之勢，然後同燕伐趙；我因以廣河間之地，此莫大之利也。」秦王以爲然，卽遣蔡澤往燕；澤說燕王曰：「燕，趙，皆萬乘之君也；一戰而栗腹死，再戰而劇辛亡。大王忘兩敗之仇，而與趙共事，西向以抗強秦；勝則利歸於趙，不勝則禍歸於燕，是爲燕計者過也。」燕王曰：「寡人非甘心於趙，其奈力不敵何？」蔡澤曰：「今秦王欲修五國「合從」之怨；臣竊以爲燕與趙世仇，其從兵殆非得已。大王若遣太子爲質於秦，以信臣之言，更請秦之大臣一人，以爲燕相；則燕秦之交，固於膠漆。合兩國之力，於以雪恥於趙不難矣！」燕王聽其言，遂使太子丹爲質於秦；因請大臣一人，以爲燕相。

呂不韋欲遣張唐，使太史卜之大吉，張唐託病不肯行。不韋駕車親自往請，張唐辭曰：『臣屢次伐趙，趙怨臣深矣；今往燕，必經趙過，臣不可往。』不韋再三強之，張唐堅執不從；不韋回府中，獨坐堂上納悶。門下客有甘羅者，乃是甘茂之孫——時年僅十二歲——見不韋有不悅之色，進而問曰：『君心中有何事？』不韋曰：『孺子何知，而來問我？』甘羅曰：『所貴門下士者，謂其能爲君分憂任患也。君有事而不使臣得聞，雖欲效忠無地矣！』不韋曰：『吾向者令剛成君使燕，燕太子丹已入質矣；今欲使張卿相燕，占得吉，而彼堅不肯行，吾所以不快者此耳。』甘羅曰：『此小事，何不早言？臣請行之。』不韋怒，連叱曰：『去去！我親往請之而不得，豈小子所能動耶？』甘羅曰：『昔項橐七歲爲孔子師，今臣生十二歲，長於橐五年；試臣而不效，叱臣未晚。奈何輕量天下士，遽以顏色相加哉？』不韋奇其言，改容謝之曰：『孺子能令張卿行者，事成當以卿位相屈。』甘羅欣然辭去，往見張唐；唐雖知爲文信侯門客，見其年少輕之。問曰：『孺子何以見辱？』甘羅曰：『特來弔君耳！』張唐曰：『某有何事可弔？』甘羅曰：『君之功，自謂比武安君何如？』唐曰：『武安君南挫強楚，北威燕趙，戰勝攻取，破城墮邑，不計其

數，某功不及十之一也。」甘羅曰：「然則應侯之用於秦也，視文信侯孰專？」張唐曰：「應侯不及文信侯之專。」甘羅曰：「君明知文信侯之權，重於應侯乎？」曰：「何爲不知？」甘羅曰：「昔應侯欲使武安君攻趙，武安君不肯行，應侯一怒，而武安君進出咸陽，死於杜郵。今文信侯自請君相燕，而君不肯行；此武安君所以不容於應侯者，而謂文信侯能容君乎？君之死期不遠矣！」張唐悚然有懼色，謝曰：「孺子教我！」乃因甘羅以請罪於不韋，卽日治裝；將行，甘羅見不韋曰：「張唐聽臣之說，不得已而往燕，然中情不能不畏趙也；願假臣車五乘，爲張唐先報趙。」

不韋已知其才，乃入言於秦王曰：「有甘茂之孫甘羅，年雖少，然名家之子孫，甚有智辯；今者張唐稱病，不肯相燕，甘羅一說卽行。復請先報趙王，惟王遣之。」秦生宜甘羅入見，身纔五尺，眉目秀美如畫——秦王已自喜歡——問曰：「孺子見趙王何以措詞？」甘羅對曰：「察其喜懼，相機而進；言若波興，隨風而轉，不可以預定也。」

秦王給以良乘十乘，僕從百人，從之使趙；趙悼襄王已聞燕秦通好，正怕二國合計謀趙，忽報秦使者來到，喜不可言，遂出郊二十里，迎接甘羅。及見其年少，暗暗稱奇，問

曰：『向爲秦通三川之路者，亦甘氏，於先生者何人？』甘羅曰：『臣祖也。』趙王曰：『先生年幾何？』對曰：『十二歲。』趙王曰：『秦廷年長者，不足使乎？何以及先生？』甘羅曰：『秦王用人，各因其任；年長者任以大事，年幼者任以小事；臣年最幼，故爲使於趙耳。』趙王見其言辭磊落，又暗暗稱奇，問曰：『先生下辱敝邑，有何見教？』甘羅曰：『大王聞燕太子丹入質於秦乎？』趙王曰：『聞之。』甘羅又曰：『大王聞張唐相燕乎？』趙王曰：『亦聞之。』甘羅曰：『夫燕太子丹入質於秦，是燕不欺秦也；張唐相燕；是秦不欺燕也。燕秦不相欺，而趙危矣！』趙王曰：『秦所以親燕者何意？』甘羅曰：『秦之親燕，欲相與攻趙，而廣河間之地也；大王不如割五城獻秦，以廣河間，臣請言於秦君，止張唐之行，絕燕之好，而與趙爲歡。夫以強趙攻弱燕，而秦不爲救；此其所得，豈止五城而已哉？』趙王大悅，賜甘羅黃金百鎰，百壁二雙，以五城地圖付之，使還報秦王。秦王喜曰：『河間之地，賴孺子而廣矣！孺子之智，大於其身！』乃止張唐不遣，張唐亦深感之。趙聞張唐不行，知秦不助燕，乃命寵煖李牧合兵伐燕，取上谷三十城；趙得十九城，而以十一城歸秦。秦王封甘羅爲上卿，復以向時所封甘茂田宅賜之。——今俗

傳甘羅十二爲丞相，正謂此也——有詩爲證：

「片言納地廣河間，上谷封疆又割燕；許大功勞出童子，天生智慧豈因年？」
又有詩云：

「甘羅早達子牙遲，遲早窮通各有時；請看春花與秋菊，時來自發不愆期。」

燕太子丹在秦，聞秦之背燕而與趙，如坐針氈，欲逃歸，又恐不得出關。乃求與甘羅爲友，欲資其謀，爲歸燕之計。忽一夕，甘羅夢紫衣吏持天符來，言：「奉上帝命，召歸天上。」遂無疾而卒，高才不壽，惜哉！太子丹遂留於秦矣。

* * * * *

話分兩頭。却說：呂不韋以陽偉善戰，得寵於莊襄后，出入宮闈，素無忌憚；及見秦王長，英明過人，始有懼意。奈太后淫心愈熾，不時宣召入甘泉宮；不韋怕一旦事發，禍及於己，欲進一人以自代。想可以稱太后之意者，而難其人；聞市人嫪大，其陽具有名，里中淫婦人爭事之。秦語呼人之無士行者曰「毒」，因稱爲嫪毒；偶犯淫罪，不韋曲赦之。

，留爲府中舍人。

秦俗，農事畢，國中縱倡樂三日，以節其勞；凡百戲任人陳設，有一長一藝，人所不能者全在此日施逞。呂不韋以桐木爲車輪，使嫪毐以其陽具穿於桐輪之中，輪轉而具不傷；市人皆大笑，太后聞其事，私問於不韋，似有欣羨之意。不韋曰：『太后欲見其人乎？臣請乘間進之。』太后笑而不答，良久曰：『君戲言耶？此外人安得入內？』不韋曰：『臣有一計在此，使人發其舊罪，下之腐刑；太后行重賂於行刑者，詐爲閹割。然後以宦者給事宮中，乃可長久。』太后大悅曰：『此計甚妙。』乃以百金授不韋，不韋密召嫪毐，告之以故；毒性淫，欣然自以爲奇遇矣。

不韋果使人發其他淫罪，論以腐刑；因以百金分賂主刑官吏，取驢陽具，及他血，詐作閹割，拔其鬚。行刑者故意將驢陽傳示左右，盡以爲嫪毐之具，傳聞者莫不駭異。嫪毐既詐腐如宦狀，遂雜於內侍之中，以進太后，留侍宮中，夜令侍寢，試之，大暢所欲，以爲勝不韋十倍也。明日，厚賜不韋，以酬其功；不韋乃倖得自脫。太后與嫪毐相處如夫婦，未幾懷妊；太后恐生產時不可隱，詐稱病。使嫪毐行金賂卜者，使詐言宮中有祟，當避

西方二百里之外，秦王政頗疑呂不韋之事，亦幸太后稍遠去，絕其往來。乃曰：『雍州去咸陽西二百餘里，且往時宮殿俱在，太后宜居之。』於是太后徙雍城，嫪毐爲御而往；旣去咸陽，居雍故宮，名曰大鄭宮。嫪毐與太后，益相親不忌；兩年之中，連生二子，築密室藏而育之。太后私與毒約，異日王崩，以其子爲後；外人頗有知者，但無人敢言。

太后奏稱嫪毐代王侍養有功，請封以土地；秦王奉太后之命，封毒爲長信侯，予以山陽之地。毒驍貴，愈益恣肆，太后每日賞賜無算；宮室與馬，田獵遊戲，任其所欲。事無大小，皆決於毒；毒蓄家僮數千人，賓客求宦達，願爲舍人者，復千餘人。又賄結朝貴爲己黨，趨權者爭附之，聲勢反過於文信侯矣。

秦王政九年春，彗星見，其長竟天，太史占之曰：『國中當有兵變也！』按秦襄公立時以祀白帝，後德公遷都於雍，遂於雍立郊天之壇；秦穆公又立寶夫人祠，歲歲致祭，遂爲常規。後來雖再遷咸陽，此規不廢。太后居於雍城，秦王政每歲以郊祀之期，至雍朝見太后；因舉祀典，自有祈年宮駐駕。

是年，復當其期，適有彗星之變，臨行，使大將王翦耀兵於咸陽三日，同尙父呂不韋

守國。桓騎引兵三萬，屯於岐山，然後起駕。時秦王已二十六歲，猶未冠，太后命於德公之廟，行冠禮佩劍，賜百官大酺五日。太后亦與秦王宴於大鄭故宮。——也是嫪毐享福太過，合當生出事來——嫪毐於左右貴臣，賭博飲酒。至第四日，嫪毐與中大夫顏洩，連博失利；飲酒至醉，復求覆局，洩亦醉不從。嫪毐直前扭顏洩，批其頰；洩不讓，亦摘去嫪毐冠纓。嫪毐甚，瞋目大叱曰：『吾乃今王之假父也！爾窶人子，何敢與我抗乎？』顏洩懼，走出；恰遇秦王政，從太后處飲酒出宮。顏洩伏地叩頭，號泣請死。秦王政是有心機之人，不發一言，但令左右扶至祈年宮，然後問之；顏洩將嫪毐批頰，及自稱假父之語，述了一遍。因奏：『嫪毐實非宦者，詐爲腐刑，私侍太后；見今產下二子，在於宮中，不久謀篡秦國。』秦王政聞之，大怒；密以兵符往召桓騎，使引兵至雍。

有內吏肆佐，戈竭，二人素受太后及嫪毐金錢，與爲死黨。知其事急，奔嫪毐府中告之；嫪毐已酒醒，大驚，夜叩大鄭宮，求見太后，訴以：『如此這般……今日之計，除非乘桓騎兵未到，盡發宮騎衛卒，及賓客舍人，攻祈年宮。幸彼攻破，我夫妻尙可相保。』太后曰：『宮騎安肯聽吾令乎？』嫪毐曰：『願借太后璽，假作御寶用之。託言：』祈年宮

有賊，王有令召宮騎齊往救駕。」宜無不從。」太后是時主意亦亂，曰：「惟爾行之。」遂出璽付毒，毒僞作秦王御書，加以太后璽文；遍召宮騎衛卒——本府賓客舍人，自不必說——亂至次日午牌，方纔取齊。嫪毐與內史肆佐戈竭，分將其衆，圍祈年宮；秦王政登台問各軍犯駕之意，答曰：「長信侯傳言：『行宮有賊。』特來救駕。」秦王曰：「長信侯便是賊！宮中有何賊耶？」宮騎衛卒等聞之，一半散去；一半胆大的，便反戈與賓客舍人相鬪。秦王下令：「有生擒嫪毐者。賜錢百萬；殺之而以其首獻者，賜錢五十萬，得逆黨一首者，賜爵一級；與隸下賤，賞格皆同。」於是宦者及牧圉諸人，皆盡死出戰；百姓傳聞嫪毐造反，亦來持挺助力，賓客舍人死者數百人。嫪毐兵敗，奪路斬開東門出走；正遇桓齮大兵，活活的束手就縛，并內史肆佐戈竭等皆被擒，付獄吏拷問得實。秦王政乃親往大鄭宮搜索，得嫪毐姦生二子於密室之中；使左右置於布囊中撲殺之，太后暗暗心痛，不敢出救，惟閉門流涕而已。秦王竟不朝謁其母，歸祈年宮；以太史占星有驗，賜錢十萬。

獄吏獻嫪毐招詞言：「毒僞腐入宮，皆出文信侯呂不韋之計。」其同黨死黨，如內史

肆佐戈竭……等凡二十餘人；秦王命車裂嫪毐於東門之外，夷其三族。肆竭等，皆梟首示衆；諸賓客舍人，從叛格鬪者，誅死，卽不預亂者，亦遠遷於蜀地。——凡遷四千餘家——太后用璽黨逆，不可爲國母；滅其祿奉，遷居於械陽宮。——此乃離宮之最小者——以兵三百人守之，凡有人出入，必加盤詰；太后此時，如囚婦矣，豈不醜哉！

秦王政平了嫪毐亂，回駕咸陽；尙父呂不韋懼罪，僞稱疾，不敢出謁。秦王欲并誅之，問於羣臣，多與交結，皆言：『不韋扶立先王，有大功於社稷；况嫪毐未嘗面質，虛實無憑，不宜從坐。』秦王乃赦不韋不誅，但免相，收其印綬。桓齮擒反賊有功，加封進級。是年夏，四月，天發大寒，降霜雪，百姓多凍死；民間皆議：『秦王政譎太后，子不認母，故有此異。』大夫陳忠進諫曰：『天下無無母之子，宜迎歸咸陽以盡孝道，庶幾天變可回。』秦王大怒，命剝去其衣，置其身於蒺藜之上，而捶殺之，陳其屍於闕下。榜曰：『有以太后之事來諫者視此！』秦臣相繼進諫不止。

不知可能感悟秦王否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第一百五回

茅焦解衣諫秦王……李牧堅壁却桓齮

話說：秦大夫陳忠死後，相繼而諫者不止，秦王輒戮之；陳屍闕下，前後凡誅殺二十
七人，屍積成堆。時齊王建來朝於秦，趙悼襄王亦至，相與置酒咸陽宮甚懽；及見闕下死
屍，問其故，莫不嘆息，私議秦王之不孝也。時有滄州人茅焦，適遊咸陽，寓旅店；同舍
偶言及此事，焦憤然曰：『子而囚母，天地反覆矣！』使主人具湯水，將沐浴，明早叩關
入諫秦王。同舍笑曰：『彼二十七人者，皆王平日親信之臣，尙且言而不聽死不旋踵；豈
少汝一布衣耶？』茅焦曰：『諫者自二十七人而止，則秦王遂不聽矣；若二十七人而不止
，王之聽不聽，未可知也。』同舍皆笑其愚。

次早，五鼓，向主人索飯飽食；主人牽衣止之，茅焦絕衣而去。同寓者度其必死，相
與剖分其囊。茅焦來至闕下，伏屍大呼曰：『臣齊客茅焦，願上諫大王！』秦王使內侍出

問曰：『客所諫者何事？得無涉王太后語耶？』茅焦曰：『臣正爲此而來。』內侍還報曰：『客果爲太后事來諫也。』秦王曰：『汝可指闕下積屍告之。』內侍謂茅焦曰：『客不見闕下死人纍纍耶？何不畏死若是？』茅焦曰：『臣聞天下有二十八宿，降生於地，則爲正人；今死者，已有二十七人矣，尙缺其一。臣所以來者，欲滿其數耳！古聖賢誰人不死，臣又何畏哉？』內侍復還報。秦王大怒曰：『狂夫故犯吾禁！』顧左右：『炊鑊湯於廷，當生煮之；彼安得全屍闕下，爲二十七人滿數乎？』

於是秦王按劍而坐，龍眉倒豎，口中沫出，怒氣勃勃不可遏；連呼：『召狂夫來就烹！』內侍往召茅焦，茅焦故意蹣跚作細步，不肯急趨；內侍促之速行，茅焦曰：『我見王卽死矣，緩吾須臾何害？』內侍憐之，乃扶掖而前；茅焦至階下，再拜叩頭奏曰：『臣聞之：『有生者不諱其死，有國者不諱其亡；諱亡者不可以得存，諱死者不可以得生。』夫死生存亡之計，明主之所究心也；不審大王欲聞之否？』秦王色稍降，問曰：『汝有何計？可試言之。』茅焦對曰：『夫忠臣不進阿順之言，明主不蹈狂悖之行；主有悖行而臣不言，是臣負其君也；臣有忠言而君不聽，是君負其臣也。大王有逆天之悖行，而大王不自

知；微臣有逆耳之忠言，而大王又不欲聞。臣恐秦國從此危矣！」秦王悚然良久，色愈降，乃曰：「子所言何事？寡人願聞之。」茅焦曰：「大王今日，不以天下爲事乎？」秦王曰：「然。」茅焦曰：「今天下之所以尊秦者，非獨威力使然，亦以大王爲天下之雄主，忠臣烈士，畢集秦廷故也。今大王車裂假父，有不仁之心；囊撲兩弟，有不友之名；遷母於械陽宮，有不孝之行；誅戮諫士，陳屍闕下，有桀紂之治；夫以天下爲事，而所行如此，何以服天下乎？昔舜事嚳母盡道，升庸爲帝；桀殺龍逢，紂戮比干，天下叛之。臣自知必死，第恐臣死之後，更無有繼二十八人之後，而復以言進者！怨謗日騰，忠謀結舌；中外離心，諸侯將叛。惜哉秦之帝業垂成，而敗之自大王也！臣言已畢，請就烹！」乃起立，解衣趨鑊；秦王急走下殿，左手扶住茅焦，右手麾左右曰：「去湯鑊！」茅焦曰：「大王已懸榜拒臣諫，不烹無以立信。」秦王復命左右收起榜文，又命內侍與茅焦穿衣，延之坐。謝曰：「前諫者，但數寡人之罪，未嘗明悉存亡之計；天使先生開寡人之茅塞，寡人敢不敬聽！」茅焦再拜進曰：「大王旣俯聽臣言，請速備駕，往迎太后；闕下死屍，皆忠臣骨血，乞賜收葬。」秦王卽命司里，收取二十七人之屍各具棺槨，同葬於龍首山，表曰

：「會忠墓。」是日秦王親自發駕，往迎太后；即令茅焦御車，望雍州進發。南屏先生讀史詩云：

「二十七人屍纍纍，解衣趨鑊有茅焦；命中不死終須活，落得忠名萬古標。」

車駕將至械陽宮，先命使者傳報；秦王膝行而前，見了太后，叩頭大哭，太后亦垂淚不已。秦王引茅焦謁見太后，指曰：「此吾之穎考叔也！」是晚，秦王就在械陽宮歇宿；次日，請太后登輦前行，秦王後隨，千乘萬騎，簇擁如雲。路觀者，無不稱頌秦王之孝。回至咸陽，置酒甘泉宮中，母子歡飲；太后別置酒以宴茅焦，謝曰：「使吾母子復得相會，皆茅君之力也！」秦王乃拜茅焦爲太傅，爵上卿；又恐不韋復與宮闈相通，遣出都城，往河南本國居住。列國聞文信侯就國，各遣使問安，爭欲請之，處以相位，使者絡繹於道；秦王恐其用於他國，爲秦之害，乃手書一緘，以賜不韋。略曰：

「君何功於秦，而封戶十萬？君何親於秦，而號稱尙父？秦之施於君者厚矣。嫪毐之逆，由君始之；寡人不忍加誅，聽君就國。君不悔過，又與諸侯使者交通，非

寡人所以寬君之意也；其與家屬徒居蜀郡，以郫之一城，爲君終老。」

呂不韋接書讀訖，怒曰：『吾破家扶立先王，功孰與我？太后先事我而得孕，王我所出也，親孰與我？王何相負之甚也？』少頃，又嘆曰：『吾以賈人子，陰謀人國；淫人之妻，殺人之君，滅人之祀，皇天豈容我哉？今日死晚矣！』遂置鴆於酒中，服之而死；門下客素受其恩者，相與盜載其屍，偷葬於北邙山下，與其妻合塚。——今北邙道西有大塚，民間傳稱呂母塚，蓋賓客諱言不韋葬處也。

秦王聞不韋已死，求其屍不得，乃盡逐其賓客；因下令大索國中，凡他方遊客，不許留居咸陽。已仕者，削其官，三日內皆要逐出境外；容留之家，一體治罪。有楚國上蔡人 李斯，乃名賢荀卿之弟子，廣有學問；向遊秦國，事呂不韋爲舍人，不韋薦其才能於秦王，拜爲客卿。今日逐客令下，李斯亦在逐中，已被司里驅出咸陽城外；斯於途中寫就表章，托言機密事，使郵傳上之秦王。略曰：

「臣聞：『太山不讓土壤，故能成其高；河海不擇細流，故能就其深；王者不却衆庶，故能成其德。』昔穆公之霸也，西取繇余於戎，東得百里奚於宛，迎蹇叔於

宋，求丕豹公孫枝於晉，孝公用商鞅以定秦國之法，惠王用張儀以散六國之「從」。昭王用范雎以獲「兼并」之謀；四君皆賴客以成其功，客亦何負於秦哉？大王必欲逐客，客將去秦而爲敵國之用；求其效忠謀於秦者不可得矣！」

秦王覽其書，大悟，遂除逐客之令，使人馳車往追李斯，及於驪山之下，斯乃還入咸陽；秦王命復其官，任用如初。李斯因說秦王曰：「昔秦穆公興霸之時，諸侯尙衆，周德未衰，故未可行兼并之術；自孝公以來，周室卑微，諸侯相并，僅存六國。奉之役屬諸侯，非一代矣；夫以秦之強，大王之賢，掃蕩諸國，如拂竈塵。乃不及此時汲汲圖功，坐待諸侯復強，相聚「合從」，悔之何及？」秦王曰：「寡人欲并吞六國，計將安出？」李斯曰：「韓近秦而弱，請先取韓，以懼諸國。」

秦王從其計，使內史騰爲將，率師十萬攻韓。時韓桓惠王已薨，太子安卽位；有公子非者，善於刑名法律之學，見韓之削弱，數上書於韓王安，韓王不能用。及秦兵伐韓，韓王懼，公子非自負其才，欲求用於秦國；乃自請於韓王，願爲使聘秦，以求息兵，韓王從之。公子非西見秦王，言韓王願納地爲東藩；秦王大喜，非因說之曰：「臣有計可以破天

下之「從，」而遂秦兼并之謀；大王用臣之謀，若趙不舉，韓不亡，楚城不臣，齊燕不附，願斬臣之頭，以殉於國，爲人臣不忠者之戒！」因獻其所着說難，孤憤，五蠹，說林；等書，五十餘萬言；秦王讀而善之，欲用爲客卿，與議國事。李斯忌其才，譖於秦王曰：「諸侯公子，各親其親，豈爲他人用哉？秦攻韓，韓王急而遣非入秦；安知不如蘇秦反間之計？非不可任也。」秦王曰：「然則逐之乎？」李斯曰：「昔魏公子無忌，趙公子平原，皆曾留秦，秦不用，縱之還國，卒爲秦患；非有才，不如殺之，以剪韓之翼。」

秦王乃囚韓非於雲陽，將殺之。非曰：「吾何罪？」獄吏曰：「一栖不兩雄。」當今之世，有才者非用卽誅。何必罪乎；非乃慷慨賦詩曰：

「說果難，憤何已？五蠹未除，說林何取？膏以香消，麝以臍死！」

是夜，非以冠纓自勒其喉而死；韓王聞非死，益懼，請以國內附稱臣。秦王乃詔內史騰罷兵。

秦王一日與李斯議事，誇韓王之才，惜其已死；李斯乃進曰：「臣舉一人，姓尉名繚，大梁人也；深通兵法，其才勝韓非十倍。」秦王曰：「其人安在？」李斯曰：「今在咸

陽。然其人自負甚高，不可以臣禮屈也。」秦王乃以賓禮召之。尉繚見秦王，長揖不拜；秦王答禮，置之上坐，呼爲先生。尉繚因進說曰：「夫列國之於強秦，譬猶郡縣也；散則易盡，合則難攻。夫三晉合而智伯亡，五國合而齊湣走；大王不可不慮。」秦王曰：「欲使散而不復合，先生計將安出？」尉繚對曰：「今國家之計，皆決於豪臣；豪臣豈盡忠智，不過多得財物爲樂耳！大王勿愛府庫之藏，厚賂其豪臣，以亂其謀；不過亡三十萬金，而諸侯可盡。」秦王大悅，尊尉繚爲上客，與之抗禮；衣服飲食，盡與己同，時時造其館，長跪請教。尉繚曰：「吾細察秦王爲人豐準，長目，鵠膺豺聲；中懷虎狼之心，殘刻少恩。用人時輕爲人屈，不用亦輕棄人。今天下未一，故不惜屈身於布衣；若得志，天下皆爲魚肉矣！」一夕，不辭而去。館吏急報秦王，秦王如失臂手，遣軺車四出追還；與之立誓，拜爲太尉，主兵事，其弟子皆拜爲大夫。

於是大出內帑金錢，分遣賓客使者，奔走列國；視其寵臣用事者，卽厚賂之，探其國情。秦王復問尉繚以并兼次第。尉繚曰：「韓弱易攻宜先，其次莫如趙魏；三晉旣盡，卽舉兵而如楚。楚亡，燕齊又安往乎？」秦王曰：「韓已稱藩，而趙王嘗置酒咸陽宮；未有

加兵之名，奈何？」尉繚曰：「趙地大兵強，且有韓魏爲助，未可一舉而滅也。韓內附稱藩，則趙失助之半矣；王若患伐趙無名，請先加兵於魏。趙王有寵臣郭開者，貪得無厭；臣遣弟子王敖往說魏王，使賂郭開而請救於趙王。趙必出兵，吾因以爲趙罪，移兵擊之。」秦王曰：「善。」乃命大將桓齮，率兵十萬，出函谷關，聲言伐魏；復遣尉繚弟子王敖往魏，付以黃金五萬斤，恣其所用。

王敖至魏，說魏王曰：「三晉所以能抗強秦者，以唇齒互爲蔽也；今韓已納地稱藩，而趙王親詣咸陽，置酒爲歡，韓趙連袂而事秦，秦兵至魏，魏其危矣！大王何不割鄴城以賂趙，而求救於趙；趙如發兵守鄴，是趙代魏爲守也。」魏王曰：「先生度必得之趙王乎？」王敖謬言曰：「趙之用事者郭開，臣素與相善，自能得之。」魏王從其言，以鄴郡三城境界并國書付與王敖，使往趙國求救；王敖先以黃金三千，交結郭開，然後言三城之事。郭開受魏金，謂悼襄王曰：「秦之伐魏，欲并魏也；魏亡，則及於趙矣。今彼割鄴郡之三城以求救，王宜聽之。」悼襄王使扈輒率師五萬，往受其地，秦王遂命桓齮進兵攻鄴，扈輒出兵拒之，大戰於東峒山。扈輒兵敗，桓齮乘勝追逐，拔鄴，連破九城；扈輒兵保於

宜安，遣人告急於趙王，趙王聚羣臣共議，衆皆曰：『昔年惟廉頗能禦秦兵，龐氏樂氏，亦稱良將；今龐媛已死，而樂氏亦無人矣。惟廉頗尚在魏國，何不召之？』郭開與廉頗有仇，恐其復用，乃譖於趙王曰：『廉將軍年近七旬，筋力衰矣；况前有樂乘之隙，若召而不用，益增怨望。大王姑使人覘視，倘其未衰，召之未晚。』

趙王惑其言，遣內侍唐玖以獐狍名甲一副，良馬四匹勞問，因而察之。郭開密邀唐玖至家，具酒相餞，出黃金二十鎰爲壽；唐玖訝其太厚，自議無功，不敢受。郭開曰：『有一事相煩，必受此金，方敢啓齒。』玖乃受其金，問：『郭大夫有何見諭？』郭開曰：『廉將軍與某素不相能。足下此去，倘彼筋力衰頹，自不必言；萬一尙壯，亦求足下增添幾句，只說：「老邁不堪。」趙王必不復召。此卽足下之厚意也！』

唐玖領命，竟往魏國，見了廉頗，致趙王之命；廉頗問曰：『秦兵今犯趙乎？』唐玖曰：『將軍何以料之？』廉頗曰：『某在魏數年，趙王無一字相及；今忽有名甲良馬之賜，必有用某之處，是以知之。』唐玖曰：『將軍不恨趙王耶？』廉頗曰：『某方日夜思用趙人，何敢恨趙王也。』乃留唐玖同食，故意在他面前施逞精神；一飯斗米俱盡，啖肉十

餘斤，狼餐虎噬，吃了一飽。因披趙王所賜之甲，一躍上馬，馳驟如飛；復於馬上舞長戟數回，乃跳下馬。謂唐玖曰：『某何如少年時？頗多多拜上趙王：「尙欲以餘年報効。」』唐玖明明看見廉頗精神強壯，奈私受了郭開賄賂，回至邯鄲，謂趙王曰：『廉將軍雖然年老，尙能食肉善飯；然有脾疾，與臣同坐，須臾間，遺矢三次矣。』趙王嘆曰：『戰鬪時豈堪遺矢？廉頗果老矣！』遂不復召，但益發軍以助扈軛。——時趙悼襄王之九年，秦王政之十一年也——其後，楚王聞廉頗在魏，使人召之；頗復奔楚爲楚將，以楚兵不如趙，鬱鬱不得志而死。哀哉！史臣有詩云：

「老成名將說廉頗，遺矢讒言奈若何！請看吳亡宰嚭死，郭開何事取金多？」

時王敖猶在趙，謂郭開曰：『子不憂趙亡耶？何不勸王召廉頗也？』郭開曰：『趙之存亡，一國事也；若廉頗獨我之仇，豈可使復來趙國？』王敖知其無爲國之心，復探之曰：『萬一趙亡，君將焉往？』郭開曰：『吾將於齊楚之間，擇一國而托身焉。』王敖曰：『秦有并吞天下之勢。齊，楚，猶趙也；爲君計，不如托身於秦。秦王恢廓大度，屈己下賢，於人無所不容。』郭開曰：『子魏人，何以知秦王之深也？』王敖曰：『某之師尉』

繆子，見爲秦太尉，某亦仕秦爲大夫；秦王知君能得趙權，故命某交歡於子。所奉黃金，實秦王之贈也；若趙亡，君必來秦，當以上卿授子。趙之美田宅，惟君所欲。」郭開曰：「足下果肯相薦，倘有見諭，無不奉承。」王敖復以黃金七千斤，付開曰：「秦王以黃金見托，欲交結趙國將相；今盡以付君，後有事，當相求也。」郭開大喜曰：「開受秦王厚贈，若不用心圖報，卽非人類！」王敖乃辭郭開歸秦，以所餘金四萬斤反命，曰：「臣以一萬金了郭開，以一郭趙了開也！」

秦王知趙不用廉頗，更催桓齠進兵；趙悼襄王憂懼，一疾而薨。悼襄王適子名嘉，趙有女媧，善歌舞，悼襄王悅之，留於宮中，與之生子，名遷；悼襄王愛媧因及遷，乃廢適子嘉而立庶子遷爲太子，使郭開爲太傅。遷素不好學，郭開又導以聲色狗馬之事，二人相得甚歡；及悼襄王已薨，郭開奉太子遷卽位，以三百戶封公子嘉，留於國中。郭開爲相國用事，桓齠乘趙喪，襲破趙軍於宜安，斬扈輒，殺十餘萬人，進逼邯鄲。

趙王遷自爲太子時，聞代守李牧之能，乃使人乘急傳。持大將軍印召牧；牧在代，有選車千五百乘，選騎萬三千匹，精兵五萬餘人，留車三百乘，騎三千，兵萬人守代，其餘悉以自隨，屯於邯鄲城外。單身入城，謁見趙王；趙王問以却秦之術，李牧奏曰：『秦乘累勝之威，其鋒甚銳，未易挫也；願假臣便宜，無拘文法，方敢受命。』趙王許之，又問：『代兵堪戰乎？』李牧曰：『戰則未足，守則有餘。』趙王曰：『今悉境內勁卒，尙可十萬；使趙葱顏聚，各將五萬，聽君節制。』李牧拜命而行，列營於肥臯，置壁壘堅守不戰；日椎牛享士，使分隊較，射軍士日受賞賜，自求出戰，牧終不許。桓齮曰：『昔廉頗以堅壁拒王齕，今李牧亦用此計也。』乃分兵一半，往襲甘泉市；趙葱請救之，李牧曰：『彼攻而我救，是致於人也；兵家所忌，不如往攻其營。彼方有事甘泉市，其營必虛；又見我堅壁已久，不爲戰備，若襲破其營，則桓齮之氣奪矣。』遂分兵三路，夜襲其營；營中不意趙兵猝至，遂大潰敗。殺死有名牙將十餘員，士卒無算；敗兵奔往甘泉市，報知桓齮。桓齮大怒，悉兵來戰，李牧張兩翼以待之；代兵奮勇當先，交鋒正酣，左右翼並進，桓齮不能抵當，大敗，走歸咸陽。趙王以李牧有却秦之功，曰：『牧乃吾之白起也！』

亦封爲武安君，食邑萬戶；秦王政
分道伐趙。

不知勝負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桓齮兵敗，廢爲庶人。復使大將王翦楊端和各將兵，

第一百六回

王敖反間殺李牧……田光刎頸薦荊軻

話說：趙王遷五年，代中地震，牆屋傾倒大半，平地裂開百三十步，邯鄲大旱。民間有童謠曰：

「秦人笑，趙人號；以爲不信，視地生毛。」

明年，地生白毛，長尺餘；郭開蒙蔽，不使趙王聞之。時秦王再遣大將王翦楊端和，分道伐趙；王翦從太原一路進兵，楊端和從常山一路進兵。復遣內史騰進軍十萬，屯於上黨，以爲聲援。時燕太子丹爲質於秦，見秦兵大舉伐趙，知禍必及於燕；陰使人致書於燕王，使爲戰守之備，又教燕王詐稱有疾，使人請太子歸國。燕王依其計，遣使至秦；秦王政曰：「燕王不死，太子未可歸也；欲歸太子，除是烏頭白，馬生角，方可。」太子丹仰天大呼，怨氣一道，直冲霄漢，烏頭皆白。秦王猶不肯遣，太子丹易服毀面，爲人傭僕；

賺出函谷關，星夜往燕國去訖。——今真定府定州南，有臺名「開雞臺，即太子丹逃秦時，開雞早發處也。」——秦王方圖韓趙，未暇討燕丹逃歸之罪。

再說：趙武安君李牧，大軍屯於灰泉山，連營數里；秦兩路車馬，皆不敢進。秦王聞此信，復遣王敖至王翦軍中；王敖謂翦曰：「李牧北邊名將，未易取勝；將軍姑與通和，但勿定約，使命往來之間，某自有計。」王翦果使人往趙營講和，李牧亦使人報之。王敖至趙，再打郭開關節言：「李牧與秦私自講和，約破趙之日，分王代郡；若以此言進於趙王，使以他將易去李牧，某言於秦王，君之功勞不小。」郭開已有外心，遂依王敖說話，密奏趙王；趙王陰使左右往察其情，果見李牧與王翦信使往來，遂信以爲實然。謀於郭開，郭開奏曰：「趙葱，顏聚，見在軍中；大王誠遣使持兵符，即軍中，拜趙葱爲大將，替回李牧，只說：『用爲相國，』」牧必不疑。」

趙王從其言，遣司馬尚持節至灰泉山軍中，宣趙王之命；李牧曰：「兩軍對壘，國家安危，懸於一將；雖有君命，吾不敢從！」司馬尚私告李牧曰：「郭開譖將軍欲反，趙王入其言，是以相召；言拜相者，欺將軍之言也。」李牧忿然曰：「開始譖廉頗，今復譖吾

；吾當提兵入朝，先除君側之惡，然後禦秦可也！」司馬尙曰：「將軍稱兵犯闕，知者以爲忠，不知者反以爲叛，適令讒人藉爲口實；以將軍之才，隨處可立功名，何必趙也？」李牧嘆曰：「吾嘗恨樂毅廉頗爲趙將不終，不意今日乃及自己！」又曰：「趙葱不堪代將，吾不可以將印授之。」乃懸印於幕中，中夜微服遁去，欲往魏國。趙葱感郭開舉薦之恩，又怒李牧不肯授印；乃遣力士急捕李牧，得於旅人之家，乘其醉縛而斬之，以其首來獻。可憐李牧一時名將，爲郭開所害，豈不冤哉！史臣有詩云：

「却秦守代著威名，大廈全憑一木撐；何事郭開貪外市，致令一旦壞長城！」

司馬尙不敢復命，竊妻孥奔海上去訖；趙葱遂代李牧掛印爲大將，顏聚爲副。代兵素服李牧，見其無辜被害，不勝憤怒；一夜間踰山越谷，逃散俱盡，趙葱不能禁也。

却說：秦兵聞李牧死，軍中皆酌酒相賀；王翦，楊端和，兩路軍馬，刻期並進。趙葱與顏聚計議，欲分兵往救太原常山二處；顏聚曰：「新易大將，軍心不安；若合兵猶足以守，一分則勢弱矣。」言未畢，哨馬報：「王翦攻狼孟甚急，破在旦夕！」趙葱曰：「狼

孟一破，彼將長驅井陘，合攻常山，而邯鄲危矣，不得不往救之。」遂不聽顏聚之諫，傳令拔寨俱起。

王翦覘探明白，預伏兵大谷，遣人於高阜瞭望；只等趙葱兵過一半，放起號砲，伏兵一齊殺出，將趙兵截做兩段，首尾不能相顧。王翦引大軍傾江倒峽一般殺來，趙葱迎敵，兵敗，爲王翦所殺；顏聚收拾敗軍，奔回邯鄲。秦兵遂拔狼孟，由井陘進兵，攻取下邑；楊端和亦收取常山餘地，進圍邯鄲。秦王政聞兩路兵俱已得勝，因命內史騰移兵往韓受地；韓王安大懼，盡獻其城，入爲秦臣。秦以韓地爲潁川郡——此韓王安之九年，秦王政之十七年也——韓自武子萬受邑於晉，三世至獻子厥，始執晉政；厥三傳至康子虎，始滅智氏；虎再傳至景侯虔，始爲諸侯；虔六傳至宣惠王始稱王；四傳至王安而國入於秦，自王虎六年至宣惠王九年秋，凡爲侯共八十年；自宣惠王十年，至王安九年國滅。凡爲王九十四年。自此，六國只存其五矣！史臣有贊云：

「萬封韓原，賢裔惟厥；計全趙孤，陰功不泄。始偶六卿，終分三突；從約不守，稽首秦闕。韓非雖使，無救亡滅！」

再說：秦兵圍邯鄲，顏聚悉兵拒守；趙王遷恐懼，欲遣使鄰邦求救。郭開進曰：『韓王已入臣，燕魏方自保不暇，安能相救？以臣愚見，秦兵勢大，不如全城歸順，不失封侯之位。』王遷欲聽之，公子嘉伏地痛哭曰：『先王以社稷宗廟傳於王，何可棄也？臣願與顏聚竭力效死！萬一城破，代郡數百里，尚可爲國；奈何束手爲人俘囚乎？』郭開曰：『城破則王爲虜，豈能及代哉？』公子嘉拔劍在手，指郭開曰：『覆國讒臣。尙敢多言。吾必斬之！』趙王勸解方散。

王遷回宮，無計可施，惟飲酒取樂而已；郭開欲約會秦兵獻城，奈公子嘉率其宗族賓客，幫助顏聚加意防守，水洩不漏，不能通信。其時歲值連荒，城外民人逃盡，秦兵野無所掠；惟城中廣有積粟，食用不乏，急切不下。乃與楊端和計議，暫退兵五十里外，以就糧運。城中見秦兵退去，防範稍弛；日啓門一次，通出入。郭開乘此隙，遣心腹出城，將密書一封，送入秦寨；書中大意云：『某久有獻城之意，奈不得其便；趙王已十分畏懼，倘得秦王大駕親臨，某當勸趙王行銜璧輿櫬之禮。』王翦得書，卽遣人馳報秦王；秦王親帥精兵三萬，使大將李信扈駕取太原路，來至邯鄲，復圍其城，晝夜攻打。城上望見大旆

有「秦王」字，飛報趙王；趙王愈恐，郭開曰：「秦王親提兵至此，其意不破邯鄲不已；公子嘉顏聚輩不足恃也！願大王自斷於心。」趙王曰：「寡人欲降秦，恐見殺如何？」郭開曰：「秦不害韓王，豈害大王哉？若以和氏之璧，并邯鄲地圖出獻，秦王必喜。」趙王曰：「卿度可行，便寫降書。」郭開寫就降書，又奏曰：「降書雖寫，公子嘉必然阻擋；聞秦王大營在西門，大王假以巡城爲名，乘駕到彼，竟自開門送款，何愁不納？」趙王一向昏迷，惟郭開之言是聽；到此危急之際，益無主持，遂依其言。

顏聚方在北門點視，聞報：「趙王已出西門送款於秦。」大驚。公子嘉亦飛騎而至，言：「城上奉趙王之命，已豎降旗，秦兵卽刻入城矣！」顏聚曰：「吾當以死據住北門；公子收斂公族，火速到此，同奔代地，再圖恢復。」公子嘉從其計，卽率其宗族數百人，同顏聚奔出北門，星夜往代；顏聚勸公子自立爲代王，以令其衆。表李牧之功，復其官爵，親自設祭，以收代人之心。速遣使東與燕合，屯軍於上谷，以備秦寇，代國賴以安定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：秦王政准趙王遷之降，長驅入邯鄲城，居趙王之宮；趙王以臣禮拜見，秦王坐

而受之，故臣多有流涕者。明日，秦王弄和氏之璧，笑謂羣臣曰：『此先王以十五城易之而不得者也！』於是秦王出令，以趙地爲鉅鹿郡置守，安置趙王於房陵，封郭開爲上卿。趙王方悟郭開賣國之罪，嘆曰：『使李牧在此，秦人豈得食吾邯鄲之粟耶！』那房陵四面有石室，如房屋一般；趙王居石室之中，聞水聲淙淙，問左右對曰：『楚有四水，江，漢，沮，漳；此名沮水，出房山達於漢江。』趙王悽然嘆曰：『水乃無情之物，尙能自達於漢江；寡人羈囚在此，望故鄉千里，豈能至哉！』乃作山水之謳云：

「房山爲宮兮，沮水爲漿；不聞調琴奏瑟兮，惟聞流水之湯湯！水之無情兮，猶能自致於漢江；嗟余萬乘之主兮，徒夢懷乎故鄉！夫誰使余及此兮，迺讒言之孔張？良臣淹沒兮，社稷淪亡；余聽不聰兮，敢怨秦王？」

終日無聊，每一發謳，哀動左右，遂發病不起。代王嘉聞王遷死，謚爲幽謬王。有詩爲證：

「吳主喪邦繇佞嚮，趙王遷死爲貪開；若教貪佞能疎遠，萬歲金湯永不頽。」
秦王班師回咸陽，暫且休兵養士；郭開積金甚多，不能攜帶，乃俱寄於邯鄲之宅第。

事既定，自言於秦王，請休假回趙，搬取家財；秦王笑而許之。既至邯鄲，發窖取金，載以數車；中途爲盜所殺，取金而去。或云：『李牧之客所爲也。』嗚呼，得金賣國，徒殺其身，愚哉！

再說：燕太子丹逃回燕國，恨秦王甚；乃散家財，大聚賓客，謀爲報秦之舉。訪得勇士夏扶，宋意，皆厚待之。有秦舞陽，年十三，白晝殺仇人於都市，市人畏不敢近；太子赦其罪，收到於門下。秦將樊於期得罪奔燕，匿深山中；至是聞太子好客，亦出身自歸，丹待爲上賓。於易水之東，築一城以居之，名曰樊館。太傅鞠武諫曰：『秦，虎狼之國，方蠶食諸侯；即使無隙，猶將生事，况收其仇人以爲射的，如批龍之逆鱗，其傷必矣。願太子速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；請西約三晉，南連齊楚，北結匈奴，然後乃可徐圖也。』太子丹曰：『太傅之計，曠日持久，丹心如焚矣，不能須臾安息；况樊將軍窮困來歸，是丹哀憐之交也！丹豈以強秦之故，而遠棄樊將軍於荒漠？丹有死不能矣！願太傅更爲丹慮之；』鞠武曰：『夫以弱燕而抗強秦，如以毛投爐，無不焚也；以卵投石，無不碎也；臣智淺識寡，不能爲太子畫策；——所識有田光先生，其人智深而勇沉，且多識異人；太子

必欲圖秦，非田光先生不可。」太子丹曰：「丹未得交於田先生，願因太傅而致之。」鞠武曰：「敬諾。」

鞠武即駕車往田光室中，告曰：「太子丹，敬慕先生；願就而決事，願先生勿却。」田光曰：「太子，貴人也，豈敢屈車駕哉；即不以光爲鄙陋，欲共計事，光當往見，不敢自逸。」鞠武曰：「先生不惜枉駕，此太子之幸也。」遂與田光同車，進太子宮中；太子丹聞田光來，親出宮外迎接，執轡下車，却行爲導，再拜致敬，跪拂其席。田光年老，偻行登上坐，旁觀者皆竊笑；太子丹屏左右，跪而請曰：「今日之勢，燕秦不兩立；聞先生智勇足備，能奮奇策，救燕須臾之亡乎？」田光對曰：「臣聞：「騏驥盛壯之時，一日而馳千里；及其衰老，駑馬先之。」今鞠武太傅，但知臣盛壯之時，不知臣已衰老矣。」太子丹曰：「度先生交遊中，亦有智勇；如先生少壯之時，可代爲先生持籌者乎？」田光搖首曰：「大難！大難！雖然，太子自審門下客，可用者有幾人？光請相之。」

太子丹乃悉召夏扶，宋意，秦舞陽至，與田光相見；田光一一相過，問其姓名。謂太子曰：『臣竊觀太子客，俱無可用者；夏扶血勇之人，怒則面赤；宋意，脈勇之人，怒則面青；秦舞陽，骨勇之人，怒則面白；夫怒形於面，而使人覺之，何以濟事？——臣所知有荆卿者，乃神勇之人，喜怒不形，似爲勝之。』太子丹曰：『荆卿何名？何處人氏？』田光曰：『荆卿者名軻，本慶氏齊大夫慶封之後也；慶封奔吳，家於朱方，楚討殺慶封，其族奔衛爲衛人。以劍術說衛元君，元君不能用；及秦拔魏東地，并濮陽爲東郡，而軻復奔燕，改氏曰荆，人呼爲荆卿。性嗜酒，燕人高漸離者善擊筑；軻愛之，日與飲於燕市中。酒酣漸離擊筑，荆卿和而歌之；歌罷，輒涕泣而嘆，以爲天下無知己。此其人深沈有謀略，光萬不如也！』太子丹曰：『丹未得交於荆卿，願因先生而致之。』田光曰：『荆卿貧，臣每給其酒資，是宜聽臣之言。』太子丹送田光出門，以自己所乘之車奉之，使內侍爲御。光將上車，太子囑曰：『丹所言，國之大事也，願先生勿泄於他人。』田光笑曰：『老臣不敢。』

田光上車，訪荆軻於酒市中；軻與高漸離同飲半酣，漸離方調筑，田光聞筑音，下車

直入，呼荆卿，漸離攜筑避去；荆軻與田光相見，邀軻至其家中，謂曰：『荆卿嘗嘆天下無知己，光亦以爲然——然光老矣，精衰力耗，不足爲知己驅馳；荆卿方壯盛，亦有意一試其胸中之奇乎？』荆軻曰：『豈不願之，但不遇其人耳！』田光曰：『太子丹折節重客，燕國莫不聞之；今者，不知光之衰老，乃以燕秦之事謀及於光。光與卿相善，知卿之才，薦以自代，願卿卽過太子宮。』荆軻曰：『先生有命，軻敢不從？』田光欲激荆軻之志，乃撫劍嘆曰：『光聞之：「長者爲行，不使人疑。」今太子以國事告光，而囑光勿泄，是疑光也；光奈何欲成人之事，而受其疑哉！光請以死自明，願足下急往報於太子。』遂拔劍自刎而死。

荆軻方悲泣，而太子復遣使來視：『荆先生來否？』荆軻知其誠，卽乘田光來車至太子宮；太子接待荆軻，與田光無二。旣相見，問：『田先生何不同來？』荆軻曰：『光聞太子有私囑之語，欲以死明其不言，已伏劍死矣！』太子丹撫膺慟哭曰：『田先生爲丹而死，豈不冤哉！』

良久，收淚，納軻於上坐，太子丹避席頓首，軻慌忙答禮。太子丹曰：『田先生不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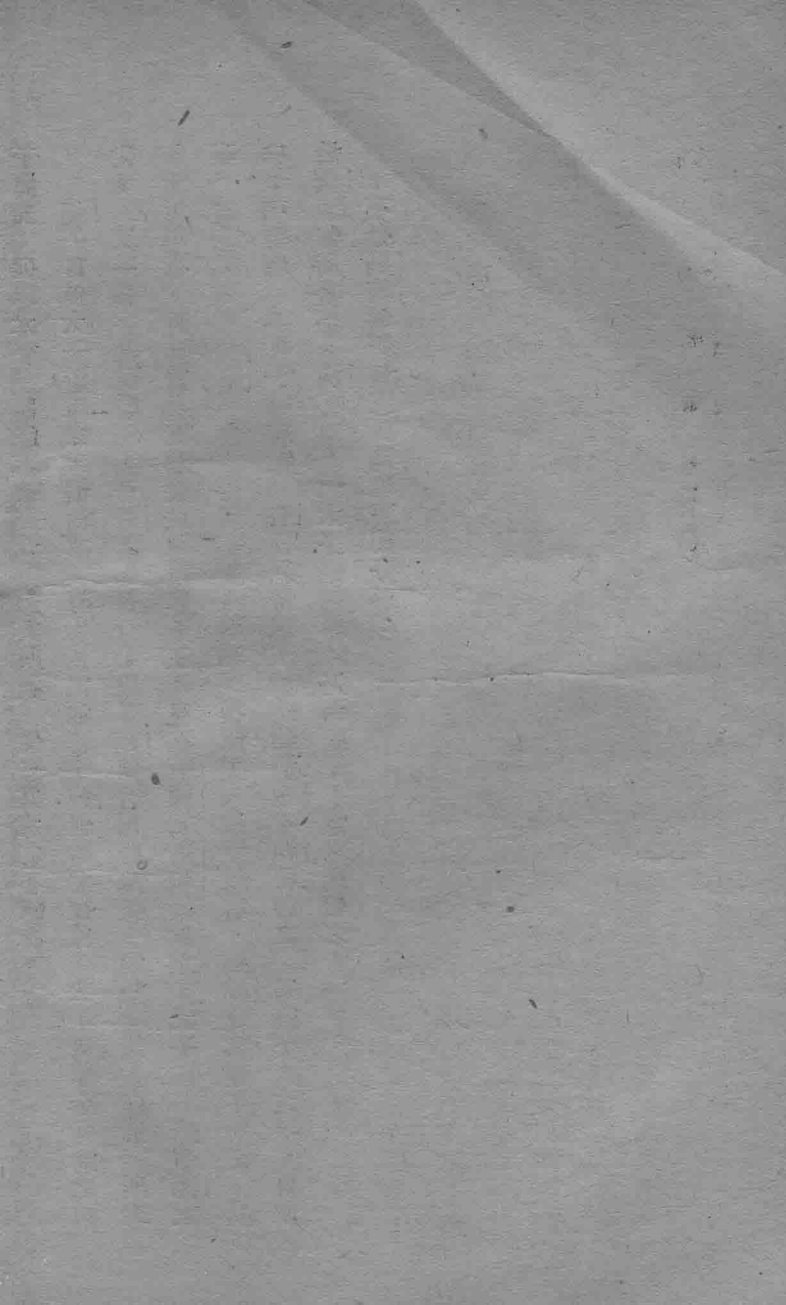
丹爲不肖，使丹得見荆卿；天與之幸，願荆卿勿見鄙棄。」荆軻曰：「太子所以憂秦者何也？」丹曰：「秦，譬猶虎狼，吞噬無厭；非盡收天下之地，臣海內之王，其欲未足。今韓王盡已納地爲郡縣矣，王翦大兵復破趙，虜其王；趙亡，次必及燕，此丹之所以臥不安席，臨飲而廢箸者也。」荆軻曰：「以太子之計，將舉兵與角勝負乎？抑別有他策耶？」太子丹曰：「燕，小弱，數困於兵；今趙公子嘉，自稱代王，欲與燕合兵拒秦。丹恐舉國之衆，不當秦之一將；雖附以代王，未見其勢之盛也。魏齊素附於秦，而楚又遠不相親；諸侯畏秦之強，無肯「合從」者。丹竊有愚計；誠得天下之勇士，僞使於秦，誘以重利；秦王貪得，必相近。因乘間劫之，使悉反諸侯侵地；如曹沫之於齊桓公，則大善矣！倘不從，則刺殺之。彼大將握重兵，各不相下；君亡國亂，上下猜疑，然後連合楚魏，共立韓趙之後，并力破秦，此乾坤再造之時也！惟荆卿留意焉！」荆軻沉思良久，對曰：「此國之大事也；臣驚下，恐不足當任使。」太子前頓首固請曰：「以荆卿高義，丹願委命於卿，幸毋讓！」荆軻再三謙遜，然後許諾。

於是尊荆軻爲下卿，於樊館之右，復築一城，名曰荆館，以奉荆軻；太子丹，日造門

下問安，供以太牢，間進車騎美女，恣其所欲，惟恐其意之不適也。

軻一日與太子遊東宮，觀池水，有大龜出池傍；軻偶拾瓦投龜，太子丹捧金丸進之以代瓦。又一日，共試騎，太子丹有馬日行千里，軻偶言馬肝味美；須臾，庖人進肝，所殺卽千里馬也。丹又言及秦將樊於期得罪秦王，見在燕國。荆軻請見之，太子治酒於華陽之臺，請荆軻與樊於期相會；出所幸美人奉酒，復使美人鼓琴娛客。荆軻見其兩手如玉，贊曰：『美者，手也！』席散，丹使內侍以玉盤送物於軻；軻啓視之，乃斷美人之手。自明於軻，無所吝惜。軻嘆曰：『太子遇軻厚，乃至此乎！當以死報之！』

不知荆軻如何報恩？且看下回分解；



第一百七回

獻地圖荆軻鬧秦廷……論兵法王翦代李信

話說：荆軻平日常與人論劍術，少所許可；惟心服榆次人蓋聶，自以爲不及，與之深結爲友。至是，軻受燕太子丹厚恩，欲西入秦，劫秦王，使人訪求蓋聶，欲邀請至燕，與之商議。因蓋聶遊蹤未定。一時不能勾來到；太子丹知荆軻是個豪傑，且暮敬事，不敢催促；忽邊人報道：『秦王遣大將王翦，北略地至燕南界；代王嘉遣使相約，一同發兵，共守上谷以拒秦。』王太子丹大懼，言於荆軻曰：『秦兵且暮渡易水，足下雖欲爲燕計，豈有及哉？』荆軻曰：『臣思之熟矣，此行倘無以取信於秦王，未可得近也。夫樊將軍得罪於秦，秦王購其首，黃金千斤，封邑萬家；而督亢膏腴之地，秦人所欲。誠得樊將軍之首，與督亢之地圖，奉獻秦王；彼必喜而見臣，臣乃得有以報太子。』丹曰：『樊將軍窮困來歸，何忍殺之？若督亢地圖，所不敢惜。』

荆軻知太子丹不忍，乃私見樊於期曰：『將軍得禍於秦，可謂深矣；父母宗族，皆爲戮殺。今聞購將軍之首，金千斤，邑萬家，將軍將何以雪其恨乎？』樊於期仰天太息，流涕而言曰：『某每一念及秦政，痛徹心髓！願與之俱死，恨未有其地耳！』荆軻曰：『今有一言，可以解燕國之患，報將軍之仇者，將軍肯聽之乎？』於期亟問曰：『計將安出？』荆軻躊躇不語。於期曰：『荆軻何以不言？』軻曰：『計誠有之，但難於出口。』於期曰：『苟報秦仇，雖粉骨碎身，某所不恤，又何出口之難乎？』荆軻曰：『某之愚，計欲前刺秦王，而恐其不得近也。誠得將軍之首，以獻於秦，秦王必喜而見臣；臣左手把其袖，右手斫其胸，則將軍之仇報，而燕亦得免於滅亡之患矣。將軍以爲何如？』樊於期卸衣偏袒，奮臂頓足，大呼曰：『此臣之日夜切齒痛心，而恨其無策者也！今乃得聞明教。』卽拔佩劍刎其頸；喉絕而頸未斷，荆軻復以劍斷之。有詩爲證：

「聞說奇謀喜欲狂，幽魂先已赴咸陽；荆卿若遂屠龍計，不枉將軍劍下亡。」

荆軻使人飛報太子曰：『已得樊將軍首矣！』太子丹聞報，馳車至，伏屍而哭極哀；命厚葬其身，而以其首置木函中。荆軻曰：『太子曾覓利七首乎？』太子丹曰：『有趙人

徐夫人，七首長一尺八寸甚利。丹以百金得之，使工人染以青藥；曾以試人；若出血沾絲，無不立死。裝以待荆卿久矣，未知荆卿行期何日？」荆軻曰：「臣有所善客蓋聶未至，欲俟之以爲副。」太子丹曰：「足下之客，如海中之萍，未可定也。丹之門下，有勇士數人；惟秦舞陽爲最，或可以副行乎？」荆軻見太子十分急切，乃嘆曰：「今提一匕首，入不測之強秦，此往而不反者也。臣所以遲遲，欲俟吾客，本圖萬全；太子旣不能待，請行矣。」於是太子丹草就國書，只說獻督亢之地，并樊將軍之首，俱付荆軻；以千金爲軻治裝，秦舞陽爲副使，同行。臨發之日，太子丹與相厚賓客，知其事者，俱白衣素冠，送至易水上，設宴餞行。高漸離聞荆軻入秦，亦持豚肩斗酒而至；荆軻使與太子丹相見，丹命入席同坐。酒行數巡，高漸離擊筑，荆軻和而歌，爲變徵之聲。嘆曰：

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！」

聲甚哀慘，賓客及隨從之人，無不涕泣，有如臨喪。荆軻仰面呵氣，直沖霄漢；化成白虹一道，貫於日中，見者驚異。軻復慷慨爲羽聲歌曰：

「探虎穴兮入峻宮，仰天嘯氣兮成白虹！」

其聲激烈雄壯，衆莫不瞋目奮勵，有如臨敵。於是太子丹復引卮酒，跪進於軻；軻一吸而盡，牽舞陽之臂，騰躍上車，催鞭疾馳，竟不反顧。太子丹登高阜而望之，不見而止；淒然如有所失，帶淚而反。晉處士陶靖節有詩曰：

「燕丹善養士，志在報強嬴；招集百夫良，歲暮得荆卿。君子死知己，提劍出燕京；素驥鳴廣陌，賓朋送我行。雄髮指危冠，猛氣衝長纓；飲饒易水上，四座引羣英。左席擊悲筑，右席唱高聲；蕭蕭哀風逝，淡淡寒波生。商音更流涕，羽聲壯士驚；心知去不回，且有後世名。」

荆軻既至咸陽，知中庶子蒙嘉，有寵於秦王；先以千金賂之，求爲先容。蒙嘉入奏秦王曰：「燕王怖大王之威，不敢舉兵，以逆軍吏；願舉國爲內臣，比於諸侯之列。給貢職如郡縣，以奉守先人之宗廟。恐懼不敢自陳，謹斬樊於期之首，及獲燕督亢之地圖；燕王親自函封，拜送使者於廷。今上卿荆軻，見在館驛，候旨，惟大王命之。」秦王聞樊於期已誅，大喜；乃朝服，設九賓之禮，召使者至咸陽宮相見。

荆軻藏匕首於袖，捧樊於期頭函；秦舞陽捧督亢地圖匣，相隨而進。將次升階，秦

舞陽面白如死人，似有震恐之狀；侍臣曰：『使者色變爲何？』荆軻回顧舞陽而笑，上前叩首，謝曰：『一介秦舞陽，乃北方蠻夷之鄙人，生平未嘗見天子，故不勝震懼悚懼，易其常度。願大王寬宥其罪，使得畢使於前。』秦王傳旨，止許正使一人上殿，左右叱舞陽下階。秦王命取頭函驗之，果是樊於期之首。問荆軻：『何不早殺逆臣來獻？』荆軻奏曰：『樊於期得罪大王，竄伏北漠；寡君吝金之賞，購求得之。欲生致於大王誠恐中途有變，故斷其首，冀以稍紓大王之怒。』荆軻辭語從容，顏色愈和，秦王不疑。

時秦舞陽捧地圖匣，俯首跪於階下。秦王謂荆軻曰：『取舞陽所持地圖來，與寡人觀之。』荆軻從舞陽手中，取過圖函，親自呈上；秦王展圖，乃方欲觀看，荆軻匕首已露，不能掩藏。當下未免著忙，左手把秦王之袖，右手執匕首刺其胸；未及身，秦王大驚，奮身而起，袖絕脫。——那時五月初旬天氣，所穿羅縠單衣，故易裂也——王座傍，設有屏風，長八尺，秦王超而過之，屏風仆地。荆軻持匕首在後緊追，秦王不能脫身，繞柱而走。原來秦法，羣臣侍殿上者，不許持尺寸之兵；諸郎中宿衛之官，執兵戈者，皆陳列於殿下，非奉宣召，不敢擅自入殿。今倉卒變起，不暇呼喚。羣臣皆以手共搏軻，軻勇甚，

近者輒仆。有侍醫夏無且，亦以藥囊擊軻，軻奮臂一揮，藥囊俱碎。雖然荆軻勇甚，羣臣沒奈何；却也虧著要打發衆人，所以秦王東奔西走，不曾被荆軻拿住。秦王所佩寶劍，名鹿盧，長八尺；欲拔劍擊軻，劍長，靶不能脫。有小內侍趙高急喚曰：『大王何不背劍而拔之。』秦王悟，依其言，把劍推在背後前邊便短，容易拔出。秦王勇力，不弱於荆軻；匕首尺餘，止可近刺，劍長八尺，可以遠擊。秦王得劍在手，其胆便壯；遂直前來砍荆軻，斷其左股。荆軻撲身倒於左邊銅柱之傍，不能起立；乃舉匕首以擲，秦王閃開。那匕首在秦王耳邊過去，直刺入右邊銅柱之中，火光迸出；秦王復以劍擊軻，軻以手接劍，三指俱落。連被八劍，荆軻倚柱而笑；向秦王箕踞罵曰：『幸哉汝也！吾欲效曹沫故事，以生劫汝，反諸侯侵地；不意事之不就，被汝幸免，豈非天乎！然汝恃強力，吞併諸侯，享國亦豈長久耶？』左右爭上前攢殺之。秦舞陽在殿下，知荆軻動手，也要向前；却被郎中等衆人擊殺。此秦王政二十年事也。可惜荆軻受了燕太子丹多時供養，特地入秦，一事無成；不惟自害其身，又枉害了田光樊於期秦舞陽三人性命，斷送燕丹父子。豈非劍術之不精乎？髡翁有詩云：

「獨提匕首入秦都，神勇其如劍術疎；壯士不還謀不就，樊君應與覓頭顱。」
秦王心戰目眩，呆坐半日，神色方纔稍定；往視荆軻，軻雙眼圓睜，宛如生人，怒氣勃勃。秦王懼，命取荆軻秦舞陽之屍及樊於期之首，同焚於市中；燕國從者皆梟首，分懸國門。遂起駕還內宮，宮中后妃聞變，俱前來問安，因置酒壓驚稱賀。有一胡姬乃趙王宮人，秦王破趙，選入宮，善琴有寵，列在妃位；秦王使鼓琴解悶，胡姬援琴而奏之。其聲曰：

「羅縠單衣兮可裂而絕，八尺屏風兮可超而越；鹿盧之劍兮可負而拔，嗤彼兇狡兮身亡國滅。」

秦王愛其敏捷。賜繪綺一篋。是夜盡歡，因宿於胡姬之宮；後來胡姬生子，卽胡亥也，是爲二世皇帝。此是後話。

次早，秦王視朝，論功行賞，首推夏無且；以黃金二百鎰賜之。曰：「無且愛我，以藥囊投荆軻也。」次喚小內侍趙高曰：「背劍而拔之。」賴汝教我。」亦賜黃金百鎰。

羣臣中手搏荆軻者，視有傷輕重加賞；殿下郎中人等，擊殺秦舞陽者，亦俱有賜。蒙嘉誤爲荆軻先容，凌遲處死，滅其家。蒙騫先已病死，其子蒙武，見爲裨將；以不知情，特赦之。秦王怒氣未息，乃益發兵；使王賁將之，助其父王翦攻燕。燕太子丹不勝其憤，悉衆迎戰於易水之西；燕兵大敗，夏扶朱意皆戰死。丹奔薊城，鞠武被殺；王翦合兵圍之，十月城破。燕王喜謂太子丹曰：『今日破國亡家，盡由於汝。』丹對曰：『韓趙之滅，豈亦丹罪耶？今城中精兵，尙有二萬；遼東負山阻河，猶足固守，父王宜速往。』燕王喜不得已，登車開東門而出；太子丹盡驅其精兵，親自斷後，護送燕王東行，退保遼東，都平壤。王翦攻下薊城，告捷於咸陽；王翦積勞成病，一面上表告老。秦王曰：『太子丹之仇，寡人不能忘；然王翦誠老矣，使將軍李信代領其衆，以追燕王父子。召王翦歸，賜予甚厚；翦謝病，老於潁陽。燕王聞李信兵至，遣使求救於代王嘉，嘉乃報燕王書。略曰：

「秦所以急攻燕者，以怨太子丹故也；王能殺丹以謝於秦，秦怒必解。燕之社稷，幸得血食。」

燕王喜猶豫未忍，太子丹懼誅，乃與其賓客，自匿於桃花島；李信屯兵首山，使人持

書數太子丹之罪。燕王喜大懼，佯召太子丹計事，以酒灌醉，縊殺之，然後斷其首。燕王哭之慟。時夏五月，忽然天降大雪，平地深三尺五寸，寒涼如嚴冬，人謂太子丹怨氣所致也。

燕王將太子丹之首，函送李信軍中，爲書謝罪；李信馳奏秦王，且言五月大雪，軍人苦寒多病，求暫許班師。秦王謀於尉繚，尉繚奏曰：『燕棲於遼，趙棲於代，譬之遊魂，不久自散。今日之計，宜先下魏，次及荆楚；二國既定，燕代可不勞而下。』秦王曰：『善。』乃詔李信收兵回國。再命王賁爲大將，引軍十萬，出函谷關攻魏。』

時魏景湣王已薨，太子假立三年矣。自秦攻燕時，魏王假增築大梁之城，內外俱浚深溝，預修守備；使人結好齊王，說以利害。言：『魏與齊乃唇齒之國，唇亡則齒寒，魏亡則禍必及於齊；願同心協力，互相救援。』齊自君王后薨，其弟后勝，爲相國用事，多受秦黃金。力言：『秦必不負齊，今若與魏合從，必觸秦怒。』齊王建感其言，遂辭魏使。

王賁連戰皆勝，進圍大梁；值天陰多雨，王賁乘油幘車，訪求水勢。知黃河在城之西北，而汴河從滎陽發源來，亦經繇城西而過；乃命軍士於西北開渠，引二河之水，築隄壅

其下流。軍士冒雨興工，王賁親自持蓋催督；及渠成，雨一連十日不止，水勢浩大。賁命決隄通溝，內外溝俱泛溢；城被浸三日，頽壞者數處，秦兵遂乘之而入。魏王假方與羣臣議書降表，爲王賁所虜；上囚車，與官屬俱送至咸陽。假中途病死，王賁盡取魏地，爲三川郡，并收野王衛君角爲庶人。按魏自晉獻公之世，畢萬受封；萬生芒季，芒季生武子犇，犇佐晉文公成霸。犇復四傳至桓子侈，滅范氏中行氏，智氏；侈生文侯斯，與韓趙三分晉國，凡七傳而至王假國滅，共有國二百年。史臣贊云：

「畢公之苗，因國爲姓；嗣裔繁昌，世戴忠正。文始建侯，武益強盛；惠王好戰，大梁不競。信陵養士，神氣稍振；景湣式微，再傳而隕。」

時秦王政二十二年事也。

是年，秦王用尉繚之策，復謀伐楚，問於李信曰：「將軍度伐楚之役，用幾何人而足？」李信對曰：「不過用二十萬人。」復召老將王翦問之，翦對曰：「信以二十萬人，攻楚必敗；以臣愚見，非六十萬人不可。」秦王私念曰：「老人固宜怯，不如李將事壯勇。」遂罷王翦不用。命李信爲大將，蒙武副之，率兵三十萬伐楚。李信攻平輿，蒙武攻寢邱。

；信年少驍勇，一鼓攻下平輿城，於是引兵而西，攻下申城。遣人持書，約蒙武會於城父，欲合兵以搗邾城。

話分兩頭，却說：楚自李園殺春申君黃歇，立幽王悍——悍卽黃歇與李氏所生之子也。幽王立十年而薨，無子；其時李園亦卒，羣臣乃立宗人公子猶，是爲哀王，哀王立二月，而其庶兄負芻，襲殺哀王，遂自立爲王。負芻在位三年，聞秦兵深入楚地，乃拜項燕爲大將；率兵二十餘萬，水陸並進。探知李信兵出申城，自率大軍迎於西陵；使副將屈定，設七伏於魯臺山諸處。李信恃勇前進，遇項燕，兩下交鋒；戰酣之際，七路伏俱起，李信不能抵敵，大敗而走。項燕逐之，凡三日三夜不息；殺都尉七人，軍士死者無算。李信率殘兵退保冥阨，項燕復攻破之，李信棄城而遁。項燕追及平輿，盡復故地。蒙武未至城父，聞李信兵敗，亦退入趙界，遣使告急。

秦王大怒，盡削李信官邑；親自命駕造穎陽，來見王翦。問曰：『將軍策李信以二十

萬人，攻楚必敗，今果辱秦軍矣；將軍雖病，能爲寡人強起，將兵一行乎？王翦再拜謝曰：『老臣罷病悖亂，心力俱衰，惟大王更擇賢將而任之。』秦王曰：『此行非將軍不可，將軍幸勿却。』王翦曰：『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，非六十萬人不可。』秦王曰：『寡人聞：』古者大國三軍，次國二軍，小國一軍；軍不盡行，未嘗缺乏。』五霸威加諸侯，其制國不過千乘以一乘七十五計之，從未及十萬之額。今將軍必用六十萬兵，古所未有也。』王翦對曰：『古者約日而陣，背陣而戰，步伐俱有常法；致武而不重傷，聲罪而不兼地，雖干戈之中，寓禮讓之意。故帝王用兵，從不用衆；齊桓公作內政，勝兵不過三萬人，猶且更番而用。今列國兵爭。以強凌弱，以衆暴寡，逢人則殺，遇地則攻；報級動曰數萬，圍城動經數年。是以農夫皆操戈刃，童稚亦登冊籍，勢所必至，雖欲少用而不可得。况楚國地盡東南，號令一出，百萬之衆可具；臣謂六十萬，尙恐不相當，豈復能減於此者？』秦王嘆曰：『非將軍老於兵，不能透徹至此，寡人聽將軍矣。』

遂以後車載王翦入朝，即日拜爲大將，以六十萬授之，仍用蒙武爲副；臨行秦王親至壩上設餞，王翦引卮，爲秦王壽曰：『大王飲此，臣有所請。』秦王一飲而盡，問曰：『

將軍何言？』王翦出一簡於袖中，所開寫咸陽美田宅數處，求秦王批給臣家。秦王曰：『將軍若成功而回，寡人方與將軍共富貴，何憂於貧？』王翦曰：『臣老矣，大王雖以封侯勞臣，譬如風中之燭，光耀幾時；不如及臣目中多給美田宅，爲子孫業，世世受大王大恩耳。』秦王大笑，許之。既至函谷關，復遣使者求園池數處；蒙武曰：『老將軍之請乞，不太多乎？』王翦密告曰：『秦王性強厲而多疑，今以精甲六十萬畀我，是空國而托我也；多請田宅園池，爲子孫業，所以安秦王之心耳。』蒙武曰：『老將軍高見，吾所不及？不知王翦伐楚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：』



第一百八回

兼六國混一輿圖……號始皇建立郡縣

話說：王翦代李信爲大將，率軍六十萬，聲言伐楚，項燕守東岡以拒之；見秦兵衆多，遣使馳報楚王，求添兵助將。楚王復起兵二十萬，使將軍景駒將之，以助項燕。

却說：王翦兵屯於天中山，連營十餘里，堅壁固守；項燕日使人挑戰，終不出。項燕曰：『王翦老將，怯戰固其宜也。』王翦休士洗沐，日椎牛設享，親與士卒同飲食；將吏感恩，願爲効力，屢屢請戰，輒以醇酒灌之。如此數月，士卒日間無事，惟投石超距爲戲。按范蠡兵法：投石者用石塊重十二斤，立木爲機；發之去三百步爲勝，不及者爲負。其有力者，能以手飛石，則多勝一籌；超距者橫木高七八尺，跳躍而過，以此賭勝。王翦每日使各營軍吏，默記其勝負，知其力之強弱；外益收斂爲自守之狀。不許軍人往楚界樵採，獲得楚人，以酒食勞之放還。相持歲餘，項燕終不得一戰；以爲王翦名雖伐楚，實自保

耳，遂不爲戰備。

王翦忽一日大享將士，言：『今日與諸君破楚，』將士皆磨拳擦掌，爭先奮勇；乃選驍勇有力者，約二萬人，謂之壯士，別爲一軍，爲衝鋒，而分軍數道。分付楚軍一敗，各自分頭略地。項燕不意王翦猝至，倉皇出戰；壯士蓄力多時，不勝枝癢，大呼陷陣，一人足敵百人。楚兵大敗，屈定戰死，項燕與景騏，率敗兵東走；翦乘勝追逐，再戰於永安城，復大敗之，遂攻下西陵。荆襄大震，王翦使蒙武分軍一半，屯於鄂渚；傳檄湖南各郡，宣布秦王威德，自率大軍逕趨淮南，直擣壽春。一面遣人往咸陽報捷。項燕往淮上募兵未回，王翦乘虛急攻，城遂破；景騏自刎於城樓，楚王負芻被虜。秦王政發駕親至樊口，受俘，責負芻以弑君之罪，廢爲庶人；命王翦合兵鄂渚以收荆襄，於是湖湘一帶郡縣，望風驚潰。

再說：項燕募得二萬五千人，來至徐城；適遇楚王之同母弟昌平君，逃難奔來，言：『壽春已破，楚王擄去，不知死活。』項燕曰：『吳越有長江爲限，地方千餘里，尙可立國。』乃率其衆渡江，奉昌平君爲楚王，居於蘭陵，繕兵城守。

再說：王翦已定淮北淮南之地，謁秦王於鄂渚；秦王誇獎其功，然後言曰：『項燕又立楚王於江南，奈何？』王翦曰：『楚之形勢，在於江淮；今全淮皆爲吾有，彼殘喘僅存，大兵至，卽就縛耳，何足慮哉？』秦王曰：『王將軍年雖老，志何壯也？』明日，秦王駕回咸陽，仍留王翦兵使平江南；王翦令蒙武造船於鸚鵝洲，逾年船成，順流而下。守江軍士，不能禦，秦兵遂登陸，留兵十萬屯黃山，以斷江口；大軍自朱方進圍蘭陵，四面列營，軍聲震天。凡夫椒山，君山荆南山諸處，兵皆布滿，以絕越中救兵；項燕悉城中兵，戰於城下。初合，秦兵稍却，王翦驅壯士分爲左右二隊，各持短兵，大呼突入其陣；蒙武手斬裨將一人，復生擒一人。秦兵勇氣十倍，項燕復大敗，奔入城中，築門固守；王翦用雲梯仰攻，項燕用火箭射之，燒其梯。蒙武曰：『項燕釜中之魚也。』乃築壘與城齊，周圍攻急；昌平君親自巡城，爲流矢所中，軍士扶回行宮，夜半身死。項燕泣曰：『吾所以偷生在此，爲芊氏一脈未絕也；今日尙可望乎！』乃仰天長號者三，引劍自刎而死。城中大亂，秦兵遂登城啓門；王翦整軍而入，撫定居民。遂率大軍南下，至於錫山；軍士埋鍋造飯，掘地得石碑，刻有十二字云：

「有錫兵，天下爭；無錫甯，天下清。」

王翦召士人問之，言：「此山乃慧山之東峯，自周平王東遷於維，此山遂產鉛錫，因名錫山，四十年來，取用不竭；近日出產漸少，此碑亦不知何人所造。」王翦嘆曰：「此碑出露，天下從此漸甯矣。豈非古人先窺其定數，故埋碑以示後乎？今後當名此地爲無錫。」——今無錫縣名，實始於此——王翦兵過姑蘇，守臣以城降；遂渡浙江，略定越地。越王子孫，自越亡以後，散處甬江，天台之間，依海而居，自稱君長，不相統屬；至是聞秦王威德，悉來納降。王翦收其輿圖戶口，飛報秦王；并定豫章之地，立九江會稽二郡，楚祝融之祀遂絕。——此秦王政二十四年事也。

按楚自周桓王十六年，武王熊通，始強大稱王；自此歲歲并吞小國，五傳至莊王旅始稱霸。又五傳至昭王珍，幾爲吳滅；又六傳至威王高，兼有吳越。於是江淮盡屬於楚，幾占天下之半；懷王槐任，用奸臣靳尚，見欺於秦，始漸衰弱。又五傳至負芻，而國并於秦。史臣有贊云：

「鬻熊之嗣，肇封於楚；通王旅霸，大開南土。子圍篡嫡，商臣弑父；天禍未悔，

憑奸自怙。昭困奔亡，懷迫囚苦；襄烈遂衰，負芻爲虜！」

王翦滅楚，班師回咸陽；秦王賜黃金千鎰，翦告老，仍歸潁陽。秦王乃拜其子王賁爲大將，攻燕王於遼東。秦王命之曰：「將軍若平遼東，乘破竹之勢，便可收代，無煩再舉。」王賁兵渡鴨綠江，圍平壤城破之；虜燕王喜，送入咸陽，廢爲庶人。按燕自召公肇封九世，至惠侯而周厲王奔虢，八傳至莊公，而齊桓公伐山戎，爲燕闢地五百里，燕始強大；又十九傳至文公，而蘇秦說以「合從」之術，其子易王始稱王，列於七國。易王傳噲，爲齊所滅；噲子昭王復國，又四傳至喜而國亡。史臣有贊云：

「召伯治陝，甘棠懷德；易王僭號，齒於六國。噲以懦亡，平以強獲；一謀不就，遼東并失。傳四十三，年八九伯；姬姓後亡，召公之澤。」

王賁旣滅燕，遂移師西攻代；代王嘉兵敗，欲走匈奴，賁追及於貓兒莊，擒而囚之。嘉自殺盡得雲中雁門之地。此秦王政二十五年事。

按趙自造父仕周，世爲周大夫；幽王無道，叔帶奔晉，事晉文侯，始建趙氏。五世至趙夙，事獻公；再傳至趙衰事文公，衰子盾事襄，成，景，三公。晉主霸，趙氏世爲霸佐

盾子朔中絕，朔子武復立；又二傳至簡子鞅，鞅傳襄子毋卹，與韓魏三分晉國。毋卹傳其姪桓子浣，浣傳於籍，始稱侯，諡烈。六傳至武靈王而胡服，又四傳至王遷被虜。而公子嘉自立爲代王，守趙祀；代王嘉六年而國滅，自此六國遂亡其五，惟齊尙在。史臣有贊云：

「趙氏之世，與秦同祖；周穆平徐，乃封造父。帶始事晉，夙初有土；武世晉卿，籍爲趙主。胡服雖強，內亂外侮；頗牧不用，王遷囚虜。雲中六載，餘焰之吐。」

王賁捷書至咸陽，秦王大喜，賜王賁手書略曰：

「將軍一出而平燕及代，奔馳二千餘里；方之乃父，勞苦功高，不相上下。雖然自燕而齊，歸途南北便道也；齊在，譬如人身尙缺一臂，願以將軍之餘威，震電及之。將軍父子，功於秦無兩。」

王賁得書，遂引兵取燕山，望河澗一路南行。

却說：齊王建，聽相國后勝之言，不救韓魏，每滅一國，反遣使入秦稱賀，秦復以黃

金厚賂使者。使者歸，備述秦王相待之厚；齊王以爲和好可恃，不修戰備。及聞五國盡滅，王建內不自安，與后勝商議，始發兵守其西界，以防秦兵掩襲。却不提防王賁兵過吳橋，直犯濟南。齊自王建卽位四十四年，不被兵革；上下安於無事，從不曾演習武藝。况且秦兵強暴素聞，傳說今日數十萬之衆，如泰山般壓將下來，如何不怕，何人敢與他抵對？王賁由歷下淄川，逕犯臨淄；所過長驅直搗，如入無人之境。臨淄城中，百姓亂奔亂竄，城門不守；后勝束手無計，只得勸王建迎降。王賁兵不血刃，兩月之間，盡得山東之地。

* * * * *

秦王聞捷，傳令曰：『齊王建用后勝計，絕秦使欲爲亂；今幸將士用命，齊國就滅。本當君臣俱戮，念建四十餘年共順之情，免其誅死；可與妻子遷於共城，有司日給斗粟，畢其餘生。后勝就本處斬首。』王賁奉命誅后勝，遣吏卒押送王建安置共城；惟茅屋數間，在太行山下，四圍皆松柏，絕無居人。宮眷雖然離散，猶數十口；只斗粟不敷，有司又不時給。王建止一子尚幼，中夜啼飢；建淒然起坐，聞風吹松柏之聲，想起：『在臨淄時，何等富貴；今誤聽奸臣后勝，至於亡國，飢餓窮山，悔之何及！』遂泣下不止，不數日

而卒。宮人俱逃，其子不知所終。傳言謂王建因餓而死，齊人聞而哀之，因爲歌曰：

「松耶柏耶，飢不可爲餐；誰使建極耶？嗟任人之匪端！」

後人傳此爲「松柏之歌」，蓋咎后勝之誤國也。

按齊始祖陳定，乃陳厲公佗之子；於周莊王十五年，避難奔齊，遂仕齊。韓陳田氏，數傳至田桓子無宇，又再傳至僖子乞，以厚施得民心；田氏日強，乞子恆弑齊君，又三傳至太公和，遂篡齊稱侯。又三傳至威王而益強，稱王號；又四傳至王建，而國亡矣。史臣有贊云：

「陳完避難，奔於太姜；物莫兩盛，嬖替田昌。和始擅命，威遂稱王；孟嘗延客，田單救亡。相勝利賄，認賊爲祥；哀哉王建，松柏蒼蒼！」

時秦王政之二十六年也。時六國悉并於秦，天下一統；秦王以六國會並稱王號，其名不尊，欲改稱帝。昔年亦曾有東西二帝之議，不足以傳後世，威四夷；乃採上古君號，惟三皇五帝，功德在三王之上。惟秦德兼三皇，功邁五帝，遂兼二號稱皇帝；追尊其父莊襄王爲太上皇，又以爲周公作諡法，子得議父，臣得議君，爲非禮。今後除諡法不用，朕爲

始皇帝，後世以數計之，二世三世，以至於百千萬世，傳之無窮。天子自稱曰「朕」，「臣下奏事稱「陛下」；「召良工琢和氏之璧，爲傳國璽，其文曰，「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。」又推終始五德之傳，以爲周得火德；惟水能滅火，秦應水德之運，衣服旌旗皆尙黑。水數六，故器物尺寸，俱用六數；以十月朔爲正月，朝賀皆於是月。正政音同，皇帝御諱不可犯，改正字音爲「征。」征者非吉祥之事，然出自始皇之意，人不敢言。

尉繚見始皇意氣盈滿，紛更不休，私嘆曰：「秦雖得天下而元氣衰矣！其能永乎！」與弟子王敖一夕遁去，不知所往。始皇問羣臣曰：「尉繚棄朕而去，何也？」羣臣皆曰：「尉繚佐陛下定四海，功最大；亦望裂土分封，如周之太公周公。今陛下尊號已定，而論功之典不行，彼失意是以去耳。」始皇曰：「周室分茅之制，尙可行乎？」羣臣皆曰：「燕齊楚代，地遠難周，不置王無以鎮之。」李斯議曰：「周封國數百，同姓爲多，其後子孫自相爭殺無已；今陛下混一海內，皆爲郡縣。雖有功臣，厚其祿俸，無尺土一民之擅，絕兵革之原，豈非久安長治之術哉？」始皇從其議，乃分天下爲三十六郡。那三十六郡：

內史郡，

北地郡，

上郡，

河東郡，

雲中郡，

代郡，

邯鄲郡，

潁川郡，

薛郡，（即泗水郡）

遼西郡，

上谷郡，

鉅鹿郡，

九江郡，

漢中郡，

隴西郡，

太原郡，

上黨郡，

雁門郡，

三川郡，

南陽郡，

齊郡，（即瑯琊郡）

東郡，

遼東郡，

漁陽郡，

右北平郡，

會稽郡，

鄣郡，
南海郡，
桂林郡，
蜀郡，
南郡，

* * * * *

閩中郡，
象郡，
巴郡，
黔中郡，
長沙郡，

是時北邊有胡患，故漁陽上谷等郡，轄地最少，設戍鎮守；南方水鄉安靖，故九江會稽等郡，轄地最多，皆出李斯調度。每郡置守尉一人，監御史一人，收天下甲兵，聚於咸陽銷之；鑄金人十二，每人重千斤，置宮庭中，以應臨洮長人之瑞。徙天下豪傑於咸陽，共二十萬戶；又於咸陽北坂，倣六國宮室，建造離宮六所。又作阿房之宮，進李斯爲丞相，趙高爲郎中令；諸將帥有功者，如王賁，蒙武，等，各封萬戶，其他或數千戶，俱准其所入之賦，官爲給之。於是焚書坑儒，遊巡無度；築萬里長城以拒胡，百姓嗷嗷，不得聊

生。及二世，暴虐更甚，而陳勝吳廣之徒羣起而亡之矣。史臣有列國歌曰：

「東遷強國齊鄭最，荆楚漸橫開桓文；楚莊宋襄和秦穆，迭爲王霸得專征。晉襄景悼稱世霸，平哀齊景思代興。晉楚兩衰吳越進，闔閭句踐何縱橫？春秋諸國難盡數，幾派源流略可尋；魯衛晉燕曹鄭蔡，與吳姬姓同宗盟。齊繇呂尙宋商裔，禹後杞越顛頊荊；秦亦頊裔陳祖舜，許始太岳各有生。及交戰國七雄起，韓趙魏氏晉三分；魏與韓皆周同姓，趙先造父同嬴秦。齊呂改田卽陳後，黃歇代楚熊暗傾；宋亡於齊魯入楚，吳越交勝總歸荆。周鼎旣遷「合從」散，六國相隨漸屬秦！」

髯仙讀列國志，有詩云：

「卜世雖然八百年，半繇人事半繇天；繇延過歷緣忠厚，陵替隨波爲倒顛。六國媚秦甘北面；二周失祀恨東遷！總觀千古興亡局，盡在朝中用佞賢。」